

家庭教育暨市鄉宣講用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俞復敬署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16 0230B

是編敬請

各省長官賢豪紳富重刊

廣布培養人才與善俗以

繼軌唐虞抗隆歐美並准

各埠書局翻印廉價發售

用廣流傳禱切楊鍾鈺啟

是書係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中華書局印刷所代印留存原版各界願印者請逕向印刷所接洽現在市價每印千部洋一百三十九元紙價如有漲落以書部數作增減定印至二千部半月內必可印成寄發定印五百部一月內必可寄發無誤一面准中華書局添印廉價批售以廣流傳躉批每一百部洋拾四元款到即日寄發各省分局零售每部洋一角七分

家庭教育暨市鄉宣講用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民國十二年七月

鄧以模謹署

上海圖書館藏書

高忠憲公感應篇原序

錄高子遺書

聖賢言義理而吉凶在其中矣。鬼神告吉凶而義理在其中矣。鬼神別無事。吉凶其善惡以爲事。聖人見善者之必吉。惡者之必凶。如夏之必暑。冬之必寒。而世人不知也。故汲汲然開之引而之於善以救其焚。拯其溺。故曰吉凶與民同患。而世人不信也。則不若且示以鬼神之言。天地間感應二者如環無端。生人物之萬殊。凡世人所受一飲一啄。莫不前定。皆應也。命之不可易者也。凡世人所作一善一惡。各以類分。皆感也。命之自我造者也。惟卽感爲應。故卽人爲天。不然是有天命。無人事。聖賢修道之教。皆贅矣。然則命之既定者。不可得而易。與曰何不可易也。數卽氣也。氣卽理也。理卽心也。心之變化無方。而善之與惡。殊致。惡以有心爲大善。以無心爲誠。有心之惡禍斯速矣。無心之善感斯神矣。是以聖人重無心之感。有其感之理。易而氣易。氣易而數易。皆自心之變化也。此人之所以爲天而命之。胥由人造也。端銘厲君重刻感應等篇。使人知感應之實。而誠於爲善其功大矣。吾特明感應者皆鬼神所爲。鬼神者皆人心所爲。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原序

天。地。之。道。爲。物。不。二。者。也。無。錫。高。攀。龍。序。

惠註原序

漢術士魏伯陽著參同契。荀爽、虞翻、干寶諸儒采以註易。後之言易者未能或之先也。蓋魏晉以前道家之學未嘗不原本聖人。唯是聖人贊化育以天地萬物爲坎離。術士鍊精魄以一身爲坎離。爲較異耳。然玉鈴經言求仙者必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故宋藝文志及道藏皆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卽抱朴子所述漢世道戒。皆君子持己立身之學。其中如三台北斗司命竈神之屬。證諸經傳無不契合。勸善之書稱爲最古。自此以下無譏焉。雍正之初先慈抱病不肖棟日夜嘗藥又禱於神發願註感應篇以祈母疾。天誘其衷母疾有間。因念此書感應之速。欲公諸同好而未果。余友楊君石漁見之歎曰。此書得此註不惟可以勸善。且使後世道家知魏晉以前求仙之本。初未嘗有悖於聖人。反而求之。忠孝友悌仁信之閒而致力焉。是亦聖人之徒也。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歟。既錄諸版而仍問序於余。余嘉楊君之好善。因述註書之由趣而爲之序。乾隆十四年冬日惠棟序。

太上寶箓中西續義

原序

惠姚二註合刊原序

聖人之瞰天下。猶空谷之於萬有也。沈寥之氣滿於中。而鏗鞳之聲應乎外。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居室之於千里。千里之於居室。其致之若虛。其應之若實也。洪範曰。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故積慶降康。惠吉從逆之旨。其大原皆出於天。太上曰。我有三寶。持而行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不言因果。而因果在其中矣。感應篇者。出於抱朴子。其詞託於太上。言逾淺而意逾摯。於以陰翊王化。勸勤世教。不但中有人。有所懲創。卽上智亦可自得師。深者見深。淺者見淺。故君子得而樂道焉。此惠定宇姚敬堂二註所以冠絕諸家也。惠君詞必古。出無一言不淵源於子史。姚先生理由心。得無一言不惻悱乎人心。彼袁黃之功。過格出自太微。惠姚感應篇註。原於太上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國家承平二百餘年。民物康阜。風俗淳古。有道之世。其鬼神務民之義。首先敬信。誠能以感應之事印證於二十一史。斯知二十一史皆

感。應。之。事。則。降。罰。降。康。之。旨。日。日。流。行。宇。宙。間。何。必。不。五。緯。經。天。江。河。行。地。也。
哉。蘄。水。陳。小。舫。太。史。好。是。二。註。合。而。刊。之。小。舫。之。心。亦。惠。姚。二。公。之。心。也。以。余。
爲。知。其。志。使。之。爲。敘。故。樂。爲。之。言。咸。豐。五。年。六。月。邵。陽。魏。源。書。於。木。瀆。舟。中。

俞曲園先生續義原序

宋藝文志有太上感應篇一卷其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鈴經易內戒諸書相近蓋亦古籍之幸存者也夫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洪範五行傳且斥爲荒誕於是篇乎何有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共相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邱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而注此書徵引淵博文字雅馴然余猶惜其多用駢詞有乖注體且原文明白易曉初不待注而明惟宜附以經義證以秦漢古書使人知其與儒書表裏不敢鄙夷自然敬信奉行於身心有益余於惠氏無能爲役一知半解掇拾其所未備所已及者則從略焉因非注體故援宋杜道堅文子續義之例題曰太上感應篇續義用自修省以爲息鯨補剝之方樂善不倦之君子儻有取乎同治十有一年十有二月德清俞樾序

敘文

堯典曰。欽若昊天。臯陶謨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湯誥曰。天道福善禍淫。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維親。咸有一德。曰。惟天降災祥在。德成王命蔡仲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大雅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列聖相傳之學術。治術靡不以敬天爲體。彰善癉惡爲用。數千年賢才蔚起。風俗敦龐。其以此哉。孔子贊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曰。天道虧盈而益謙。鬼神害盈而福謙。曰。善不積不足成名。惡不積不足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魯論載孔子之言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七篇曰。仁者樂天。智者畏天。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聖賢救世翼教之心。深切著明。蓋如此。三代下。儒風不振。干祿利而尙空譚。而列聖欽崇天道。福善禍淫之正義。遂至湮沒無聞。人慾日橫。世變日棘。職是之繇。近科學

家憑一知半解。妄疑天道之有無。而人心愈無忌憚。亦未之深思耳。宙合之。寫廓。星球之紛繁。嶽瀆之時流。人物之代謝。雖五尺童子。亦知其有主宰綱維之所在。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以迹象求之。陋已統觀。釋老耶穆各教之經訓。靡不以敬天爲體。彰善瘴惡爲用。與六經論孟若合符節。董子賢良策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下無無宗教之國。因地而制宜。異流而同源。各懲末流之弊。卽爲至善之歸。今北京悟善社。合五教爲新宗教。濟南創萬國道德會。成都設萬國宗教統一會。各省分會林立。捐各教町畦門戶之褊衷。闢輓近蔑天無神之謬論。以納萬國人民於倫理軌物之中。先仁義而後權利。駁駁乎達世界大同之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鍾鈺前編德育寶鑑。德育嘉話。均博探全球。嘉懿以明吾儒大道爲公之旨。茲復編太上寶箴中西續義一書。以明敬天爲體。彰善瘴惡爲用。此吾堯舜孔孟之道。亦卽釋老耶穆之道也。謹敘民國十二年六月無錫楊鍾鈺敘于范家屯吉黑稽核分處。

太上寶箴引用中西書籍一覽表

漢書漢班固撰後漢書宋曄撰三國志晉陳壽撰晉書唐房喬撰南史宋齊書梁沈約撰梁書唐姚思廉撰舊唐書宋裴思廉撰新唐書宋歐陽修撰五代史歐陽修撰宋史元脫脫等撰元史明宋濂撰明史徐乾

唐書韋述撰新唐書宋歐陽修撰五代史歐陽修撰宋史元脫脫等撰元史明宋濂撰明史徐

學萬斯同等撰先正事畧平江李元度撰閱微草堂筆記河間紀昀撰曾文正家書湖鄉曾國藩撰清代名

人軼事紹興葛紹存編有福讀書堂叢刻儀徵吳錫許孝友堂選刊無勸戒近錄國藩撰至勸戒九錄

共九集十八冊福州梁恭辰編于道光咸豐間次第出版海內流通甚廣蘇

年修養錄東臺趙鈺鐸編古今義俠奇觀適庵主人編巾幗鬚眉傳古越華少年之

模範少年進德彙編少年進德錄日本菅綠蔭編江陰徐雲譯歐美德育佳話日本松浦西洋古格

言江陰徐雲譯偉人修養錄日本菅綠蔭編江陰徐雲譯歐美德育佳話日本松浦西洋古格

重譯楊鍾鈺泰西名人言行錄溪上張蓉編職分論品性論西國立志編論三種皆

邁爾編公民鑑美國馬維克與斯密司合編自職分論至此四種為歐美少年

叢書華盛頓林肯蘇格拉底富蘭克林紀傳閩侯林萬里縣錢智修無各國

刑律考繡水沈炳儒編外國列女傳侯官陳壽人鏡傳岱陽于林編

是編網羅羣籍難僂指數擇其援引稍繁或書名稍僻者加註列表其餘不及備載閱者諒之楊鍾鈺識

惠松厓先生事略

節錄先正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次子。江蘇元和縣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臨川李公。絨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邃於易。謂宣聖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精研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唐人詆爲張霸僞造者。妄也。於春秋有左傳補註六卷。又撰

九經古義二十二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
錢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
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
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
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璧之注。荆公焉。又有後漢
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
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
自有傳。

俞曲園先生傳

節錄梁溪旅稿

俞樾。字蔭甫。晚號曲園老人。德清人。成道光丁未進士。出曾國藩門。旋改庶吉士。授編修。提
督河南學政。御史曹維澤劾其命題割裂。褫職。既免官。年三十八。歸主蘇州紫陽書院。及杭
州詒經精舍。以會試重逢。復原官。樾爲學。推本訓詁。重假借。之蘇後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
說經一依王氏宗旨。凡五年。成羣經平議。以鄴述聞。又規雜志。作諸子平議若干卷。最後作
古書疑義舉例。則博綜條貫。輒察鯁理。較恢廓矣。初浙江治樸學。本金鶚沈壽樾亦以是學。

孳相提倡。樾爲學無常師。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晚年爲說經十六卷。治小學。不據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推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也。旣喪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老而神志不衰。其訓女一書。多閱歷。有得語。錢塘許佑身觀察。樾次婿也。居京師。貧甚。女恆悒悒不樂。樾貽書慰之。曰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曩得彭雪琴侍郎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嘗言人生須分少中老三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豈易修到。苟獲二截。順境受福已多。而處順要以晚年爲得。汝若以中年之小逆。博晚年之大順。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也。樾又工書。詩和雅。時往來蘇杭。以著書自遣。光緒三十三年。寢疾病有臨。終留別詩。語意通脫。別具妙諦。卒年八十有八。所著書自羣經平議。說經而下。有易攷。易穹。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攷。卦氣續攷。書說。九族攷。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士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攷。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攷。玉佩攷。左傳古本分年攷。春秋歲星攷。七十二候攷。論語鄭義攷。何邵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讀漢碑。至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鶡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等。並有太上感應篇續義。春在堂聯語錄存。贊曰。樾善治詩文。兼掣精經籍。平生所傳著作。幾可等身。

既得國藩爲座師。又與李鴻章爲同年生。晚更與彭玉麟爲姻媾。故朝官爭相親而樾實不喜。奔競當清盛時。言才子者。南袁與北紀並稱。及其衰也。又有南俞北張之譽。夫張之洞紀昀同爲富貴利達者。而樾乃僅以一提學終厥官。殆其爲人謹飭自守。有以致之也。

按惠。俞。二。公。均。純。孝。篤。行。義。而。撰。述。閱。富。不。愧。名。世。大。儒。至。其。表。彰。感。應。篇。淵。識。鴻。詞。有。功。世。道。人。心。甚。鉅。與。唐。宋。前。賢。之。表。彰。孟。子。與。學。庸。同。爲。千。載。盛。事。故。次。其。傳。略。以。明。景。仰。之。誠。云。爾。楊。鍾。鈺。敬。識。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卷上

無錫 楊鍾鈺章甫 編輯

同里 侯祖述紹先 襄子才 參校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春秋傳閔子馬之言無門言同一門出入也

(惠註)曲禮曰太上貴德春秋傳曰太上以德撫民又云太上有立德皆謂五帝以前上聖之人真誥甄命授曰太上者上清真人爲老君之師又云昔太上以德教老子是以老子道經云太上知有之是書乃修真者述太上之旨而爲之當在玉鈴經易內戒赤松子經河圖記命符諸書中皆晉以前書抱朴子所述而此篇言道戒尤關日用名之曰感應有感必有應自然之道也虞仲翔註易以坤爲鬼禍乾爲神福是知禍屬陰福屬陽陽爲善陰爲惡故禍福以類相從字皆從示示神事也然則禍福皆天也而不知轉移之者人也

俞曲園曰此春秋傳閔子馬之言按後漢書楊秉傳引此二句李賢注曰左傳閔子騫之辭文選檄吳將校部曲亦引此二句李善注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則左傳閔子馬古本有作閔子騫者斯言也殆孔門之緒論與

鉅按書湯誥云。天道福善禍淫。泰誓云。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吉凶卽禍福之謂。是其爲善爲不善之時。卽其爲禍爲福之時。區以別矣。中庸云。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孟子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英國大儒林知云。天下事物之接吾耳目者。有善有惡。有眞有僞。慣見善者。眞者慣起。慈祥之意。而福至矣。慣見惡者。僞者慣起。慘刻之情。而禍至矣。禍福因習慣而異。吾人謹用心於習慣。可也。世之人無不求福而辭禍。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孰知好善如芝蘭。惡如蛇蝎者。福自至而禍自遠哉。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此言感應之理也。影者形動所生。

(惠註)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屬。吉凶之於善惡亦猶是也。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聖人之言感應禍福速哉。

俞曲園曰。尸子曰。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然則此語自古有之。趙岐孟子章指曰。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曰。善惡之應甚於影響。皆傳述斯言。大禹謨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至今奉爲經義。其實茲篇之出。或猶在古文尙書之前。

鈺按書伊訓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孔子贊周易云積善之家必有所慶積不善之家必有所殃又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英國格言云雖片刻之間不可徬徨於善惡之歧路西諺云爲善則有善果爲惡則有惡果英諺云善因必有善果中西聖哲名言若合符節天人感應之捷不信而有徵哉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爲不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何苦而必爲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王文成公)

汪龍莊曰州縣一官作孽易造福亦易天下治權督撫而下莫重於牧令雖藩臬道府弗若也何者其權專也果盡心奉職昭然造福於民卽冥冥中受福於天反是則下民可虐自作之孽矣余所見所聞牧令多矣其干陽譴陰禍親於其身累及嗣子者率皆獲上腴民之能吏其嗣子有權辟者或流落浙中爲農氓乞養甚爲富室司閹至遺糶不能歸葬者姓名尙在人口余不忍書其勤政愛民者皆親見其子爲太史爲侍御爲司道卽如檢討李公調元驥元海甯令諱某子也侍御戈公濤源歸安令諱錦子也浙藩孫公舍中秀水令諱爾周子也楚藩孫公玉庭錢塘令諱擴圖子也皆由翰林起家四川道劉公清

吾邑令諱復仁子也海甯秀水錢塘蕭山四公余皆親見其爲治至今民不能忘歸安公去官已四十餘年頌遺愛者與四公無異天之報施捷於影響如此（五錄三指勸戒五錄第三卷也下倣此）

陳子莊曰先大父嘗言服官數十年見官而貪墨者未有不潰敗者也然終無逾於侵賑報應速而且酷也彼敗露而膺顯戮若王仲漢輩者無論矣卽倖逃法網大都必以急病死以惡疾死子孫亦俱絕滅再不然而爲盜爲娼作眼前報者尤可屈指數也蓋侵賑害及萬衆而謂己身及子孫可長享之有是理乎其於賑務能加意者享報亦必豐則舉二事可鑒焉廣東顏中丞希深乾隆時官平度知州因公事赴省適大水爲災民皆登城避顧無所得食哀聲嗷嗷太夫人惻然命盡發倉穀糶米賑濟全活數萬人巡撫以擅動倉穀參奏落職高宗怒曰有此賢母好官爲國爲民該撫不加保奏反加參劾何以激勸乎乃特旨擢希深知府母賜三品封爲淑人後希深官至巡撫子檢官直隸總督孫伯燾官閩浙總督其孫曾科第甚多稱巨族焉湖南蕭狀元錦忠之封君道光時官直隸知縣會秋月被水已逾報災期限不能奏准封君乃將徵存銀悉以賑撫其未輸者亦焚串免徵民大感戴而封君以虧帑監追上司憐其愛民被罪令通省官設法彌補比額清出獄而錦忠狀元之報至矣此二事皆果報彰彰在人耳目前者天道甚邇可不感動警畏哉（

八錄五)

顧郎中德懋兼司冥事。有客問曰：陰間判獄用王法乎？抑用佛教乎？顧曰：不用王法亦不用佛教。但憑人心。人但問心無愧，卽冥中所謂善。問心有愧，卽冥中所謂惡。公是非不偏不倚，幽明一理。儒佛無分。按此說平易近情。天堂地獄原聽人趨避也。（續錄三）

秀水姚思仁患熱病。至一宮闕。見閻王冕而上坐。姚請爲己校勘善惡。王命主者持簿示之。姚名下所注惡卽一念之動。皆書。姚曰：此並未爲何書。王曰：未爲爲過已爲卽爲罪。不可解矣。及閱善簿。其大者如題山左之水災。止中州之開鑛。奏疏一一具錄。至某歲畿南大荒。姚上疏請三十萬賑濟。列爲大善。姚遂醒。仕至尙書。（六錄一）

英國職分論曰：淫邪不正之言。一旦出諸口。其流毒及於後世。或生前或死後。必受其報。由言而昇天國。亦由言而入地獄也。惡書尤甚於惡言。著者之身已灰燼。而惡書乃長生不死。西烈克曰：印刷者文明事業之一。今爲不正書籍所濫用。而失其價值矣。詖淫邪遁之文章。不顧家族。不顧國民。并不顧良心。與名譽。惟知有私利而已。著者於其書善果惡果。皆當負責。可不懼哉。

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

貧耗多逢憂患

(惠註)抱朴子案易內戒及赤松子經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又對俗篇云上天司命之神察人過惡其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算合二文觀之司過卽司命之屬也。禮記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鄭康成註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七祀皆主察小過故總謂之司過其或謂之司命者七祀首司命故也。鈺按大雅云昊矣上帝臨下有赫又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周頌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又云天維顯思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中庸孔子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魯論孔子祭神如神在又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云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歷觀往訓盟幽獨而懷帝天固聖賢修身立命之要道也歐美人人敬事上帝無論兵官議紳大小百司就職之初必在衆人前對天發誓以後當爲國爲民造福地方發誓後方能受職法美審案處兩造及證人皆須在公庭發誓不誑語不左袒而後入故政簡刑清無狡辯誣叛諸弊猶有先王神道設教之遺風後人聰明有限遠不逮中西聖哲徒泥科學上一知半解遺信無神謬說流弊所極勢

必蔑天理。敦彝倫而恣人欲。驅海內外蒼黎以返於蠻野榛狃之域。西哲富蘭克林曰。社會第一要著在脫野蠻之自由。今誤認文明而適得其反。可爲太息。夫以宙合之大。星球之繁。山川人物之盛。而謂無主宰綱維之者。不可以欺嬰孩之兒。終日苟詳繹各教列聖之經訓。靡不以敬天爲宗。至善爲歸。東西萬里。若合符節。其亦可憬然悟。翻然變已。

紀文達公曰。有扶乩者。其仙自稱臥虎山人。甲與乙共學。其符召之亦至。一日乙焚符。仙竟不降。後乃降於甲家。甲叩乙召不降之故。仙判曰。人生以孝弟爲本。二者有慚。則不可以爲人。此君近與兄析產。隱匿千金。又詭言父有宿逋。當兄弟共償。實掩兄所償爲己有。吾義不與此等人作緣。煩轉道意。後母相瀆。又判示甲曰。君近得新果。徧食兒女。而獨忘孤姪。使啜泣。竟夕。雖是無心。要由於意。有歧視。後若再爾。吾亦不來矣。

希臘安那薩哥拉者。哲學家也。家頗富有權勢。淡如也。喜讀書。甚刻厲。精進。能不爲外物所誘。弱冠至雅典。徧交名人。無不傾倒。莫敢以師禮自處者。久之。學益進。有名儒目。而家已中落。資斧常不給。安那絕不介意。曰。田園荒蕪。不過困吾身耳。心田茅塞。足以窒吾神明。吾甯苦吾身。必不塞吾心也。乃立講堂以教生徒。一時英才出其門者甚衆。而以蘇格拉第畢立吉爲尤著。其論萬物之成。雖賴乎元質。而無至聰至明者。位置其間。亦不能攸往。咸宜也。其中不恃命。不恃數。恃一己之心。此精明之體。所以爲貴也。其言萬物之本。以

謂前人所言。或謂之水。或謂之火。或謂之氣。不知水火氣三者皆蠢物也。安能布置此無萬體質。蓋自有至大至妙之精意。爲之所謂聰明正直而一之神也。其論心之智慧。則折衷於仁。後安那病篤。諸弟子感其教習之德。請立碑碣。以垂不朽。安那曰。無然。年七十三卒。門人厚葬之。立碑於墓。其地學堂。每歲於安那卒日。解館休息。以誌哀思焉。（泰西名人錄）

英人斯邁爾曰。星斗燦爛於天空。軌道無毫髮之誤。大地一日一自轉。一年繞太陽一周。此其原因何在。嗚呼。帝力於此可見矣。（職分論）

人皆惡之。

俞曲園曰。古無四聲。善善惡惡。皆一義之引申。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無異讀也。既爲惡人。而求不爲人惡。是猶表曲而求影之直。貌醜而求鏡之妍也。

王文成公曰。見人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爲不善。至於殞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曾文正公曰。天道有三惡。曰天道惡巧。天道惡盈。天道惡貳。貳者不忠誠也。爲人有三致。

祥曰孝致祥曰勤致祥曰恕致祥又曰禍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

刑禍隨之。

官刑
鬼禍。

俞曲園曰刑古與型通有是罪必有是刑猶器之適肖其型矣若夫刑所不及鬼神亦從而禍之說文曰禍害也神不福也明則有刑幽則有禍亦可畏矣

吉慶避之。

(惠註)易道以乾爲善爲祥爲福爲祿坤爲喪爲惡爲殺爲亂聖人贊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積惡之徒與陰同類故吉慶避之陽稱吉稱慶也

惡星災之。

俞曲園曰天官書有五殘六賊之名星經有哭星泣星之號皆是惡星非必彗孛也昔賢人聚而德星見焉然則凶人所在惡星臨之矣

算盡則死。

(惠註)抱朴子曰。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稟數。所稟本多。則紀算難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算速盡。而早斃。

許叔平曰。邑諸生左泰。才貌雙俊。而苦無行。鄰翁某。走無常。喜規人過。嘗謂生曰。昨至陰司。竊覘吾邑士人祿籍。君貴居極品。壽享期頤。子孫昌盛。以曾挑某寡婦。致失節。又與某處女有私。干怒冥王。已鐫祿秩二級。壽二紀矣。君宜自愛。後福尙未可量也。生聞而駭懼。迹爲少斂。未幾。故態復萌。蕩檢愈甚。翁見之。慍曰。又見君籍。不但淫惡甚多。且又唆某甲健訟。某翁傾家兼斃多命。冥王大怒。鐫君五級。壽僅花甲矣。不速悔而痛改之。不可挽也。無何。又遇翁曰。君不聽吾言。冥王以積惡多端。罰以布衣終子孫。亦不能顯達。是真不可救藥矣。既而又遇翁。直唾生面曰。孺子真不可教。今死期至矣。生始大恐。跽叩其繇。翁曰。昨見冥王稽君籍。令鬼吏權衡功過。吏檢君惡籍。每惡以寸紙書之。紙片纍纍。堆積如山。冥王立叱。句攝君魂。削君壽祿。且斬嗣續。吏稱左某尙有善籍。可抵王領之命籍。善籍須臾。吏呈寸紙大聲唱曰。左某生平奉事繼母。至孝。僅此一善。王令權其輕重。見吏持一天平。至將惡籍紙片數百張。堆置於左。復置善籍寸紙於右。權之輕重。相埒。王色頓霽。曰。孝之爲德。如此。其盛乎。旋命吏但削君祿。壽於某年月日時。句攝結案。姑念事繼母。孝留一子。以延宗祧。生聞赧汗如雨。自言願痛自改過。尙可挽回否。翁曰。悔已晚矣。後生如期而

卒三子僅存一焉（八錄六）

乾隆末廈門某生有夙慧。品格瀟灑。不羣。年十五。卽游庠。旋食餼。忽語人曰。余曾淫三室女。兩寡婦。天譴將至。尋卒。因此知風流名士四字。誤人不淺也。（三錄五）

俞曲園曰。國語晉語曰。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齒。韋昭注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非有義行不能盡其年壽。此卽算盡則死之謂也。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惠註）武陵太守星傳曰。三台一名天柱。案天官書文昌宮第四星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是司命卽三台。三台卽文昌也。張君房雲笈七籤曰。北斗九星。第五丹元星上總九天諸籙。中統鬼神簿。目下領兆民命籍。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

（惠註）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常以庚申之日。上造天帝。以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抱朴子案。易內戒等書。言身中有三尸。實鬼神之屬也。

俞曲園曰。葛洪神仙傳三劉根傳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伏尸常以月望晦朔。上天白人。

罪過按劉根於漢成帝綏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則三尸之說西漢時已有之矣

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惠註)太上律科曰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以司天下兆人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謫過毫分不遺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惠註)淮南子萬畢術曰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陸龜蒙祀竈解曰竈神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

俞曲園曰竈者先王所列於五祀者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竈神又荀子正論篇雍而徹乎五祀卽謂徹乎竈也蓋專言之則爲竈通言之則爲五祀其實五祀之神皆能錄人功過上白於天不獨竈神也金人之銘曰勿謂不聞神將何人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惠註)抱朴子曰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

俞曲園曰。尚書畢命篇。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傳曰。十二年曰紀。正義曰。十二年者。天之大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年曰紀。紀爲十二年。則算當爲一歲。日行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一周天。是爲一算。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

(惠註)抱朴子曰。諸應奪算者。有數百事。玉鈐經曰。欲求仙者。當以忠孝友悌仁信爲本。若行不修。而但求元道無益也。又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

鈺按魯論云。假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易擊辭云。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孟子云。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薛文清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除。以全吾心之湛然。華盛頓云。凡一言一動。須自問於良心。有所悔否。勿自陷於不義。富蘭克林云。人欲修德。寡過如刈園中雜草。非自一隅入手。不能盡拔。園中之莠。中西聖哲均以寡過爲第一。義學者可不務乎。

西國立志編曰。凡改惡習。但於高處著眼。欲爲賢人君子。一端心術。自能改去。舊習少年之人。正心術。端言行。智識日益。廣謙卑之心。日益深。驕矜之心。日益少。禁遏嗜欲。發達志。

願此最要也。古人有言曰：真正之榮威，自克己而生。假使無此功力，特爲私欲之奴隸耳。昔柏拉圖見一惡少年，遊蕩無度，咎之曰：何縱肆爲少年？曰：何此瑣事而必見責歟？柏拉圖曰：不然。寢假而成習慣，卽不得謂之細事矣。夫由偶犯而成習慣爲之不已，遂難於離棄。既習慣以後，其勢力乃無可驅除者也。洛克氏曰：人當養成其與習慣競爭之心力。此乃德育最大之一事也。（英國品性論）

西哲何連士曰：當以人之過鏡己之過。撥遜曰：人各有過，過而不改，乃愚人也。卡黎爾曰：自視爲無過，過之最大者也。英諺曰：少年時代能覺自己有失行者，幸福也。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惠註）薰蕕不同器，邪正不並容。是以君子務以道爲折衷也。

鈺又按孝經云：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魯論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西諺云：良心者，人生之基礎也。富蘭克林云：將自己所信爲正義者而行之毀譽，則置之度外。康德云：我等欲爲大業，必在青年。克林威德云：人必於二十五歲以前，善立一生之品行。斯賓塞云：一生之道路，在發軔時方向既定，可決其將來。噶蘇士云：大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青年志士勉旃哉。

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善便存惡。便去此便是致知的實功。(王陽明傳習錄)

顧亭林先生曰：天生豪傑，必有所任。拯斯民於塗炭，爲萬世開太平，此吾輩之任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又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救民以事在上位者之責也。救民以言在下者之責也。

華盛頓一生皆依正路直道而行。初爲美國司令官，後爲大統領，均能盡其職分。力任艱鉅。一日批准齊伊氏與英國訂結之條約，輿論沸騰，有迫華盛頓拒絕條約之交換者。然批准此條約實爲彼職分所在，未可枉己曲從。是以任何勸告皆不爲動。語人曰：予知國民不重然諾，故予惟良心是從。欲予背良心而聽足下之勸告，所不爲也。春秋傳云：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華氏其知之矣。(品性論)

美國總統吉福生日箴十則列左：一、今日能行之事，勿俟明日。二、自己能辦之件，勿諉他人。三、今年勿吃明年糧。四、無需之物，雖賤勿購。五、驕慢之害甚於饑寒。六、病從口入，故食物宜適可而止。七、天下無難事，只恐不立志。八、勿效杞人憂天，枉自悲苦。九、怒時默誦自一至十之數，而後出言。若大怒數一至百，其怒自息。十、出言勿違心之所思，外態勿背汝之內容。償還一切之責負。(少年進德彙編)

楊忠愍家訓曰。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第一休把心壞了。

西國立志編曰。少年之人。誘惑之者。每伺其左右。偶一失誤。則淪於下流。蓋人所得乎天者。固皆虛靈不昧。一旦爲所誘惑。則天所賦畀之理。亦歸滅絕。故誘惑之事。至前宜不待商議。不費顧慮。斬釘截鐵。答以否之一字。夫生一毫之人欲。卽滅一毫之天理。故克除私欲。爲入學之第一階梯。凡少年時。所當習慣者。修善防惡二者而已。聖賢之教。修善之器械也。真實之力。防惡之城郭也。攜此器械。以修善。恃此城郭。以防惡。一生受益多矣。西哲格言曰。欲得自立。須由德行。德行不堅。身敗名裂。瑪志尼曰。天下未有無道德之國民。而能獨立者也。故須敦崇德行。以保靈魂之聖潔。道德與人不可須臾相離。與道德相離之人。乃污穢僞善之人。必不能成就一事。

不履邪徑。

(惠註)君子之所由。有義。路有禮。門若大道。甚夷。而人偏好徑。一蹉足。時終身莫贖矣。

楊忠襄公諱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墮其守。拉之出。託言故舊家。實倡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倡女出。邦乂愕然。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宋史。

加甯者。英王若爾日第三時之宰輔也。嘗曰。吾之一生。不徑不竇。惟由於品行而進。於勢位而已。雖覺紆回。然鞏固安穩。他無有如之者。吾思才智之人。未必爲可倚賴之人。人必有重於才智者存焉。弗蘭克林。美國慷慨俠烈之士。亦理學者也。居崇高之職。有勳勞於國。嘗自歸美於品行之誠實。而不歸美於才能。智辯蓋有品行者之爲人。信任非有尊卑上下之別也。孟典。法人也。品學兼優。當法國內訌。兩黨相戰時。摺紳之中。獨孟典不扁其門。論者贊之。謂孟氏品行足防危難。遠勝於兵馬。西國立志編。

不欺暗室

俞曲園曰。詩云。尙不愧於屋漏。正義曰。屋漏者。室內可施小帳而漏隱之處。謂室中之暗處也。歐陽詹。暗室箴曰。勿謂旁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扃。神在無形。後之君子尙懷斯言。

楊公諱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公。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公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

無知密愧。而出轉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欲令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後漢書）

黃洽除資政殿大學士。洽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宋史）

宇文公諒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師。夜半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辭歸。終不告其故。爲嶺南廉訪司。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卽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元史）

人身之外，皆天人心之內。亦天故舉念，卽與天通。是以君子必慎其獨也。聖賢掀天揭地，事業總要暗室屋漏中工夫。暗室屋漏中有不慊於心，便與天理有虧欠。如何能做出光明俊偉的事業來？又曰：對人爲道義之言，暗室爲私利之事，其盜也歟？（湯文正公）

英國昔有童子善受教育。或謂童子曰：嚮也衆人散去時，汝胡不取梨而納諸懷乎？童子曰：他人雖去，我自在此也。我不忍我之爲不善，卽此可證原於良心發爲品行之理。此理每日鎔鑄人之品行，卽保人品行之城寨也。夫人當偶陷於詐僞之時，苟其良知未泯，則其心不自慊足之痛楚，過於鞭笞之痛楚遠矣。（立志編）

劉忠介公宗周曰：大學云：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

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一閒居耳小人得之爲萬惡淵藪而君子善反之卽是證性之路蓋敬肆之分人禽之辨也

積德累功

(惠註)德不積不崇功不累不廣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矣

(姚注)有得於己爲德有益於人爲功德必積而後高功必累而後大心必誠而後德能積功能累

山東諸城劉封翁素饒於財值歲荒斗米千錢封翁毀家救荒活人無算後其子文正公統勳孫文清公墉相繼爲宰相(清代名人軼事)

安化陶文毅公澍以巾卷寒門位至兩江總督文毅之太高祖伯含公多陰德當明季鄉里嚴自衛有縛竊匪就溺者適公過賊哀呼曰公救我我誓不復爲賊公爲請釋於衆已慮其故志復萌乃施小舟於渡口使濟人以安其生終公世施舟八其人俱改行爲善公每出則攜小筐遇碎磁瓦礫必拾之以利行人及卒之年空室所積碎磁瓦礫與屋齊矣又其曾祖文衡公亦長者嘗有雪夜入室盜米者跡之乃其所素識者寂然而返終不言

其人康熙戊子鄰舍焚燒悉盡而其宅無恙彭太夫人盡以倉所存與諸被火者又其祖寅亮公偶步江濱得遺金俟之終日見一人倉皇至詰之則曰傭工未歸數年矣家有老母今積數年身價將歸養而盡失去是以悲耳遂盡付之至其太翁莫江先生義舉尤多則具見宮保文集積德宏深故有此福報歐陽文忠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信哉（四錄一）

西國立志編曰人欲保存品行莫如行善凡人不論富貴貧賤其心均平無偏曲其志欲利一世則其可敬甚矣彼致富鉅萬位高權重者皆非真實之光榮必有大公之心有德善之行者始可謂爲真實光榮也

英人維思蘭約翰者立身勤學植德播化咸有一定法規平居每踵貧病之門照顧一切至老不倦馬背馳驅計四十年且行且讀手不釋卷宣講有百萬次之多前後捐於慈善事業之金約十五萬元對於貧病之人從無置之不顧之事蓋彼惟知爲人人盡力而已

（公民鑑）

歐美之人常有終身勤勞節儉貯財不敢妄費至將死時則舉而投諸學校病院及爲其他公共事業蓋以公共之樂爲樂而共行慈善之業如此美國大小學校啞盲學校貧民病院養育院孤兒院之類大抵皆私立也其資金多爲慈善家所捐故其費用甚充歐洲

亦然（新道德叢譚）

英國大將尼古孫。在野戰病院。致書於親友曰。天苟假予以年。予將以至善爲鵠。予覺世間最可尊崇者。無有過於修德行善者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者。尼古孫是也。（品性論）

歐美女子多盡瘁於慈善事業。其陰行善事而不爲世知者。不可勝數。若其爲世所知。則其事之範圍固甚大矣。如監獄改良家富蘭伊女士及喀噴脫女士獎勵移民家治旭瑪女士及拉伊女士業赤十字事務之那勤蓋爾女士及加烈德女士皆世所普知者也。此等女士能在公共社會行善事。自可稱爲德義之勇。蓋窺見社會中利用厚生之事。而有以動其心。猛力赴之。不辭勞苦。幾與男子之能力相彷彿。如前所舉之慈善婦女。其所以爲此者。亦祇爲良心上求滿足而奚有於名譽乎。（品性論）

英國康志女士名紡。爲巴勒得之妻。牌得男爵之女。襲其祖康志之爵。而亞爾邦公夫人又卒。所遺銀號亦歸於康。康自是席豐履厚。竭力裁減。應得利益以恤屬下之情。人心於是乎悅。又出鉅貲建教堂學堂。數座。延收師治之。以化澳洲南方之士。番約費至五萬金。磅康之女德亦美。嘗查國中諸學校。讀書女子之數。比較女學之盛衰。又設一廠。以棲流落婦女。不惟倫敦一城爲然。凡窮鄉僻壤。皆欲設之。又建康闌巴一埠。以居貧苦之人。凡三百家。大有益於遷徙之徒焉。貧困家屬欲作歸計。皆欣助以資。斧政府加爵以旌其功。

享高壽（外國列女傳）

慈心於物。

慈心卽不忍之心。物兼人物言。

（姚註）天地以生物爲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故慈爲三寶之首。

愈曲園曰。左傳正義曰。慈者愛出於心。恩被於物也。此卽慈心於物之謂。荀子曰。物也者大其名也。春秋繁露曰。物也者。洪名也。然則物之所包者。廣兼人物而言之矣。

故湖南衡水道施觀察道生之父施公。令奉天承德縣。縣有旱荒。饑饉流離十室而九。公請賑之。稟三申三駁。公憤極。盡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或止之。公笑曰。余擅動倉穀。不過籍沒監追。限滿無償。亦罪止一身耳。余爲一邑主。豈惜以一身救萬民哉。發竟遂自劾。上官飛章題參。竟以侵蝕擬大辟。瘐死獄中。時觀察尙幼。流落遼瀋。轉徙入都。爲酒家傭。以自給。承德人遍訪得之。羅拜而致詞曰。公發粟賑饑。甘以一身罹罪。辟而存活者數萬人。某等皆當日食粟之災黎也。聞公子流轉遼瀋。分遣數十人徧訪無迹。昨邑廟住持夢公蒞任。且示以公子所在。故某等得來都相訪。遂爲沐浴。易新衣。次日置酒作樂。有官道長者對衆曰。某全家八口。猝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往歲先君見背。時執某手而言曰。施公以救萬姓。故攫奇禍。一家星散。爾倖忝科名。所不能報。施公者非吾子也。今幸覩公子儀。

狀。俊。偉。請。君。等。奉。以。歸。異。日。公。子。功。名。事。某。請。獨。任。之。先。是。公。歿。後。棄。棺。叢。祠。中。至。是。承。德。人。亦。爲。擇。地。安。葬。又。爲。公。建。專。祠。置。祭。產。遂。奉。公。子。居。祠。內。衣。食。用。度。必。豐。必。厚。復。爲。延。名。師。訓。迪。之。後。竟。以。道。長。力。得。官。旋。從。軍。南。楚。奮。發。自。厲。薦。升。湖。南。衡。永。道。乞。歸。今。爲。承。德。人。矣。(有。福。堂。叢。刻)

大。學。士。李。文。忠。公。鴻。章。之。封。翁。文。安。服。官。刑。部。提。牢。例。各。囚。每。飯。一。勺。封。翁。散。飯。必。期。滿。勺。生。熟。必。親。嘗。又。自。捐。米。煮。粥。以。濟。晚。飯。後。收。到。人。犯。多。獄。中。瘟。疫。易。作。懇。切。爲。文。禱。於。神。囚。病。俱。起。又。預。制。藥。材。以。濟。急。夏。則。捐。頒。葵。扇。每。秋。各。司。捐。棉。衣。每。所。添。棉。被。十。二。件。以。備。病。犯。發。汗。養。病。之。用。蓋。其。居。心。最。仁。厚。也。文。忠。兄。弟。出。入。將。相。勛。銘。鐘。鼎。宜。哉。(八。錄。四)

吳。縣。吳。惠。崇。嘗。隆。冬。遇。一。人。側。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裘。衣。之。扶。歸。救。甦。是。夜。夢。神。曰。汝。虔。心。救。一。人。命。當。付。汝。兩。貴。子。後。生。長。子。俊。山。東。布。政。次。子。樹。萱。四。川。道。(九。錄。四)

吳。門。董。个。亭。封。翁。琴。南。觀。察。國。華。之。父。也。嘗。以。歉。歲。見。農。夫。以。耕。牛。售。諸。屠。肆。乃。倡。義。邀。紳。士。集。資。於。城。外。關。一。園。如。所。售。價。買。牛。而。牧。之。春。作。時。聽。本。人。取。贖。每。歲。活。牛。無。算。觀。察。旋。入。翰。林。轉。御。史。次。子。國。琛。亦。登。賢。書。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涸。饑。吾。鄉。林。少。穆。先。生。適。爲。廉。訪。亦。以。冬。買。牛。春。聽。贖。次。年。農。事。藉。以。補。苴。遠。邇。頌。之。其。法。蓋。仿。自。董。氏。云。(近。錄)

(二)

昔人論致壽之道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於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剪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可以長齡矣。(張文端公)

吾鄉紳耆負重望。莫如孟瓶菴公。超然封翁某。充藩署書吏。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謙客。廚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家人爲之減殺。無數。公聯捷入翰林。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尙健。在子若孫。聯翩舉於鄉。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爲戒云。(近錄五)

美總統林肯甫八歲。能持斧斤。助其父。暇則從母學字。此外尤能彈射野鳥。以佐庖廚。惟天性慈祥。過人一等。一日嘗彈得一吐綬鷄。見其血肉模糊之慘狀。竟懼極而啼。嗣後每出行。獵取足佐餐。而止。不以多殺爲能。(少年叢書)

英國職分論曰。對於動物之殘忍。其源實出於家庭學校間。吾人見兒童有鞭驢於牧場者。投貓於水中者。或結物於犬尾。或捉金龜蟲而使之叩頭等。皆是也。故父母及教師。當以綿密之注意。教子弟以慈悲尊敬之心。使對於一切生物。不敢用無謂之刑罰。

法人維司脫者。博愛家也。彼誤乘亞非利加海賊船。遂爲海賊俘虜。賣爲漕奴。受異常虐

待維司脫逃歸法國後。思及漕奴慘狀。心忽不寧。遂委身爲漕奴。救濟者。其後遊說當道。使改良漕奴使役。船又使改良監獄。皆收效。果晚年復歸巴黎。組織一婦人慈善會。如病人之看護。少年之教訓。孤兒之養育。皆使會員任之。又募集奴隸贖買金。救濟亞非利加。捕虜至一千八百十六年。英法聯合艦隊。搜捕非洲海賊船。盡搗毀其巢窟。維司脫可謂終成其志已。(職分論)

黃霽青太守。述其封翁退菴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生平戒殺。凡祭祀賓客之用。無非沽諸肆者。一日友人餉蟹二筐。霜螯肥美。先生傾筐投諸河。一湖洲客在座。謂先生酷類其鄉張封翁。張封翁者蘭渚侍郎之父也。其家戒殺放生。已數世。侍郎兄弟咸登甲科。膺顯仕。君能如此行。見諸郎貴顯比張氏矣。踰年霽青入翰林典黔試。按蘭渚侍郎撫閩時。家大人曾入其幕中。館膳中未設一雞。偶逢讌集。必蒸板鴨以餉客。詢之。乃知其專食自死。肉合署。皆奉其教。不敢違也。(近錄四)

忠孝友悌。

(惠註)臣忠。子孝。兄弟悌。所謂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經緯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春秋傳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未有孝而不忠者也。書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

未有孝而不弟者也。

銓按春秋傳云。舉八元。使播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禮運云。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君仁。臣忠。謂之人義。西國格言云。眞能愛國。方算是好男兒。霍領布克云。愛國之心。必基於大義。本於大德。西諺云。父母之恩。水不能溺。火不能滅。布列滔云。父母生我。鞠我。其恩惠。無物可比。凡子之財產。身體。精神。苟可報父母者。無不當。惟力是視。梭格拉底云。兄弟姊妹。一父母所生。一家庭所長。其互相愛宜也。禽獸猶愛其類。况在人乎。又云。獨居之樂。不如與他人共生活。况在兄弟。然則忠孝。友悌。根於天性。中西習尚。雖殊。而天性無殊。則同文同軌。同倫同治之隆。會當不遠也。又魯莊公云。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曹劌以爲忠之屬也。季梁謂隨侯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是知古人言忠。不獨對於君。凡盡心於國事。民事。皆忠也。

漢班伯爲侍中。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紉醉踞。姐已作長夜之樂。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紉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噉。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因罷出。(漢書)

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畱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漢書)

唐李晟聞上幸奉天。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軍於東渭橋。有卒四千。晟善撫御。與士卒同甘苦。旬月間至萬餘人。謂將佐曰。長安宗廟所在。若諸將皆從行。誰當滅賊者。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內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故銳氣不衰。六月大陳兵。晟曰。賊重兵皆聚苑中。若自苑北攻之。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中無擾策之上者也。乃集兵夾擊。賊兵大潰。令諸軍曰。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大將高明。擢取賊妓。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遣掌書記于公異作露布。上覽之。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新唐書)

曹武惠王彬從軍伐蜀。峽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彬獨申令。戢下所至。悅服。克成都。有獲婦女者。悉閉於一第。竅以度食。泊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者備禮嫁之。及師還。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與潘美伐江南。屢戰破之。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宋史)

宋呂文穆公蒙正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上躔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上謂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不謂今日致此繁盛。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宋史)

范文肅公文程。宋忠宣公之裔也。李自成陷明北京。世祖召公。決策進兵。公建議曰。自闖賊猖狂。中原塗炭。近且戕厥君后。此必討之賊也。又言。好生者天地之德也。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於是大軍遂發。公申嚴紀律。秋毫無犯。妄殺者罪之。入關大戰。敗賊兵二十萬。草檄宣諭。言今所誅者。惟闖賊官來歸者。復其官。民來歸者。復其業。民心遂大安。五月朔。入燕京。公建議。首爲明帝發喪。易梓宮。備儀衛。世祖定鼎。公疏請撫遺黎。滅賦額。除明季練餉。廠衛諸弊。政開國。規制公手定者。爲多。子孫累世公輔。(先正事略)

華盛頓被舉爲總統。受任之日。演說語極簡單。先謝衆人推舉之德。繼言今後行事必合於正義。公道願賴上天之保佑。得完其責任。云云。又對議會演說語亦至簡。謂今幸承諸君信託而就此職。恐不才不克完其職務。願得諸君匡助。使我合衆國有光榮於世界。定制大統領任期四年。華盛頓既滿任。欲退隱。國民又選華盛頓復就職。時法國對英布告宣戰。美人望政府與法結攻守同盟之約。華盛頓以爲吾邦新造。內力未充。惟以局外中

立爲宜。且以一時任俠投國家於爭亂漩渦中。徒以危新國無補於法也。乃宣告局外中立。重民命而固邦基。美洲所以百倍太平也。（少年叢書）

西歷紀元前四百二十九年。希臘國京城雅典。有一名臣伯理起。繼前相西門之後。柄國四十年。盡供如一日。凡嬉游。謙會。概爲屏除。有約之者。一次酬酢而已。其不絕人不徇人。如此國家有益於民之事。輒與時變通。自入柄政。大反西門所爲。從前國家用人。皆無祿餉。伯理起言。枵腹從公。何以鼓勵人才。乃定爵祿之制。希臘由是百廢俱興。且命戲園演唱勸戒國人。凡不關風化。諸惡劇。概爲禁止。其費悉國家出。並設賽樂會。以宣達性情。其技勝者。賞賜優渥。自希臘名臣。索倫柄政。專以耕殖爲財源。伯理起擴而充之。乃與各國通商。製船六十。爲保衛商人之資。希臘風俗。凡爲大臣。必工詞令。能道出治國安民之理。民始信服。伯理起之師。謂伯理起與民言。不可有厭倦心。因是伯理起思想周洽。然後宣之於口。至今人猶傳其所言。國家定律宜。示均平。無論貧富。皆當一例。又言人之才學。不一。只在國家善用之而已。是以伯理起初仕時。雅典有一衙門。兼管百姓聚會命案等事。積弊甚深。伯理起裁減其事。改革舊章。百姓羣指西門所爲不道。罪而戍之邊。自是伯理起操政。無有撓之者。而伯理起量甚宏。不忍刻待。西門終保薦之。不失其官。云是時希臘通商利源已廣。而伯理起猶恐人滿。乃陸續移民屬地。以通商爲名。其實地闢而人亦得。

所矣。於是愈振國政。廣興各門學問。一時名人蔚起。皆伯理起所培植。講求史學、醫學、天文、輿地等學。推爲雅典第一名國。伯理起之功也。（泰西名人錄）

英國惠靈吞侯。竭其才能。與經驗以盡瘁於國家。名譽權力舉不足以動其心。侯初爲聯隊士官。以從順勤勉著。旣在印度爲總司令。指揮大軍及歸任爲旅長。有以境遇之變嘲之者。則應之曰。食其祿。忠其事。余之職也。不知其他。（職分論）

英將軍海維羅克奉令往印度。身經百戰。瀕死者屢。從無怨尤。是年全局暴動。戰殺英人。有城曰獵克腦。爲士兵所圍。英人若降。則遭慘戮。不降則糧食不繼。必盡餓斃。海氏聞之。率隊往援。士兵開槍猛擊。彈如雨集。海氏率部猛進。鏖戰入城。被圍婦孺飢卒無不額手。懽呼。海氏雄名乃與歷史諸名將並列焉。（公民鑑）

法國斯得弗男爵曰。軍隊之紀律。以家庭之德育爲基礎。此種紀律旣未行於家庭。何可屬望於軍隊也。卽言學校。果有教人以尊親服長重職敬神者乎。乃欲其一旦化爲忠勇之軍人。豈不異哉。軍隊之紀律。實養成於倫常日用之間。嗚呼。真至言哉。（職分論）

閔子騫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韜。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劉向說苑）

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顧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家語)

父慈而後子孝。兄友而後弟恭。此是常事。倘父不慈而子自孝。默有以感動父之慈。斯爲眞孝。兄不友而弟自悌。默有以感動兄之友。斯爲眞悌。(陸清獻)

虞詡由司隸校尉遷僕射。詡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漢書)

許坦年十歲餘。父入山採藥。爲猛獸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得全。太宗謂侍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深可嘉尙。授文林郎。賜帛五十段。(舊唐書王君操傳)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不多。何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南史)宋相國趙汝愚之父善應。性純孝。親病。常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哀毀骨立。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宋史)

李瓊以鬻繒爲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宋史顧忻傳)

歐陽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矚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鄰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宋史)

蕭蒲。離不父母蚤喪。鞠於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遼史)

美總統華盛頓。天性孝友。父名奧佳斯。母馬利。褒氏。年十三而父卒。遺命以財產分給諸子。華盛頓年幼。賴其母監督財產。其母有賢德。整理家政。教育子女。鄰里戚黨莫不尊而敬之。命華盛頓入學校。勤勉好學。慎言行。守規律。而雄於膽識。自請投身海軍。其母不肯以爲。當時海軍士官多放縱。恐其染奢靡惡習也。十六歲小學畢業。其母命住於長兄魯連士家。受長兄監督。華盛頓奉母命。惟謹。厥後得請於母。投身陸軍。爲少佐。督民兵。以拒法兵。及華盛頓勛高望重。被舉爲總統。請命於母。母曰。汝往哉。速奉行天命。論者謂華氏福國家。流澤至永。母之教也。記稱大孝。尊親詩稱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華氏當之無愧色矣。(少年叢書)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在位時。常引鈴召羣僕。不至。啟戶視之。見侍僕眠長椅上。其衣囊中微露書函。王徐取讀之。乃其母寄僕之書。內稱僕之孝。所得薪金無多。乃能悉數寄家。救母貧窶等語。王心嘉之。自取十金。潛納僕之衣囊。僕醒入王宮。探囊得金。大駭。伏地謝罪。

曰不知何人欲陷我而置金於我衣囊。王曰：汝無罪，即寄金於汝母，以我命爲汝母壽可也。詩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普王有焉。（歐美德育嘉話）

意大利之細細利島，內有火山，數百年前噴火驟熾，掩沒村落，不可勝數。四圍人民負金寶爭逃，內有少年二人，獨負年老龍鍾之雙親逃之一處，熱泥不流，綠草豐茂，竟得俱生。人人稱奇，咸謂彼蒼憐其孝心，予以生路。此二少年一名阿那庇斯，一名盎費諾，知有父母，不知有身一門。兩孝子中國亦不多覩，況歐西乎？（歐美德育嘉話）

羅馬主屋大維與安多尼國戰，勝之，檢點俘虜，內有老人蓬首敝衣，乃羅馬判事某之父也。判事見之，直前抱父泣涕漣漣，顧謂他判事曰：我父於我國爲讐敵，我於君等爲同寮，請以我故貸父之死，不然我寧與父同死。各判事莫不揮淚以其事奏王，得蒙恩赦，是亦歐人之純孝天至者也。（歐美德育嘉話）

泰西名儒赫斯黎曰：羣肇於家，布列滔曰：子於父母，負最重大，最永久之債。當思所以償之。父母生我，鞠我，其恩惠無物可比。凡子苟可以報父母，無不惟力是視。梭格拉底曰：人子不感父母之恩，誰與爲友？不孝父母而盡情於他人，無益也。觀此知孝無論古今中外，其理一也。慎勿謂西人薄於倫紀。

美國公民鑑曰：人子受父母之恩，實難盡言。試將初生嬰兒置諸一處，令其自生其能生。

者曾幾何時。然此不過身體上所受之恩。若心思上所受。父母正理仁心之教。誨價值更無倫比。此偉人良士一念父母之教。養孝心油然而生。圖報於萬一。卽父母年邁多病。致性情躁厲爲子女者。尤當溫顏婉語以奉慰之。觀乎此。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西人不同此心理哉。

曾文正公家書曰。諸弟及兒姪輩。務宜體我寸心於父親。飲食起居十分檢點。於母親祭品禮儀。必潔必誠。於叔父處。敬愛兼至。無稍隔閡。兄弟娣姒。總不可有半點不和之氣。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幾分。未有不興。若全無一分。無有不敗。和字能守幾分。未有不興。不和。未有不敗者。諸弟試於族戚人家。歷歷驗之。必以吾言爲不謬也。諸弟卽一紙一縷。竹頭木屑。皆宜檢拾。伶俐以爲兒姪榜樣。一代疎懶。二代淫佚。則必有吸食鴉片之漸矣。以後勤者愈勤。懶者痛改。至要至要。

吳中徐少鶴侍郎頽。其封翁蘭石先生。性篤孝。值母病。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及病亟。涕泣無措。願減己年。以益母算。乃刺指血。寫疏焚於竈神前。求其上達。母病頓痊。而先生尋沒。年纔五十。無何少鶴嘉慶乙丑聯捷。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乃知孝子不永年者。天所以成其志。而至性所感。報卽隨之矣。(近錄二)

杭州樊介軒宮允。恭煦微時。值緒寇陷杭城。介軒奉祖倉皇奔避。途遇悍賊。將以刃加其

祖介軒跪而哀告曰願殺已莫殺祖賊若不聞卽舉刃斫介軒以身障祖賊怒連斫其頸深寸餘而介軒抱祖益力賊去時介軒已昏良久比醒視祖無恙喜甚裹創而行若不知痛楚或其中得神佑者辛未入翰林出督陝西學政擢左中允誰謂純孝無美報哉又曰夏子松少宰同善未強仕卽躋卿貳奉旨在毓慶宮授讀事繼母以孝聞官翰林時太夫人迎養在京少宰先意承志太夫人好施與雖當極窘迫必多方摒擋以應無何太夫人病卒少宰哀毀骨立怨痛之情有非尋常所可及者宜其身享隆名滿庭簪笏方輿未艾也（九錄六）

仁和胡書農學士敬繼母丁太夫人性至孝其在室也祖母以老病困頓牀蓐凡盥櫛漱濯縫紉抑搔悉力任之者九年嗣以壽終而父聚源公感疾瀕殆孝女晝則侍奉湯藥夜則焚香禮斗翼延父命學士太翁葑唐公適斷絃聞其孝遂納幣焉旣歸以孝於親者事舅姑以友於兄弟者和娣姒復佐葑唐公賙貧恤寡歷三十年如一日而身則布衣蔬食晏如也壽至八十三齡學士視學皖省時板輿迎養任滿乞養歸侍猶眼見諸孫之登賢書捷南宮亦純孝之報也（五錄二）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孕琦母王氏女服勞奉侍旣長許字繆澣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卽絕嗜味屏服飾晨夕籲天爲父請命如是者四年澣欲完婚媾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

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他己已春上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上嗟嘆久之以爲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巾幗鬚眉傳）

英人愛德華常語人曰余於十八歲時偕友人三數輩遊行森林之中探取獸窟忽似聞一人語云余一刻在生存中者決不釋此其聲酷肖余父乃亟驅前視之見一自由黑人綁置馬上余父方一手扣馬勒不聽徑行旁立奴隸商二則舉鎗擬余父作擊射狀幸余及友人輩手中各持利斧乘彼等不備直前砍之二人同時斷腕鎗亦墜落始救余父出險并釋彼馬上之黑人縱使逸去（職分論）

劉潛兄孝熊早卒奉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稱之（南史劉勔傳）

韓愈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鄭喪爲服葺以報（新唐書）

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卽遣奴自捶母感寤爲均愛世比晉王覽（新唐書）

余天錫授觀文殿學士弟天任爲兵部尙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宋史）

顏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輯睦廚饌不異

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宋史)

杜純爲修撰。卒。純弟紘知鄆州。聞訃。泣曰。兄教我成立。今亡。不得臨死。不瞑矣。迎其柩於都門。哀動。行路。悉以奉錢。給寡嫂。推其子。恩官其子。若孫一人。(宋史)

司馬光拜尙書左僕射。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且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宋史)

劉德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傭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元史郭全傳)

羊仁。至元初。阿木兵南下。仁家爲所掠。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爲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爲良。仁踪蹟得。母於潁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連大家。乃遍懇親故。貸得鈔百錠。歷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爲良。孝友甚篤。(元史)

虞集官通奉大夫。集兄采。以筭庫輸賦京師。虧數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無難色。(元史)

郭道卿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立孝子祠。至元初。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吾何忍害。兩釋之。

(元史)

希臘大賢蘇格拉底之教人。一以孝友忠信爲主。其長子蘭樸羅克爾。以不孝失母歡。蘇爲說事親之道。言甚痛切。有兄弟不睦者。蘇和解之。告以兄弟爲無價之寶。又嘗論益友之義。謂朋友講習爲社會道德之起點。其於體育亦極注重。以爲由運動以強其身。爲人民對於國家之本務。每晨必散步於外。或至運動場習體操。又善琴歌。年五十獨舞蹈以自娛焉。(少年叢書)

羅馬主烏加斯太。用兵於古耶澄西國。虜古王及其妻子。凱旋於羅馬。定古王及長子以死刑。吏臨獄中。問誰爲長子。王次子爭死曰。我爲長子。吏不能決。問其母。母勸長子母死。聽次子代死。羅馬主聞之。悔其殘酷。優待其母。兄以慰逝者之心。有如是之孝子。悌弟。誰謂西人忽於倫理哉。(歐美德育嘉話)

曾文正公訓子書曰。孝友爲家庭之祥瑞。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我身歿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從省。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常以吉祥善事代諸季。昆默爲禱。祝自當神人共欽。

正己化人。

(惠註)表曲則影邪源清則流潔其身不正而能化及天下者未之有也素書曰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是故正己而物正大人之事也

漢卓茂哀平間爲密令道不拾遺蝗不入境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數年教化大行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茂時年七十餘矣以爲太傅封褒德侯茂寬仁恭愛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後漢書)

漢魯恭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爲理不任刑罰訟人許伯等爭田累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責輟耕相讓亭長從人借牛而不肯還之恭召亭長敕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賞不問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安(後漢書)

韓文公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對症發藥時有奇效不可廢也(少年進德錄)畢達哥拉斯者希臘人也父故名儒訓之嚴讀書覽古多卓識游學於埃及盡得其學而

返時年已四十矣。既返國。設講堂於南鄙。每會講環而聽者常數百人。教婦女以謙恭溫柔。勿靚豔妝。服教男子以悅親嗜學。勿行淫酗。酒教老者以養心節慾。勿貪財黷貨。其言曰。人能嗜學。則道理滿中。其私欲無餘地。可踞宜多行善事。周濟窮乏。於無人之處。省其愆。尤每日所言。所行。須時求其當否。上帝之生人。非欲其獨樂也。欲鄉國天下被其澤也。又言。男。主。外。女。主。內。各有專職。無越俎也。況古今名人。得力於內助者不少。故令其妻亦建講堂。授教婦女。成材亦甚衆。畢達講堂內外二分院。居外院者。考其優劣。優則升之內院。弟子中有名於時者。凡三百餘人。年七十八而卒。撒摩斯土人初未知學。自畢達講學後。漸有知識。能讀書。狃獫之習。漸革。(泰西名人錄)

希臘大儒蘇格拉底之講學也。未嘗樹壇坵立學校。晨起則赴公園。或體操場。逢人勸導。之。及日午。市人羣集。又至市場中。諄諄講演。終日無倦容。有以私人名義見招者。蘇亦不拒。惟未嘗從其門。弟子取脩脯。當時雅典諸雄辯學家。咸藉講學得酬資。厚自封殖。蘇獨以爲道德天下公器。力矯其弊。嘗曰。世有能從我遊者。我且願日給以資。家雖貧。惡衣菲食。不改其樂焉。蘇格拉底所教者。有宗教。有哲學。有政治。有軍事。有涉世持身之道。而要歸於完成人格。以振起國民道德。而爲人。又和易可親。不立崖岸。故人皆嚮就之。上自達官貴紳。下至販夫走卒。聽蘇氏講演。一二次多折節稱弟子。且有於聞言之下。感激涕零。

者是可見其教義之入人深也（少年叢書）

英國亞諾德博士嘗管理學校力圖校風之改良先擇校中優秀學生鼓動其精神使有善良高潔之感情然後利用爲模範使感化其餘各學生而全校學生皆不迷於所向矣亞氏平居每以校風善惡商之教師求其分任改良之責又參觀各學校而注意其劣生研究防範之法而劣生亦以漸改良亞氏自己亦躬行道義爲世模範故經其訓練之少年無一無自重心蓋男子之種種德義皆根此自重心而生不能自重必無所不爲亞氏爲最富自重心之人故感化力至大且速凡薰其德者無一不與肖似如是累世遺傳輾轉傳播而氏之模範遂普及於全世界焉（品性論）

英國品性論曰古來仁聖賢人其人雖邈其微言大義則永永詔示歷千百年猶能感化世人如柏拉圖梭格拉第等其精究奧理明告世人今且譯爲無數國語惹全地球人類之注意并感化其品性焉

英國辛迷潑凝克女史日記中有云女史之夫嘗視察英國及大陸國瘋癲病院謂凡瘋狂之人大半皆少年時失於訓練所致苟有克己之能力者鮮有罹瘋癲諸疾者也凡勸化最足動人者莫如演做好戲王陽明先生曰要民俗反樸還淳宜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

風化有益。故點戲者務要點忠孝節義等齣。如糟糠剪髮尋親泣杖度蟻還帶硃砂記之類。見者每多感泣。比尋常勸化之功勝過百倍。此真潛移默化。莫大陰功。萬不可點淫穢小戲。敗俗傷風。要知臺下有無數男女聚觀。受害者不勝言。人亦何苦造此無窮罪孽哉。至於花鼓淫戲爲害更酷。浙西某鄉於道光二十五年時。曾演此戲八臺。一月內寡婦再醮者六人。又有一官家女兒。因此隨跟班逃去。此害之顯然者也。近見蘇郡京口皆有勸弗點淫戲。單感化者甚衆。操風化之權者能奏請嚴禁。教習演唱違者科以重罪。并將淫穢傳奇刻本盡行銷燬。庶風俗可以還淳。按勸化以表彰幽潛爲急。故凡地方孝子悌弟貞女節婦。宜捐資代爲請獎。或總建坊。或立匾額。或設立孝子節婦公祠。（已經請旌者皆可送主入祠。卽未請旌者可先立主以待旌表。）邀同人朔望拈香春秋致祭。庶潛德幽光不致終於埋沒。觀感之下當必有人奮勉者。（李二曲先生於所居鄉建立節孝公祠。自此一方百十里間無再醮者。）然必禁演淫戲乃可保全。蓋請旌以勵節不敵演戲之誨淫。若不嚴禁則朝廷旌揚大典。敗以二三優伶而有餘也。有心者當知所務矣。（五錄六）

家大人維藩吳中時。石琢堂先生韞玉每進署讜集。年近八十而健談豪飲。常如五十許人。其爲諸生時。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凡見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悉

納其中而燒之。歷數十年。不已。蓋不徒惜字而已。乾隆庚戌。臚唱第一。旋典試。吾閩。歷官山東。按察使。可謂報施不爽者矣。(近錄二)

徽州程梓庭制軍之祖與父皆諸生。家赤貧。以課讀爲生。前後百餘年。勤勤懇懇。皆以全副精神。赴之。無間。寒暑成就。後學不少。後梓庭英年登第。累官閩浙總督。(四錄四)

陳嘉庚爲南洋華僑。近以私資籌辦集美學校。其建築費。並捐基本金。在一百萬以外。更在廈門提倡設立大學。并高等師範。認捐開辦費一百萬元。開校以後。認捐常年費二十五年。每年一十二萬元。共三百萬元。偉哉此舉。誠開華僑空前未有之義聲。其在廈門開會時演說曰。今國勢危如累卵。所賴以維繫者。惟此方興之教育。救亡圖存。匹夫有責。令子賢孫。何須憑藉。設各紳富。捐出十分之二三。或三四。無損於富。又何憚而不爲乎。外國人急公好義。故國強而民富。試觀美國大學校。約三百所。由商民捐辦者。佔二百八九十。所小學亦然。歐洲列強大都如是。亦曰教育之盛衰。與國家社會有密切關係。未敢視同秦越云云。觀此。可以覘陳君之公義矣。(義俠奇觀)

矜孤恤寡

俞曲園曰。鰥寡孤獨。先王發政。施仁所必先。而太上之教。首及矜孤恤寡者。幼而無父老

而無夫。尤可憫也。管子入國篇。有恤孤之法。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無父母所養。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此之謂恤孤。其法詳善。後世可仿而行之。

安化陶文毅公。樹撫蘇時。以一疏請旌武進陽湖貞孝節烈婦女三千十八人。一疏請旌上元江寧貞孝節烈婦女五百餘人。各建總坊以表之。其總祠則聽紳士自爲。在朝廷不過費帑六十金。而潛德幽光。闡發至三千五百餘人之多。時家大人在江蘇。藩任襄辦其事。因請宮保將此全案付梓。咨行各省。照辦並囑各牧令。照刊廣送。夫各省待旌者不可數計。寒閨嫠婦。胥吏藉爲需索之端。一婦得旌。費須百餘金。窮簷苦節。其何以堪。今有此冊。紳士牧令。即可照案請行。名節日尊。風俗日美。則此冊功德。詎有涯哉。浦城周廣文。啟豐亦總建寧七屬之貞孝節烈婦女二千一百餘名。口合爲請旌。如江南例。余亦勸其刊冊。廣頒蓋總祠總坊之建。皆尙需時日。不若壽諸棗梨。俾人人寓目。因備述此事緣起。以示之。(續錄三)

紀瞻爲驃騎將軍常侍。瞻少與陸機兄弟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周至及嫁。機女資送同於所生。(晉書)

紀文達公曰。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一日秋祀。門役夜起洒掃。

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媪亦在其中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亦同來一媪答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鄙屋湮沒不彰者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可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閒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溫州汪李氏道光四年其夫沒時年二十四歲將以身殉或語之曰爾有翁在年已六十三爾若死老人更無恃矣氏遂勉稱未亡人易釵釧爲翁置妾逾年得一子翁旋沒而妾亦去氏卽撫翁子力不能僱乳媪氏本未生育忽乳汁長流子以長成一日有虎入其室氏抱子長號待斃忽火光一道入室虎卽貼耳去此婦年四十歲翁之子已十六歲送入鄰塾讀書及長名位顯達或曰其翁以貧故葬亂冢中實靈穴也或曰此事於翁則孝於夫則節於翁之子則慈一婦人而三善備焉不興何待時有名流贈詩曰虎至無能擾牛眠不待求孝慈完大節壺範足千秋(四錄四)

慈谿馮氏浙之巨富也相傳其祖翁某尤好善曾挾三千金往豫章營買次玉山逆旅聞鄰婦哭甚哀次晨往詢哭者爲嫠婦其夫素運海貨向土豪貸銀千二百兩約一載倍利

償還置貨後。遣夥附舶出洋。遭風飄沒。夫嘔血而絕。有姑八旬餘。子三歲。正苦無以度日。而豪來索逋。窺婦美。故令爲小星。逼脅萬狀。婦義不失節。計惟一死。故與姑泣別。耳翁聞。惻然傾裝。助之償豪銀。如數。焚其券。餘以贈婦。令依親。故遷他處。免耽耽者。別肇豐端。婦家泣詢姓名。不告而去。後得窖鏹巨萬。營運成巨富。(八錄二)

粵東仁化縣。有羅氏。雙節婦。例應入祀。廣文需索不遂。屢次阻格。曰。祠在文廟。婦人不應入也。邑令曰。向所祀者。皆非婦人。耶。遂入祠。越日。邑令赴鄉催科。止羅氏村。午後把門役。卒見二媪。飄忽進索。之不獲。邑令適夢二媪來謝。從祀。乃知貞婦之魂。不能泯也。未幾。廣文暴卒。(三錄四)

敬老懷幼。

俞曲園曰。古者天子巡守。先見百年者。晉悼公之霸也。年七十者。公親見之。天子諸侯。且然。況庶人乎。是故十年以長。則兄事之。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凡以明敬也。至懷幼之。文本於論語。懷亦安也。據周官。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下。六十以上。野自六尺以下。六十有五以上。皆不給公上之事。是卽老安少懷之義矣。

嚴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

三子並得成長。同縣兪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老病無所依。世期餒之。二十年死。並殯葬。(南史)

英國博士亞諾特。接人極真摯。無虛飾之辭。如博士之謙遜。殆罕見者。雖賤役必與握手。爲禮。其附近之老嫗。嘗謂每博士過訪。對予如對貴婦人。歡談至洽。此無他。天真爛漫爲之也。(品性論)

西國人人以保護路上之秩序爲必要。壯者以保護老弱及婦人爲義務。老弱及婦女泰然出入於羣集之中而不患衝突。雖偶有甲乙相觸之事。亦不出惡言。英人以發惡言相詈罵者爲最下等。無教育之人焉。(新道德叢譚)

桃源縣秀才陳宗洛。秉性慈善。其鄉育嬰堂廢。陳欲募修。就里中勸捐。有一守財虜。對陳謾罵曰。我等之錢。肯與若修五臟廟乎。陳氣忿而歸。對家人曰。愧吾之志不能行於一鄉。願一家之中。妻妾子女及弟姪等。體吾志而行之。皆應曰。謹受教。陳曰。自吾父派下男女。世世子孫共守今日之誓。凡得人遺棄之女。必收付有乳者養之。若有乳者懷中已滿。付無乳者以蜜餅飼之。(蜜餅養成者已七名。且體氣充實。非若俗說欠乳者多孱弱云)至二三歲時。有貧乏而忠厚者。或願取作童養之婦。聽之。只要將本姓上加一字。曰陳某氏。約此女長成。仍要分乳不育之女。是以絲絲滋蔓。救活甚多。陳九十壽誕。子孫富貴。雙

全所稱陳某氏者。都如親戚稱觴膝下。已有一百七十六名。陳對客大笑曰。古云爲善最樂。不信。然乎。人情愛拜乾兒女。能如寒家所稱之陳某氏否。客曰。前罵君者。後人尙能保其富否。陳曰。此人五十外。三子盡。天家財耗散。後竟沿門覓食。客曰。倘當時反謾罵之意。轉爲樂善之心。後雖貧乏。君必謀所以全之。陳曰。不然。夫富者天所以助人爲善。倘此人樂善。天必不奪其富。又奚待余全之。(續錄六)

英人翰回。年十七歲。執業於商家。勤職務。踐要約。居彼得堡。五年。貿易興盛。後歸英國。翰回自奉極儉。而務爲善舉。如造倫敦之大道。其一也。又立水軍社會。六年中所訓練者。凡役員義兵九千餘人。以充海軍人員。今每歲猶教養貧童六百人。使爲水夫。托馬士格籃地。舊有育嬰館。規制未善。翰回改良之。其尤勞苦者。則爲養育貧兒之一事。蓋當時貧兒慘苦之狀。日益加甚。翰回自往倫敦貧人院。悉心考究。復至法蘭西。荷蘭調查。五年。自是貧院制度多改革者。以翰回之議。立新律。曰。倫敦各寺。每年小兒收受者若干。發遣者若干。死者若干。皆當書之於冊。翰回每日次第視察貧院。下午則訪問巴力門議士。日以爲常。自是貧兒院之嬰兒得保全者。至多。衆咸謂爲翰回之功也。翰回後爲海軍給糧監督。絕不受人餽遺。有贈之者。則曰。吾曾立不受一物之規。君等固無須餽也。卒年七十七。遺產盡以分給貧人。孤兒云。(職分論)

英人勒古司者善士也。時日曜學校之創造人根谷嘗以事訪勒古司。二人於星期日同行至市街。見多數貧民子女嬉戲途中。根谷慨歎曰。往者余嘗在達斯雷創辦日曜學校。不得他人贊助。事遂中輟。君屬下之職工聞頗多忠實者。若創辦日曜學校。事必易舉。勒古司欣然從其說。未幾見諸實行。勒古司嘗視察監獄。見一青年囚徒。因犯劫奪重罪。將處死刑。惻然憫之。謂彼實爲無教育之結果。乃思及貧民子弟多未受教育者。益覺日曜學校之設爲不可緩。勒古司創辦日曜學校。後經三十年。時已達七十二歲高齡矣。有約塞耶卡斯達親赴哥羅斯德求見勒古司。於日曜學校建設起原。多所質問。卡斯達爲日曜學校聯合會之創辦人。此會勢力膨脹。改爲英國及外國之學校協會。今尙存於倫敦。其嘉惠貧黎者大矣。（職分論）

英國女士默黎安者。不過一鑄造場之職工女。以富於仁慈之故。乃得進於最高尙之地。位受服役鑄造工場時。見多數之工作貧兒。漸染惡習。不勝憐恤之情。常語人曰。余將盡余之力。務使彼等得爲良善兒童。默黎安既具此決心。卽於彼服務之工場。借得教室一所。於星期日集多數工作之兒童。教以聯字、讀書及清潔良善敬神諸美德。行之既久。得暇卽從事教育。每至午后罷工時。常赴諸兒童住所。接其兩親詢問。諸兒童有無困難危險等事情。諸兒童皆蒙其感化。漸革除鄙穢之言語及粗暴之行爲。較其他兒童品性判

如霄壤。途人見之者，皆呼爲默黎安之少年。云博士加士林曰：多數紳士以十倍彼女之時間金錢，勉爲善行，不能及彼女十一也。彼每朝不待工場之振鈴，已先出發，獨行街衢間從事所業矣。入夜則尋訪失敗者及墮落者，慰藉或訓勉之，一千八百六十五年哥羅斯德市中，至設立鑄造場之兒童教育會，次年各地倣行，會員至一萬四千人，之多有貴紳淑女二百餘，爲之監督，此外尙有貴紳三百餘人，行赴各地會所爲之講演，大有造於勞動兒童，默氏之利澤無窮矣。（職分論）

昆蟲草木猶不可傷

昆衆也。古文作𧈧。從二虫。蟲之總名也。

俞曲園曰：賈子曰：文王之時，德及鳥獸，龜鼈咸若。蓋古帝王澤及萬物類如此，是以魯里革之告文公也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鰭獸長，麇麋鳥翼，穀卵蟲舍，蜚蠊蕃庶物也。昆蟲草木其細已甚，而猶不可傷，餘可知矣。孟子曰：親親而仁，仁民而愛物，此循其序而言也。太上曰：昆蟲草木猶不可傷，舉輕以見重，舉小以例大也。

鉅按祭義篇曾子云：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月令孟春之月，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麝，毋卵。孟子云：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汙池，列聖愛物之仁如此。泰西各國毒害六畜，有罰壞巢

取卵有罰捕魚不法有罰私裝路樹有罰又有禁殺取禽獸日期禁取河魚日期禁取蠔及蝦蟹日期禁伐樹日期所以蕃庶物畜功用也近歐美雖小兒亦甚愛禽獸草木無妄傷之者野外小鳥見小兒無畏避之狀冬日積雪之際小鳥常飛翔窗下小兒以麵包屑飼之非藉是以誘捕之也愛之也嗚呼西國慈善之風深入人心雖三五之盛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魚鼈咸若亦奚以加於此哉

小兒嬉戲撻蝶踐蟻殺蜂之類須痛禁之非惟殺生亦熾其殺心長大不知仁慈（陳眉公）

乾隆末年重九潤州沙陷人皆死於夢浮沈如萍前五夜漁者見黑衣吏向江檢一黑籍問之曰殺報也宜速好生投黑籍於江而隱沙客皆曰此地居人好殺產女多溺之日捕螺穉子學持刀剖蛙蚌有孔嫠者戒殺年七十猶鬻續放生於姑勸慈於媳勸孝見人則諄諄曰掃螺救蟻俱是陰德勿以善小而不爲也一孫方齏時忽瘧攜孫避瘧於尼菴乃免（五錄二）

宜憫人之凶。

愈曲園曰善與凶對則善猶吉也說文曰善吉也是其義矣易傳曰吉凶與民同患此卽

憫人之凶。樂人之善。之意同。患不言同。樂從一而省耳。韓非子曰：仁者喜人之有福而惡人之有禍也。生心所不能已也。非求其報也。鄭康成注儀禮曰：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樂與賢者哀戚之。

鈺按古者有吉凶軍賓嘉五禮。成周大宗伯之職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一以喪禮哀死亡。二以荒禮哀凶札。三以弔禮哀禍災。四以繪禮哀圍敗。五以恤禮哀寇亂。自死亡以下五者皆所謂凶事也。哀者憫也。然則卹死喪賑災荒瞻兵燹遺黎均所謂憫人之凶也。歐美埋葬有地域。有時刻。有葬式。親友會葬者無論紳士豪商皆徒步著喪服肅然從柩而行。有哀憫死者之色。不乘車馬不尙驕奢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謂於西人見之各國偶遇水旱疾疫之災則官紳籌濟鄰封救助無不殫竭心力有如拯溺救焚泰西重人道如此孟子所謂憂民之憂憂以天下謂此類也夫。

李勉爲太子太師。勉少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幸君以此爲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新唐書）

蔡襄爲杭州。拜端明殿學士。襄於朋友尙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而哭。（宋史）

澳土地利帝弗蘭西斯。近今有德行之君也。時國中霍亂流行。民間染疫而死者。構車相望。一日帝偕一武員。共徘徊道中。適遇一構車。輾輾而過。車前無執紼者。帝怪而問之。御

者曰。死者故甕人。親族雖多。然皆恐斯病之傳染。故無從行者也。帝曰。嗟乎。吾忍使吾國貧民死而不行葬禮乎。回顧武員曰。惟我與爾可代死者之親族也。迺隨車而行。至墓地。免冠拱立。其側慤慤爲行葬禮式。既畢而返。英有建築工二人。自西班牙歸。行經巴黎。道逢一轎車。送葬者無一人。是日陰雨濛濛。行人遇轎車者。但手微引冠。致禮而過。兩工人見而私語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吾二人執紼送之。可乎。遂從之。釋禮而後反。凡若此者。其精神之發見。無纖毫之假借。此其所以爲君子歟。（立志編）

楷力斯第五世帝。圍威丁堡而陷之。行經路。得之墓。俯讀其碑文。一佞臣阿諛之。謂蓋發其墓。而消毀骸骨乎。帝赫然曰。朕不願與死者爭。若此地。則尤當尊敬也。（英國品性論）

道光乙酉。連平顏惺甫先生。檢爲漕帥。其始祖秉亨翁。年百有四歲。羣呼爲百歲翁。素精堪輿之術。有人送墳一穴。百歲翁買得之。因葬其祖。掘土數寸。卽見一棺。翁曰。此地前人已葬。何忍遷移。使前人暴骨急命。掩之夜間。夢有古衣冠人來。謝曰。掘土見棺者。卽我也。我葬此。不得真穴。致有此厄。汝何不擇某字向葬之。念汝見棺不遷。仁人用心。特爲指示。但使我墳能春秋。附汝祭掃。受賜多矣。翁覺如所指葬之。仍樹碑於右畔。立約。後人附祖塋。春秋祭掃。不絕。厥後翁家漸起。至元孫希深。仕至貴州湖南巡撫。子卽惺甫先生。仕至閩浙直隸總督。先生之子。伯燾。繼爲閩浙總督。（續錄一）

無錫孫平叔宮保久宦吾閩有遺愛洵晉總督身後謚文靖相傳公未釋褐時鄉鄰有老嫠婦不戒於火延燒十餘家嫠婦焚死其十數家旋復營造將殘磚破瓦悉堆嫠婦遺骸上公傷之獨出數十緡令起出遺骸買棺殮埋之又值邑中荒歉餓殍載途官方議行平糶而富戶吝於出穀公將古瓶一對售得數百緡於前後門各設一廠平糶由是殷實之家感愧競相設廠開糶存活無算次年公遂入詞垣(續錄一)

顏軍門鳴臯粵東梅州人登武科公車北上舟抵維揚聞鄰舟鄉語喧呶皆南越應武會試者因同行有番禺朱某病劇垂斃議舉而棄諸厓顏曰公等與朱君同鄉里忍棄之原野飽犬豕腹乎衆曰君獨非同桑梓乎盍過君舟顏遂毅然挈朱歸舟親視湯藥越日捨舟登陸朱病益甚歿於車中遂以帕蒙死者首託言猝中惡負之行三十里晚入旅店次日擇土殮埋封識而去後歷任海疆署水師提督(四錄一)

儀徵阮雲臺相國元之祖昭勇將軍以不殺降功德篤生平章甚足勸世後公撫浙督粵澤被東南從前浙江災歉並無辦賑之案浙賑自公始一時存活不下數萬人嘉慶十九年間江北旱災公時爲漕帥至袁浦有饑民萬餘攔輿乞食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每船添派二十人幫絳適江南十餘幫在境恰有五百餘艘萬餘饑民皆安插得食歡聲雷動公之封翁湘浦先生屢行陰德不可殫述有友人買一黿方欲宰

而烹之。翁適往。謂友人曰。盍爲予轉買之乎。友曰。汝喜可持去。翼日。翁以紅線紉。鼈足爲記。詣江放之。他日。語友償其值。以歸。越數日。翁復見紅線。鼈懸諸市。仍買放之。越數月。又有持鼈鬻於市者。紅線猶存。復買而遠投之。深淵。是夕。夢有黑身戴尖帽者。稽首曰。予奉命巡江。三次遭劫。幸蒙數救。今脫難矣。後當相謝。及公告退時。創製紅船多隻。護送渡江者。活人無算。一日。公往鎮江。遇颶風折桅。舟幾覆。忽一大鼈帶數十小鼈。擁舟至岸。而免此。其所以報歟。(續錄一)

南昌黃俊民觀察。家本中資。而樂善好施。偶散步郊野。見古寺中。積樞纍纍。板破骨露者甚多。遂捐高田二十畝。施爲義冢。兼出資勸人營葬。凡年久而無力者。皆葬之。各爲立碑。記備人尋覓。共葬四十六棺。似此掩骼高義。甚多。後其家科甲蟬聯。冠蓋不絕。(四錄四)

陽羨萬荔門方伯之封翁望。乾隆某科孝廉。嘗偕其友陸以寧。赴禮部試。道出山東。陸病不能行。萬亟爲謀醫藥。旣而陸病益不支。恐萬久留。誤試。促之行。萬不可。陸且死。泣曰。受君之惠。願矢來世。遂卒。萬貨裝爲治棺衾。攜其槨歸。竟不赴試。時萬夫人年已望五。忽有娠。夢陸入室。而荔門方伯生。及長。連掇科第。入直樞府。時封翁及太夫人皆八十餘矣。(五錄二)

彭剛直公玉麟奉命巡江。常州奔牛鎮。向有鰲局。公一日舟行其地。見有麻衣者與局役。

作哀窵狀。公問故麻衣者哭告曰：母死不得棺，將渡河求之於豕價。局役謂過此卽應稅，予謂兩豕非販賣比也。哀以情則不可爭，以法則不理，乞得價而還納之，亦不允。公憫其情，代哀之局役，怪其多事，揮叱之。公怒其橫且非法，召舟兵縛之，樹鞭斃之，而繫其局員登舟去。局員以職守辭，公立召奔牛巡司至，命代之。竟挾與之省，交藩司，褫其職而院司竟不敢以越俎爲公咎也。（清代名人軼事）

于蓮亭曰：大興方氏，世代簪纓。叔爲浙省太守，延師教二侄。後因太翁卜葬，堪輿爲擇一穴。夜夢峨冠博帶者來謁，云：子所點穴，乃吾墓，可另覓佳城。必有以報，堪輿不信。次日開穴，果係古墓。竟將遺骸拋棄荒野。葬後，堪輿暴卒。方氏二子俱少年俊才，偶至西湖掃墓，舟覆俱斃。太守晚年潦倒，抑鬱而終。（四錄五）

樂人之善

（姚註）爲善最樂，其在人也。猶其在己也。物我無間，善根深而善量廣矣。

胡仲堯構學舍於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遊學之士。（宋史）

英國大學問家司邁斯最喜讀之一書名西息洛，誦於口，適於心，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奧嘉的者放蕩不羈之少年也，偶讀西息洛，翻然大悟，痛改前非，遂爲德望極高之人。維廉

亞謨約瑟者。每年必誦西息洛數遍。其生平行事。均以西息洛爲龜鑒。可知其得力所自矣。(品性論)

美總統林肯少時。有法官畢邱者。家富圖史。林肯時向借觀。畢邱憐其勤學。殷殷款接。林肯本讀書所得。著爲論文。畢邱深賞之。每爲送登。俄亥俄日報。蓋是時林肯文名已驚其長。老矣。而畢邱成人之美。誘掖獎勸。亦君子人也。(少年叢書)

英人斯邁爾曰。道德上之光明。以快樂性爲一大根源。人有以戰勝外誘爲問者。某道德家答之曰。其惟始終能樂天者乎。蓋欲德性善行之發達。其最良之肥料。厥惟快樂。故快樂者。博愛之友。德義智力之最良強壯劑也。瑣羅門亦曰。快樂有醫心之效。驗路得嘗慰問一患憂鬱病者。忠告之曰。足以自療者。其惟快樂乎。無樂而強尋天真之快樂。無論青年衰年均足藥其一切悲哀。云以故路得氏最愛小兒與花。皆其天真之樂。表現於外者也。(品性論)

英國品性論曰。與善人交。而爲善人。幾成世界不易之定理。日本之諺曰。薔薇植於余前。余將化爲香土。中國之諺曰。蓬生麻中。不扶自植。白沙在泥。與之皆黑。又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皆至理名言也。穆斯林氏曰。至德純行。實有極大之能力。所謂德不孤。必有鄰。惟惡亦然。人之爲善爲惡。

皆有他動傳播之能也。

西哲亞爾巴德者。聞一善言。或見一善行。若覺有無上快樂者。欣然稱道。再三譽之。而不已。無論三尺童子。名士英俊。無問何地何時。俱以發揮人道爲大樂。此所謂與人爲善者也。人之被其薰陶者。輒相勸於爲善。惟恐有一毫之愆尤焉。(品性論)

歐美之大富人。莫不有公共慈善之心。而爲公共慈善之行。茲舉一例。法國大富豪羅司切爾得者。別莊甚多。或爲農業。實驗所。或爲工業。試驗所。聘有力之學者及技術者。供以最優之俸金。專心一意。注其全力。以專攻學術。遂得甚多之大發明焉。國民受其利益如此。是以羅氏之名望日隆也。(新道德叢譚)

濟人之急救人之危

俞申園曰。論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以急對富。言則急者謂不足於財也。禮記季春之月。賜貧窮。振乏絕。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絕皆所宜濟也。危則以事言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相調者。濟人之急也。相救者。救人之危也。

王克明紹興間名醫也。有難療者。治無不驗。從呂正己使金。金接伴使忽被危疾。克明立

起之。却其謝。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力辭之。(宋史)

李慶嗣學醫。洞曉其義。天德間。歲大疫。廣平尤甚。貧者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攜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金史)

山東福山縣王隲。尙書母太夫人。入門時。大脚步上門中。石頓斷。家人以爲大不祥。咸勸封翁退婚。封翁曰。勿爾。換一門中。石何難之。有成親後。伉儷情深。歲逢大荒。飢民五門前乞食。家中只有穀三斗。封翁欲將三斗穀分濟五人。太夫人曰。三斗穀能活五饑民。乎不如蓄之家。我夫妻二人日出採薪挑菜售之。亦足養活七人矣。俟來春年豐可送五人回家。封翁諾之。於是養五人過冬。來年送歸。皆係大族。之後。村中有張姓。服賈關東。妻在家與人私通。有娠。夫回家知之。欲殺奸夫淫婦。封翁勸之曰。君服賈何患無妻。饒他兩命。免受污名。豈不大勝於殺耶。張然其言。遂不殺。復往關東。另娶成室焉。封翁與太夫人一生行善。不可枚舉。自尙書以下。科第綿綿。大官顯爵。代不乏人。特書爲行善者勸。(八錄一)

揚州借錢局刊布濟貧章程略曰。凡貧民以小業爲生。苦無資本者。果係勤儉安分。無吸烟游蕩氣習。局中訪察的確。酌量借與資本。自數百文起。至數千文止。每錢一千文。按日

收回十文五日一繳以百日爲滿。但將原本收回不取利息。在富者還珠合浦不須多費。在貧者借水行舟已能度日。法良意美惠及無窮。出錢出力均有功德。計自開局以來將及三載。凡來借者大凡鶉衣百結藍縷不堪。乃皆如約歸償從無遷延短少等事。且爲暗訪輿情頗爲稱便。當創立之始同人湊集一千串先行試辦。現已愈推愈廣。借出四千餘串而實本僅增至二千串。蓋以每日收回之錢循環流轉故也。以現在借戶計之共有二千四百餘戶。每戶作三口約計七千餘口。其所費者不過每年局用四百餘千文。以四百餘千之費養活七千餘人。真可謂惠而不費矣。尤奇者今正有意停借數月。略試其心。及收至三月除病故兩戶少去七百五十文外。餘如數歸還不少。足徵貧民具有天良。可無借而不還之慮。茲特將一切章程刊布。或由一邑推之四方。或由暫行傳之永久。遠近舉行。庶貧民各安生業。不止流爲匪類。而地方宵小亦可漸化爲善良。不獨爲周急之陰功也。(九錄六)

日耳曼有從事釀造之一人。在各市設許多之救急療養所。每所有相當之醫員以應途人。乍起疾病之需。每年所費不資。大抵歐美之人苟生計裕。餘則必投其餘財以爲公共慈善之舉。如甲則表同情於孤兒。乙於盲啞。丙於貧民。丁於圖書館。皆有專門日耳曼之停車場賣票所。常置箱聚金以助孤兒院之善舉焉。(新道德叢譚)

英國女士拉丁額兒者。擁有巨萬資財。彼乃拋棄和樂生涯。日以教授貧兒看護病者爲業。對於懷苦悶者。遭失敗者。受侮辱者。多疾病者。寄其同情之誠。常蒞病院獄舍及感化院等處。尋問諸病人及囚徒所苦。繼乃遊學德國。入看護婦學校。學病人看護法。卒業後復入諸病院實習。其後遄歸英國。時病婦人救護院百務廢弛。彼乃置身其中。盡力整理。未幾遂復舊觀。克利米之戰爭。英軍中缺乏看護婦。巴士訥之野戰病院。收容傷者至夥。拉丁額兒聞報。立馳往戰地。救助彼負傷諸軍人。一時負傷軍人忽得此周摯之看護。感激無地。呼之曰。光明之貴女。以表崇敬之心。拉丁額兒有同行女伴名斯丹烈。亦富於慈愛之人也。從拉丁額兒久。盡得其病院管理及看護之法。至是英國募集看護婦五十人。遂委斯丹烈率往。達拉比。看護負傷海軍。勤懇周摯。一如拉丁額兒。斯丹烈既歸英國。後爲謀軍人妻女及寡婦之救濟建設一絕大之洗濯工場。俾窮苦軍人之家族常得多量職業。維持生活。又時出其餘力。從事於貧民之救濟。云（職分論）

山陰陳默齋總鎮廣甯。歷官壽春。兗州。騰越。三鎮總兵。康熙初。其先有陳理者。本山陰舊家。入籍桂林。孔兵之亂。曾救釋被掠婦女千餘人。恐不得脫。遂自燒其廬。事平。幸得回籍。子允恭。左僉都御史（四錄一）

英倫三島水難救濟會。共設救助艇三百隻。人員二萬五千人。而每年被救助者。其數常

達二萬七千餘人。云水夫一聞救助之聲，則羣趨以出。風雨浪礁舉不足以撓其心。有哥克者，贈其艇於救濟會，救助人數既及百六十一人。哥克老病於牀，將死而其艇乃以一勇敢之動作飾其終。時爲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午後一時，巨礮轟然發於海上，報船舶之遭難也。西南風烈甚，哥克之水夫十四人鼓勇乘艇以出岸，上人羣呼而送之。艇行若矢，港距難船約七海里。時難船爲浪所捲，行將沉沒。其處適爲旋流，平時航行亦甚難。又當大風，船檣已折其二。人爭奔舷側以待援。於是哥克號乃投錨於上流，流甚急，繩一斷，則二船相撞，彼此均不免。願勇敢熟練之水夫不之懼，急艚以前，漸近爭擲其繩於難船。浪大至，入艇中。水夫自頂以下均濕，又破其艇之前部，不得已稍退。既而鼓勇復前，而難船上三十餘人悉被救。中有二度爲哥克艇所救者，則爲之流涕。述其事羣衆大歡，艇之歸也，逆風而前，而大衆爭睹其勇敢之動作，歡呼若雷。哥克氏在床，上聞之，乃微笑。越七日而終。市民至今思之不能忘。（職分論）

英國職分論曰：有愛比梅提者，受雅典之聘，往治鼠疫。遂奏大功，一切報酬皆不受。昔時疫病最爲人所畏，親戚故舊一聞卽遠遁。患者常至愁悶以死。三世紀來，米蘭疫大至，巴洛麥聞之，卽欲往。部下尼之巴氏曰：今人方危，何忍棄之。遂行惡疫。經四月之久，巴氏或往私宅，或訪病院，調食進藥，無所不至。部下亦爭自勉勵，救人無算。

英國軍艦因文西伯航行於非洲海岸。乘員一人誤入於海。船即止投護。身圈於水。然無及也。陷於水者。誤執海中測量器之繩。竭力牽之。愈引愈長。遂及船尾。時艦長望見之。知再遲即不可救。不暇易衣。一躍入海。浮水以前。攬其腰。而衣重不能行。二士官見之。復躍入水。以助會端艇。至四人。遂起而陷水者。終及救焉。(職分論)

英國水難者之救助。其善行不專屬男子。西部濠洲海濱。有約克號汽船。經此觸礁。駛船者。乃以救生船載婦人及小兒出險。此救生船復受浪花激蕩。遂遭覆沒。有女郎名卜賽爾者。適於岸上見之。竟躍身入水中。援救溺者。往返經四時間。獲救者至五十餘人。此勇敢之女郎。疲勞雖達極度。然猶能奔走十餘里。馳歸告其家人。攜帶食物及必需品。多種。再來海岸。得家人輩助力。使溺者一一回復。其生命。然已經一晝夜之調護矣。(職分論)

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

(惠註)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此有虞氏盛德也。夫舜之立心如此。所以和五典而無違教。賓四門而無凶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而已。

俞曲園曰。聖人無人之見。存則人之得失。與己之得失。尙何異視之。有故其始也。己欲立。

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其。繼。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嘉慶初年。廣西懷集縣。有一小卒。馬姓者。至南門。檢一錢票。載錢數百千。因日持票。俟於門左右。無何。有鐵商某。倉皇而來。遍覓此票。馬卒詢得其實。慨然付還。與之分半。堅辭不受。商曰。此好人也。時適鐵廠缺人。延之代管。且分一乾股。作本。越數年。某商以廣東人。年老路遠。願收本回家。其廠中出息。全付馬料理。不數年。獲利至數十萬金。竟成巨富。(三錄五)

不彰人短。

俞曲園曰。家語載孔子之言曰。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然則彰人之短。豈君子歟。淮南子稱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鑊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偃者使之塗。是古之君子。非惟不彰人短。抑亦善用人之短矣。

鄧文原拜嶺北湖南廉訪使。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元史)

蘇州潘芝軒相國之祖封翁某。居鄉有盛德。凡扶危濟困。矜孤恤寡之事。莫不本至誠惻。但以爲之。嘗於除夜。見有匍伏暗中者。燭之。乃鄰家子也。恠恠言曰。某好賭博。負人纍纍。

欲乘夜行竊。既被獲。乞饒命而已。翁曰。若干得了。諸負曰。十金。翁出二十金。與之。曰。以半償。負以半作小經紀。但願汝戒賭。我誓不以今夜事告人也。其人泣謝去。二子皆貴。孫卽芝軒相國（近錄一）

美國富蘭克林曰。饒舌者。非善言者也。絮絮不休。轉成無用。凡對於規勸人。或責備人。之言。在數句警語不在多。言喜於批評人之長短。此劣性也。吾人責己不遑。何暇議人長短。有人議及他人之短。善言者必婉曲答之。不傷被議者之感情。斯可謂善於言者矣。（家庭教育譚）

不銜己長。

銜說文作銜。行而買也。

俞曲園曰。周單襄公曰。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禮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銓按禹謨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說命云。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表記云。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易謙卦之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取已之長。益人之短。不吝不驕。聖人育才翼教之盛心也。英國古訓云。褒獎自己之人。必爲極大之虛言者。又云。傷人之名譽。與殺人相等。法諺

云不以自己爲賢之人。乃最大之賢人也。德諺云。自以爲能者。乃愚者也。然則高己卑人者。適足以叢怨賈禍。貽笑大方。是亦不可以已乎。

唐賢相楊綰好學不倦。博通經史。九流七略。無不該覽。含光晦用。不欲名彰。每屬文。恥於自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舊唐書)

英人比的。偶得印度惠靈吞之捷報。躍然曰。予每聞惠靈吞之功。輒歎其謙遜。惟其謙遜。故得可賞之功績。予知友中。僅惠靈吞能如是耳。其得功績也。固宜。

英國品性論曰。賢有禮者。不與人爭權位。不與人爭財產。亦不自誇其階級門地。家世亦不忽視下等人。或己有功業。亦不形之於口。惟是重實行。本性真謙遜。無僞以行之耳。

遏惡揚善

易大有之詞。遏。猶匿也。

(姚註)惡則遏之。而弗宣。善則揚之。而弗蔽。率天下之人。爲有善無惡之人。所以順天命也。

俞曲園曰。隱惡揚善。舜所以爲大知也。說苑曰。言人之善。澤於膏澤。言人之惡。痛於矛戟。是以孔子之告子貢也。曰。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其在周易。遏惡揚善。著於大有之象。夫遏絕人之惡念。發揚人之善心。是卽所謂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者非但包含而已。

劉璣與友人孔邊同舟入東。遇一女子。邊目送曰。美而豔。璣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南史劉璣傳)

陸清獻公權直隸平山時。偶入都。徐健庵司寇來會。具述時相明珠仰慕意。勸先生往投刺。先生以縣務倥傯。不敢久留。京師爲辭。越日束裝行矣。先生嘗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誦讀。大略謂一念之差。受盡苦楚。只將這心改正。痛悔向日。不是從新做個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等語。一時獄中痛哭失聲。(清代名人軼事)

汪棣香福臣勸燬淫書徵信錄云。上洋一童子。少孤。三房僅一子。大母以下甚愛之。束髮受書。卽不爲無益事。一日過書坊。問何等書最得意。書賈曰。莫如風流詞曲。卽取某種淫書示之。童子閱甫半。喟然曰。世間有是書乎。我必燬之矣。翼日復往書坊。大索風流書籍。曰。我欲盡買此書。主人曰。我賃此書。利息無窮。安肯讓爾獨買去。童子強聒不已。主人曰。我今有急用。爾能備三十金來。我便盡售與爾。童子歸。奔告母。大母以爲需用經史。鬻釵釧與之。遂買而焚於書館中。母大駭。越數日。童子得劇證。羣醫束手。已待斃。忽作神語曰。汝以髻年。杜絕淫書。免世人受無涯孽報。上帝實嘉乃心。賜汝福相。他日功名大顯。無負初心也。語畢。酣寢。及醒。形貌頓改。而病霍然矣。此道光丙申二月事。汪棣香又云。乾隆末

年桐鄉一士好閱淫書。搜羅不下數十百種。有子少聰俊。每伺父出。輒取淫書觀之。從此纏綿思想。愚癡瘵卒。其父悲慟不已。相繼卒。又某邑一書賈。好刻淫書。及春宮畫像。積資至四五千金。不數日被盜。席捲而去。兩目旋盲。所刻諸板。一火盡燼。及死。棺殮無措。妻子離散。此皆編造淫書之報也。(四錄四)

英國博愛家萊脫者。勸化獄囚。改行從善。出獄者皆爲謀相當職業。俾不至終棄於惡。萊氏見信於傭主。均以其爲仁慈親切。決無惡意者也。故能周旋於傭主傭工之間。間有招疑者。則以己薪之貯蓄者爲保證。其爲善也尤恐爲人所知。不數年出獄者三百人。一一與以職業。又能使飲酒之婦人改行戒酒。自覓其離異之良人。復爲圓滿之家庭。焉有受刑於波蘭者。旣釋。以赦證及牧師之介紹。書訪萊氏。萊卽爲謀一職。觀其行佳。則薦之。爲日曜及夜業學校之助手。其人於學問能發揮其異常之才能。校長賞之。遂不顧其前行。率任命爲牧師。云又有一少年。看守倉庫。爲惡友所染。竊其傭主之錢。旣發見。將告發之。萊氏止其告發。且約以再用。青年旣不失業。益勤慎。奉公旣而昇爲社員。終乃爲社長。負一社之重任焉。如是者數年。萊氏之功。遂見知於政府。威廉大尉於其監獄年報中有記。曰此卑賤無助力之善人。乃益擴其慈善之版圖。而至於成功。蓋犯罪者九十六人中。其九十二人皆能自立生計。以再犯人獄者僅四人而已。且罪人及貧困者皆對之有深切。

之信賴心獨行其志不求人知真意懇摯誠有令人歡忻贊嘆者矣出獄未得職業者或貸之金或密募旅費以移植之依此法得救濟者九百四十一人既而各囚亦各出資以助萊氏一移民既渡北美乃貽書萊氏呼之爲親愛之父以二十金寄贈於囚徒救濟協會其書曰予有今日之成功君所賜也君爲予此生中最良最愛之友嗚呼非友也實父也君獨力拯予於罪惡之中世人方以予爲惡魔而君乃視予如愛子導余以道德正義之路親愛之慈父乎上帝實鑒其誠思君之功乃不禁涕泗滂沱也萊氏盡心於慈善事業顧決不曠其工場之課每朝自五時起迄晚五時必日至惟夜間及日曜則利用以入牢獄入改過室訪日曜學校或犯罪者之家庭以從事於感化家中無一物之貯蓄蓋躬行節儉而餘財則悉以供囚徒移住保護之用也卒之望重歐西身躋上壽猗歟休哉（職分論）

英國威伯里監獄長比爾斯大尉能以仁術圖犯罪者之改善著有成功大尉性格謹嚴有道德上之勇氣初就任遇囚頗嚴囚雖畏服而轉生不可拔之機械心犯罪者益多比爾斯忽有所悟乃悉變其待遇法待囚以仁慈寬恕獎勵善行鼓舞道德卽最惡之囚亦免其鎖而使之自由既而成効漸著囚徒信其誠益尊敬其規則獄內秩序井然出獄者多化爲善良一囚軀幹甚偉善越獄十七年來一犯再犯而罪漸重比爾斯大尉當其入

獄時卽諭以不可再逃。且曰：予將竭力與汝自由，使汝愉快。願汝勿再勞，予越獄犯之。錮室雖在，予決不欲用之。願汝之信予，若予之信汝也。囚數週間，未嘗反抗，似漸受感化。而忽思逃，其謀既破，乃招而責之，則鬱鬱不答。乃語以不能入錮室之故，以其短小清癯之身，執燭前導，室由土壁入，甚窄。既而舉燭熟視其面，曰：予信汝，而汝乃遺予以莫大之苦痛，是固可謂親切乎？雖然，予猶不欲錮汝。汝苟示余以可信者，囚忽泣曰：十七年來，予惡魔也。而君乃以人道遇我。比爾斯大聲曰：來前，吾等歸矣。又復其自由。囚卒深信其誠，能抑制惡念，遂終刑期不再逃。比爾斯一日聞囚徒中有誓欲殺己者，卽招之來，授以剃刀，使剃其髻。囚徒兩手震慄，既卒事。比氏曰：予聞汝欲殺予，然予以爲汝可信也。囚頓首曰：有如上帝，蓋信用之力，有如是者。（職分論）

英國品性論曰：憤怒之言語，苟當適宜之時，亦必不可少。對於詐僞殘酷利己之人，示以憤怒而威禁之，乃所謂公憤也。凡對於卑劣醜惡之事，自然發憤，此其憤正所以爲公，非爲私也。德國文豪配爾狄曰：予不喜與無公憤之人共事。世間善人少而惡人多，惟用真性情待人，使惡人知所顧忌，乃爲愉快。予雖屢以失言後悔，爲誠願予因緘默而遺後悔，亦不少也。

英國女士慕丁，早孤，依祖母以居。業縫紉以自給。時一婦以虐待其子得罪，判禁監獄。慕

丁深爲所感。先是慕丁常行經獄門前。心念苟入獄中。以說教。必能使奸猾者流。俱有善心之萌。或得減其罪罰也。至是請於獄吏。獄吏照例拒絕之。固請不已。幸蒙許可。導至囚婦前。慕丁詳詢一切。囚婦爲之黯然。下淚謝其誠意。慕丁自此以後。每於縫紉餘暇。出入監獄。傾全力以圖改良。囚人爲之講說道德兼教。以讀書日曜日。及餘日。苟有暇者。均以供其薰陶。囚人之目的。教女囚以裁縫及女子適當之工商業。男囚則授以製帽製襯衣。修補衣服之事。並爲囚徒設貯蓄工資之法。俾出獄後可藉爲資本。謀正當之營業。慕丁以如斯熱心。致一己之縫紉業。遽形衰歇。繼而思之。以爲余以眞理灌注他人。較諸區區自潤所得。爲多。個人人生計之困難。僅少數苦痛耳。孰若解除多數囚人之苦痛。獲益尤多乎。於是日費於改善囚徒之事者。每日至六七時間之久。而新進囚徒尤多。悖逆無道。然慕丁諄諄罔倦。必使心悅誠服。而後已。未幾罪囚皆爲感化。且多能執筆寫字者。慕丁從事於感化囚徒者。至二十餘年之久。其間賴以自給者。僅其祖母之遺產。約有息十磅。與縫紉所入而已。其後監獄乃有化導師之設。官吏以慕丁有功。任爲女化導師。年俸十二磅。初慕丁願盡力此事。而謝絕年俸。無如欲出入監獄。不得不應政府之命。故不得已。而受之。平日亦雅善詩歌。皆本博愛主義而出之。其一生堅忍。有爲慈祥惻怛之忱。亦可於其詩卜之矣。(品性論)

推多取少

推吐雷反。曲禮曰：分母求多。雲笈七籤：老君崇百藥曰：推多取少是一藥。

俞曲園曰：晏子曰：富如布帛之有幅焉。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旨哉言乎。能守此戒。人不厭其取矣。齊人與子雅邑。辭多受少。當時稱其忠。曲禮曰：分母求多。此則君子所以自處矣。故老子曰：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受辱不怨

老君崇百藥曰：受辱不怨是一藥。

為。(姚註)我無取辱之道。直誦於不知己耳。何怨之有。若辱由自取。正當發憤。自強。怨人何為。

唐婁師德同平章事。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師德謂曰：吾兄弟榮寵過盛。人所疾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人唾汝面。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其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包容久矣。(新唐書)

薛文清公曰。辱最難。忍自古豪傑。多由此敗。竊意辱之來也。察其人何如。彼爲小人。則直在我。何必怒。彼爲君子。則直在彼。更不可怒。不審辱所自來。一以怒應之。此所以相讐而相害也。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薛文清公)

美總統華盛頓質朴正直。沈毅勇敢。爲其兄之妻父。佛挨所重。請其測量己之領地。其地跨數十里。大澤森林。華氏日從事於測量。無敢少懈。所居屋極小。寢室又至不潔淨。且無寢衣。有毯一襲。中皆畜蝨。華盛頓不敢寢。乃坐椅上假寐。待旦。如是以爲常。華盛頓本生於富家。生平不知貧。因爲何物。既至領地。日跋涉於深林荆棘之中。越山嶺。渡溪谷。猛獸土番。時來相襲。夜歸。又不得寢。然處之泰然。因是心膽日益磨練。身體日益強健。其後之建大功業。成大名譽。皆得力於此矣。華盛頓從事測量兩月。能以精巧與細密。盡其職務。遂得知其土地之形勢。與土番之內情。其後懸師深入。所向皆勝。皆熟知地理之效也。佛挨家藏書甚多。華盛頓既寓其家。得盡讀其書。暇則與佛挨上下其議論。知識因以大進。

(少年叢書)

美總統林肯。年十六歲。參觀審判廳之審案。見律師雄辯滔滔。詞源不竭。直前握其手曰。

此。余。第。一。次。所。聞。佳。演。說。也。時。林。肯。衣。粗。敝。之。衣。身。瘦。長。跌。雙。足。律。師。藐。視。之。林。肯。受。其。白。眼。始。知。社。會。不。平。等。之。現。象。人。不。可。不。力。爭。上。流。自。出。頭。地。遂。購。法。典。孜孜。研。誦。他。日。出。爲。律。師。操。法。律。事。業。者。二十。一。年。取。費。廉。平。違。法。之。案。從。不。妄。接。故。所。得。不。甚。豐。每。年。無。逾。二。千。金。者。然。同。業。及。判。事。咸。欽。其。行。尤。能。以。誠。信。得。陪。審。官。同。情。久。之。聲。譽。益。揚。市。人。識。與。不。識。咸。稱。曰。誠。實。之。林。肯。(少年叢書)

美。人。葛。利。雷。氏。有。一。事。足。發。明。忍。辱。之。力。有。某。甲。者。受。葛。氏。所。辦。日。報。之。諷。戒。心。頗。不。甘。急。往。該。館。葛。氏。方。俯。首。及。案。揮。毫。疾。書。客。詢。是。否。葛。利。雷。對。曰。然。客。聞。之。卽。狂。詈。時。葛。氏。仍。不。停。揮。紙。盡。復。易。忙。碌。異。常。聲。色。不。動。來。客。狂。詈。於。編。輯。室。者。計。二十。分。鐘。盛。氣。已。盡。欲。舉。步。出。室。葛。氏。始。舉。目。而。視。自。座。起。立。和。言。謂。曰。吾。友。少。坐。毋。躁。此。事。與。君。有。益。後。當。自。知。客。爲。爽。然。(公民鑑)

受寵若驚

(姚註)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寵。至。惕。然。若。驚。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

俞。曲。園。曰。老。子。有。寵。辱。若。驚。之。文。河。上。公。曰。處。高。位。如。臨。深。危。貴。不。敢。驕。富。不。敢。奢。吾。有。味。乎。其。言。

岑文本擢中書侍郎。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黜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新唐書)

唐德宗時。潘炎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京尹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遺闈者三百緘。夫人劉氏知之。遽謂潘曰。豈有爲人臣。京尹願謁見。遺奴三百緘。其危可知也。因勸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論再三。乃曰。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問末座。繆綠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新唐書)

曾文正日記曰。大抵人常懷愧對之意。便是載福之器。入德之門。如覺天待我甚厚。我愧對天上。待我過優。我愧對上。父母待我過慈。我愧對父母。兄弟待我過愛。我愧對兄弟。朋友待我過重。我愧對朋友。便覺處處皆有善氣相逢。如自覺我已無愧無怍。但覺他人待我太薄。天待我太畜。則處處皆有戾氣相逢。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此念刻刻懷之。美國華盛頓乃最謙遜之人。當被推爲獨立軍總指揮時。固辭不獲。命議會羣謂舍華盛頓無能勝此任者。華盛頓不得已。遂允其請。且曰。所希望者。能不辱予之名譽。無不幸之。

事發生耳。惟今日之事。在予確爲過分。願大衆莫忘此言也。後乃致書其妻曰。如此重任。實爲綿力所不勝。是以百方辭謝。雖然。予得此重任。亦由天命。苟事之善者。卽當猛力爲之。使必固辭。而與吾友以苦痛。亦非予所能堪也。(品性論)

希臘大賢蘇格拉底。晚年名日盛然。搗謙之度。益甚。嘗曰。吾實無所知。又謂其門弟子曰。予非教導諸君。實與諸君共學耳。時馬基頓王雅吉。雜聞蘇名。欲聘往講學。蘇以方教育國人。謝之。其徒克黎底雅得政。授蘇以官。蘇亦辭不就。或問其故。曰。教導少年。自盡其責。此吾之所以靖獻於國家也。其事大於從政矣。其自任以師道之尊。又如此。蘇格拉底雖不任其論政也。崇賢智而排威力。謂雅典以威抑爲治。不合公道。尤惡抽籤任官之制。謂未能得真材。是亦爲政者所當取法也。(少年叢書)

施恩不求報

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謂太上之世。施而不思報。其次謂三王之世。施則望報也。老君崇百藥曰。施不望報。是一藥。

俞曲園曰。莊子曰。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施恩求報。何其視財之重歟。施而不德。宋樂氏之風。君子所宜取法矣。

鈺按易象云。君子以衷多益寡。稱物平施。言以己之多。益人之寡也。魯論云。君子周急不繼富。又云。以與爾鄰里鄉黨乎。西哲馬曼利云。犧牲自己之利益。以謀他人之幸福。謂之

克己興頓云。舍利取義爲道德之母。達奧時辣云。善用財則財爲我之奴隸。不善用財則我爲財之奴隸。英國格言云。能與幸福於他人者。眞幸福也。漂母拯韓。信於飢困。初無望報之心。况疏財仗義之君子哉。

張儉獻帝初。百姓饑荒。而儉資計差温。乃傾竭財產。與邑里共之。賴其存者百數。(後漢書)

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厮養必盡其心力。(後漢書)

岳飛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貲其財者。不責償。(宋史)

秦礪泉修撰大士。初其父某。曾爲刑房吏。年半百。無嗣。邑有某甲。坐法論死。其妻少艾。有姿。欲失節而救其夫。謀之。秦曰。妾夫不幸。懼死罪。倘能救之。妾不揣陋質。當夫之秦。未之對。婦以秦拒。哭不能仰。秦哀之。曰。汝姑去。當竭力圖之。婦去。秦力爲之謀。其夫竟得活。又年餘。釋歸。夫偕婦往謝。秦並欲留婦。踐約。秦正色曰。吾之救汝。豈利婦乎。力拒之。遣與俱歸。明年。生大士。官至侍讀學士。(八錄三)

與人不追悔

(姚註)當與本無可悔。既與亦不必悔。心無係吝。則光明矣。

于鐵樵曰。古來施與當厄而食報非常者不可枚舉。然皆是冥冥獲福受恩之人。何嘗必報。稍存求報之念。則善心全是私心。稍動追悔之思。則好意反成惡意。

趙溫爲京兆郡丞。棄官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後漢書趙典傳。

王薦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飢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卽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元史。

許日章海寧人。字崑生。幼至孝。父與母病疫。割股以進。立愈。稍長。銳意讀書。經史無不成。誦性好施。予戚族中不能葬。不能婚。不能舉火者。賙恤無算。偶入城。見桎梏而號呼者數百人。乃欠官糧者。約三千金。歸卽傾篋。倒篋不足。更轉貸以輸之。友人借貸。從不責償。或更飲助之。獲胥篋者。素識其人。贈金勸使改過。以子汝霖貴。歷贈禮部尙書。義俠奇觀。

于蓮亭曰。杭州有某明經者。平日嗜酒。醉後輒謾罵。元旦出門。遇一乞婦。索錢狀甚苦。某忽發善心。給一錢而去。後某因病入冥。閻王責其儂薄無行。命判官稽其善惡冊子。惡跡甚多。而善事只有一件。卽曾給乞婦一錢也。蓋乞婦乃觀世音化身。諸人皆掉頭不顧。獨某給以一錢。故閻王準令還陽。某再生後戒酒行善。又歷多年。始沒觀此。則知何地無鬼神。何人不能爲善乎。四錄二。

所謂善人

愈曲園曰。此言善人卽下文所謂吉人。吉與善同。義說文曰。善吉也。吉善也。

鈺按春秋傳云。善人天地之紀也。魯論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孟子云。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又云。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善量大小不同。而其孳孳爲善一也。英儒蘇曼雅士云。善人之言。如金科玉律。歷千萬世而不磨。巴克云。能全其天眞而生趣。盎發者。必爲惟一之善人。葛述曰。善人行事。惟天機是適。極爲誠懇。能如是焉。往而不爲善人。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楊太常泗孫之祖。以力田起家。饒於財。凡拯饑。施藥。捨棺。放生。諸善舉。靡不爲。有楊善人之目。而鄉之頑悍者。輒陵侮之。不屑較也。善人手舊竹煙筒一枝。素珍愛之。一日立門外。突有人奪其筒。折之。並肆罵焉。善人避入門內。見其植立不去。乃徐出。謂之曰。爾此來。必有急事。何不可商者。邀入坐。茶訊其貧乏。無以存活。取銀付之。其人流涕欲急去。曰。吾已服毒將死矣。善人留之。亟爲調治。得生。並爲籌畫一切。其勇於爲善。大率類此。今後人科甲競起。非積善之報。而何太常主試吾閩。其自述亦然。夫煙筒被折而避。已不可及。而更付以銀。可謂盛德之至。得不逢凶化吉乎。 (七錄一)

希臘大賢蘇格拉底。爲歐洲道德哲學之初祖。芝諾。勞。嘗論之曰。蘇格拉底。敬天。畏神者。也。故非神所命者。不爲義人也。故不利於人者。不爲仁人也。故利於人者。無不爲勇者也。

故能自制而屏嗜慾智者也。故不假人力而別善惡處事則斷知人則明勸善規過數十年如一日蓋一諸德具備之人物也可謂非溢美之詞矣（少年叢書）

美總統林肯悲憫之懷得天獨厚軍中有逃兵被捕林肯輒縱赦之一日獲某兵將軍伯脫勞必欲置諸法林肯卒縱之去於人權平等之義信之尤篤嘗論黑奴問題曰黑人膚色誠與吾儕不同然其具有將自己所得之麪包置諸自己口中之權利則不以膚色之白黑而異也惟其如是故能解放四百萬黑奴以體天心之仁愛西史評華盛頓爲善人之最偉大者偉人之最善良者吾於林肯亦云（少年叢書）

美國富蘭克林之少也僅託業工商以餬其口而遠近已無不知之以爲當今之世惟富蘭克林乃善人也信人也能造福於社會之人也富蘭克林有友願與合資立報社於費城從之富蘭克林文學旣優得藉報紙以發表所見其所主張者如設立公共圖書館美地應自立大學各地應設學會應設火險公司此不獨於美洲所未聞卽大陸諸國亦未必盡有之富蘭克林之說在當時誠爲創議至今日盡見事功有裨於人羣甚鉅又思贈人以言爲益最大爰本其心得撰格言彙錄其書風行全國亞於經典富氏夫婦終身實踐其服膺之格言數十年如一日自奉極薄早餐惟牛乳麵包被舉爲全美郵政總管歲俸美金三千元盡以分贈親朋之貧乏者任事二十一年家無餘錢可與范文正後先濟

美矣。(少年叢書)

英國有一工人。工資極微。而支持一家生活。且能力行善事。語其智識。則僅受初等教育。耳。而性行極高。藏古書極富。畢生盡力於勞役。暇則力修德行。爲社會人人所景仰。其殁也。英俊豪富。悉慨然羨望。以爲不之逮焉。(品性論)

吳門吳蠡。濤方伯之封君。以販鹹肉爲生。而樂善好施。衣食外。稍有餘。卽以施貧乏者。鄉里咸稱爲善人。生二子。長卽方伯名俊。次樹萱。典試陝右。仕至監司。(七錄一)

吳縣陸其才者。信奉感應篇。買賣公平。從不欺人。一日路上拾金三兩。洋錢四十元。卽坐其地。自早至晚。等候失物人來還之。又嘗施送藥材。約人共立施棺會。救生船。義學。義冢。諸事。時與相識五人。同被賊匪十餘人追趕。將及聞空中語曰。賊徒不可傷陸善人。忽風沙大起。賊徒眯目不能追。諸人得脫於難。皆感其才之德。(八錄四)

人皆敬之。

(惠註)人無有不善。善人者。民之望也。敬人者。人恒敬之。盛德之所致也。

楊忠愍公家訓曰。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

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子孫肯讀書。能孝弟。做好人行好事。人必曰。此某父某祖之子孫也。爲善出自子孫。而名則歸美父祖矣。若不肯讀書。不孝弟。不好人。不行好事。人亦必曰。此某父某祖之子孫也。不善出自子孫。而父祖則蒙蔽惡名矣。夫子孫誠能勤學修德。與父祖以美名。亦可以爲人矣。亦可以爲子矣。(陸清獻公)

華盛頓被舉爲美軍統將。後美軍武力若驟增至二倍以上。其後華盛頓退老家園。適法美又構兵。時大統領爲亞特士。馳書華盛頓。懇之曰。必得閣下許諾。一用閣下姓名。勝於數十萬大軍之威力也。夫華盛頓亦猶是人耳。而其威名如是。揣其本亦品性高尚。遠非常人所及。如功成身退。任事不避艱難。等國民固信仰有素。宜乎一聞其名。懦夫皆有立志。薄夫皆能堅強也。(品性論)

英國品性論曰。才能傑出之人。有時不足信。賴世之博人尊敬。得人信服者。第一當以真誠爲主。誠實者乃衆美之本。原雖一言一動之細。靡不光輝。有耀。何則。人之行事。苟爲世人所尊信。卽於斯世占無數地位。而勢力自充也。知者謂知。不知者謂不知。能者謂能。不能者謂不能。必如是真誠。則博世人尊信。可操券矣。

美國華盛頓十一歲喪父。兄弟五人。而以華盛頓爲最長。其母則巾幗中傑出之俊秀也。

綜核井井有條理而又具有高尚之品性既寡以後自任教育兒童之責支持家事纖悉畢理卽其數十年之黽勉勵精遂以小康及華盛頓長而成名一門榮譽爲世仰望後世人人慕其母德之高焉英將軍惠靈吞之母亦品性高潔之婦人也惠靈吞之外貌性行酷肖其母其母常誤以惠靈吞爲愚鈍及惠靈吞成薰天事業始知其質固不凡實則其母之質性亦自不凡也(品性論)

意大利侯爵費辣拉氏其治事才特奇初爲羅馬公使後任一僻地之知事適其地不靖卒能收已渙之人心還於平治聲望日隆奸宄皆嚴憚之後爲一山盜所捕及知其係費氏也頓釋縛而送之歸亦可知其能以德服人矣(品性論)

英國加本達女士者終身以救護貧民爲事先設感化院於伯里斯德躬自監理之其成功也實與國中以福音新曙之光貧民窟雖警吏猶不敢入則奮然以往目睹不可言之慘狀攜多數子女以出教養之常論貧民救助之法政府感其誠採其計設感化院及職業學校今則自陸海軍人迄實業家無不頌女士之功可謂榮矣老猶不倦年六十猶欲擴其教育事業於東洋凡四往印度其最後在千八百七十六年時已七十矣世謂之爲人世之福星萬家之生佛誠有然哉(職分論)

天道佑之。

俞曲園曰。古書言天道皆主吉凶禍福而言。故國語曰。我非瞽史焉。知天道佑之言助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國語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既爲善人。則天道自佑之矣。鈺按書太甲篇云。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蔡仲之命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易繫辭云。天所助者順也。人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英國大學問家斯邁爾云。天助自助者。言人能自彊不息。立德立功立言爲世界完人。則上蒼自佑助之也。果爾。則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其吉無不利也。固宜。

吾閩安溪李文貞公之祖。遠商江南。罄其資本。佐官賑饑。又借官庫。繼之事畢。委員同其回家。取銀歸庫。其實家無餘資。乃其嫂於數日前園中鋤菜。已先獲窖藏。遂得立還官鏹。今百餘年來。科甲不絕。又黃鏡塘之祖黃公。常在永春販布經營。適值州中大饑。公將所帶資本。呈官助賑。行將空手回家矣。主人觀其罄本施捨。必非負心之人。自請將布賒公。販回價盈三倍。輾轉數次。遂成巨富。以子貴。得二品封天之報。施善人不爽如此。(三錄六)

無錫鄒渭清觀察云。同治壬戌秋。淮軍由蘇進攻無錫。去城十里外紮營。北鄉長安橋一。嫗將布一疋。赴鎮易錢。鄰寡媪附售布二丈。皆將易薪米以度日者。嫗固老悖。給以銅洋。而不知迨持洋購米。而米主不納。嫗哀哭於途。適一武弁乘騎過。問之。嫗曰。予與寡媪皆。

恃此洋以生寡媪不得錢易米必死吾不得米亦死吾將先死耳武弁心憫之以一洋易去其贖物嫗喜拜問姓名弁策馬而逸後數日與賊戰槍子中其腹而竟無恙回營時解視之不禁悚然蓋弁常以布兜裹腹前日所得假洋置之兜中不料槍子適中洋上得不入腹報應之巧不誠昭然哉（八錄二）

英人斯邁爾曰語云天助自助者夫所謂自助者勤學盡職立德立功之謂也一人發自助之精神則志慮貞固得爲世界完全之人格人人發自助之精神則元氣充盛得爲地球昌大之邦國不自助而爲人所助則染此依賴之性傾家辱國而有餘矣（自助論）

美國密却爾將軍嘗臨賣新聞小童之會場告諸兒曰余十二歲時被僱於某家女主人虐使余不得少憩劈木榨牛乳運水洗皿取筯等勞辱之事無不爲衣服襤褸赤足奔馳一日各事做畢女主仍瑣瑣詰責余乃辭退衣囊不名一錢偶見馬車泥濘難進余遂請曰何不僱我相助乎其人允諾隨至其家効忠戮力得其信任次第上進而有今日嗚呼可恃者勤勉自治之精神與正直穩健之性質也有斯二者天必佑之汝等其勵志上進也可（歐美德育佳話）

美總統華盛頓辭司令長官之職也宣告諸州長曰上帝福我諸州降衷下民使以從順之德服事政府各以其慈愛溫和親其親以及於有衆并無忘我執干戈以衛社稷諸同

人。惟。博。愛。主。義。先。民。示。我。以。範。尙。其。是。則。是。效。以。迓。天。休。嗚。呼。何。其。言。之。質。而。美。也。（職
分論）

嶺南患大痲瘋。雖骨肉不與同居。防沾染也。南海有巨室子某。忽患是疾。另構山寮居之。其所聘巨姓女。父母欲另字人。女泣曰。從一而終。婦人之道也。與其養志。閨幃貽父母憂。不如相依於淒風苦雨中。稍盡女子之道。堅請再四。誓之以死。遂歸某氏。爲婦未幾。女亦沾染成篤疾。一夕露坐松間石上。其夫撫之曰。以卿麗質而狼戾至此。我之罪也。女毅然曰。早知有今日。其何敢懟。忽見溪中一物。翻波浴浪。似兔而小。趨視之。竄入松林而沒。女拔頭上簪。誌其處。明日發土視之。則千歲伏苓也。知爲仙品。剖分含之。宿疴頓失。瘡疤全消。父母喜而迎歸。重爲合卺。成禮。莫不歎爲貞節之報。（義俠奇觀）

休寧程士英。存心慈善。雖蟲蟻微物。不忍傷之。嘗買雀魚放生。自悲父母早亡。每逢忌日。及己生日。痛哭流涕。更勸人及時盡孝。曰。堂前父母。卽活佛也。能盡心孝。養比朝山進香。更好人或侮之。輒自解曰。我見茶館中寫的是和爲貴。忍爲高也。時賊至徽州。士英不及逃。一槍子將帽頂打落。又一子從英頭上飛來。卻得一樹遮而免之。人望見烟罩其身。以爲必死矣。而士英竟無恙。謂非神佑而何。（八錄四）

福祿隨之

(志註)福者天所錫也。祿者人所受也。好德錫福，令德受祿。天之道也。

鉅按：洪範九福，四曰攸好德，與壽富康甯並舉。則知惟有德者爲能受天福也。禮祭統云：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西哲蘇格拉底云：真正之幸福由智識與道德而生。希蒙云：本之真理與良心爲人間幸福之大者。益士凌云：最上之幸福惟心之快樂而已。故大德必得其位，祿名壽有善因，必有善果，理無不爽也。

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鷓臬所搏，宛轉樹下，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以歸，置諸梁上，夜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鷓臬所搏，蒙君仁愛，見救，別以四玉環與之，曰：君子孫潔白，位登三公，當如此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隆。子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人皆謂眞孝報也。(義俠奇觀)

直隸總督方敏恪公觀承，未遇時，曾聘某太守女，貧不能娶，適太守壽，公往祝，見其襪襪置末座，無何，在城隍山測字。一日，大風雪，趨至一家門首，衣薄發寒顫，一老婦啟戶，則頽然而倒者公也。老婦憐之，商諸子，留公下榻，室湫隘，公安之，曉出暮歸，習爲常有術士施姓者，善相，見公狀貌，曰：他日必大貴，但宜北行。公曰：手無寸鐵，何能行相者？取金百兩以

贈然須君一紙書曰君某年任經略有武弁誤差法當斬拯之卽所以報也公付以書遂行至山左宿旅寓聞哭聲甚哀詢之乃姑媳訣別者其子久出無音耗姑欠豪家錢豪奴逼索賣媳以解此厄公罄囊代償事乃解抵蘆溝大雪餓僵雪中。有寺僧扶救乃醒比公貴時尙無子所親爲購一女美而豔公入房見兒上竹簾上書爲某某款公詳詢之。女曰箠上父書也父歿貧不能歸乃賣身爲母作歸計公曰某係汝父耶乃余貧交也余豈可辱爾爾以余爲父當擇婿嫁汝女泣謝之後擇武弁嫁之亦作一品夫人公所聘某太守女另嫁富豪不數年中落悔恨以死任經略時有武弁某罹法當斬武弁執公當年所書紙以獻乃脫其死任浙撫時招老婦子畀以數千金其子改業營運居然成富室矣任直隸總督時有事入都過崇文門門者攔輿索錢曰凡官員過此無大小均須錢公曰若干曰四十千公乃命從人向順天府借取至則官役枷杖俱來卽命每人各責四十並枷號示衆自是門者索詐之風稍息嗟乎公爲一代偉人父子相繼爲直督亦知公存心之厚行善之勤有如此者(六錄一)

孟蓮友曰茹古香尙書蔡之尊人三橋先生爲縣令時設自新所專羈邑中竊匪按名日給口糧一升鹽菜錢三文以典史總其事不時親往稽查或提至訟庭諄切開導十年如一日多知感悔爲良民者古香由大魁官一品其食報也隆矣(續錄一)

會稽梁文定公國治其封翁某嘗官刑部司獄向來詣獄者獄官輒有所索遇官犯所索尤賒公獨屏不受一無所染督獄卒灑掃潔清一切可以方便者必多方調護之數十年如一日洊擢刑部主事後誕文定公由殿撰起家官東閣大學士（續錄一）

莊南邨先生柱爲董太夫人所生甫彌月前妻子出痘太夫人以果餌哺已兒而以乳哺前子曰吾尙年輕子失可以復得前姊僅此襁褓物痘後家貧又乏葠苓調理節乳與食冀早得復元耳太夫人五子四登進士觀其存心之厚知其後起熾昌未有艾矣錢鑄庵先生人麟莊中表也莊官浙之溫處道適所屬大荒人相食莊稟請發帑十萬赴臺灣買米平糶賑饑大府駁斥正深懊悶適鑄庵來訪莊求良策錢曰旣爲監司大員視有便於民者能辦則辦何必拘拘稟白君果能出庫項我當爲君赴臺君旣不惜功名我亦何惜性命莊計遂決啟庫出銀錢連夜泛海去莊移宿城隍廟禱於神曰幽明同有民社之責如不忍數百萬哀鴻就於死地願賜帆風俾米速到果未半月而錢返米十數萬悉集所屬賴以全活錢後生文敏公亦以大魁出仕其雲衿相繼與莊同稱盛族（五錄一）

旗兵豐昇額童時當逆闖旣殄隨都統駐防西安戰骨翳莽豐心傷之日以掩埋爲事數年遠近郊絕少暴露初豐負陝客銀二十金不能償時將裹糧入山盡埋遺骨適客來索負且肆辱之豐曰我縱貧有四子在勿憂也遂呼四子出拜雖皆童穉而魁梧奇偉客奇

之。不。索。負。且。勸。令。就。塾。而。助。膏。火。焉。豐。遂。入。山。遇。隣。骼。輒。瘞。掘。土。漸。深。見。一。洞。黃。白。滿。中。運。歸。漸。置。田。產。不。數。年。富。甲。秦。中。四。子。皆。登。八。座。豐。年。九。十。餘。義。俠。奇。觀。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卷中

無錫 楊鍾鈺章甫 編輯

同里 侯祖述紹先 參校

王 襄子才

衆邪遠之。

(惠註)義厭不惠。德勝不祥。鬼不神於有道。妖不作於守常。

俞曲園曰。賈子曰。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爲邪。古之君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然則邪惡得而干之。晉文公見大蛇當道。退而修政。而蛇死。漢武帝使越巫詛董仲舒。而越巫斃。淮南子曰。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邪不勝正。自昔而然。酈道元謂曾參所居。鼻不入郭。非虛語矣。

蕭山湯敦甫相國金釧。曾大父某翁。開一小店於鄉隅。有客遺銀包而去。檢藏之。久不來。取因啟其包。有數十金。偶借用之。輒得利。旋積足原數。封貯之。數年。是客復至。還之。並告以借用歸完之。故客大喜。曰。不還不足以爲仁。不用不足以爲智。子所爲。殆仁且智也。復付以三千金。俾擴充其業。翁恐失利。數大難償。再三却之。客不允。委金而去。十餘年間。遂

至。巨。萬。謀。營。屋。宇。爲。鄉。里。無。賴。所。阻。撓。謂。上。梁。時。日。必。歸。鄉。耆。定。擇。梁。上。須。貼。十。惡。大。敗。四。字。庶。無。礙。一。鄉。風。水。翁。從。之。適。邑。尊。輿。從。過。門。邑。尊。素。諳。陰。陽。選。擇。知。係。上。梁。以。日。時。極。凶。怪。詢。之。見。梁。間。字。益。駭。曰。有。大。度。者。必。有。大。福。固。非。凶。神。惡。煞。所。能。災。也。敦。甫。相。國。督。學。江。蘇。時。其。封。翁。令。捐。資。設。局。施。藥。計。三。年。所。活。不。下。萬。人。後。封。翁。年。踰。八。秩。（續錄

一）

紀。文。達。公。曰。某。窪。場。中。有。積。柴。多。年。矣。土。人。謂。中。有。靈。怪。犯。之。多。致。災。禍。雍。正。乙。巳。歲。大。飢。先。光。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日。柴。不。給。欲。用。此。柴。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以。活。餓。者。祝。畢。麾。衆。移。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禿。尾。巨。蛇。以。巨。畚。舁。入。倉。中。斯。須。不。見。然。則。雖。至。毒。者。亦。知。講。理。天。下。豈。有。不。可。化。之。人。哉。

紀。文。達。公。曰。烏。魯。木。齊。有。商。人。夜。行。見。樹。下。有。人。影。因。相。趁。共。行。其。人。問。有。何。急。事。冒。凍。夜。行。商。人。曰。吾。負。一。友。錢。四。千。聞。其。夫。婦。俱。病。飲。食。藥。餌。恐。不。給。故。往。送。還。是。人。却。立。樹。背。曰。本。欲。崇。公。求。小。祭。祀。今。聞。公。言。乃。眞。長。者。吾。不。敢。犯。公。願。爲。公。前。導。可。乎。不。得。已。姑。隨。之。凡。道。路。險。阻。皆。預。告。俄。缺。月。微。升。諦。視。乃。一。無。首。人。奄。然。而。滅。

紀。文。達。公。曰。胡。太。虛。撫。軍。能。視。鬼。云。嘗。巡。視。諸。僕。家。諸。室。皆。有。鬼。出。入。惟。一。室。闕。然。問。之。

曰某所居也。後此僕死。其婦竟守節終身。蓋節婦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飲冰茹蘗數十年。其胸中正氣蓄積久矣。宜鬼不敢近也。又一視鬼者曰。人家恆有鬼往來。鬼或望而引避者。非他年烈婦節婦。卽孝婦賢婦也。

紀文達公曰。滄州劉士玉。孝廉。有書室爲狐所據。擲瓦石擊人。劉一僕婦甚粗蠢。獨不畏狐。狐亦不擊之。或舉以問狐。狐曰。彼雖下役。乃眞孝婦也。鬼神見之。猶斂避。況我曹乎。劉乃令僕婦居此室。狐是日卽去。

嘉應州顏提督鳴漢。祖母楊夫人。年二十而寡。守一子。紡績度日。足不出戶。其室北窗外有荒圃。亂石堆積。明季爲殺人地。每當天陰冷風一起。石隨以飛。交擊空中。砰訇可駭。楊夫人出手窗外。麾曰。勿驚我孤兒。寡婦石立寂。然後兩孫皆貴。鳴皋臺灣總兵。鳴漢福建提督。(三錄四)

神靈衛之

(惠註)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唯仁是福。唯德是依。

俞曲園曰。靈臺篇。毛傳曰。神之精明者。稱靈。古之君子。制行合於神明。自有受福於神之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

咸豐三年九月。賊匪至天津。有王萬年者。事母極孝。傭工得錢。悉以奉母。雖極餓。時母不食。不敢先食也。逢人爭鬧。多方勸解。嘗代人陪禮。人多感化者。性慈仁。見貧苦。必資助之。遇乞。必給錢。時萬年雜同隊中奔逃。賊七八人追之。斫翻二人矣。忽見一老母。扯其袖。向東行。右手一揮。四賊一齊跌倒。及賊起。老母不見。賊不追而返。(義俠奇觀)

道光初。常州楊姓。母衰老。子年十五六。賣鮮果爲生。性純孝。遇母疾。篤侍奉。不離。既乏生理。醫藥益艱。一日持方向肆。賒貲再三哀懇。肆中人不許。適一藍縷道人過。詢狀。旋乞得肆中素紙。並索筆硯。倚櫃臺。畫柳下一老翁坐船頭。手把一卷卷端書。雪舟漁唱。四字。擲筆付其子曰。若將去。至某門外官塘石橋側。張畫就盤陀。坐有問價者。售錢十貫可也。其子如所指。往俟良久。三四官舫至橋。停泊。一貴人出舫。四眺。睹所張畫。急上岸。趨視。把玩。問值。以十貫對。遽攜入艙。呈一老婦。婦捧卷而笑。招其子。詢所自來。歎曰。此仙筆也。命僕囊錢如數。與之。其子頓償藥債。母病旋愈。嗣竟至小康云。(義俠奇觀)

所作必成。

(惠註)同心爲善。善必成名。將成而物敗之者。僞也。有所欲而天必從者。誠也。強循累官。雍州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渴死。循教人渠水。以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

新唐書姜師度傳

崔亮除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木數百根。橋遂成立。百姓利之名。崔公橋。北史。

康里脫脫拜江浙行省左丞相。下車進父老。問民利病。咸謂杭城故有便河。通於江。漕壅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脫脫曰。民以爲便行之可也。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則災沴自弭。一月而成。元史。

神僊可冀。

（惠註）抱朴子曰。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遠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矜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疾妬。勝己不嫉。詔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文王陟而上黃帝。去而上僊。豈虛語哉。

俞曲園曰。神仙之說。不見經傳。然秦漢閒。相傳有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高之流。則知古有此說矣。神仙非有異術。惟以仁義爲本。是以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以游逍遙之虛。

鉅按華封人祝唐堯云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厥後傳說爲列星申呂自嶽降神仙之說自古有之但非有道德者及有功德於民者難與此數耳月令載勾芒祝融之屬祭法詳玄冥后土之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普天謳誦百世馨香民心以爲神仙則神仙矣英儒蘇曼雅士云人生壽命長短不可以年齡長短爲定苟所操事業流澤無窮雖其人已死其靈魂至今存可也然則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之教澤流傳華盛頓林肯之盛德大業安知不在帝左右臨下有赫哉

漢景帝時山東黃河崖有傅姓長者好善年五十無子生四女皆明慧知禮壽日觴父父曰吾五十無子奚壽爲四女愀然曰父期於子者爲終養計也兒卽女亦可代子職養父母明日俱改男子裝四女共矢不嫁以侍其親讀五經百家博覽輿義如大儒間則行善事德化洽於鄉里庭前古柏樹葉生龍爪樹身生鱗金色燦然鄉里咸駭異以爲孝感所致如是者三十年一日天神鼓樂降於庭樹化爲龍載翁媪及四女上昇而去里人感之遂爲建四女祠至今猶存(巾幗鬚眉傳)

皖人鮑打滾畫師也能召亡寫真鮑往墓上伏地一滾瞑目久之起則把筆勾勒無不驚爲酷肖興化陳孝子嘉謨國初增廣生員其父某與隣商爭海地商嗾竈丁毆之自踢其

子死。誣爲其父。錫殺。商。遍賂當道。遂以生父毆殺人命。擬斬。生號訴。大府不直。日夜仰天。泣目盡腫。聞巡按御史將至。揚急刺血寫冤狀。二通。一藏於懷。一捧於手。油紙封固。而標題之。文甚長。皆歷訴商橫吏貪。未有與其父死而兒亦死。曷若兒先死而父可。或生兩語。書成。公伏立河畔。俟巡按官舫。至大聲呼冤。攤手狀於官舫。投河死。巡按懸賞募撈救。三日不得。翌晨。巡按親祭於浮橋口。風大作。衆見尸直立。逆流中負出水。而如生。握拳切齒。僵立不臥。巡按親許代昭雪。始仆閱懷中狀。更哀立刻坐堂。皇提人證。審訊商服。遂斬商。而出生父於獄。奏劾上下承審官請旌孝子。刊事蹟入邑乘。建祠於學宮。西隅。至道光某甲子。適鮑君來邑人。求寫真。鮑往殯宮。滾五次。不可得刺血書疏。文焚於城隍祠。懷紙筆就神座下宿。漏三下。神金冠蟒服。呵殿出。判事畢。問曰。孝子來何遲。曰。孝子現爲崆峒山都總管。雲程尙二千里耳。須臾鼓樂大震。吏白。孝子到。神僂出迎。分東西坐。孝子冠服甚都。貌亦豐潤。神敬白。鄉人意。孝子嘖。蹙曰。何必爾。神曰。鄉梓情深。欲求音容爲後學。渠矍俾瞻仰耳。一朱衣吏請入西廂更衣。則烏靴露頂。貌極清癯。少定。卽更服登輿去。鮑抽毫就燈寫。明天舉示人。與孝子曾孫骨氣同。惟首無帽。頸無領。蓋投波時。領與帽飄去。猶貌當年精衛也。〔藝術奇談〕

乾隆丙午。江南大饑。邱真人傳救荒三策。曰。第一。未雨綢繆。策凡府縣各有鄉圖地方。每

圖舉殷實老成者爲董事一人副董十人同心協力捐辦倉廩除五六分年歲不捐外每夏秋兩熟豐收之時副董查有實田十畝者起捐每畝冬米四升夏麥二升實田五畝租田五畝者每畝捐冬米二升夏麥一升共收米麥若干登記明白貯倉封鎖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出陳易新或做社會例出借有田之人酌量起息無田者不准情借若遇大荒查明實貧饑口造冊毋稍遺漏五日前發票注明村戶大小幾口大口日給麥六合小口日給麥三合麥完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日給米三合十日一給米麥足敷五月之糧則從十一月半給起四月半爲止僅敷三月之糧則從正月十一日給起四月初十日爲止卽著首副董專司其事其有窮鄉無告鄰近富圖務須協濟如此則男不廢農女不廢織上帝好生凡救人者其功大於救物救宗族親戚者其功又大於救人獨至救荒則無論親疏遠近皆爲莫大陰功況乎綢繆未雨更爲上契天心後起榮昌尤堪預必爾等何不勉而行之第二臨渴掘井策或逢大歉之年紳衿善士呈明府縣諭老成練達書役查鄉圖城廂完糧細冊及有無生理併密傳各圖廂保呈報上中下三等殷戶選舉公正董事協同地保查各圖廂實在貧窮饑口勿稍遺漏註冊然後邀請三等殷戶並請諸紳士於城中設局勸捐或此圖捐戶多而饑口少或彼圖捐戶少而饑口多總須畛域不分有無協濟以廂圖大小酌舉正副董之多寡或錢或米五日前給票十日一給發滿日彙冊呈縣

核存則饑民沾實惠官紳俱準全功第三捨子留母策須大力好善者爲之昔旌陽許眞君富而好善每遇豐稔糴米數萬石約三年以陳易新如遇水荒減價平糴貧者私給米票每口給米八合遇稔乃止晉太康二年全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今天下殷富者各量力爲之或數千石數百石卽三五十石俱可行此法所費不多爲功甚大也道人籌此三策爾等刊印奉行自然百福駢臻若不能行此三策則於城中每廂設粥擔桶上設蓋每擔可給饑口二十名備大盃二十隻用過洗淨醃菜一小桶兩擔同行此擔未完彼擔已熟鄉村亦照此法亦可濟然眉爾等能自修自證功成行滿焉知不同作十洲三島客耶勉之勉之(七錄六)

金陵老學究以教養弟子爲任者曰吳繩天一林曠青雷莊元爨位中皆有師範子孫昌盛近有林潤字雪晴副貢生教弟子以少儀小學爲主凡子弟頑劣者入林先生館皆循謹矣設帳鷺峯寺中凡三十餘年置數十榻以待生徒晝日講授不倦夜則數起秉燭徧視諸榻恐有潛出遊蕩者也生徒寄宿者必問其父母年齒其年衰者命五日一歸其未衰者十日一歸及復來必問其定省起居甚悉拱立而聽每春秋佳日或攜弟子游賞遇有時品必曰爾曾以此品養父母乎弟子窮乏者不取束脩且餽給之曰持此以養若親有老儒孫鈴字佩鸞者教讀洞神宮能默誦十三經每旬日必寫爾雅一部林先生重其

品。率。弟。子。往。見。問。曰。爾。雅。何。篇。最。要。孫。先。生。曰。釋。親。最。要。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凡。九。族。之。親。皆。由。父。兄。推。也。林。先。生。曰。敬。聞。命。乃。寫。釋。親。以。教。人。弟。子。登。科。第。勵。名。節。者。甚。衆。子。端。嘉。慶。丙。子。解。元。孫。先。生。及。門。亦。多。掇。科。第。得。壽。尤。高。洞。神。宮。羽。士。安。鶴。壁。者。有。道。行。夜。夢。天。上。有。霓。旌。導。兩。仙。人。乃。孫。林。兩。先。生。也。未。幾。林。以。無。疾。終。孫。預。知。死。期。曰。吾。於。某。日。訪。林。先。生。矣。（五錄五）

英國品性論曰。人生壽命長短。不可以年齡長短爲定。苟所操事業有益於世。流澤無窮者。雖其人已死。而其靈魂至今存可也。使生而爲偷惰無益之人。縱壽命延至百餘年。乎不遇行尸走肉而已。何足重哉。

英國職分論曰。人生如馳而善事。乃長明不滅。人生隨善行以長壽也。肉體可朽。行爲不可磨。影響及於後世。以一人之德。增一鄉一市之光。其至也。乃可使國民之位置。重於九鼎。大呂。故爲善猶植木一顆之種。落地將來可以障天。

欲求天僊者當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僊者當立三百善。

（惠註）抱朴子曰。聞之先師云。僊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

俞曲園曰。抱朴子曰。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游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

先死後蛻謂之尸解仙。然則仙之一名，有此三等。夫自來言神仙者，不過坎離吐納之功，金石服餌之術。而此篇獨以積善爲基，可爲知本矣。

苟或非義而動，背理而行。

（惠註）自此至殺龜打蛇，皆承上大小數百事而言。此統言之，下乃析言之。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法諺曰：正義者自由之標準，法律者自由之保障。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自由之界限。富蘭克林曰：社會第一要著，在脫野蠻之自由。斯賓塞曰：愛自由者，人之天性也。然往往過度而陷於放逸。羅蘭夫人曰：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多少罪惡，皆假汝之名以行。盧梭曰：無道德則自由不能存。

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惠註）以苛爲察，以刻爲忠，以聚斂爲良。此中行氏所以先亡也。

俞曲園曰：以殘害之事而忍作之，充其量必至如孟子所謂嗜殺人而後已，桀縱虎入市以觀其驚，紂生燔人以聞其臭。晉靈公從臺上彈人以觀其避，丸千古忍人如一轍也。

英國職分論曰。意志必慎。擇其方向。方向一誤。則意志雖強。轉足助其爲惡。彼虐政家。寧犧牲無量數之生命。以厭其一人之慾。而不悔者。皆是也。意志強而慎。擇所趨。能使人奮於道義。常有辟易萬類之概。

錢塘潘虎。任俠尙義。一日虎行郊外。見一襁褓少年。仰天泣。虎詰之。少年嗚咽曰。余姓宋。京兆人。業商。隨舅氏至浙。詎舅疫歿。飄零異地。以是悲耳。虎憐之。予以百金。送歸里。里有某富豪者。無惡不作。虎聞思有以處之一夕。從窗外撲入。手白刃。猝握富豪髮。詰之曰。某案殺某氏子。是汝乎。某案姦某氏已字之女。是汝乎。受某甲之賄。殺某乙。是汝乎。奪某氏良田百畝。是汝乎。奪某乙之妻。是汝乎。失某孀婦之節。是汝乎。汝萬惡盈貫。無赦免之餘地矣。白刃一揮。首已離頸。縱身一躍。不知所之。(義俠奇觀)

許晝山文集中。有江西某傳一篇。蓋近事也。故諱其名。傳曰。江西某積惡兩世矣。成進士。念所以自懺者。乃改行期年。而雙目盲憤然曰。吾積惡而第積善而盲。何天之福淫而禍善也。爲惡如初。自是得良醫。而雙目豁然矣。某素以文字自雄者也。以瞽廢。及復明。故技畢作。終以爲某壽序。坐蜚語棄市。時乾隆甲寅。許子曰。當其第也。是禍之基也。及其瞽也。是福之堂也。天將以瞽薄其罰。某不悟。卒以兩目易其元書之爲稔惡者戒。(三錄六)

吳門有黃君美者。好結交胥吏捕役。無惡不爲。一日忽發狂。赤體持刀。出門外叢人中。自

割其陰曰此淫人妻女報割其舌曰此誣人閨闈報人問之曰汝舌已割去何尙能言耶黃曰鬼代吾言耳復以刀自剖其腹至心而死又吳門有土豪某者作威作福人人痛恨某一日游山見一婦美豔異常遂謀娶之越數日鄉鎮某家夜遭巨盜明火執杖戴面具縛其婦而淫之有潛尾其後者見盜悉下船去其面具卽土豪也遂鳴官緝捕訊得實立斬此乾隆年間事(四錄二)

西例以毒藥毒人或託人以毒藥毒人人因毒致死者永作苦工或監禁以毒水潑人或火藥爆人使之殘廢痛苦者無論果傷與否均作重罪(各國刑律考)

陰賊良善

(惠註)伯宗晉之善人而三卻害之卻宛楚之良也而無極讒之陰賊之禍烈矣然卻氏尸朝費氏族滅天怨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信哉

俞曲園曰賊仁者爲之賊賊義者謂之殘良善之人而賊害之非賊仁賊義之尤者歟荀子修身篇曰害良曰賊况賊而出之以陰爲鬼爲賊則不可得巷伯之詩所深痛也

左文襄公宗棠征白彥虎時白翟所遣刺客華爾禿夜深入帳見公方治官書其勤懇之情見於顏色不忍加害公斥問之乃跪白其事公正以遠道初來未識賊中虛實乃優加

禮遇與同起坐。華爾禿言白彥虎設施狀甚悉。因得預籌抵制。華在營數年。公欲薦保以酬其勞。華恥於賣主。求榮毅然固辭。公嘉其志。亦不相強。卒乘隙遁去。不知所終。亦異人也。(左文襄軼事)

暗侮君親

(惠註)萬石俯嘗君食。固西漢之家風。顧悌跪讀父書。實東吳之遺教。唯敬誠之兼盡。斯忠孝之無虧。故戒以勿欺本純。臣之事。見其不是。乃逆節之階。名義大防。安得不於此謹之。

鉅按魯論云。事君勿欺也。司馬溫公云。某事親無以踰人。能勿欺而已。事君亦然。西哲魯斯金云。凡幼孩能對其父母誠實不欺。勿憂德業不成。華盛頓幼時。誤斫櫻樹。直前認罪。其父嘉其不欺。卒爲世界偉人。自古豈有忠臣孝子而忍欺其君親者哉。顧悌遷偏將軍。悌父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若父有疾。耗至。則臨書垂涕。聲語哽咽。(吳志顧雍傳注)

慢其先生

俞曲園曰。論語馬注曰。先生謂父兄也。推而言之。則長者有德者。皆稱先生。鄭康成注曲禮篇曰。先生。老人教學者。又注儀禮鄉飲酒禮篇曰。先生。鄉中致仕者。是先生之稱。通乎三達尊矣。是以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蓋事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豈可陽致尊崇之名。而陰存侮慢之意乎。

子弟三兩歲時。便要教之。孝弟如叔伯。兄嫂教之。稱呼至長時。自然依依愛敬。若孩提不知稱呼。長大便情意冷淡。至親如同路人。父母失教之故也。至有人少時愛之。喜教罵人者。是教人以偷也。故古之賢母。最重胎教。(陸清獻公)

美國巴篤而博士曰。和風暖日。親朋來集。以笑以談。相親相愛。則高尚之人格。可見焉。蓋卑幼之人。對於尊長。必敬禮之。以答其親愛耳。(公民鑑)

叛其所事。

俞曲園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軾。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自此義不明。而朝秦暮楚之流。接踵於後。世矣。

西律文字辱朝廷。詆官吏。蔑公道。敗綱常。是倡亂也。律當重辦。倡亂不必文字。近有以木

雕。之。畫。定。罪。者。招。帖。聚。衆。謀。爲。犯。法。亦。作。倡。亂。以。其。先。有。此。心。也。（各國刑律考）
英。國。惠。靈。吞。侯。極。重。名。譽。至。不。欲。以。勝。利。易。之。當。出。征。印。度。時。與。東。特。伊。激。戰。有。熟。諳。印。度。情。事。者。爲。侯。建。策。使。買。囑。印。人。暗。殺。東。特。伊。侯。不。納。其。言。又。在。西。班。牙。時。敵。軍。中。有。蓄。意。叛。逆。者。遣。使。求。助。於。侯。侯。拒。絕。之。謂。因。叛。逆。以。求。勝。利。甚。卑。劣。也。（職分論）

誑諸無識

俞。曲。園。曰。司。刺。之。掌。三。宥。也。一。宥。曰。不。識。鄭。司。農。云。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是。無。識。之。人。聖。人。所。尤。矜。憐。也。而。欺。誑。之。可。乎。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彼。以。其。無。識。而。誑。之。者。吾。懼。其。卒。矣。

建。安。周。某。以。耕。牧。起。家。晚。生。一。子。延。鄰。生。徐。某。訓。之。隆。禮。厚。饋。有。世。家。所。不。及。者。八。年。而。周。某。病。歿。子。十。六。歲。矣。徐。卽。誘。爲。不。善。又。從。中。爲。利。周。母。氣。憤。而。亡。徐。遂。主。家。政。而。子。日。漸。淫。蕩。不。五。年。耗。其。產。之。半。一。日。徐。在。家。午。睡。忽。見。周。某。持。鎗。入。直。刺。其。心。胸。頃。刻。死。矣。家。止。一。子。夜。半。亦。死。周。子。目。擊。其。事。始。大。覺。悟。修。復。父。業。焉。（四錄六）

謗諸同學

俞曲園曰呂氏春秋曰人之情愛同於己者乃於同學之人加之誚謗此王厚齋所謂蘇秦張儀同學縱橫孫臏龐涓同學兵法李斯韓非同學刑名始也朋而終也仇異乎君子之徒矣

銍按同學者朋友之密切者也朋友爲五倫之一道義相交患難相濟故聖人重之魯論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又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西哲哈巴德云交良友則爲善人細西洛云非愛友如己不能全友誼英國格言云陷於逆境之後始知朋友之信僞法諺云僞友乃劣於公敵奈之何少相狎長相友又相謗也凶終隙末謂之小人之交可也

英人瑪丁少時肄業於土倫文法學校同學中有與爲總角交者佐理其復習學業諄諄罔倦後復留學於聖約翰大學斯時總角交已先在瑪丁事事與之熟商其人則誘掖提撕不時勉以勤學戒以毋交損友暇輒助其溫習學業孜孜不已逮至歲終試驗瑪丁居然占首位焉此則盡得友人之助瑪丁一生之品性實爲所陶冶瑪丁之精神因之益灌輸眞理逮卒業大學後卽盡瘁於教戒以挽回世道人心隱然一社會先驅之人物也（品性論）

英國博士巴雷者在大學時放恣遊戲不務學業某夜作邪遊至深更始寢翌晨睡眼朦朧忽一畏友牽幃厲聲曰巴雷君予爲君慮徹曉未眠君洵愚人哉夫以予學資充裕且

不。敢。自。縱。而。君。貧。人。也。曷。以。堪。此。予。以。菲。才。雖。勤。勉。猶。不。足。而。君。抱。高。才。乃。自。暴。棄。若。是。君。之。愚。惑。誠。不。可。及。思。之。終。夜。是。以。卒。進。忠。告。尙。冀。力。改。前。非。否。則。將。與。君。絕。交。矣。巴。雷。自。經。此。番。嚴。厲。之。誠。勉。深。爲。感。動。爾。後。頓。改。前。觀。勤。學。不。輟。而。與。素。日。放。蕩。之。同。學。以。漸。疏。遠。後。以。著。述。家。名。於。世。(品。性。論)

虛誣詐僞

(姚註)言不信爲虛誣。行不誠爲詐僞。欺人乎自欺耳。

銍按魯論云。主忠信。又云。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不忠信。篤敬。難行於州里。西哲康德云。虛僞爲品行之大害。荷馬云。賢者不吐虛言。英諺云。口稱真實之人。反多虛僞。又云。真實之人。決不受耻。辱。荷。荷。牙。語。云。隱蔽必要之實事。而不言。與傳播有害之虛言者。其罪相等。荷蘭語云。人之真實與否。終難隱蔽。西哲格言云。虛言爲登斷頭臺之第一步。然則欺人。適以自欺。小之見棄。社會大之身罹法網。可不戒哉。

英國博士亞諾脫。謂信實之德。最能染入青年之精神。中蓋信實乃德義之根本也。如不信實而爲僞。則爲一大罪惡。故亞氏嘗向青年子弟曰。汝所云者。而果充分實在也。予自當深信。汝言導以真實。無僞。故其弟子常相戒曰。苟有向亞諾脫君爲僞言者。最爲可恥。

也。(品性論)

西律行騙財物單契等件騙使簽名冒認行騙重罪也。冒爲嗣子承辦管業或冒爲妻爲寡婦爲親屬圖騙田地屋宇物業可判爲苦工終世權理代理受託財業如何發落立有字據而背約營私或濫支妄用判作苦工或繫獄偷竊約契實業契而竊毀刪改塗匿之以行其詐皆重罪也。保單匯單欠單約單等偷毀刪改皆重罪也。(各國刑律考)

攻訐宗親

(惠註)宗有遠近同此淵源親有親疎無非瓜葛所當致其敬愛處以忠誠若因一事之乖片言之忤遂加之攻擊發彼陰私以此施諸宗是自蹙其本也。施諸親是自剪其翼也。反義悖德莫大於是。

范忠宣公純仁自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每戒子弟曰人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親族有請教者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宋史)

蔡文勤居家時手規家規十六條懸之祖廟皆敬宗收族簡便易行者約鄉隣三百餘家

公禁賭博。宗親州里。翕然從之。雍正五年。漳泉饑。公適假歸。道經江浙。貸贖買米數千石。抵漳。平糶全活極多。名世。大儒有益鄉國如此。(清代名人軼事)

治家之道。以黎明即起爲第一。要義第二。打掃潔淨第三。誠修祭祀第四。善待親族鄰里。有急必周濟之。有訟必排解之。有喜必慶賀之。有疾必問。有喪必弔。此等事尤宜留心。(曾文正家訓)

嘉定民有叔姪分田而耕者。其中間他姓田二畝。叔姪皆欲得之。卒售於叔。其姪銜之。適寶山獲海盜姪賄盜。誣扳其叔。正懷金出戶。天忽霹靂一聲。擊其足。其姊謂之曰。凡雷擊者。有虧心事。輒對衆宣告。則不死。乃自吐其實。今其人尙在右足已斷。挨杖而行。此咸豐元年五月事。(九錄一)

剛強不仁。

(惠註)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強毅果敢。而甚不仁。知伯所以滅其宗也。李昌齡傳曰。孔子以剛爲近仁。太上以剛爲不仁。聖人所取之剛。剛於理者也。太上所戒之剛。剛於氣者也。曾文正公家書曰。凡國之強。必須多得賢臣。凡家之強。必須多出賢子弟。至一身之強。則不外乎孟子之集義。而慊曾子之自反而縮。此外鬪智鬪力之強。則有因強而大敗。古來

如李斯曹操董卓楊素智力皆橫絕一世而禍敗亦迥異尋常故吾輩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

西國立志編曰希臘古諺曰智識卽勢力也不如言品行卽勢力意義更爲完美何則無天良無品行究其所謂勢力者不過欺詐之勢力刁惡之勢力耳實賤而不足稱也夫人以真實善良之德爲根本則其勢力之強孰能禦之昔士提反之被擒於賊也賊嘲之曰今日汝之城安在士提反以手按心毅然答之曰在此然則有品行之人不惟勇於作善強於防惡卽凶禍災厄環繞其身而貞莊勇烈之志有百鍊不消者噫丹可磨而色不可奪金可鑠而剛不可易蘭可燔而香不可滅人之品行亦猶是也夷惠之流風關岳之忠義百世下猶爲興起品行之勢力偉矣哉。

英人窩特窩士幼時褊急殊甚自能克己涵養舉凡幼時惡癖一掃而空英國物理家琴達爾氏嘗賞法耳台之品性曰法氏之愛情熱烈如火山然卻能自抑制并能利用以感化人世焉(品性論)

英國那庇亞者名將也然不忍殺動物至廢狩獵而不爲又英國軍人中最勇敢最柔和者曰安多拉瑪其慈祥如婦人惟遇腐敗人則嚴刻處之遇正直人則優渥待之皎然如青天白日之不可欺焉(品性論)

很戾自用。

(姚註)愚而自用。戾及其身。況以很戾行之乎。

俞曲園曰。莊子曰。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很。周書諡法曰。不悔前過曰戾。很戾之人。豈足與言書。所謂自用則小者也。

曾文正公家書曰。沅弟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謹言慎行之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我昔年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滿招損。謙受益。遺訓不遠。今吾誥誠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曰象。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近來力戒傲字。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後輩常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是非不當。向背乖宜。

(惠註)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則拂性適以取災。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則處家適以致亂。是非向背之閒。可不審哉。

鉅按禮緇衣云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魯論云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孟子云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西哲惠勃司德云事有是非一律以公平之眼光視之謂之正直墨克黎云人而失其是非之心則永不能挽救矣奈何有是非顛倒好人所惡而惡人所好者是謂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

楊忠愍公家訓曰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敬他我將來必定要合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也

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賞罰之任視乎權位至於維持是非之公則吾輩皆有不可辭之任顧亭林所謂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者也（曾文正書札）

郝雲士者揚州人也乾隆之季官吏部郎中詔事和珅家日富妾李氏生女雛玉郝長子平之術祥符呂鳳臺官給諫郝爲推算則官一品其子笙亦貴郝遂以女字笙呂座主爲高郵王懷祖先生一日論和珅誤國呂曰門生欲彈之久矣已拾得和大罪二十四將薰沐上之王大驚曰爾乃具此膽力耶老夫疏且繼上呂歸夤夜繕摺明日甫上得旨下詔

獄尋得。劉諸城。緩頰。戍烏魯木齊。笙哭請同。成鳳台斥之。歸曰。爲人傭書。夜則研讀。金台館課。屢冠其軍。得膏伙。贍母而郝漸萌悔婚之心。召笙至私宅。曰。爾家糠粃不能具。焉能留吾女。請以五百金爲老嫂壽。以離婚書見賜足矣。笙喟然曰。呂家世無棄婦之人。今先生意決。笙不敢弗諾。年來傭書。並得館課膏火。老母菽水不乏。先生可勿揮此重金。顧侍者出紙筆。笙方作數行。忽聞背後有纖履聲。近其前。力碎離婚之書。顧笙曰。我何罪而敢逐我。和氏賄震天下。吾翁彈之是也。楊椒山死。柴市朝貴。尙有以女字其子者。吾翁大節甯媿椒山。汝今逐我。不如應箕。應尾遠矣。大哭不止。家衆震駭。笙一笑。告行。歸語其母。語未竟。侍者入言。郝小姐至矣。母子大驚。出視。雛玉以布衣入。見母。卽拜曰。兒不孝。不得老父歡。今見逐矣。顧生爲呂氏之人。死卽呂氏之鬼。今日去留由母。卽不見收。新婦自剄於此。不更歸矣。母曰。賢哉。吾兒請與老身同處。明日具禮矣。懷祖先生聞之。以百金餉呂。笙雛玉三日後。卽蒞厨。次煮糜蒸餅。無所不能。笙畏敬如天人。是年高宗升遐。新皇御極。王懷祖疏。彈和珅立褫職。論死。呂鳳臺赦歸。而郝氏籍矣。雲士戍鳳臺故地。是時呂笙連捷入詞苑。鳳臺亦陞尙書。(巾幗鬚眉傳)

英國品性論曰。少年血氣未定。與善人交。自不能不善。與不善人交。其結果亦復不善。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法國拉布列氏曰。惟智愚爲不相及。然則自餘之人。皆可左右。

之者也。諸子必擇其勝己者而交之。如常覺其人格光明。識見充足。而又直道而行。常覺凜然不可犯者。則必勝己者也。西班牙之諺曰。吾人誠日與狼居。自然咆哮而不自知矣。蓋始交時宜慎擇耳。

虐下取功。諂上希旨。

(姚註)民有財而暴斂之。民有力而苛使之。民陷於法而酷治之。此虐下取功也不仁甚矣。君好名則奉以名。君好利則諂以利。君多欲則悅以聲色。此諂上希旨也不忠甚矣。

伯顏伐宋。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宋呂師夔遣人迎降。卽以爲江州守。師夔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聖天子明命興仁義之師。問罪於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元史)

英國威靈頓侯對於部下極謙恭而有禮。使人愛慕彼之下令也不曰令而曰請。曰求且深戒其部下對於下級者用粗暴之言曰。若是者一無所濟。徒使人怨而不能使人信。當激戰時對於部下尤爲愛護。巴達浮之夜襲。失兵卒二千人。侯爲暗泣。滑鐵盧大勝之後。軍醫報告英軍死喪之數。侯兩手震動。淚滔滔不絕。致書於倍斯福將軍曰。我軍損害之數。使予傷慟。予不願再見此役。故勝利之光榮於余一無所慰藉。(職分論)

英將軍威靈頓在印度屢建偉勳爲國理財貲如山積然已無一金之私蓄其歸英國也衣裘茵祫外別無長物又印度大將惠斯力功名與威靈頓相伯仲東印度公司主事某感其軍紀嚴明市肆不擾贈金十萬磅惠氏辭却之曰吾日夜所思念者惟士卒耳若吾多取則士卒所得必少吾心甚痛之也（西國立志編）

英將軍法阿福克斯之戰於納斯卑也手搦敵旗而斬其執旗者一部卒參與之後此卒自誇其功人有傳其說於法氏之耳者法氏毫無愠色謂使彼有斬將搦旗之榮譽則予爲之將者不尤榮乎（品性論）

受恩不感念怨不休

（惠註）先軫未報秦施致罹狄難子常唯思舊怨遂覆荆尸是故大德滅小怨寬身之仁也小怨置大德刑戮之民也

鈺按大雅云無德不報魯論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又云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西哲格言云以德報怨乃大丈夫之事也機埃的云忘恩者一種之劣性也吾未見英雄之人不感人德也夫惟君子常思爲瓊瑤之報德不屑爲睚眦之報怨仁之至義之盡也應詹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並盡詹與分甘共

苦情若弟兄爲營。伉儷置居宅并薦於元帝位。至少府卿。既受詹生成之惠。詹卒。遂製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晉書)

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嵐州刺史譚元澄嘗有德於晟。後貶死。晟既貴。直其枉。詔贈元澄寧州刺史。晟撫其二子爲成就之。(新唐書)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及求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復遣家人賚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問曰。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五種遺規)

李汧公勉爲開封尉。鞠獄。獄囚有向勉求生者。勉縱而逸之。後數歲。勉罷秩。客遊河北。偶見故囚。故囚喜迎歸。厚待告其妻曰。此活我者。何以報德。妻曰。償纜二千匹可乎。曰未也。妻曰。若此不如殺之。故囚心動。其僮哀勉密告之。勉杖衣乘馬而逸。比夜半。行百餘里。至津店。店老父曰。此多猛獸。何敢夜行。勉因實言其事。言未畢。梁上有人瞥下曰。我幾誤殺長者。乃去。未明。攜故囚夫妻二首以示勉。(義俠奇觀)

毘陵江逢春。精岐黃術。性慷慨。遇有貧病者。輒爲施刀圭。絕不取資。一日道經某廟。見一乞者臥門首。腥穢觸鼻。審視之。知爲同里某。固世家子。父母早歿。終日宿娼家。近患毒瘡。期必死矣。江乃爲診治。并授以藥。且出囊金作調養資。曰。汝敗家子也。若能回頭。則孽海。

茫茫尚有岸在此二言苟能謹記不負吾救汝苦心矣越三年突有報喜者至謂江公子中進士矣疑問聞門外鑼鼓喧天而新貴某入即前臥廟中之乞也某見江即拜口呼爲父并言當時若不獲救焉有今日江大喜某乃奉江終養焉（義俠奇觀）

壽州趙翁者素好善一日在道旁見一客臥地呻吟至歇店詢之言此人進店月餘房飯資罄病已殆矣恐有後累令夥扛出趙翁言孤客無親可憫煩即扛回令夥調養飲食等費我爲代理可也旬餘稍愈求店夥扶持詣謝客言家在口外來謁包孝肅公蕪湖覆舟遇救病莫能興非翁無命矣翁留住令家人伺應不日全愈贈數十金以行並求孝肅像與之蓋口外尊奉孝肅如內地尊奉關公客此來並求像也越十餘年翁因報災聚衆鬧署株連斥革充軍出關後不及站見有大門閭翁曰我江南壽州人無處栖息求方便聞達主人主人令問姓名翁告之少頃中門洞開見少者藍頂出迎老者寶石頂候於門內按翁上坐少者伏拜於下凝神諦視即前客也款留宅內致信將軍即算已到成所給文與解役銷差三年赦回贈五千金翁得此復振子孫昌熾報應之神天作之合奇矣（六錄一）

禾城王某家資富有生子劍雲年十七應鄉試詎黃鶴一去不返王氏有婢曰翠兒工詩善畫夫人不以常婢目之及劍雲失踪翠兒自念曰夫人憐我吾坐視公子失踪何以報

主人之德哉。乃決意出覓劍雲。自蘇至贛。每抵一處。必詳訪劍雲消息。金盡以乞餬。口蓬首赤足。狀同丐女。後聞其在濟南。乃輾轉至其地。時方嚴冬。女避雪巖下。枵腹薄衣。飢寒交迫。有一老者。見女戰慄狀。詢知其故。曰：俠婢尋主。誠古今創聞也。遂偕赴其家。老翁日爲偵訪。翠兒亦常徘徊路隅。冀有所遇。如是者數月。一日見一賣卜少年。貌頗似劍雲。歸遺翁往詢之。果劍雲也。遂邀之歸。翠兒大喜。出迎問公子何落拓至此。劍雲歎息曰：自余離家。鎮日作狹邪游。致牀頭金盡。賣卜爲生。翠兒欲與同歸。劍雲曰：困頓至是。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翠兒動以大義曰：自公子出亡。主人主母寢不安席。食不知味。專盼公子歸。公子豈不爲王氏血脈計耶。生動容。遂偕翠兒歸。復以千金謝老翁。王某感婢之恩。卽以翠兒妻劍雲。劍雲痛自改悔。後官至郎中。頗有政蹟。聞於朝。翠兒生子四女三。治家井然。以賢母稱。（義俠奇觀）

美總統布崙初受駐英公使之命。將發。元老院拒絕之。遂止。而布崙之徒黨大爲憤恚。至大統領改選期。特舉布崙爲副大統領。得爲元老院領袖。元老院議員皆前排斥布崙者。布崙概置不咎。威嚴公平。以直報怨。遇事未嘗少自輕疏。大係國民之望。名譽日隆。卒得爲大總統。卽位適丁困難之期。而雍容坐理。得以晏然。（泰西名人錄）

哥蘭的氏兄弟二人。長維廉。次查爾斯。英人也。至倫斯霍丹。爲印花工人。兄弟共勤業。不

嗜酒嚴正信實爲主人所倚信卒爲大商致鉅富好行善事或設學校或造棉磨多役工人則輒矜恤之一鄉風俗進於良善滿遮士打商人某嘗著俚鄙小說論哥氏兄弟行鋪之事嘲罵不留餘地維廉曰此人後必悔之未幾某商貲產果傾敗非得哥氏署名之證書弗能再振乃造哥氏兄弟出證書請署名哥氏曰君非著小說謗吾輩者耶某商曰然請君投此證書於火中哥氏曰爲正經商人署名證書吾家之常事君既有求於吾吾固不辭取證書署名與之某商感愧交集哥氏又問曰近況何如曰既盡囊中所有以與債主哥氏出金十鎊與之且慰之曰君自今以往苟能振精神勉職業則前程尙遠他日或可勝於吾輩也某商感泣幾不能語哥氏兄弟之愛人如此其名重全球也宜哉（立志編）

趙汝談權刑部尙書汝談篤倫誼而忘仇怨御史王益祥嘗劾之後汝談官其鄉益祥媿不敢見汝談乃數過之相得歡甚（宋史）

李石拜太保石未貴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金史）

明潘夔烏程人精於岐黃留心利濟歲大疫賴公起者八九而不計藥本鄰有趙某嘗訟公於官而病甚劇謂其子曰能生我者潘公也其子謂方與潘訟奈何趙曰吾雖惡之然

其心甚慈。必不害我。公遂悉心調治病。以得痊。公三子。伯驥。桂陽令。仲驂。翰林編修。季馴。宮保。尙書。懿行錄。

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詠詩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清代名人軼事。

輕蔑天民。

天民出
王制。

（惠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職曰天職。爵曰天爵。民曰天民。秋官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重之至矣。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美總統華盛頓得其母急性之遺傳。極易暴怒。印地安人大敗聖葛來將軍之師後。有某將持書告敗。華氏驚呼曰。大事去矣。聖葛來敗退矣。將士死喪殆盡矣。吾念及此。心爲之裂。此非余與聖葛來握別之地乎。余嘗語之曰。余尙有一語贈君。卽預防不測是也。印地安人之勇猛。君早知之矣。孰意去後。竟令其軍遭遇不測。橫尸沙場。天乎。天乎。無數生靈。盡喪其手。死亦不足蔽辜。將何面目以對國家。耶。死者之血。孤兒寡婦之咒詛。上天之降禍。彼一人當之哉。華氏之情形。真足令人畏敬。俄而氣略平。乃曰。此語不可使出。此室。聖

葛來將軍終必得其直。余知其大敗矣。然其詳情如何。余尙未知。余當蠲忿而待之。去私而聽其報告。彼終必得其直。華氏愛國愛民。忠憤激烈。而仍能以平情處事。大度容人。其勛名蓋世也。宜哉。(公民鑑)

美總統林肯以解放黑奴爲己任。南北遂啟戰爭。南軍以奴隸爲前驅。連得勝仗。林肯乃知放奴之舉。非特人道主義所不容。緩抑且可以制叛軍之死命。遂決以大元帥之職。權行之。蓋林肯仁心。聞固過人。一等而謀定後動。不敢舉國家之大器。輕於一擲。其忍耐。心尤不可及也。放奴令頒。除奴籍者凡四百萬人。奴隸之役於南軍者。咸倒戈降。南軍遂大挫。而林肯總統任期已垂滿。卒獲聯任。行第二次就職禮。其演說詞不矜己之功。不幸敵之賊尤藹然仁者之言也。詞曰。吾儕其釋憤怨。擴仁量。以果毅堅決之心。擁護正義。國家之瘡痍。當思有以復之。戰場之勇士。當思有以勞之。陣亡諸先烈之寡妻弱息。當思有以撫之。恤之。凡可使吾民與世界諸國同享久長。公正之和平者。皆吾儕所不可不勉者也。戰事平定。南北一家。兆數百年之治平。林肯之賜也。(少年叢書)

美國富蘭克林時。美洲日益發達。顧各省不相聯屬。土人法人乘虛來攻。勢分力寡。往往失敗。富蘭克林始倡聯合之說。英皇不悅。下令禁止。蓋恐全美互相聯合。尾大不掉。美人乃知英皇私意。反抗之心。遂起自建一議案。於顧全母國利益之中。更寓自衛之法。意至

善也。欲遣一德望卓著之人渡海請命於英皇。富蘭克林遂往。歷與英國執政反覆論難。其議案得通過。美人嘉其成功。於其歸也。歡迎甚盛。未幾英國欲強行印花稅於殖民地。民人大譁。羣造富蘭克林之廬。欲其再至英國。解此紛爭。富蘭克林年已七十。幡然老矣。然義務所在。不敢辭。復渡海而去。力爭於英國議院之中。詎英人不顧民生。事竟無成。美人覺悟。立國之必要。議會乃發出布告。改爲獨立自主之邦。外交之事。又不得不借重富蘭克林。富蘭克林遂赴歐洲。游說各國。使其承認北美爲獨立自主之國。法國首先承認。於時歐洲諸國。法最强大。法既承認他國。自無異議。富蘭克林大喜。乃急歸報。時年已八十矣。方其奉公於外也。家中兄弟老妻。先後化石西歸。富蘭克林得此家報。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然終以國事爲重。事畢然後歸。此誠愛國男兒之行爲也。華盛頓主持獨立之戰。見丁壯暴骨。人民流離。支持不易。來日大難。及聞富蘭克林得法國之援助。又承認爲獨立自主之邦。全國之人。歡聲雷動。於其歸也。華盛頓親往迎之。感其爲國民立此大勳業也。戰事亦卽告終。富蘭克林歸國之日。被選爲民政長。其後戎衣大定。四方無虞。獨立自治氣象。光昌富麗。克林悲喜交集。子孫侍側。含飴鼓腹。歲時伏臘。賓朋話舊。掀髯抵掌。不減當年豪興也。卒年八十有四。（少年叢書）

擾亂國政

(姚註)國有舊章。政有大體。苛細以擾之。則防弊而弊且日滋。紛更以亂之。則變法法無可守。新莽荆舒前後一轍。

意人嘉富洱者。世襲通侯。家承鉅富。意人仰其大名。本如泰山北斗。先在薩諦尼亞國議院中。膺議員之選。旋游歷歐洲各國。推究其政治之得失。而一一印之於本國。可法者安在。可戒者安在。及回薩諦尼亞。行年三十有八矣。灼知乎興國之大要有不可欠缺之事。二。凡民間舉入議院之官。國家有機密事宜。與同心商辦一也。民間與各國通商。國家必許其任意經營。毫不加以禁阻。二也。嘉富洱侯本此二者以冀意大利之蒸蒸日上。乃目擊斯民困苦顛連之況。若己推而納諸溝中。哀矜惻怛之懷。無時或釋。遂專心致志於一切良法。俾意民永不受暴虐之制度。而即合意而為一。遂為薩相。舍拯救意民之外。餘事概不暇問。所謂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嘉富洱侯有焉。夫意民處水深火熱之中。匪伊朝夕而幸也。天之不絕意人也。生一嘉富洱侯。而付以轉移全意之大權也。(泰西名人錄)

英人戎莘克禮者。所居地多山嶺。行人苦之。莘氏欲闢新道。以便行旅。集鄉民三百餘人。躬自指揮。使治大道。架橋梁。勸民勤稼穡。改良耕種法。數年。物產蕃殖。戶口稠密。創設牧羊公司。以開風氣。逾年。北方四郡產羊。至三十萬。創農會。以興農事。墾田至數萬頃。後以兵事。故商業蕭條。莘氏請頒戶部銀票五百萬。借與殷商。商業轉衰為盛。先後任議員三

十年。凡敷陳時務。知無不言。有裨於國計民生。甚鉅著述。有關世道之書。曰蘇格蘭版圖。記錄士民爭覽風俗。去莠改良。貴爵奴隸。人民之風。亦漸息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西國立志編）

賞及非義刑及無辜

（惠註）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僭不濫。成湯所以獲天福也。

乾隆五十餘年春。巡畿甸。突有村民犯蹕。手攜兵器。立被執。詰之曰。直隸人。純廟震怒。曰。是殆有主之者矣。時總督方恪敏公觀承。一聞此事。飛騎追上。疾趨伏道旁。大聲呼曰。臣方觀承。奏明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上聞。卽傳軍機大人。入對。上曰。頃犯蹕之人。據方觀承奏。是一瘋子。既係如此。卽交爾等會刑部。嚴訊作瘋子辦。亦可。卽日定案。當是時。衆情危懼。不知將如何株連。乃以恪敏公片語。回天。其事驟解。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恪敏公之子勤襄公維甸。亦繼武爲直隸總督。（近錄一）

牧菴相國長麟。任吳撫時。禁止奢侈。嘗私行市井間。訪察民隱。撫晉時。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至京。囑託再三。曰。無論真僞。務坐爲逆黨。吾與公偕得

上賞矣。公至晉訪之。皆無實據。慨然曰。吾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也。因坐董二誣告大忤和相意。謫戍西域。後躋宰輔。(清代名人軼事)

季仙九尚書芝昌之父某。官鉅鹿知縣。地方有教匪事。上命重臣來辦。公獲首犯及名冊二本。細爲訪問。不過以鬼神禍福恐嚇愚民斂錢。並無謀叛情事。冊內共有二千數百戶。因將名冊焚之。免無辜被戮。坐爲首數人而已。星使至。大怒。嚴參褫職。充發新疆。公怡然就道。然此數千戶實係良民。雖寬貸地方。卒無事。以子貴。受一品封。(清代名人軼事)

今之官箴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廉介。官本不應貪錢。慎者謹飭。官本不應大意。人皆知之。至勤之一字。則動視官爲可樂。而自便於逸者多矣。豈知造孽已無窮也。余需次杭省。已三十二年。每於夏秋。覲省會首邑監牆外。拖屍不勝計。惻然傷之。省會且然。何論外縣。揆其原。皆積壓案件之故。官不理事。罪有攸歸。而幕享大俸。高坐衙齋。忍心害理。厥罪惟均。今之積壓案件。大率藉詞人證不齊。遂至拖累。班館私設而不究。監屋破敗而不修。隆冬則凍餒失所。盛暑則炎熱逼蒸。其不輾轉瘐死也幾希。而盜案拖斃尤多。向使勤於審斷。所補自非淺鮮。勿論吸煙酒輩不宜爲官。卽好葉戲好奕棋好詩畫者亦恐廢時失事。自謂享福冥冥中已造孽耳。然則無法可施乎。曰有。但令照雨水糧價式按月一報某日審某案某日結某案某日審若干案某日結若干案或某日直書未審案斷無連日多

日不審案者。斷無連審積審不結案者。同城之縣丞。教職等官。責令同報其刑友姓名。籍貫。並曾就館若干次。於履任時。先須報明。臬署於去任時。查其結案若干。該管道府按月。卽其新收舊存。銷除實在四項核之。考其勤惰。行其賞罰。似此則清簡。缺案無留牘。其煩難者。或派一二幫審之員。以分其勞。將見日日做官。日日行方便。日日審案。日日積陰德矣。此事惟在臬司信賞必罰。一意主持。蓋專掌訟獄州縣之擘。皆其擘也。巡撫爲臬司之上官。其擘自不減於臬司。居上官。顧易易哉。今居官者。多好逸而惡勞。能以此令咨行各省。做爲可望。政平訟理。囹圄空虛。官民長享無事之福。敬以此爲勸。(七錄一)

英人約翰何華。極注意英國監獄之狀況。時時赴獄中探察詢問。囚徒所苦及獄吏之待遇。如何。自囚徒等視之。實不啻人命。救助之天使。當時英國監獄。無論輕重犯罪。共棲一室之中。中有迫於饑餓。僅偷竊少許食物者。有持械搶劫財貨者。有殺人者。有負債者。有詐欺取財者。一入此黑暗小室中。莫不交膝組腕。對坐終日。過失之少女。賣淫之惡婦。聚處無別。食物攘奪之事。無日無之。監獄中遂成惡魔之淵藪。依法官審問。宣告無罪。或爲嫌疑牽連入獄者。雖證明無罪。必酬獄吏以多金。始能出獄。當時殘忍之貸金家。輒以投獄一語。脅嚇負債諸人。平人一旦入獄。爲獄中腐臭之氣所襲擊。能令強者衰弱。弱者疾病。病者死亡。滋可懼也。當時獄吏獄卒等之俸給。不以公費支付。悉取諸無罪放免者。至

是約翰何華請改歸司法署支付何華。遍歷國中益發見囚人慘狀。至於目不忍視。乃決意謀世界監獄改良。引爲終身職務。結果乃以監獄秘密公表於世。時英國下議院方組織委員會調查監獄。真相何華乃提供詳細報告書。多種各委員見其調查之周密。無不驚歎。遂著手改良監獄規定。獄吏俸給革除。囚人謝金通過赦免。囚人法案同時洗滌。獄舍以便空氣流通。設立監獄病院。便囚人之看護治療。又於各大都會建築適當之新監獄。英倫各地監獄既經逐漸改良。何華乃行赴蘇格蘭及愛爾蘭視察結果。其悲慘無異英倫。未幾亦以何華之力改革就緒。何華復欲視察他國監獄制度。乃渡大陸之法蘭西。著調查記錄一冊。以法蘭西監獄狀況公表於世。遂往比德荷蘭諸國。所至錄取狀況。集成巨冊。爲謀改良事業。見諸實行。未幾復入瑞士大受政府歡迎。創訂監獄訓育法。使囚人等從事勞動。何華旅行各國調查監獄制度。凡經三年。始據調查所得著成一書。題曰監獄狀況。公之於世。讀者咸爲動容。歸國後謂欲使囚徒改善品性。首須謀改革。其獄舍謂荷京監獄足爲獄舍標式。尋受下議院之委託。再入荷京調查。遂由法國返英。行程一千八百英里。去必遺囚人以幸福。歸國後再巡視國內監獄旅行二千餘里。每至一地必授以改良之方法。於是英國獄舍漸臻完善。何華欲探察歐南監獄之狀況。首赴俄京。聖彼得堡。女皇夙耳其名。頗以溫語獎之。彼去俄京時寄英國友人書有云。俄國待遇囚徒。

非復人理。其笞刑之慘酷。恐爲各國。亘古所無。歸時取道波蘭。及普魯士。隨地視察。游歷西葡諸國。是年復成一書。附於監獄狀況之後。何華自委身於囚徒。救濟事業。至是已越十二年矣。綜計旅行途程。達於一萬六千英里。其間救濟囚徒。慰問病者。扶助孤獨之人。耗資三萬餘鎊。復游歷疫病流行諸國。欲研求疫病治療法。救濟囚徒之感染疫病患者。迄今全球監獄改良。何華之立功立德。立言。歷百世而不朽矣。（職分論）

光緒初。歙縣某令。寵二胥。曰王耀。曰三多。有盜案發。二胥誣富紳許頌康。程某爲逋逃主。不勝撈掠。遂誣服。鮑增祥。歙副貢。聞其事。大憤。乃爲文上徽守白許。程冤守召增祥。詰之。增祥毅然曰。刀鋸鼎鑊。某一人當之。不以累衆也。書遂上。時沈文肅公葆楨督兩江。得書廉得其實。乃大怒。立馳釘封。付徽守釋許。梟二胥示衆。某令聞變。飲藥死。（義俠奇觀）

殺人取財。

其方言曰。殺人而取其財曰。斃力。南反。

傾人取位。

（惠註）殺人取財。心計之臣也。傾人取位。傾危之士也。此傳所云。以讒慝貪。斃事君而多殺。不辜。怨讐已多。其能免乎。

俞曲園曰。康誥曰。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於貨。譬不畏死。孟子以爲不待教而誅者。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然則殺人取財。固三代聖王所明禁矣。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夫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周之所以興也。不相讓而相傾。終亦必亡而已矣。姚時可爲獄吏。有張某坐謀逆黨被逮。與家屬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煩爲密買毒藥。俟命下。卽與家屬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尙寬當爲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爲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深感姚全活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姚後連生八子。皆顯達。(有福堂叢刻)

英國惠靈吞侯爵爲將帥時。雖瑣細之事。莫不用意。嘗明示製軍中之食物方法。又詔辦軍需之器用。無一所遺漏焉。由是得三軍之信服。又入敵地時。所過償其費用。未嘗掠奪他人財產。嘗率西班牙軍四萬人入佛蘭西國境。西班牙人欲掠奪貨物。侯訶止之不聽。於是悉使西班牙人歸國。故敵國人民皆信其不失禮儀。而至有攜貨物去鄉土來於我軍寨。請保護者。侯旣破拿破崙於瓦得路。將進於巴理。軍中有言者曰。佛京華麗。若以抄略之物。建紀功碑。則必成京觀矣。侯曰。英軍紀功之碑。豈可以抄掠之物爲之哉。將入於巴理。侯令於軍中曰。昔英吉利兵入巴理。待佛蘭西人極醜。藉今約我軍衆當醜藉如昔矣。侯屢與拿破崙戰。破之。使英吉利不爲彼所蹂躪者。侯之力實居多焉。及凱旋英國。上下歡迎之。其後爲宰相。鞅掌國事。卒年八十四。(泰西名人錄)

英國之安多拉瑪。在印度任英國軍人時。絕無私慾。不忘軍人職守。效命疆場。後捕虜品

如山積。安多氏曰：不佞素惡此種戰爭，故不屑受此賞金。安多拉瑪之美德，不但此也。當遠征留克諾時，提援軍隨哈維洛克前進，故例安氏任命在前，得有指揮全軍之權。而安氏則以哈氏已建戰功，遂以司令權讓之。哈氏已則以一義勇兵從軍庫里，多士歎曰：若安多少將讓功於人，然其光明磊落，仍無損於聲名毫末也。只增重耳（品性論）。

古留田達多者，羅馬大將也。其家居無異平民，散尼人以黃金一罐饋之。古留適躬耕，自炊爨，見灰火中埋大蘿蔔，一無他穀，惟一孟盛食物，使者呈所獻金。古留不受，曰：余視無金，尤榮無金者而治理有金之人，較有金榮尤大也。（泰西名人錄）。

方望溪侍郎苞初晉侍講學士，時孫文定嘉淦尹順天，耿直不爲果親王所容。有客自果邨來，授公急奏，令劾之，卽以公代。公拒不，可其人，怵以禍。公誓死，辭不數日，有劾孫公焚賊者，遂下獄。公謂鄂文端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孫公得免。（先正事略）。

誅降戮服。

（惠註）聖人不得已而用兵，所以除草竊靖邊疆也。苟泥首歸誠，宜推心置腹，令反側子自安。古人云：誅降者殃及三世。又云：禍莫大於殺已降爲將者，思之。

(姚註)未降服則爲亂賊之黨既降服則仍朝廷之民業已受之復誅戮之匪直不仁抑且失信嗟乎杜郵之劍長平之阮也垓下之死新安之詐也李廣自劉幕下豈特不得侯乎後世如曹武惠者可以爲法矣

俞曲園曰牧誓曰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曰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正義曰兵法不誅降也荀子論王者之軍制曰服者不禽犇命者不獲呂氏春秋曰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國聽者祿之以國然則誅降戮服非古人用兵之道明矣
鉦按書胤征云殲厥渠寇脅從罔治咸與維新成湯東征西怨民如大旱之望雲霓周武綏厥士女發粟散財而萬姓說服不嗜殺之效也春秋傳云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楚莊所以成霸業也歐文明各國師行所至秋毫無犯萬國公法於敵人降附者優禮待遇俟議和之日資遣回國從無虐待俘虜之事重人道主義以體上蒼好生之德猶有湯武遺風若乃已降已服而慘加誅戮淫刑以逞是誠何心哉
唐李愬討淮西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川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近遠實虛盡知之李祐有勇略守輿橋柵愬誘而擒之釋縛待以客禮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出入帳中或與同宿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謀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以雪夜入蔡州

擒吳元濟。檻送京師。諸鎮兵相繼來降。愬不戮一人。自官吏帳下。尉廩之卒。皆復其職。屯於鞠場。以待裴度。度入城。愬具橐韃。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度乃受之。賜爵涼國公。(新唐書)

唐高崇文七世同居。旌表門閭。劉闢反。將兵討之。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匙筯者。斬以徇。連戰皆捷。長驅直指。城都克之。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意耶。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擢西川節度使。(唐書)

儀徵阮雲臺。相國元之祖。封翁。昭勇將軍。名玉堂。乾隆初。以湖北九溪營游擊。領四營兵。隨征湖南叛苗。身先士卒。轉戰皆捷。餘黨八百戶。糧盡出降。總督慮賊詐。不允。公力辨其誠。以死任之。保全無算。後又進勦橫坡。獲男婦數千人。總督欲盡誅之。公再四諫阻。不從。乃請曰。壯丁能執兵。抗拒者戮之。婦女及男十六歲以下者。必宜宥免。所活又無算。九溪有北山。周數十里。向爲兵民所仰給。有明季指揮豪姓子孫。認爲祖傳舊地。幾爲所奪矣。公慨陳於大府之前。曰。地卽豪姓地。亦前代事。今久爲數萬家葬。窆樵牧之利。一旦奪歸一家。如數萬家何。大府乃省悟。卒得挽回。公身僅以游擊終。今以孫貴。享八座之祀。膺一品之封。其食報也大矣。兵凶器。戰危事。然必化凶爲吉。轉危爲安。方於國事有濟。若徒以

逞殺邀功。天地焉賴。有是人乎。昔人言軍旅之間。可濟者。惟仁恕。漢飛將軍李廣。誘殺降羌八百餘人。廣後以失道自殺。至其孫陵。且以降虜致族。與昭勇將軍。事二千餘年。遙遙反對。天道有何不可知哉。(近錄一)

無錫孫春臺中丞永清平叔。宮保爾準之父也。入廣東布政使胡文伯幕中。值土司以爭廢襲相訐告。驗之皆明。時印璽總督將擬以叛逆律。連尤衆。公具私稿袖以見。胡曰。土酋意在承襲。無他志。豈宜以叛逆坐之。胡曰。是督撫意。且限迫。安能倉卒易稿。公出所具示之。胡大喜。陳於督撫。從之。得活者二百餘人。及公巡撫廣西時。安南莫黎鄭阮各姓相吞噬。阮惠復逐黎氏。乾隆間。朝廷遣福文襄王總督兩廣。將議討。公密陳曰。黎阮相吞。噬外夷之常聞。安南深懾天威。可折箠使也。文襄然之。未幾。阮惠果悔罪。自陳乞効職。貢純廟嘉阮惠恭順。准其入覲。賜改國號曰越南。皆公成其美也。公入直樞。禁出掌封圻子平叔。宮保由詞林登制府。受美謚。則公之貽穀大矣。(近錄一)

英將愛華德大敗法軍。虜其王及太子。夜半饗之。待以殊禮。擎杯自與周旋。法王心服。其德愛華德爲當時第一勇士。愛華德常好二語。曰勇敢。曰忠勤。其爲人可知矣。(品性論)

歐洲阿爾曼之戰役。俄軍大敗。英法軍追擊之。俄軍多數負傷者。竟遺於東方河流之沿岸。時英軍有外科醫名達姆者。得四百鎊補助金。及助手若干人。遂沿河流而上。救濟俄

軍負傷者。晝居烈日之中。夜伏寒星之下。從事治療。亙三日夜。活人無算。摩爾坦最近發
生虎列拉病時。第七十聯隊中有伍長達皮西及下士伍長霍都拔。自願投身病院。任其
役務。彼等看護病人。處置死者。晝夜不得休息。大總督巡視摩爾坦之時。對彼二人深表
感謝之意。蓋尊重其義俠的行爲也。（職分論）

貶正排賢

（姚註）正直之士。惡其異己。而貶斥之。賢能之士。忌其勝己。而排擠之。此李林甫。盧杞。一
流人。然其效可睹矣。

俞曲園曰。方正不容。楚所以亡。不求賢。以自輔。晉所以替。賈誼曰。正人什倍。邪僻無由來。
劉向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周禮有廉正之文。有議賢之典。正而貶之。賢而排之。
其謂之何。

陵孤逼寡

俞曲園曰。釋名釋親屬曰。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夫曰寡。寡。蹠也。單獨之
言也。釋其名。思其義。天下可憫者。孰如孤寡乎。弔死問疾。以養孤孀。湯所以興也。不敢侮。

繆寡文王所以造西土也以孤寡而陵逼之古人所謂虐無告也不仁甚矣紀文達公曰董曲江言隣縣一嫠婦夏夜爲盜撬窗入乘其睡污之憤恚病卒越四載餘忽村民李十雷震死一媪曰其婦之冤雪矣當其呼救時吾親見李十踰牆出畏其悍而不敢言也

朱焦圃曰無錫庠生鄒夢蘭年少能文兄孝廉夢桂早卒不禮於嫂欺凌孤姪家產多半侵漁一夕夢兄持魚骨示之曰汝所爲不道將以哽死覺而惡之無何耿學政按臨常州耳中隱聞鄒夢蘭欺凌孤寡七字偵之無一人因廉得其事褫衿重杖檄有司追其產夢蘭乃憤懣而死(三錄六)

棄法受賂

(惠註)漢律有受賕枉法之科罪至死又賊吏子孫不得察舉宋改元及南郊大赦官吏受賕者不原彼贖貨厲民之徒卽不顧天理獨不畏國法耶

鈺按春秋傳云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又云貪以敗官爲墨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英國格言云正直而得之一錢優於非正直而得之數百錢又云儲蓄之一錢勝於盜得之一元西哲格言云錢爲罪惡之源德諺云惡錢不

附於身。若身爲法官。而婪贓鬻獄。罪不容於死。與衆棄之可也。

桐城姚端恪公爲司寇時。有山西某。以謀殺案將定罪。某以十萬金賂公弟文燕求寬。文燕私取之一夕。公於燈下判案。忽梁上君子持匕首下。公問汝來何爲。曰爲山西某來。公曰某法不當寬。如欲寬某。則國法大壞。我無顏立於朝矣。不如死指其頸。曰取客曰公不可。何爲公弟受金。曰我不知。曰某亦料公不知也。騰身而出。時文燕方赴知州任。公急遣人告之。到德州已喪首於車中矣。端恪題刑部白雲亭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清代名人軼事）

湖州姚秋農先生文田。高祖某公提刑皖江。時獄有二囚。爲怨家所誣。陷死罪。公按其事。無左驗。將出之。怨家獻二千金。請必擬大辟。公曰人心易昧。天理難欺。得金而枉殺人。天不容也。屏不受。卒出二囚於獄。公庭片語。天聽式憑。後先生歷官大宗伯。諡文僖。（近錄一）

紀文達公曰。獻縣刑房吏王瑾。受賄欲出一殺人罪。方濡筆起草。紙忽飛著承塵上。旋舞不下。自是不敢枉法。取錢恆舉以戒。其曹偶不自諱也。後一生溫飽。以老壽終。又一吏恆得賄舞文。然歿後。三女皆爲娼。

英國職分論曰。世有金錢不能收買之人。亦有因酒食或金錢。自賣其靈魂與肉體。而爲

人供奔走之人。賄賂餽遺之故。選舉權聽人左右者。吾人已屢見不一見。自由至可寶貴。自賣其節操者。誠爲喪失自由。彼輩挾金力以毀人節操。抑亦不義不德之甚者矣。西律賂使枉判。乃過惡大者。陪員受賂。當繫獄并罰鍰十倍。其賂籠絡陪員。利誘情求。餽遺厚款與者。受者當繫獄并罰鍰。吏胥勒索害公也。凡藉辦公之職而橫取財物。或公項加抽。或先期徵繳。皆當罰鍰。或繫獄（各國刑律考）

以直爲曲。以曲爲直。

（姚註）顛倒曲直是棄法也。或以賂。或以情。或以勢。或平日恩怨之私。或臨時喜怒之偏。其爲枉法一也。

潘奎爲府吏。慈心濟人。太守嚴厲。胥吏無敢啟口。有土豪強暴。誣陷多人。賄諸役煨煉人。莫敢辨。一日審錄退堂。奎伏地爲諸囚白冤。並數土豪不法事甚詳。守覆訊得實。悉放諸囚。捕豪下獄。其子卽尙書恩也。（有福堂叢刻）

入輕爲重。

（惠註）廷尉者。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乎。

(姚註)誤入人罪。是以人命爲戲也。故入人罪。是以人命快意也。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大學士阿文成公桂未貴時。其父阿文勤公克敦。方燕居。文成侍立。文勤顧文成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文成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公大怒罵曰。是子將敗我家。是當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頭謝曰。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夫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耶。且一分之罪尙足問耶。後文成長刑部。屢爲諸曹郎。述之。文成之子那文毅公彥成。又長刑部。到部常以此語相勸。官箴庭訓一以貫之。宜其柱石相承。簪纓未艾矣。乾隆年間。有馮廷丞爲大理寺丞。於罪名出入數有糾駁。多所矜恕。劉文正公總理部務。獨心善焉。後馮擢至江西。按察使入覲于文襄公。問馮以治獄之要。馮曰。夫獄者愈求則愈深。要在適中而止。則情法兩盡。文襄嗟賞其言。告諸曹司以爲法。此與阿文勤言正相印證也。(近錄一)

見殺加怒

(惠註)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古之聖王。或下車而泣之。或徹樂以悲之。誠不忍之至也。家語孔子曰。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可不慎乎。俞曲園曰。太公六韜曰。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

得。其。情。則。哀。矜。弗。喜。又。何。怒。乎。子。羔。爲。政。別。人。之。足。後。有。難。別。者。脫。之。曰。斷。足。固。我。罪。也。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此。臣。所。以。脫。君。也。以。是。推。之。見。殺。而。加。怒。死。者。有。知。其。有。深。恨。乎。

知過不改。知善不爲。

(惠註)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鈺按書伊訓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孟子云。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西哲富蘭克林云。將自己所見爲正義者。而行之。其毀譽褒貶。悉置之度外。康德云。吾人良知之中。有自然之法令。若赫然臨命于吾心。曰。汝必當如是。汝必毋如是。又云。爲善爲惡者。肉體之我也。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者。靈魂之我也。真我也。以真我能以道德之責任。臨命于吾心。故。

英國博士沃谷特氏。曾以放蕩。傾其家產。至後得疾。呻吟牀第。曰。多謝世人。請一回。想吾之青年。意始自悔。其青年。時代之浪擲也。然已晚矣。彼一生之惡習慣。殆如鐵鍊。桎梏之。拘囚百計。圖脫而不得矣。世之青年。學子。盍速自省乎。(品性論)

自罪引他。

俞曲園曰。禹湯罪己興也。勃焉桀紂罪人亡也。忽焉己實有罪而引他人以自解。豈君子之道乎。齊江斲有門客通賊利。躬自引咎。魏崔光雖見誣謗。終不自申。曲直君子之用心。固如是也。自罪而引他者。可以愧矣。

仁和孫文靖公士毅。先世有業。農者家小康。鄉之虎而冠者。謀所以傾陷之。適有盜案。攀入其名。拘訊屈招。定爲死罪矣。有鄉人僞爲矜憫者。向其婦曰。雖斷死刑。尙可謀贖。婦大喜。盡鬻其田產。付之數日後。業農者釋繫出禁。踵門謝之。詢解脫之故。答曰。將爾罪嫁與某人。也。農駭曰。我倖以有罪而得生。渠轉以無故而致死。是可傷更甚於予也。況渠代予死。可不謀救之乎。謀諸鄉人。復將田屋棄之。以爲營救之資。而不知其僞也。其忠厚惻怛。甘受人欺如此。後公內歷翰部外掌封圻。晉封公爵。賜諡文靖。其勃興也宜哉。(續錄一)

壅塞方術。

(姚註)方術如醫卜之屬。有用於人而自食其力者。非左道比也。壅塞之何爲。俞曲園曰。方術猶道術也。考漢書藝文志。凡數術百九十家。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是

故五行題曰神農占夢本之黃帝至於風后孤虛羨門式去孰非古仙聖之遺書不能疏通又從而壅塞之其亦甚矣

西律設官司道藝之人以庸惡無能其譏之也或明或暗欲中傷其職業者乃可公事私事可獲名利者以文字斥爲不勝任是譏謗罪也皆可告發治罪(各國刑律考)

訕謗聖賢

宋本作賢聖抱朴子作聖賢

鈺按書伊訓云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時謂亂風孔子云君子畏聖言小人侮聖人之言周禮大司樂之職祭有道德者于瞽宗所以敬教勸學也國語祀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民質也英國大儒史邁爾云人惟讀聖賢豪傑之言行錄獲益最多其志潔其行芳其利世也有已溺已飢之概其高尚也有廉頑立懦之風讀聖賢豪傑之言行錄如讀福音書人其知所尚焉全球崇禮聖賢如此今乃加以訕謗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臧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南史)

蕭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祓濯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復憚勞(新唐書)

顏之推曰：吾每讀聖賢書，未嘗不肅衣冠對之。其故紙皆有五經辭義及聖賢名姓，不敢穢用也。（人譜）

陸清獻公稼書作宰時，值丁祭先期齋戒，恪遵禮經，躬自洒掃廟廷，洗滌祭器，品物豐潔，俎豆維新，升降獻酢，必誠必敬，忽香煙凝結不散，篆成使仲由來享五字，臍蠶真不爽哉。

（清代名人軼事）

讀書至聖賢言不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毋有此不善乎？有不善則速改之。至聖賢言善處，則必自省曰：吾得毋未有此善乎？於善則速爲之。如此則讀書不爲空言，惡日消而善日積矣。（薛文清公）

美國西多勃利安氏之謁見華盛頓也。生平僅一次而畢，生爲所感化，其自記曰：嗟乎！何小子未及成名而華盛頓已歸泉壤乎！何緣之淺而僅以布衣爲華盛頓所知乎！在當時華盛頓德望之高，莫可比擬，而予則落落無所表見，然予自經此晉見之後，煥然若旭日之昇於天，而此後半世之德行，遂覺溫溫常熱，嗟乎！偉人之風儀，其一種有德者之發電物歟！何其感人之深耶！（品性論）

美總統林肯少家貧，不得繼續入校而讀書，好學之心不懈，益勵其尤所心愛者，爲新舊約等書，遇緊要關節，必錄入摘記簿中，至默誦無遺，而後已嘗從農民克勞福家借得華

盛頓傳一冊。林肯愛讀。不能釋。就寢時。攜置牀頭。備晨起。再觀。而是晚天雨屋漏。竟損其書。林肯請於克勞福爲鋤禾三日。以償。因爲此破書之主人。林肯旣得華盛頓傳。愛玩。尤異於他書。田間隴畔。攜以自隨。讀之無慮數百。過於是華盛頓。遂爲其心目中唯一之英雄。嘗語人曰。吾生縱不必如華盛頓之爲美國大總統。亦庶幾勉循芳躅。無媿真心愛國之正人。(少年叢書)

英國千餘年來。代生偉人。行足爲世法。言足爲世則。而其最有力者。如歇克司。皮羅。黎密爾。頓哈。巴德。克林。威爾等。或爲政治家。或爲名儒。或爲品性極高潔之人。類無不成就。英人一部分之品性。其思想與事業。儼然一英國之最大遺產也。苟主國政者。操無上之德量。以淑世澤民。其教益當百世而不斬。以視擅威福。恣意自快者。相去固不可道里計也。

(品性論)

英國品性論曰。書籍能紹介吾人。至最良之社會。導引吾人。至英賢傑士之前。與相晤對。精神與之俱化。眞能讀書者。罔弗如是。聖人君子之於斯世。可謂至今不死。世界之大人類之繁幾。皆爲其精神所籠罩。謹而從之。智識益富。受化益深。人苟讀書。雖貧賤亦得與古先哲人晤對。受其薰陶。初無僭越之嫌。世間眞平等者。此其一也。

海登陳天簡。慷慨好施。爲人傭藥材生理。其主亦陳姓。富甲一邑。乾隆間。紳士謀新文廟。

以陳某巨富。囑天簡勸捐千金。天簡卽請册署某名。白諸某。某惡其專決。不坐賤。天簡慨然改署己名。自罄物產如數。交清其子。明年登賢書。家日富。諸孫食餼遊庠者三十餘人。
(二錄五)

侵陵道德

俞曲園曰。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夫道之大也。德之尊也。如之何其侵陵之。陳成子曰。多陵人者皆不在。況敢侵陵道德之士。
顧亭林曰。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西律以文字侮聖教。傷廉耻。亂人心者。是謂不法。可作公罪。鳴官。謗讟。及人衆所憤激者。亦然。以犯罪。不法。曠職。醜行。惡疾。謾人者。亦然。謾及先人。使嗣屬耻之。憤而滋事者。亦然。
(各國刑律考)

射飛逐走發蟄驚棲填穴覆巢傷胎破卵

(姚註)天地之間。飛者。走者。蟄者。棲者。穴者。巢者。胎者。卵者。滿眼皆生機也。有人於此。射

之逐之發之驚之填之覆之傷之破之滿懷皆殺機也殺機日熾生機日滅此其人與生鄰乎與殺鄰乎

俞曲園曰古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不覆巢是以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鰕獸長麇麇鳥翼穀卵蟲舍蚺蜥蕃庶物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

歐美各國公園之樹木苟有小鳥作巢孵卵於其上則雖幼童決無驚其鳥而壞其巢者嗚呼西國兒童之對小鳥亦愛情深切何其德美也而小鳥亦若知兒童之心者故安然育雛而不飛避常傍兒童之肩飛翔焉（新道德叢譚）

西律三月至八月故傷野鳥或泛海彈之或網取之或三月以後擺賣新獵野鳥或闌制屋中判爲有罪照例內禽鳥名目每鳥罰銀一磅既無獵權則不得壞鵲巢取鵲卵犯者每卵罰五司令水道屬某地漁業屬地主他人故爲殘捕是謂不法在人家水道私業爲之亦然除魚價外罰銀多則五磅（各國刑律考）

西律九月至遞年二月不得殺取沙文魚至砵土魚砵乍魚兩種禁在九月至五月達留魚鮮魚二種禁在十月至二月違禁販取河魚罪可立判罰銀四十司令再犯五磅取螻

規條由商部酌立所以保蠔業護蠔塘也而蟹殼闊處未及四寸二分半者膏在爪者殼初脫者龍蝦未及八寸長者均不准取賣初犯罰銀二磅再犯十磅擺賣違例亦可充公於他人地取蠔或蠔種以盜論於人家蠔塘撈取者亦然火藥捕魚有禁凡於公私業漁處或沿海三里內犯者罰銀多則二十磅或繫獄多則兩月有無苦工不等（各國刑律考）

寶山李某居瀕海繞宅種竹以捍潮患羣鳥巢其間某方數歲卽作火槍以斃鳥後遂畜馬置罟日從事於獵鳥被其虐者不下數萬迨年五十餘晨起忽以雙手掩額呼曰啄甚痛未幾又掩其頸又掩其肩背手足攣拘類鳥將死狀數日而歿（三錄六）

願人有失

俞曲園曰三代鼎鍾皆出於聖人之制其款識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是故喜得而惡失者人之情也且人之失於己何益明人之薄而已不得厚揚人之辱而已不得榮祇爲識者所笑耳

毀人成功

老君說百病曰敗人成功是一病

（惠註）陳湯斬郅支班超定西域厥功茂矣而匡衡一言卒從吏議李邑盛毀遂去其妻

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哉然史稱偉績高此兩人人笑李匡至今齒冷毀人者安在耶

西例海岸河防水閘河渠瀦池水槽澤圍等毀之使浸傷地土屋宇或毀港口船澳壩頭水門堤防纜路渠拱等皆重罪也有用水之權而用法礙衆須出陪償流水公物也而有人焉首引爲己用見擾者可鳴官究治(各國刑律考)

英人阿克來者潛心機器思造紡棉機久之通其理且以所蓄揮霍於機器久之資盡有特傭工爲生者恐阿氏機器出攘奪己業聚衆鼓譟阿氏遂挈器模往諾丁舍器成得專賣特許利權造去棉子機數年始成精巧絕倫忌者甚多其建紡棉工場於蘭加舍也工人謂將不利於己約諸無賴奪門入悉毀其機器雖巡吏防兵之彈壓亦莫能禁奸商阻儉相率不用所製貨以難之然阿氏出物多而善故能始終不躡阿氏天性勇毅且有應世才當其建工場也夙興夜寐盡力於職衆工人亦爲所管轄由是聲譽日隆英皇嘉之使爲知府復特恩賜爵(立志編)

危人自安減人自益

(惠註)勢有難全者則瀕人於危而弗顧豈知天道好還危人適以自危越絕書曰危人

自安君子弗爲抱朴子曰背仁義之正途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
俞曲園曰公羊傳曰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燕策引古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夫人危矣己未必安人滅矣己未必益黃雀螳螂所宜深鑒者也

張昉爲幕職同里張氏以絲五萬兩寄昉家而他適俄而昉家被火家人惶駭走避皆用悉焚惟力完所寄絲付張氏(元史)

男女刻薄者必不長壽且必無子(陸清獻公)

吳中彭正乾者芝庭尙書之封翁也嘗因造屋聞有礙東鄰風水命匠人斷柱木各短三尺里中人稱其盛德後膺一品封夫婦皆躋上壽(三錄一)

西律郵筒書信偷匿毀滅皆重罪也若銀信匯單信其罪更重凡假冒以取財物或契據股份單銀票等類意欲侵吞以爲己有科罪充發五年苦工(各國刑律考)

以惡易好

(姚註)本相好也易而相惡凶終隙末豈君子之交乎

俞曲園曰同盟之人咸歸於好齊桓公所以命諸侯也式相好兮無相尤兮詩人忠厚之

意蓋如此本相好而易以相尤其謂之何

蓉城醫士陸某與銀號李某友善李邀陸手談次日陸歸而李鋪失銀百兩羣疑陸竊陸承認不辨數日懷銀來還則非原銀曰偶有急挪用今另市者從此陸售業遠遷越五年夏雨牆塌李忽于牆下拾銀一百數符囊失李歎曰誤矣陸君鬻產蓋全交耳乃密探其居遠在百里爲人守坐一日陸妻出汲置子牛衣中汲已就乳忽見白金纍纍數浮三百妻曰陋室無人銀非天賜而何陸喜偕妻叩天鬻藥室營運醫名亦諫一日李翁偕子拜其門曰後日李某賤辰敢邀移玉終日及期往祝賓客如雲而翁盛服出再拜宣言曩事且曰君貨產全交窮遁乏食君妻出汲牛衣中區區之贈聊以報隱德耳聲淚俱下陸亦感泣李復詢陸昔日何以承認陸曰我白人必有不自白者故寧鬻產以全交誼耳後兩翁皆壽近期頤子孫亦顯達（義俠奇觀）

以私廢公

老君說百病曰以私亂公是一病。

（姚註）便私圖而不顧公家之利病徇私意而不恤公義之是非立朝居鄉無一而可。鈺按小雅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先公而後私也周禮州鄉之教兼及任卹以力助鄉里。曰任以財助鄉里曰卹皆輕私利而重公益者又有不任不卹之刑西哲孟恩云凡爲公。

民。必。須。盡。瘁。于。公。益。赫。斯。黎。云。人。人。以。損。己。利。羣。爲。性。分。中。最。要。之。事。而。後。其。羣。合。而。不。離。羅。蘭。夫。人。云。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同。胞。報。酬。則。待。千。載。之。後。優。士。連。云。一。羣。之。利。益。卽。個。人。最。大。之。利。益。奈。何。有。徇。私。廢。公。者。乎。

張宏範授都元帥南征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宏正所向克捷（元史）

美總統華盛頓少時法人侵掠英國領土英知事募集民兵謀與法戰其時華盛頓年二十請於其母投身陸軍其母許之凡檢閱監督練兵諸事皆屬焉華盛頓受命之後日夜讀兵書更就兵學家研究軍事學因以所得措之行事未幾華盛頓之兄死遺一妻及幼女以屬華盛頓此時外有禍亂內有家難內外奔走公私交困華盛頓之勞苦可知矣然內之足以慰兄嫂之心外之復不怠於職務其心思之縝密而復廣博有如此者（少年叢書）

西例譏官吏者就其公事譏之則可非公事則不可官吏不職人得譏之官吏辦公如何人人皆得肆論爲公道起見而出以忠厚和平則不妨暢所欲言也政令得失皆可直言言而有當天下將蒙其福公使駐外造言欲削其權者謗也謗之欲使兩國失和其罪尤重（各國刑律考）

西例起屋設籬掘渠堆糞疊瓦距路中不及十五尺或於路旁移運泥沙則罪有應得除遷拆修復之費外罰銀四十司令塞步徑壞車路或步徑而馳驅或車路而繫畜以及毀藩籬傷柱碣敗橋梁擺賭局驚過客或距路中不及十五尺而棄擲渣滓放洩穢流凡屬有心礙衆每一事除補償外罰銀四十司令向官紳告發(各國刑律書)

美國公民鑑曰。往者普魯士國有一鐵路接軌人手樞紐以伺車之來。乃見其幼子方嬉兩軌間。亟喝令平臥而已。則未離其駐地也。迨汽車馳過。以爲其子輾斃無疑矣。不期其子聞父命立遵。不違平臥其身。汽車行過其上。竟未損毫髮也。次日事聞於國王。卽召其人入覲。錫之胸章。旌其盡心職守。而其子之服從。亦青年所宜師法矣。

英人律賓斯敦者。始往阿非利加。所乘蒸汽船。朽不堪用。遂寄書其家。命以二千金造船一艘。以免公衆之危險。此金本爲著書所得。欲留以贍養其子者也。因命其子曰。汝當自出己力。以造金銀此二千金。以辦公益可也。(立志編)

英國職分論曰。凡抱持利己主義者。事實結果常與其思想成反對。其鄰近之貧民。呼吸不潔空氣。不置念也。結果釀成熱病。入彼家庭。傳染及於所親。爲利益乎。對於周圍之貧困者。及無學者。不置念也。結果流爲盜賊。穴彼牆園。竊其重寶。以去爲利益乎。

竊人之能。蔽人之善。

(惠註)人有能而吾竊之可恥孰甚焉。人有善而吾蔽之不祥莫大焉。俞曲園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竊人之能乎。孔子曰取人善以自爲己是謂盜也。顏氏家訓曰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人之美以爲己力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孟子曰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夫人有善而蔽之所謂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也。漢詔曰蔽賢受顯戮。

法國哲學家比的在學士院朗誦其論文頗與拉布列之論調相似及讀畢會員皆歎爲創見時拉布列亦在座亟賞其論之明晰遂邀往其家盡出書笥之著作比的驚愕不已蓋彼誦於學士院爲大衆讚賞者悉其草稿所業已解說之者也。然拉布列並不以告他人一任比的享其榮譽逮五十年後比的乃表白此事於世世人咸歎拉氏度量之宏能爲人守祕密焉。(品性論)

英人戎喜司可士者天資穎敏擅絕藝爲人正直忠厚少時習業於造機架工人之家巧目利手善運匠具年十六思以李氏織襪機而改爲織線帶機無何業竟成經緯縱橫精妙罕匹翌日達諸政府得給專利憑有織工二人調知之訟喜氏於官僞稱己爲創造織機者喜氏乃謀之林德勿爾斯的且凜作辯護林氏曰我且至工場考驗其法卽夜附郵船達諾丁舍居工場習焉未幾盡得其竅要既歸適屆訊期律師至兩織工爭辨無已時

訊官呵之曰。若詳述運用織機法可也。兩織工相顧。噤若寒蟬。林氏迺將運用織機法。條分縷析。旁證曲引。與喜氏狀詞若合符。一時堂上堂下。皆鼓掌訊官。遂斷織工誣告罪。而直喜氏喜氏織機出物宏且速。獲利倍蓰。遂漸廉其直。每歲進數至四百萬磅。以是傭工至十五萬人。國民利賴至今。(立志編)

形人之醜。訐人之私。

李傳以醜為醜行。

(惠註)因戲而形容人之醜行。戲而虐矣。因爭而攻發人之陰私。爭而亂矣。狀之逼真。令人失笑。能無折終身之福乎。擄之無遺。令人掩耳。能無啟殺身之禍乎。

(姚註)人有醜行。極意形容。人有陰私。盡情攻訐。天怒人怨。殺其身有餘矣。

陸清獻公隴其曰。經目之事。猶恐未真。今人刻薄。喜談淫亂。造言生事。妄議人閨闈。供其戲笑。我一概勿聽。信勿傳述。理固然也。又曰。語言切勿刺人骨髓。戲謔切勿中人心。病不可攻。發人陰私者。俱使人懷恨。一時快口。終被中傷。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又曰。譁浪笑傲。中心是悼。如之何。弗思。

老子曰。舌者禍福之門也。朱文公曰。人之作孽。莫甚於口。言語尖刻。必為人忌。陳眉公曰。好談閨門者。必為鬼神所怒。非有奇禍。則有奇窮。高忠憲公曰。語言之間。最可積德。如見

人爲善以一言贊成。見人爲惡以一言諫止。人有爭訟以一言勸解。人有冤抑以一言辨明。以至勿訐人陰私。勿談人閨閣。其功俱無量。凡人喪身亡家。語言占了八分。

紀文達公曰。滄州瞽者蔡某。每過南山樓下。卽有一叟邀之彈唱。久而覺其爲狐。會有以閨闔蜚語涉訟者。偶與狐言。及曰。君旣通靈。必知其審狐艷。然曰。我輩修道人。豈干預人家瑣事。夫房幃祕地。曖昧難明。卽使果眞。何關外人事。乃快一時之口。爲人子孫數世之羞。斯已傷天地之和矣。况蛇。孟。弓。影。恍惚無憑。使人辯之不能。抑鬱畢命。怨毒之氣。歷劫難消。汝素樸誠。聞此事。自當掩耳。乃考求真僞。豈以失明不足。尙欲犁舌乎。投孟徑去。從此遂絕。蔡愧悔。恆述以戒人。

美國富蘭克林曰。戲謔爲不道德之言。猥褻固失於輕佻。伎刻尤傷於忠厚。一言不合。每引起他人惡感。善言者思必在於未言之先。則失之者鮮矣。一言得體。省却無限風波。片語失機。添出無端煩惱。可不慎哉。(家庭教育譚)

英國品性論曰。據經驗家之言曰。多言而後悔。結其舌而無悔矣。畢達哥拉士曰。寧守默。不然則必爲較默。更善之語。哈巴德曰。語必適乎其宜。否則母寧默。如多撒爾曰。言而妄發。母寧默。爾息也。威耳士之古諺曰。黃金之舌在發言。當理者之口。

耗人貨財

俞曲園曰。或倚勢力而漁奪百姓。或恃心計而兼并農人。使彼終歲勤動而積之不崇。朝而散之。有不干鬼神之怒者乎。

彭思永爲戶部侍郎。思永爲兒時。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宋史)

離人骨肉。

(姚註)骨肉之愛。人皆有之。小人從而離間焉。非借以洩忿。卽因而圖利。此逆天害理之尤者。

韓愈改袁州刺史。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新唐書)

湯敦甫協揆之封翁。嘗載貨往來南北。止於荏平逆旅。聞鄰房有少婦泣聲。詢之。寓主則有老翁攜女入都。至逆旅而病。病久。喪其資斧。將賣女以行。故哭。翁惻然。命寓主喚之來。詢其邦族。則亦蕭山人。翁因解囊。予百金。曰。若攜此去。償寓主。餘作行資。女可勿賣也。老者驚喜過望。亟呼其女來。曰。蒙湯恩。人予我多金。汝從之去。彼此皆鄉里。不似是問舉目無親也。女趨叩拜。視之二八佳麗也。翁正色曰。吾此舉。特不忍汝父女分離。豈欲汝女耶。

汝攜女至都當爲擇佳偶耳。父女皆叩謝感泣。子卽敦甫相國。金釧十年正色立朝。諡文端。(七錄一)

西律閨女年未十六。非其父母或鞠養者。允許而招去之。或使人招去之。過惡也。小兒年未十四而拐之。留之。將使之與父母或鞠養者。長別或欲竊其衣物。重罪也。知情窩藏者。其罪同。(各國刑律考)

侵人所愛

俞曲園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李文饒之賦通犀帶也。其辭曰。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其可爲侵人所愛者戒矣。

助人爲非

(惠註)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爲不善。未必狻狷。惟有助之者。則同惡相濟。無忌憚矣。抽腸斃鼓。非不幸也。

人當極氣時。妻孥於中委曲勸解。切勿高聲助氣。故曰。家有賢妻。夫不遭橫事。又曰。家之賢妻。猶國之良相。(陸清獻公)

乾隆間江南沈雨峰充當司閹素性仁慈不敢受私賄遇案件細心察訪得其實暗稟主人因而官長判事有神明之稱且勸官勿濫押人犯並出示嚴禁溺女錮婢唆訟私宰及有壞風俗人心等事勸阜役不得用很刑閒時將眼前報應勸戒同事及諸差人等遇寒暑體恤禁囚凡方便事無不力行至六十八歲接長子放學院信方回里二子皆顯官壽至九十三(有福堂叢刻)

西例以屋作賭場如被告發除訟費外罰銀三十磅若疑爲賭場可向官紳一人出票查搜樓房屋宇主人不得容納外在彼賭博否則違例別立賭法設賭局而爲之傳信招貼是誘賭也罰法如前而兼苦工不等街巷聚賭而排列賭具者以匪徒論罪(各國刑律考)

西律凡接受貨物錢財契據股份單等或明知係由偷竊來者或強逼強取來者或侵吞來者而受之科罰十四年苦工少則五年(各國刑律考)

逞志作威

俞曲園曰君子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如之何逞志而作威乎逞志究欲倚勢作威譬之其猶國狗之瘦矣

張湛矜嚴好禮。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後漢書。

羅馬皇德。拉強謙遜和靄。有媚之者。欲爲建石像。皇笑却之。謂文明國之民。乃欲敬奉一頑石。愚莫甚矣。當其進羅馬城也。坦然步行兵衛。不設皇。又喜知民隱。常召人民入宮。問其疾苦。公民鑑。

辱人求勝

（惠註）屈王孫於胯下。困張祿於廁中。非愚則妄。吾見多陵人者。皆不在矣。

俞曲園曰。好榮而惡辱者。人之情也。我務辱人人。亦務辱我矣。智囊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是以有晉陽之難。禮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君子求勝己。不求勝人。求不辱於人。不求辱人。

敗人苗稼

（惠註）良苗肥稼。上可薦宗廟。下以厚民生。若種稻而奪諸水。牽牛以蹊人田。犯禁受罰。

固其宜耳。

俞曲園曰。昔紂以六月發民逐禽。民諫曰。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旨哉言乎。是以漢章帝詔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夫帝王之行。猶戒慎如此。況士庶人乎。

破人婚姻

(惠註)媒氏。掌萬民之判。然非耦必多喪耦。所當慎之始也。若夫初聘而強委禽。已歸而嗟分鏡。非辱於強暴。卽奪於亂離。更有絲蘿將結。一語而致參商。伉儷方諧。片辭而興雀角。皆害倫虧義不可之甚者也。

鈺按禮郊特牲云。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孟子云。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英諺云。秘密結婚之人。必爲公衆所耻辱。阿維丟云。欲結良緣。必與地位相當之人結婚。柯孤尼布云。急遽結婚。則生後悔。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敦信義而安義命。尙何反目離婚之有。至爲媒介。爲戚友。自當成人之美。若妻非貝錦。有意破壞。其心術尙可問哉。

嘉定秦簪園先生合昏之夕。新婦悶坐垂涕。先生詢之。新婦云。幼已字有壻家。父母嫌貧。

悔盟。先生詰以何人。乃同學友也。先生立即避出。並遣人招之來謝。誤娶之罪。幸未成婚。即以已洞房爲同學友之洞房。次日將奩飾衣物悉贈與同學友而送之。歸乾隆癸未。大魁多士。官侍讀學士。(四錄一)

上海喬潤齋中丞撫湖南時。德澤在人口碑。載道中丞未遇時。嗜酒落拓。夫人某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公。每深夜歸。夫人登樓望。遙見紅燈二盞。漸近。則燈杳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大疑問公。日間作何事。或有傷於陰。隲者。公曰。惟爲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夫人曰。旣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爲。其速往毀。遲恐不及。公即馳往。託言書尙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納。諸口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清代名人軼事)

司馬溫公云。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婦與壻之性行及家法。何如若娶婦。先問粧奩厚薄。則婦必傲。其公姑離間骨肉者多矣。人須思良婦爲起家之本。務在擇德。勿攀高門。勿貪貨利。苟得勤慎貞賢之女。彼必安貧守分。孝親和家。造福不淺也。

英國品性論曰。賢者之擇偶。斷不以容貌爲唯一目的。苟性情嬌縱。將來必致反目。惟婦德備而又具容色者。能令人久而不厭。亞諦孫氏曰。性情浮躁之人。擇偶每多中其毒。溫厚寬宏沈靜閑暇者。其家庭必多幸福。此亦物以類聚者也。

西律拆婚案情。審者最宜詳慎。須審司三人。或數人會同。讞鞫男或女。前經與人締婚。一也。親屬例不得婚。二也。婚帖不行。無以表其名。正言順三也。強婚詐婚。悞婚。四也。以姦聞而判析居者。後不得以拆婚爲請。夫無故離居。妻無端異處。皆可以敦倫爲請。男女同居。婚姻之道。不守其道。官可檄之。檄而不從。懲之以法。然或男或女。爲姦虐等情。迫而出此者。不禁（各國刑律考）

福清文紹祖之子。與柴公行議婚。既聘。柴女忽患瘋。紹祖以其惡疾也。欲更之。妻大怒曰。吾有兒。當使其順天理。自然久長。背禮傷義。速其禍也。仍娶柴女。歸次年。子登第。女亦病痊。三子皆貴（懿行錄）

苟富而驕

（惠註）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史鱣曰。富而不驕者。鮮矣。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禮記曰。富斯驕。驕斯亂。亂斯亡。

鉦按孝經云。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周書云。資富能訓。惟以永年。又云。怙侈滅義。驕淫矜夸。將由惡終。荷蘭古訓云。富而有耻辱之事。不若貧而有名譽。德諺云。貧人之譽。較富人之金爲貴。意大利格言云。以酒醇馬良。妻美錢多。誇耀于衆人之前者。乃愚者也。然則

如何而可曰富而有禮富而樂施大孝尊親澤流罔極則庶乎其可也

清初巨富有南季北亢之稱泰興有季家市居人三百餘家相傳其先一家所居每夕行
撤六十人有女樂二部服飾皆值巨萬平陽城外亢家園園大十里樹石池臺幽深如畫
相傳亢先世得李闖所遺轎重起家康熙中長生殿傳奇新出命家伶演之費鏹四十餘
萬他舉稱是雍正末所居火凡十七晝夜珍寶一空今則蕩然無人園亦鞠爲茂草矣當
兩家盛時不思殖德以培其後驕奢淫佚如出一途轉瞬澌滅殆盡今季氏尙知課子有
登第官侍御者子孫猶得藉儒業自存亢氏惟聲色飲博是耽迨乎困窮憂傷短折遂致
餒而世人崇貨殖而薄詩書觀此可憬然悟矣（近錄二）

曾文正公曰子弟未知艱苦眼孔大口氣大呼僕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必至敗家又
曰居家四敗曰婦女奢淫者敗子弟驕怠者敗兄弟不和者敗侮師慢客者敗

西國立志編曰塵世之富貴自俗眼觀之可歆可慕然苟無真實之善心高尚之品行金
錢之外不知其他則雖致鉅富而金銀外無他物仍一窶人耳蓋富人不可不有德行則光耀
之赫灼適以著其人品之卑劣而已

十七世紀英國斯賓那拉偕喀爾台德二人與西班牙媾和見有十人相將棹一小舟坐
低椅飲乾酪麥酒至爲淡泊異而詢諸農夫農夫答曰彼等卽我之主人也於是二人私

語曰。我輩此行。必當締結平和條約。彼等官紳。皆勤儉耐苦。如此其國。非易征服者。遂平澹締約而返。(品性論)

苟免無恥

俞曲園曰。曾子曰。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昔者衛國亂。高子皋出走。郭門閉。守門者曰。於彼有缺。子皋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皋曰。君子不隧。若苟免而無恥。則何所而不可。王文成公傳習錄曰。世人只把生命看得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百千年。也不過做了百千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于龍逢。只爲看的分明。所以能成就他的人。英國品性論曰。死有重於泰山。死大節者。足爲天下後世之標望。死而不死。孰有過於是乎。又曰。世之因道德功業而殺身者。必受人類尊敬。實成功於萬世。鎗刃可殺其身。而不能殺其思想。真理寄寓之軀。可滅而真理不可滅也。

英人納耳斯者。爲納斯菲立船長。載多數移民。自倫敦出發。適夜間。爲西班牙汽船所撞。破其底。西船不救而逃。乘客既多。紛擾尤甚。納耳斯先移婦人小兒於端艇。會有男子欲爭先者。納耳斯執鎗呼曰。有不聽船長命令而擅動者。先射殺之。秩序漸定。船客皆得救。

而納耳斯則與船俱沉。所謂舍生取義者非耶（職分論）

認恩推過

（惠註）恩非己出而妄認之過實在我而強推之任德不任怨竊恐居德者德之涼也。避怨者怨之府也。

路隋遷翰林學士。每除制出。以金幣來謝者。隋却之曰。公事而當私。私則邪。（新唐書）

范純仁拜右僕射。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宋史）

魏健齋先生太僕卿。襄之父也。精岐黃術。爲人治病。遇貧者。每贈藥資。一日赴鄉。治一大戶子婦疾。枕邊有金簪亡。疑魏。魏問。是何式樣。重若干。笑曰。實我取因款式。特佳。借去仿製。忘於告白耳。歸覓金製如式付之。未幾。婦病脫體。理牀蓐。金簪宛然大慙。入城還簪。並謝冒昧。乾隆乙巳歲大饑。封翁積米不過百石。卽門前平糶。頃刻而盡。一夕有移屍懸其門。鄰人謂此某所爲。及官驗。翁默然。事畢。翁語所親曰。予與某無仇。怨累我。特十數緡耳。何必更累以移屍之罪。子卽太僕。得喪封年八十四而卒。（義俠奇觀）

乾隆末。有程郎者。少時負籠爲業。往來布坊。櫃有銀三封。封十金。忽失其一。司櫃九人疑

程追之至。程愧謝曰。吾智短起。意借爲母耳。請三日償之。及三日。籌措償如數。一日整櫃。有物落地。卽前所失舊封識也。一市大驚曰。陷程耶矣。延程叩頭謝。且咎曰。何不自明。程曰。我白必有不自白者。寧我不白。白諸公耳。九人皆泣。程後大富。九十歲終。子成進士云。(五錄四)

法蘭西名律師西密訥耳。嘗爲人理一訴訟事。以關於其事件之一證書。未能呈送。訴訟全歸失敗。彼訴訟者。以損失財產巨額。故往訪西密訥耳。力言彼重要之證書。已付西氏存執。尋於笥中檢得。果如彼所言。然已無法補救。西氏乃括所有金錢償其損失。如西氏者。求維持對於自身之尊敬。雖貧無恤。可謂能斷行其職分者矣。(職分論)

英國亞白尼西。外科醫之名家也。思爲官醫員。乃造醫院監督家。未言來意。而彼監督者。卽傲然曰。君欲由我提挈。而得利運乎。亞氏惡之。答曰。非也。予欲購一邊尼之無花果耳。請速授。余悻悻而去。侮人適以自侮。故容貌言辭。不可傲也。而亦不可僞要當宅心於善。而發爲溫和之禮貌耳。(立志編)

嫁禍賣惡。

(惠註)共仲殺子般。而歸獄於僕人孟德行小斛。而借死於主者。古來機械變詐之事。甚

深而難測。然孟氏之賊。曹氏之姦。天下莫不聞者。抗斲食槽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可不畏哉。

沽買虛譽

俞曲園曰。越絕書曰。名過實者滅。韓詩外傳曰。名過其實者損。是故虛譽乃君子所畏也。顏氏家訓曰。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吾人誠不能忘名。亦當以立名爲事。豈可竊哉。

鈺按魯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又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孟子云。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蓋實至者名自歸。沽名釣譽。匪榮伊辱。英國格言云。得名譽之第一法。爲營善良之生活。其第二法。爲施善良之行爲。又云。與其有名譽之虛聲。不如有名譽之事實。德諺云。名譽卽財產。法諺云。無耻之人。不知名譽爲何物。又云。與其傷名譽。不若殺身。西人重視名譽。如此。彼盜名欺世者。能欺之一時。不能欺之時。時則何益矣。

包貯險心

(姚註)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凡陽恆易。易則易知。凡陰必險。險則難測。心之易險。卽

生前之天堂地獄也。死後識神不昧。各隨熟處走耳。

盜虛名者有不測之禍。負隱慝者有不測之禍。懷忮心者有不測之禍。(曾文正日記)

西國立志編曰。文人博士必以善良之心端正之行。與夫學問智見合爲一體。而後可世之負絕學通才而心術奸回品行劣惡不足爲師表而轉足爲鑒戒者。踵相接殊可鑒也。詰其所謂學問者何。亦曰狂肆也。驕慢也。暴戾也。是烏可語學問也。

挫人所長護己所短

俞曲園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崔子玉所銘之座右者也。人有長而挫之。己有短而護之。非君子之用心矣。金樓子之戒子也。曰。有善鮮不自伐。有能寡不自矜。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然則挫人而護己。何益之有哉。

乘威迫脅

(惠註)威者權也。勢也。權勢所在。爲福固易。爲禍亦烈。

俞曲園曰。漢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是故乘威迫脅者。不仁之甚者也。顏子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

危者也。吾見其立敗矣。

紀文達公曰。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劫數人所爲。非天所爲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干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昔在賊中。見其縛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問敢怒乎。曰不敢。使行酒於側。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違言。箠而縛之。槐卽是一端。可類推矣。

錦江某孀婦。老而貧。有子遠出。媳方少艾。土豪某強委禽焉。不可將劫取之。姑婦夜泣。羅壯勇公思舉。聞泣聲。悲之。卽授以橐中所獲。使他匿。是夜。豪方飲於室。有人入室。攫其首。去其家。疑爲壯勇也。報官。並懸千金賞以捕之。不得。嘉慶戊午。川楚軍興。壯勇積功。至提督。乃銷案。壯勇以千金給豪家。曰。若懸償千金。請以此自贖。何如。義俠奇觀。

遼東崔公宗泰。守常州。征閩大軍十餘萬。駐郡。人情恇擾。君先期儲備。供張立辦。有游騎十人入村落。逐婦女二人。溺河死。君聞之。夜叩營門。白將軍戮一人。貫七人耳。鞭隊伍長十餘人。一軍肅然。又時單騎按行城外。遇小有剽劫。遣隸傳呼曰。崔太守來。則皆引避去。

然有求輒應將卒亦以是德君（先正事略）

西例鼓噪騷擾若三人以上聚集持凶器出惡言使人驚駭是謂鼓噪聚衆至十二人以上騷擾地方罪曰過惡至毀拆廟宇樓房機器等則重罪也按律懲辦（各國刑律考）

縱暴殺傷

（惠註）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之道也乃有芟夷若草論報如屠豈知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也虞定安之家門不增一口王溫舒之族滅豈踰三冬戒之戒之

（姚註）脅從罔治王者之師也眚災肆赦王者之法也人臣爲國愛民當知此義若統兵則殺人盈城斷獄則血流波道暴亦甚矣試思古來猛將酷吏有能全其身保其子孫者乎。

明孔侍郎鏞知連山縣都御史葉盛征廣西以鏞從諸將妄殺者鏞輒力爭全活甚衆擢高州知府時賊魁馮曉屯化州鄧公長屯茅峒屢招不就鏞單騎從二人直抵茅峒道遇賊徒令還告曰我新太守也鏞徐下馬公長率其徒弛甲羅拜鏞諭曰汝曹故良民迫凍餒耳前守欲兵汝吾今奉命爲汝父母信我則送我歸不信則殺我卽大軍至無遺類矣其黨皆感悟泣下鏞曰餒矣當食我公長爲跪上酒饌既食曰日且暮當止宿夜解衣酬

寢賊相顧駭服。再宿而返。公長遂焚巢。率黨數千人降。諸賊次第納款。境內大定。(明史)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章京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命專
司訊鞫。收復諸羅。日搜出逆民千餘人。節相欲盡置之。法方逐名。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
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後馭歷
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諡勤襄。(三錄一)

錢塘許樂亭先生。堯堂。乾隆初年。於湖北某府司刑名事。值教匪事起。太守緝獲逆首數
人。並同黨姓名總冊。屬先生敍稿。通稟上憲。先生閱冊。蓋數萬家。皆鄉愚無知。被誘脅從
者。惻然傷之。籌思竟夜。毅然取冊焚之。詰旦乃以告太守。太守感悟。命但以逆首數人通
稟懲辦。其難遂解。子鉞。孫學范。皆貴。曾孫乃普。兵部尙書。(四錄一)

乾隆間。蘇省荒。江陰民變。揭竿爲亂。巡撫某公聞變。親至過常州。費鶴汀中丞之祖。方爲
郡。招房吏隨守出迎。時亂民之首謀及黨羽數十人。俱就縛。撫軍因喚費入。曰。江邑饑民
作亂。例應無少長駢戮。若何方得情罪允協。費對曰。江邑事起。倉卒皆貧民。因饑覓食。非
敢叛也。某愚見不如照強盜聚衆行劫例。將爲首擬以斬梟。餘衆分別軍流。似於情罪允
當。撫軍深然其言。遂令費擬稿。上斬一人。流十餘人。識者謂費以一言救萬人之命。其後
必有興者。生子某。仕至陝西潼商道。孫開綬。卽鶴汀中丞。費受一品封。(有福堂叢刻)

美總統林肯應付外交亦極敏練初南軍派馬森史拉特赴歐洲冀得英法二國後援爲北將威爾克截獲英人索犯急并責謝罪美民聞之咸激昂林肯卒徇英人之議得無事其言曰一時期中祇容一戰爭外交界以爲名言以退讓息兵爭可謂仁矣(少年叢書)西律殺者置人於死也。毆之。彈之。刺之。傷之。以兇器以棍棒以拳脚或溺或薰或縊或焚或沸皆是同謀者其罪同然當殺。悞殺。故殺。其罪迥異當殺無罪。悞殺罪極。輕故殺罪極重也。當殺非一殺殺已者婦人殺強姦者夫殺婦之強姦者父殺女之強姦者皆不問強姦罪不致死殺之勿問。悞殺有格殺。憤殺之別。被逼反擊格殺也。相鬪打死。憤殺也。憤殺者殺雖不當而非先蓄殺機若事過氣平而猶殺害是有心洩憤以故殺論矣(各國刑律考)

西例凡懷惡意傷人不論用兇器與否有開槍或槍刀傷人或有意陷人沉溺或掩口鼻悶死或絕其吭致斃卽遇救不斃命公堂科定永作苦工比武殺人概曰故殺以持殺具存殺心也其從者亦以故殺論罪在場喝助故也故意傷人手足耳目者重罪也可追償鉅款須辨其有心無心有心罪重無心罪輕公堂永罰苦工或監禁五年(各國刑律考)法國名賢有反對國民戰爭之狂熱說平和經典者卽比爾其人。是比爾聲言戰爭之罪惡。主張萬國平和制度。馴至由學士會剝奪其名譽。仍毅然不爲動。往說俄帝且遊說萬

國會議始終以求免戰爭慘禍爲目的。刊行永久平和一書。書中論及各國取決武器均須先赴萬國會議。陳訴求其居間裁奪。此萬國會議則由各國民代表之。是書刊行後約八十年。今則漸趨重於人道主義。當以漸實現矣。(品性論)

法王卻而司第九世。嘗於森多鎖羅祭日。虐殺鳩厄諾黨多人。死時忽生恐怖。不能制止。顧謂其御醫曰。余於近數日間。如感劇熱。祭壇上被殺諸屍體。一一現於目前。流血被面。怖人欲死。顧彼輩皆弱者。胡能現此獐狀。余今知殘殺之非道。悔無及矣。(職分論)

無故剪裁。

俞曲園曰。太公金匱載武王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古天子之尊。猶惜一衣。今乃士庶之家。衣阿錫而曳齊紈矣。抱朴子譏惑篇有曰。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乍長乍短。一廣一狹。所節無常。朝夕放效。余實凡夫。拙於隨俗。未嘗易也。誠以爲不急耳。世之無故剪裁者。宜思此言。

鈺按春秋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曹風刺衣服僭侈云。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英諺云。以時世裝自炫者。裁縫匠之玩物。夫惟大雅。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曾文正公曰。吾平日以儉字教人。昨聞魁時若將軍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婦女在家並未穿着綢緞。輒料吾家婦女亦過於講究。深恐享受太過。足以折福。又曰。世家子弟衣食起居無不與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吾忝爲將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願爾等常守此儉樸之風。亦惜福之道也。

汪龍莊曰。儉之爲益。非僅省財而已。惜福必多。嘗見富貴之家。子孫多不肖。或動與疾病相值。勤耕織者。往往康強。後人亦知守分。暴殄與惜福之別也。昔吾浙有達官。寵妾占熊。屬吏獻蟒袍二百餘件。皆定製顧繡。長不踰二尺。余曰。此兒必不育。否則必敗其家。聞者皆笑。余迂闊不數歲。達官賄敗。此兒納刑部獄。未幾病殤。反是以觀。則惜福者延齡。古人豈欺我哉。(五錄二)

美國富蘭克林曰。世之專務外觀者。章身華服。以爲誇耀。不問地位如何。不知表裏不稱。得毋羞乎。且衣服太奢。實身之災也。所貴乎衣者。整齊潔淨二者而已。此人人所當爲。以此提倡。表率社會。獲益良多。衣不必多。製盈箱累篋。無益也。欲衣服舒整。當不穿時必摺疊整齊。收藏衣服。尤宜注意。(家庭教育譚)

非禮烹宰。

(惠註)禮之所在烹宰所不廢也。至於平居當遵約儉大夫玉食必害而家况乎多列庶羞兼羅珍怪揆之古人無故不殺之禮不已悖乎淮南子說山篇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高誘註云牛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然則漢法殺牛與殺人同科也故其時人不敢犯

(姚註)非祭非賓不可特殺又物或死非其時如羊之羔豕之豚雞之雛之類物或有功於人如牛之耕犬之守之類皆不可殺

曾文正公曰吾與萬箎軒偶談家常渠家百萬之富而日用極儉其內眷終年不辦葷菜每日書房先生所吃葷菜餘剩者撤下則內室吃之其母過六十後箎軒苦求始准添葷菜一樣今亂後家不甚破子孫俱好皆省儉所惜之福也

孟瓶菴太史嘗輯古今戒殺事爲廣愛錄中有數條云張惕庵先生曰古人不常殺生亦不皆食肉觀戴記無故不殺之文則知不常殺生也觀文王七十食肉之政則知不皆食肉也今市肆品味甚多何必更多宰殺按此語通達和平可使飲食之人無所藉口今先生長嗣經邦已成進士矣又云何念修侍郎言蘇州有一鱸魚麵店獲利數倍他店後數年死於水鱸魚數萬環繞腰腹間亦報應之最顯者也又云陳劍城給諫言吾鄉前輩張无悶先生云秦景天籠鷓鴣寄曹秋岳曹悉放之作開籠行余和之有開籠放入青霄去

還爾悠悠。天地身之句。世人既以雞鳧爲常饌。而於野雀、鷓鴣、鷓鴣、鷓鴣之類。復掩取無遺。登俎無幾。而罪業有邱山之重矣。今給諫二子皆登鄉薦。又云。余已丑歲在成都得疾。醫云。必得鹿胎合藥。方可速愈。余函止之。後復患痰喘。醫者欲以牛肉熬膏。余以家世不食牛。亦不從。余病亦尋愈也。大凡諸殺戒中。耕牛最重。昔程子嘗謂客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資牛之力。老則殺之。爲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災。皆俗不善致之。又云。先君子於畜犬。冬寒必爲擇寢處之地。死必僱人埋之。壬辰二月。先君子病亟。犬忽奔入牀下。流涕不止。孰謂畜類無知哉。又云。畜產自牛犬。斷不可食。外驢馬肉亦不可食。食馬肉者。往往患馬疔瘡。又瘟疫死者。皆係素食牛馬之人。何苦爲口腹受此苦報哉。又云。余壬辰歸里。爲兒子成婚時。先君子早已戒殺。舊交十數人。公送羊酒。先君子受而畜之。湧泉寺先祖朝議公。一生持殺戒。常不畜貓。先君子偃臥時。鼠或窺牀簣間器物。一無所毀。嘗謂人曰。吾家百年不畜貓。我不害鼠。鼠甯殘我物乎。又云。少聞長老言。有一縣尹喜食鵝掌者。又繫羊於櫬。令庖人取其心。後患惡瘡。展轉牀蓐。乃死。時人以爲報應。無爽云。(近錄六)

費愛衆。河閩人。好行其德。妻陳氏亦好施。與一日屠者牽牛過門。牛見陳氏。淚下。如注。前足跪地。陳氏憐之。償值牽歸。飼以草。具一夕。費夫婦共寢。忽盜匪破門入。緊繫愛衆。復豔

陳氏美。將汚之。陳放聲大哭。俄一牛奔入。以角猛觸羣盜。盜拔刀砍之。牛益奮力。死鬪。盜倒斃者多人。牛亦傷殪。未幾。團防至。解二人。縛獲盜三人。送縣署。正法。費及陳氏。遂以紅氈裹牛體。卜葬山麓。下並建碑曰義牛塚。義俠奇觀。

蒲城令某公。久戒殺生。而夫人復貪口腹。時值誕辰。命庖人先期治具。厨下豬羊作隊。雞鶩成羣。盡將就死。公曰。爾值生辰。彼居死地。尙祈夫人種福。夫人詬曰。汝勿作此老頭巾語。我不受人欺也。公歎息而出。夫人夜熟寢。不覺身入厨下。見庖人磨刀霍霍。忽魂與豬合爲一體。庖人持利刃刺入喉際。痛徹肺腑。又投入百沸湯。擗毛刮骨。魂逐肝腸。一時迸裂。久之。又與羊合懼極狂號。其屠戮之慘。又倍於豬。已而割雞宰鴨。無不以身受之。屠殺已徧。驚魂稍安。老僕攜一金色鯉來。魂又附之。聞一婢喜呼曰。夫人酷嗜此。速剝作魚圓。以備早饌。遂除鱗剔膽。斷頭去尾。錚錚細剝。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受寸磔矣。極力狂呼。始醒。小婢進曰。魚圓已備。夫人可早膳矣。遂立命却去。回思怖境。汗如雨下。明日屬罷宴。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戒。云。此嘉慶中年事。七錄三。

散棄五穀

(姚註)場圃倉庾之旁。几筵杯杵之側。或信足蹂踐。或隨手拋擲。甚至墮落汗穢。其罪更重。亦念及凶年饑歲。轉死溝壑。時乎。

俞曲園曰。管子曰。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又曰。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先飯黍而後嚼桃。重五穀之長也。古之明君。賤珠玉而貴五穀。今有一鉤之金。人必寶而藏之。乃粒米狼戾而不知惜。史稱西漢之末。天下旱蝗。至以黃金一觔易粟一斛。宜何寶歟。

嘉慶己卯。倪孝廉延壽。寓金陵報恩寺。有老僧談閻羅審訊。不惜字紙。輕棄飯粒。兩案據云。在重慶府時。病甚。恍至一署。見故徒曹福在焉。曹曰。我知師壽未終。今日王審案。盍隨往觀。須臾。王升殿。九人跪階下。王向左曰。汝二人。竟將字紙作還魂紙。有時賣與箔鋪。爲紙花。婦女不知。乘便揩抹污穢。罪莫大焉。今汝知悔乎。答曰。知悔。王曰。果知悔。姑放汝還陽。別謀生業。儻更敬惜字紙。許贖前愆。若仍執迷不悟。必遣火部神將焚爾。居蕩爾。產子孫。爲瞽。語畢。又向右曰。汝二人。爲人收字紙。何得賣與奸人。作還魂紙。本應剗汝心。姑念初犯。且放汝回去。自後不將字紙竊賣。又知敬惜。必獲好報。至後五人。係平日糾會敬惜字紙者。王霽色曰。公等敬惜字紙。却不知收字紙者。賣與賤丈夫。作還魂紙。亦是失察。今概從寬宥。令公等還陽。可徧告人。將字紙親自焚化。積久灰多。收貯潔淨器皿中。送諸巨。

流壽爾。父母顯爾。功名昌爾。子孫毋疑。毋怠。九人退出。余慨然歎曰。世間或用字。紙糊窗。藉簿。或剪襯底。或窰戶細書碗上。或濫刷招帖於便溺處。或婦女用字。本夾鞵樣。種種未知。敬惜較之作。還魂紙者。相去幾何。正躊躇間。忽見衣綵衣者二人。幢幡引一老者至。余細視。卽左鄰孫某。王曰。公敬惜飯粒。歷久不怠。常分付女眷。不時至厨下。察看見有贖飯。卽給與乞。或餒犬。飼貓。或置屋上。飼雀。上天感動。賜公子孫良田千頃。公厨下惟何。某將公幼女一口剩飯。拋在陰溝。公知之乎。對曰。未也。王曰。此人已發乞。道中矣。未幾見蓬頭跣足者一人。來向老者求援。王曰。此人輕棄五穀。罪難末減。卽公亦因此人輕褻一口贖飯。減公五日祿。陰律甚嚴。予不敢私。老者逡巡而退。王亦倏忽不見。回視故徒曹福曰。頃兩案師見之乎。作善者如彼。作孽者如此。師歸後。能廣爲傳播。不但延年。必證佛果。余瞿然而醒。病亦尋愈。(七錄四)

五穀無不知惜。獨至漿洗衣服之麥粉。則否何也。試思普天下禁用麥粉漿衣。一年中民間卽可積麥數十萬石。昔有鄰里失火。延燒數百家。而一家獨存。究其故。則數世不用麥粉漿衣者。因思每一漿洗。所需粉漿盈盆盈盎。衣服穿後。再經洗濯。此麥粉水。又誰不傾棄於地。且婦人女子。裏衣褻服。無不用漿。此尤造孽之甚。余衣非惟不喜漿。且最怕漿。夫不漿。則布較柔。輒何反不便於穿。卽漿亦不過一二日結燥耳。豈能久乎。嗟乎。粵匪再竄。

杭城餓死者不少。斯時求麥粉充饑。從何而得。平定之後。又復浪費。不惜恐非積德。迎祥之道。然則禁之當何如。一家必有一主。躬先倡率。所洗衣不用漿。而後及婦女僕。嫗隨時勸戒。一店必有總理。亦躬自倡率。交人洗。則明告以勿漿。而後及夥友學生。如是由一家至千百家。一店至千百店。所省麥粉甚鉅。不至造孽矣。再有粉紬漿布。貨本稀鬆。用生熟小粉塗上。以炫買主。此不但利己。欺人有虧天理。其暴殄天物。又孰甚焉。戒之當自機上。始此。又因漿洗而推類相勸者也。(八錄五)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陸陳諸行。巨川性侈。而復色荒。未幾田產行店。俱屬他人。獨餘住室。其家人勸之曰。此室可直數百千錢。再勿浪費。尙可終餘年。巨川性嗜食。未能自禁。每日必至王老餃子店。食餃子。但取其餡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餘。暴乾以米囤聚而藏之。無何巨川之屋。盡入於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卽以所暴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獨王老拾其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三錄三)

婁東王明經樹穫言。其鄉人某。闔門燔死。並來未半月之婢。亦與焉。鄰里不測其何隱惡。適有請乩仙者。叩之。乩示曰。其家散棄五穀太甚。縱小兒女食且弄。嫗婢亦共爲污穢。每擲棄之上帝。擬俟其悛。以小災警之。十年矣。而狼籍如故。乃付雷部。雷部覆奏以爲輕。遂

付火部婢本不在劫中。三日前主與殘食拋窗外。落糞舟中。而祕不言。故並殛之。(續錄)

三)

勞擾衆生。

(姚註)輕動師旅。妄興工役。豈獨民不聊生。卽馬牛之屬亦疲於奔命。不仁甚矣。俞曲園曰。荀子有言。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是以古之爲政者。務安靜之不務勞擾之也。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地方猝遇有事。全在大吏持重。不擾以全民命。乾隆甲午。山東王倫滋事。撫軍在東昌堵禦。姚小坡時官河帥。東門外人煙稠密。賊傳檄將來攻城。是夜東門外火起。撫軍促令放炮。姚公曰。事未探實。萬一誤放。則城外生靈塗炭矣。未幾報至。果民居失火。東門外居民幸得保全。姚公之力也。畢秋帆尙書撫陝時。甘肅回人不靖。阿相國率師往勦。省垣有張回子者。家貲百萬。司閽者傳進軍報一封。尙書啟視。以名柬請張至。以軍報與閱。張皇遽伏地。尙書曰。我固知汝必不反也。我將以百口保汝。張叩頭出。後阿相國於軍前擒得活口。訊之詞連及張。尙書卽具疏以全家保其不反。事遂得寢。保全尤大。蓋以張之豪富諸

回。皆。其。族。屬。若。非。畢。公。推。誠。開。示。如。此。則。省。中。數。萬。回。民。其。能。安。坐。無。事。哉。（清代名人軼事）

李文襄公之芳督浙江軍務。堅守賊衝。有進無退。與諸將軍約。有犯令者。必按法治罪。吾輩不縱兵毒民。則民心固。而軍法亦立。將軍然之。未幾。滿兵有犯法者。公發令箭詣將軍。縛兵至。斬之。百姓皆歡躍。一卒與賣菜備競。立鞭之。嗣是滿漢兵莫敢不奉法。（先正事略）

紀文達公曰。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至石門橋。客舍窗臨馬櫪。人靜後。忽聞馬語。及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饑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現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圍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衆馬皆鳴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屠割。更我輩不若也。及忽輕噉語。遂寂。及恒舉以戒圍人。西洋之御者。必甚愛其馬。雖持鞭決不輕易撻之。鞭馬太多。則御者社會皆視爲莫大之恥辱。凡馬既疲而苦暑之時。苟御者更加以虐待。則必致失職。一馬服役之時間。及里數。皆有一定規則。不可犯之。又務考求馬之衛生法。而不害其健康。（新道德叢譚）

西例。六畜。虐待。傷生。騎馱。過度。罰銀。多則。五磅。或繫獄。多則。二月。車載禽畜。放置不安。使之受苦。罰銀三磅。惡毒藥物。無故而施之。六畜。罰銀五磅。或繫獄。作苦工。（各國刑律考）

英人愛德華旅行中。見騾馬受人類虐待。心甚憐之。歸於英國倫敦。立志爲馬之救濟者。著成一書。詳論馬。勒馬。纏等物。與馬以痛苦之情狀。欲喚起人類悲憫心。滅除馬之痛苦。揭於倫敦太晤士報。又嘗過動物虐待防止會。見停放馬車十餘。皆以勒與手纏緊束。挽車諸馬。使頭項極不得自由。彼乃謁其執事諸人。多所論列。意欲使悉數寬解之。凡爲彼足迹所至者。莫不盡情演說。使廢除壓抑的一切。馬具。愛德華以種種方法救濟馬車之馬。既發生效力。後復欲救濟貨車之馬。至七十五歲時。著一書名曰倫敦之石勉人。以道路之改良也。（職分論）

破人之家。取其財寶。

（姚註）此與大盜何異。

決水放火。以害民居。

老君說百病。曰水。火敗傷。是一病。

（惠註）開積水於萬仞。烈猛火於積薪。非奸吏盜以營私。卽仇家藉之洩忿。漂民居之室。

其傷必多。焚旅人之巢。爲禍甚烈。夫夫也。雖投畀河伯。焚諸平莊。非過也。

開化戴簡恪公敦元。其封翁年五十。無子。僅有田三頃。值衢州河漲。溺斃人口無算。翁以地契質富家。得錢若干。救活者頗多。而田去三之二。逾年。卽生簡恪。位躋公輔。(續錄)杭州邵氏巨族也。有僕婦某氏。來傭工。其箱篋內。多金銀飾物。異之一日。樓窗有煙熏氣。主人驚起。查檢至僕婦臥牀。見婦已燒死。徧身黑如炭。急喚其家人來。皆曰。該死。細詢之。方知此婦曾爲某家傭。主婦積蓄頗厚。此婦陰以火焚其屋。主婦亦被燒死。乃竊其衣飾而去。神蓋疾其陰惡。藉寒夜熏籠之火。以自焚而死云。(六錄五)西律於廟宇會堂等處。放火罪當苦工。終世輕者。三年於居室爲之。苦工終世於耳屋倉廩草場隴畝木林花園等處爲之。亦判爲苦工。或繫獄於樓房宮室生物等處。放火未成者亦然。(各國刑律考)

紊亂規模以敗人功。損人器物以窮人用。

(姚註)敗人功於將成。窮人用使不利。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敗人者人敗之。窮人者人窮之。是自敗也。自窮也。

見他榮貴。願他流貶。見他富有。願他破散。

俞曲園曰。孔子曰。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貴而能貴人者。欲賤而不可得也。反是而言之。吾知見人榮貴而願其流貶者。其人必不貴矣。見人富有而願其破散者。其人必不富矣。

曾文正公戒伎。詩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妬。妬者。妾婦行。瑣瑣奚足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己。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驚。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爾室神來格。高明鬼所顧。天道常好還。嫉人還自誤。重者災汝躬。輕亦滅汝祚。我今告後生。悚然大覺。悟終身。讓人道。曾不失寸步。終身祝人善。曾不損尺布。消除嫉妬心。普天零甘露。家家獲吉祥。我亦無恐怖。

英國品性論曰。人見友人之不幸事而爲之怏怏者。卽肝膽照人。披瀝腹心者也。若見他人失敗而爲之怏適。見他人成功而爲之不悅者。必爲至卑劣之小人。諒哉言乎。度量淺狹之人。見人之被毀。謗遭困阨者。視爲固然。見人之有德行。成大業者。則詈不絕口。設與人同業。則但冀其人之失敗。不幸己遭失敗。則必誹謗他人。若他人爲之崇者。哈巴德曰。賢者力求免過。恆借鏡於愚不肖之人。而愚不肖者所作爲。初不知取法乎。賢者良可歎也。



太上寶箴中西續義 卷下

無錫 楊鍾鈺章甫 編輯

同里 侯祖述紹先 參校
王 襄子才

見他色美起心私之。

(姚註)惡念一起。雖無邪緣。已得罪於天地鬼神矣。

于鐵樵曰。萬惡淫爲首。道書云。淫人之罪。加殺人數等。又云。凡人苦行修行。諸罪俱可消解。惟曾破處子之身者。後雖道高行滿。不能開釋。必受過惡報。方可成真淫之爲罪。其重如此。昔人見陰律云。姦人妻者。得子孫淫。佚報姦人室女者。得絕嗣報。吁。可畏已。

俞曲園曰。見人色美而遽起私之心。此心一萌。易內竊妻。不知其所終極矣。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南史沈憲傳曰。目見可欲。心能不亂。聖人以禮防民。宜用老子之言。是故深宮固門。闔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君子以禮制心。宜用南史之言。故曰。美者自美。吾不見其美。

鈺按曲禮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授幣。不交。不親爲酒食。以召鄉黨寮友。以厚其

別也。魯論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桑間濮上之音，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聖人黜之。泰西俗尚，雖殊而男女均重道德，重信義，有擇配而無苟且。西哲坡菩云：人之處世，若航海然，道理其針盤也，情慾其大風也。大奧志尼云：惡人從慾如奴從主，賀連斯云：人不能制情慾，則將爲情慾所制。英諺云：情慾能令人等於獸類，醉酒則尤甚。君子遠色而貴德，小人縱慾以斃倫人禽之別，在此幾希，嗚呼！可不懼哉。

高忠憲公曰：世間惟財色二字最敗壞人，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壽折福，殃留子孫，皆有明驗。顯報少年當竭力保守視身如玉，須臾堅忍，終身受用一念之差，萬劫莫贖。至於非分得財，非得財也得禍也。積財愈多，積禍愈大，往往忽遭橫禍，前所積者一朝而盡，或出不肖子孫，作出無限醜事，何如力持勤儉二字，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衾影無愧，勝於污濁之富，不且百千萬倍耶。

紀文達公曰：滿媪余弟乳母也。有女曰荔姐，嫁爲近村民家妻。一日聞母病，遽狼狽而來。時已入夜，顧見一人追之急，度是強暴，乃隱身古冢白楊下，解縲繫頸，披髮吐舌。其人逼視，知爲縊鬼，驚仆不起。荔姐竟狂奔得免。次日喧傳某少年遇鬼中惡，其鬼今尙隨之。醫藥符籙皆無效，竟顛癩終身。此或由恐怖之餘，邪魅乘機中之，或明神疾惡，陰奪其魄，然均可爲狂且戒。

黃槐森。香山人。授徒爲業。咸豐十一年。六月。有一學堂。延請乩仙。問今科中式何人。仙云。香山中得無情鬼。此語喧傳遠近。公之館僮聞之。知公必登第也。初公設館某處。鄰有少婦。悅之。私問館僮。爾師愛食何物。答以愛柑。次日。以柑託僮。僮公辭不受。婦乃剝去柑皮。裝飾鄭重。俛僮慇懃獻之。公會僮語少。婦曰。女重貞節。士重廉隅。汝與我師無親。何爲頻頻來獻。汝若再來。彼此無顏矣。少婦羞慚無地。皺眉齧齒曰。無情鬼。無情鬼。其後感公嚴正。遂矢志改行矣。是科辛酉榜發。果中壬戌。入翰林。然後知無情鬼三字。出於少婦私忿之言。而天地鬼神共聞其語矣。(九錄四)

某生者。浙杭諸生。從蔣一亭學申韓術。道光丙午。蔣君就上海咸雲崖觀察幕。會署有請仙者。降乩爲夏淳如先生。某生叩問功名。大書前程頗遠。惜爲口孽淫孽折除盡矣。速改行。尙可延年。否則冤鬼將至。尙冀科名乎。某笑曰。旣云冤鬼。請問是何因緣。乩復書曰。汝必欲明言耶。十年前。荷池洗硯事。尙憶之否。生色頓變。叩首默祝。又書曰。冥司申報桂宮。黜爾名。減爾算。故予知之。從此力悔前非。尙可挽回萬一。徒事禱祈無濟也。乩停後。有詢生以仙所云者。生憮然曰。挑達之行。慚負人鬼。敬以相告。願有志者。以予爲戒耳。先是某生嘗讀書於姑母家。姑有豔婢。生夏日攜硯。滌於荷池。適婢以採荷踵至。遂與調笑。入池畔小亭而私焉。自此得間。卽會而婢孕矣。未幾腹益大。爲姑所覺。不勝拷掠。始吐實。姑遽

令人召生至。將以予之。生堅不承。拂衣竟歸。婢無以自白。自縊死。不虞仙之發其覆也。明年竟以吐血狂死。死時。咸見一女子披髮立牀前云（七錄六）

蔡子民先生曰。各國曾犯姦通之罪者。無論男女。恆爲社會所鄙視。而女子尤甚。往往以是摧滅終身之幸福。甚者至於自殺。尤甚者被殺。吾人興念及此。有不爲之慄慄危懼。而懸爲厲禁者乎（新道德叢譚）

俄人格里洛夫之寓言。其題曰。著作家與盜賊。文曰。鬼國有二罪人。同時受宣告。至判官前。一爲劇盜。一爲著述家。文詞含淫毒之性者也。宣言畢。見二鐵鑊。自空而下。二罪人者。各入其一。其強盜鑊下。木片堆積甚多。烈焰衝天。而著述家鑊下之火。其初甚微。然愈久愈烈。數世紀後。盜鑊之火。消滅已久。而著述家鑊下之火。猶炎焰不息。於是著述家大呼曰。縱余爲惡。亦不至更重於盜賊。一婦人執鞭而至。曰。汝乃欲與盜賊相比較乎。盜賊誠殘酷無人道。然死後已矣。若汝者。骨已朽而罪惡日益擴充。至於外國。其勢逐年而益盛也。遂使觀望世界而指示之曰。盍觀此少年。貽家族以恥辱。使兩親招不幸。其腐敗此少年之腦髓者。非汝之力而誰力也。試觀此不幸之男。若女以結婚爲兒戲。至於支離滅裂者。非汝之力而誰力也。汝以文明之名鼓吹。無神之說。以鼓惑人心。試觀此國殺戮盜賊。爭鬪反逆之事。層見疊出。汝對於此國人民之淚血。皆負其責者也。言既畢。而鑊蓋復閉。

火焰益盛。此西人之寓言。警世可見。淫書淫戲之爲禍烈也。（職分論）

西例強姦婦女。永遠罰作苦工。或減輕不少。五年強姦而在場。喝助。照二等罪。首科罰婦女。全貞格殺強姦者。不問姦辱幼女。年未十二。無論拒與不拒。皆爲重罪。與強姦同。婦女不論老少。而強奪拘留。將娶之淫之。或使爲人淫娶。兇狠罪也。（各國刑律考）

西例淫書淫畫等物。以之出售。官紳邑宰。可發票查搜。審其人。焚其物。淫謗之書。爲人排印。工費不能告追。凡誣惑世。淫邪之書。不得有著作權。所以警淫。慝維風化也。（各國刑律考）

美國穆德博士勸戒淫慾說

少年進德
彙編三集

言人所不言。凡我青年。宜日夕手此編。是救病之針。砥是學問道德。與凡百事業進步之先鞭。（黃炎培題）

余足跡所至。幾遍全球。全球少年之通病。有四。一爲淫慾。二爲酗酒。三爲賭博。四爲虛僞。四者有一。已足敗壞我少年人之事業。斲喪我少年人之身體。我少年人對此四者。不可不全力抵抗之。然余觀夫全球少年。類多不能戰勝此仇敵。不惜以一生之名譽幸福。爲此四者而犧牲。此四者之中。尤以淫慾之魔力爲最大。全球之少年人人被

困於淫慾之中而不能自救。人格之卑下。此其一大原因。

余亟欲引我可愛之少年人出淫慾之羅網。故極希望我全球之少年同心一力驅除慾念。少年人須知慾之一字傷身殊甚。有以一時之歡娛貽終身之苦痛者。良可哀憫。而余所最傷心者。則以小孩受遺傳之惡疾而苦痛萬狀是也。孩提之童不幸爲淫人之後。乃以無辜之身受百般苦楚。見之能勿神傷耶。夫人以少年時不知節慾。致終身感受苦痛已極。人生之慘境何況流毒數世。遺害後人。余嘗聞某君演說曰。淫慾二字爲人類事業失敗之總因。彼創造各種偉大事業者。必係身體健全之人。身體不健全者。必不足以佔優勝之地位。建不世之功業。而淫慾者最易戕賊人之身體。消耗人之精神。諸君試觀淫慾無度之人。有不身體疲軟。精神衰弱者乎。身體疲軟。精神衰弱之人。有能負荷重大責任。繁劇事務者乎。嗟乎。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少年少年。幸勿漠視之也。

且余尤有進者。大凡淫慾見諸事實者。謂之淫行。其存諸理想者。謂之意淫。淫行在自好之士。或能免之。而意淫則少年隱受其害者。不可勝數。少年知識初開。一見淫書。或一聞淫詞。卽冥思妄想。其着魔時。卽不免染手淫等惡習。而得夢遺白濁諸症。卽無此惡習。而以淫思傷神之故。腦力困疲。身體疴瘳。辦事敷衍。較前未墜慾海時。判若兩人。

且意淫之人必多貧血症并易染肺癆等疾余閒時嘗至癆病院見少年患病者甚多類皆以不知節慾而呻吟於牀第困苦顛連以至於死其苦有甚於刀斫車裂或軀壳雖存而以精血耗敗之故不能爲事無異廢人是以善良之少年必須與耳目立約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每至睡時閒時爲慾念最易發生之時如不幸而動淫思卽當以仇敵視之宜有懸崖勒馬之力要知此時極爲危險若不以全力制勝卽爲終身失敗之基故不可不慎也我少年欲造成一完全之人格固不可不致意於清心寡慾至於人壽據衛生家言至少須有一百餘歲今日人壽之短促雖含有其他關係而少年不知節慾實爲其最大原因余知彼縱慾而中壽之人苟能稍知攝生則期頤之壽不難致也今更縷述逞慾之害於下

一汚品格 少年人之品格如好花初放無絲毫塵滓一旦爲淫慾所誘陷入魔境頓失其光輝融潔之品格而爲卑汚齷齪羞惡之心爲淫慾所摧陷而無事不可爲較之守身如玉者其品格不啻有天壤之別

二喪志願 少年人之志願如寶劍出匣無些微自餒一旦爲淫慾所誘前日勇往直前之氣概都付與汪洋大海中此非余之過言嘗見有少年學生卒業時精神煥發立志建各項事業而一耽淫慾卽消磨壯志甚可悲也

三失自主力。少年人之自主力堅毅強固不受絲毫他力之干預。一旦身入淫慾旋渦中。此自主力卽爲淫慾所蔽。頓失其聰明正直抉擇是非之能力。其一生事業從此失敗無餘。嘗有一醫生驗查一少年人之身體。而謂少年曰。汝自愛其身體乎。少年曰。愛之。醫生曰。汝以不知節慾之故。兩目將失明。苟能抑制慾念。兩目尙可保不然。殆矣。少年唏噓曰。先生晚矣。予雖自愛其身。然自知墮落已久。不能復出此慾海矣。嗚呼。諸君試思之。若此少年。豈非逞慾而失其自主力者耶。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少年擇友不可不慎。凡人與善良之人友。久而化之。人格自高。與淫惡之人友。久而化之。人格自低。是以友之良否。與我少年之前途大有關係。况少年人缺乏經驗。尤易受外物之引誘。是故我少年人而欲爲一善良之少年。思有所建樹。而欲自污其人格者。於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之外。尤宜遠縱慾之人。因少年人之嗜淫慾。如飛蛾撲火。苟與縱慾之人親近。必將隨入於污穢之境。而飽受無限之痛苦。我少年人能明此而防患於未然。庶不致有後悔莫及之歎。

余於此尙有爲少年諸君告者。少年人之天職固非輕也。研精科學。講求實用。俾人類幸福益臻鞏固。非他人任也。若不自保其身體。豈非辜負重任。所以我少年諸君必須着意於克己工夫。清我心。潔我行。壯我精神。恢我名譽。全我人格。自尊自重。自愛自治。

各盡力於相當之事業。黽勉進行。則可以告無愧矣。

本篇爲穆德先生在中國青年會之演說詞。先生北美合衆國人。夙具熱誠。我華青年會之成立。實有賴於先生。先生現爲世界青年會之會長。道德學問冠絕一時。眞吾儕少年之好模範也。(少年進德彙編二集)

負他貨財。願他身死。

(惠註)平時匱乏。仰升斗之水。則活。是貸我以財者。乃緩我以死者也。惠孰大焉。負人而欲其死。是賊也。賊人者。天必反賊之。

蔣叔起廉訪超伯揚州人。其封翁存心忠厚。素服買與西蓮和尙友善。西蓮曾存千金於封翁鋪中。生息未立。券越數年。西蓮卒於普陀崖。封翁覓其法徒某。問之曰。爾師父在生與人交財。有賬簿否。對曰。一字俱無。遂囑其徒約其師叔等輩來朝會。談於菴。翼日封翁攜賬簿銀票到菴。照年分本利一并算清。還訖。生叔起之前一夕。夢見西蓮來。無語入室。因知叔起廉訪乃西蓮後身。以報封翁盛德者也。(八錄四)

路士基耳突者爲英國第一富室。溯其起家由來。全出於正直之一念。其先世名安色耳者。生於馬茵河畔之佛耶渡。十一歲。父母相繼歿。入小銀行習商業。年弱冠。乃設肆業。貸

金佛郎渡舊屬維廉亞謀伯管領時法帝拿破命方率兵蹂躪馬茵河附近伯謀出奔避之以現金二十五萬磅付安色耳使爲代權子母其時金融緊迫安色耳乃大獲贏餘難平後伯歸佛郎渡安色耳合子母上之得三百餘萬元一無所苟維也納會議中伯猶稱道其人其後子孫繁衍尙能守其遺風今爲世界上最大之貸金業者（職分論）

干求不遂便生咒恨

（惠註）交富人而與之稱貸交貴人而丐其竿牘恆人之所賤也安能望其必遂欲不足而忿售謂之小人不亦宜乎

陸清獻公曰品行皎皎貧不求人卽鹽齏酸湯淘飯儘自適矣破衣蔽體亦願足矣人亦不得笑我若貪吃貪著美食麗衣終將不繼不如守我寒素爲可常也

英人勞爾德嘗與友人書曰他人欲求養老之祿我則百事儉薄無財而富與園丁治蔬圃生計已足若得養老之祿而失品行我所不欲也勞爾德樂治蔬圃其昆弟有爲水師提督者訪之周行園中遍尋不得後窺格氏在深溝之底與園丁共掘地焉其勤勞如此（職分論）

見他失便便說他過

(姚註)時有利不利偶然失便非所行之過也就令有過彼既失便忍從而議之乎

見他體相不具而笑之

俞曲園曰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名動天下楚孫叔敖突禿長左而以楚霸禹跳湯偏無損於聖伊尹孔子面無須眉願世人勿以形體相天下士也
鈺按禮王制云瘠聾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禮運云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養也孔子見瞽者雖少必作及堦曰堦也及席曰席也列聖不廢困窮如此歐美各國皆設訓啞院訓聾瞽院遭此疾者能令識字知書教以工藝補天有術其陸軍殘廢者均給終身卹金社會遇殘疾之人恆有矜憫惻怛之意西人不虐無告又如此何物小子樂禍幸災竟從而非笑之乎

美國蒲力則孟者乃有名盲啞女子也初則聰穎可愛無異常兒二歲時得熱瘧病見聞俱失似無可醫治久之由其家走至四鄰摸索之中都無迷路再導以縫紉紡織皆能之蓋心靈不昧自欲力圖上進於黑暗默寂之中自闢蹊徑耳保斯唐進士領入聾啞學堂初課以知識諸記號以浮鏤之字使摸讀之再使讀各項成句每句咸能變通偷叩其頂告之即能撞切其音以對然語言編句雖引其記性思路而愛憎運動亦由此發露是則

聰明所屬可寄於語言。即可通於事物矣。繼則使覓鉛字模字畫在於兩端。須插入一方。孔之板。蒲能以指得之。凡六閱月。皆排尋常事物之名。兩年後。進境益深。能隨羣小兒欣樂嬉笑。互相排句。以問答。兩年後。課以輿地史學算法。所對咸如旨。仍以其指作語。似其腦筋固未盲未啞也。末後又導以可寫可讀之法。所有義理。咸能曲達。雖保斯唐以慈心巧手。從黑暗無援處。救其出光明世界。究亦蒲之勤力慧心。乃見成就。至此蒲後。卽爲盲聾啞之教習。夫以一盲聾啞女子。至可任教習之職。以課盲聾啞天下。安有棄才哉。世之不盲不聾不啞者。至坐不學無術之誚。不知凡幾。其聞蒲之風。能興起否耶。（外國列女傳）

勇敢之人。襟度轉寬宏。雖當敵。不利益時。亦決不乘其危。臺丁根之戰。法之騎兵隊長。迫近英軍之將。將斬之。繼見其已失一手。僅以一手執轡。卽舉劍示敬禮。任其揚長而去。（品性論）

見他才能可稱而抑之。

（惠註）人有才能。常提拂而揚詡之。穀梁子曰。心志旣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卽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然則知柳下之賢。乏彌衡之薦。誰之罪歟。

人之才行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而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而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陸宣公奏議)

埋蠱厭人

老君說百病曰蠱道厭人是一病。

俞曲園曰周天子之官有庶氏官掌除毒蠱以攻說檜之嘉草攻之而翦氏之職又掌凡庶蠱之事蓋聖人深惡此事故置此兩官以治之也漢律蠱人者棄市牧民君子宜修庶氏之職嚴左道之誅庶可以除毒蠱而致嘉祥也

西律悶藥迷人意在爲非重罪也按律嚴辦以毒損人意在使之不安以過惡論(各國刑律考)

用藥殺樹

(姚註)周濂溪牕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生意一般今以機心機事毒及無知之物此樹生意盡矣己之生意安在哉

俞曲園曰召伯之甘棠勿宜翦伐武子之嘉樹足供游譽何爲而殺之乎夫斷一樹不以其時孔子惜之乃至以烏喙狼牙之毒代斧斤之用不仁甚矣

沈瑀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南史)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死。五種遺規)

辛仲甫拜右補闕。知彭州。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柳。(宋史)

金陵沈子健家有古柏一株。高欲參天。終歲青翠。某歲子健昆仲間。屢起齟齬。子健故達者。授產於兄。攜婦賃屋而居。授徒自給。三餐不飽。晏如也。其兄子博得產後。其長子猝患疫。危篤間。嚙語曰。先世積德。宜昌其後。不圖至今析居。先靈皆悲泣。我柏仲仁。見此殘局。亦墜淚也。子博疑爲邪神。大懼。而次子病。又作。嚙亦如之。益戰慄。夜禱於庭曰。願天佑兒。決傾產行善。空中答曰。兄友弟愛。便是大善。何必他求。子博駭然。四顧見柏樹幹上。映一人影。鬚眉皓白。眶中淚湧。移時而沒。子博悚然。悟卽所謂柏仲仁也。翌日。召弟同居。子健不可。涕泣懇之。始返。兩子病尋愈。由是舉家和睦。萬事皆吉。噫。柏其神矣。(義俠奇觀)

西律藩籬樹木。剪伐之期。在九月至三月。非其時卽工部亦不能強人爲也。橡樹在四五月。槐榆等樹在十二月正二三月。(各國刑律考)

西例樹木爲點綴游觀之用者。如斬拔偷竊所值已逾一磅。皆爲重罪。別項樹木。值逾五

磅亦以重罪論。若值僅一司令則判罰銀抵罪。再犯判作苦工。一年三犯則爲重罪。（各國刑律考）

恚怒師傅

雲笈七籤老君曰
怨恚師傅六不祥

（惠註）師無當於五服。然服勤就養。有父道焉。故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也。苟卿言。倍師之人。明君不納。諸朝士大夫不與之言。蓋師道不立。則經義不明。人材所以日下也。

俞曲園曰。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夫怨之不已。至於恚怒。斯不善學之尤者矣。

鈺按學記云。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終身就養。服勤。曲禮言事師之禮。綦詳。七十子事夫子於洙泗之間。中心悅而誠服。實爲千古事師之極軌。奈何不善學者。反從而恚怒之乎。昔顏子不遷怒。孟子戒藏怒。林文忠制一怒字。西諺云。勝忿怒如勝勁敵。美總統吉福生云。怒時數一至十。而後出言。大怒時數一至百。古人急於制怒如此。此修身養性之要道也。春秋傳云。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若恚怒以對師傅。非倒行逆施之尤者乎。

祖無擇知信陽軍無擇爲人好義篤於師友少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脩爲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文彙次之傳於世（宋史）

岳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宋史）

金履祥向學事王柏又登何基之門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於常倫也（元史）

左忠毅公光斗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章公閱畢卽解貂覆生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呈卷卽面署第一曰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聞左公被炮烙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使史更敝衣草屨引入微指左公處則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吾今卽撲殺汝史噤趨而出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每寒夜甲上冰霜迸落或勸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義俠奇觀）

吳人最敬塾師王文肅公錫爵韶稚時有塾師某僅攝館十九日而去公登第後未嘗踵門一叩及歸田有佃以貧負租家丁繫其父子歸其老家主卽塾師某也年九十餘躬挾

刺以投。公驚曰。師猶在乎。疾趨迎之。入曰。闕於侍奉。罪甚。請款留而親釋其子。若孫使歸。留數月。餘侍奉甚優。塾師不自安。辭歸。至則峻墉崇宇。丹堊煥如。曰。太師命改築也。男女皆衣文繡。而來曰。太師賜也。塾師太息不已。書數語以謝。云。又文肅公會聘嘉定布衣唐叔達。訓其子緱山。公衡。緱山領鄉薦。旋及第。後公祖謝將點木主。時冠冕雲集。引領遙望。及興至。則岸然高坐者。乃布衣唐叔達。共歎以德不以爵。而緱山之醇謹。克守家風。亦可見矣。(續錄五)

希臘聖人蘇格拉底。弟子綦衆。其性行有馴謹。有放誕。有恬淡。有勇敢。有真率。而無不因其材性所宜。各有所造就。今舉其尤著者數人。柏拉圖者。初擅詩歌。一見蘇格拉底。盡棄舊學。從之十年。蘇死。柏爲訟其寃。後遍遊埃及意大利。歸講學於亞克特美園。獨得蘇氏真傳。蘇學之有柏拉圖。猶孔門之有顏淵也。又有安得臣者。方設帳授徒。及聞蘇格拉底名。遂撤皋比。自請爲弟子。又命其門人亦從學焉。安得臣之學。主絕欲。遺世克己。勵行其初謁蘇氏也。衣敝衣。有自矜色。蘇諷之曰。吾自汝衣之破綻中。而窺見汝之虛僞矣。阿黎士梯布者。富人也。亦執贄蘇氏之門。其學以求樂爲歸。蘇格拉底嘗戒阿曰。吾輩教育少年。而欲其成就偉業。莫如導之艱難辛苦。以養其堅忍。克己之性質。蓋以主樂之說爲有弊也。歐克黎特者。美加拉人。慕蘇格拉底名。欲親炙之。會雅典與美加拉失和。禁美加拉

人至其國。犯者錮之終身。歐克黎特。乃僞爲女裝。日行路二十英里。而聽講於蘇氏之門。及有所得。遂歸。創美加拉學派。標明眞善。出於天性之義。後蘇格拉底遇難。諸弟子多避居美加拉者。得歐之營助爲多。蓋所以報師恩也。(少年叢書)

昔希臘哲學家喬日奈氏。請受業於安得臣。爲安得臣所拒絕。喬日奈固請不已。安得臣持杖叩其首而威脅之。然喬日奈自若也。但曰。擊任擊耳。惟予一念之誠。求萬折不撓。斷非以杖一擊而卽退者。安得臣心服其誠。卒收爲門弟子。而授以哲學。乃爲最高之弟子焉。(品性論)

英國大教育家斯諦維德氏。善感化弟子。政治家谷彭氏。斯氏之弟子也。嘗謂聆斯氏之講解。殆如上天之啓示。自然默悟。讀先生之書。則胸中茅塞自然消滅。見解亦自然超卓。予之天性。因以全然變化者。先生之力也。(品性論)

抵觸父兄。

(惠註)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此妖之大者。小則兆門祚之衰。大則貽風俗之患。雖欲不謂之妖而不得也。

福州某翁年七十矣。子早卒。僅遺一媳一孫。孫素悖逆。某鍾愛之。稍長授室。無何孫媳亦

亡某一日自外醉歸渴而呼茶孫隔房叱曰爾欲人事爾耶爾孫媳爲爾刻責而歿爾又何揚氣之爲某忿極當天跪訴曰某若有不孝於祖父應獲此不孝報某若無不孝之事雷請立殛此孫言方已大雨如注霹靂自空下孫懼誓改前愆匿母懷求救其母代懇於翁翁怒稍緩復禱天求免雷聲漸息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事夫雷神物也無端可請使來又可禱使去向使其孫怙惡不悛其被殛必矣皇天誅惡不加悔罪之人覩此益信矣
(三錄六)

強取強求好侵好奪。

(姚註)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或取或求或侵或奪皆貪人有者也況強以所難堪好之而不厭乎

魏敬益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衆不敢受強與之乃受有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元史)

曾文正公家書曰吾兄弟處此時勢居此重名總以錢少產薄爲妙一則平日免於覬覦

倉卒免於搶掠。二則子弟略見窘狀不至一味奢侈。請弟爲我買木器。但求堅實不尙雕鏤。屋宇不尙華美。却須多種竹柏。多留菜園。卽占去田畝亦自無妨。

虜掠致富。

(惠註)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攻剽椎埋。掘冢鑄幣。皆姦富也。雖然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姚註)石崇爲荊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及身死。東市始知奴輩利吾財。晚矣。故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金國威。號難治。特立至官。有五將軍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遂過將軍家。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元史)

法將軍倍耶德忠。勇仁廉。武士之模範也。轉戰於意大利諸州。伯來士加之役。躬率部下以衝鋒。既躍以登股中矛。則大呼曰。城下矣。顧余傷將死。報告達於侯爵納馬氏。則奮然曰。有不爲此。古今無雙之烈士復仇者。有如日士益奮。城遂陷。諸軍紛紛入城。以掠而倍耶德爲人所收容。入一紳士家。主人逃矣。棄其婦及二少女於家。見倍氏至。躬啓門以迎。

之傷瀕死。猶以殘喘發令禁兵卒掠其家。既入室。婦人跪進曰。敬奉將軍以此宅一切財產。惟妾與二女之生命及名譽。願有以保護之。倍耶德曰。苟余不死。未有不。如命者。婦人感其誠。爲之延醫。傷雖重。幸不致命。創日漸愈。命婦人迎其主人歸。既知其將復出從軍。乃集金幣萬元。跪進之。且曰。於全城剽掠中。得宏量仁慈。如將軍者。辱主余家。神之惠也。使吾儕之生命名譽。從而安全。終身不敢忘大德。願以。芟芟者爲將軍壽。如不足。示以數。無不如命。倍氏曰。病中承勤懇之看護。其價格又奚啻十萬金。主人固請曰。若不受。則爲余生之最大不幸。倍氏乃曰。既若此。則余有所需於二女。二女者。常侍其病。爲之歌詩鼓琴。以慰藉之者也。既至。謝其惠。倍氏則曰。在禮軍人。不當遺少女。以金寶。顧乃父強余受此鉅金。今請以八千金贈二人。爲嫁資。以二千金代余捐入寺院。之被掠者。議既定。一家爲之感泣焉。凡倍氏所入祿。悉以供諸慈善。有乞援者。或助以勞。或助以金。惟力是視。救孤貧之女而嫁之。數及百人。以上其於部下。則解衣推食。無不至。入敵國。有所需。未嘗不償值。蓋誠任俠高尚。其潔白。可以對越神明。疾讒惡詔。有若仇讎。蓋其天性然也。(職分

論)

唾縣李某。擁資稱富有。村中無賴者。咸覬覦之。糾黨十六人。破扉入。兄弟大聲呼救。皆被刺死。幼孩亦刺斃。兩婦殼棘乞哀。縛而淫之。傾筐倒篋。盡擄財物而去。出門不數武。雨傾

盆大作霹靂聲甚厲連擊三人斃於道一人躲樹腹中雷電隨入擊之斃道旁有陂塘水甚深此十二人皆善泅水奔伏水底避之少間雷止悉登岸探死者身畔皆空無所有藏者麥稈灰也回探各人身畔亦然羣相震駭謀曰天怒至此我等恐不得生不如速奔言未畢雷又大作悉數擊死兩婦遇救得釋檢視財物則已合浦珠還如未被劫者然亂後鄉曲虎而冠者往往恃劫殺爲生自此匪類稍斂戢雷之顯靈如此(九錄一)

巧詐求遷

(姚註)遷官或以賢能或以資序斷無出於求者况逞己之巧行詐於人以爲進取之計是無義無命也雖得之必失之

薛文清公爲御史時中官王振用事問內閣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因皆薦公卽召爲大理寺少卿三楊欲邀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卒不往(人譜)

孫伯淵先生星衍授編修時和珅當國英俊多屈收門下公獨不相往來和銜之散館抑置二等改用主事欲公至面商公卒不往曰吾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由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公曰主事終擢員外何必汲汲求人補刑部主事公主仁恕往往依古義以求平多所全活爲長貳所愛敬公自改官後僅六年卽出爲兗沂曹道權臬事七越月

平反至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案。亦不罪。縣官曰。縣官豈能盡明。刑律皆幕僚誤之也。近相傳其身後。主管栖霞山。聰明正直。宜其爲神矣。(三錄一)

賞罰不平

(惠註)古者爵賞不踰德。刑罰不過罪。是以爲善者勸而不善者沮。唯其平也。如賞所愛而罰所惡。則不平。不平則怨。怨則爭。

俞曲園曰。徐榘中論曰。聖人不敢以親戚而廢刑罰。不敢以怨讎而廢慶賞。惟其平也。雖然。豈獨治國者有賞罰哉。居官之士大夫。居家之君子。何莫無之。賞罰失其平。內不可以治一家。外不可以治一官一邑。

鈺按周書云。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禮王制云。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緇衣云。政教之不行也。爵祿不足。勸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秦西取士。皆出學堂。官吏議紳胥。由民舉。聽訟設陪審官。是非取決多數。故無濫賞僭刑之事。我國苟善用其法。絕去鑽營賄縱諸弊。則不平者自平。此治平天下之要道也。

墨色納者。羅馬良相也。深通各學。帝親信之。常參機密。國人愛戴。獻可替否。裨益良多。時屬地方伯。概由議院簡派。賄賂公行。性多貪鄙。爲民患者百餘年矣。帝與墨色納議。謂欲

免此弊必削除議院簡派方伯之權而後可遂默察其素性清廉且無逋負而復有才智者次第簡爲方伯由是貪黷抑壓之弊不禁而絕屬地之民如釋重負矣（泰西名人錄）

逸樂過節

俞曲園曰。武王席之銘曰。安樂必敬。觴之銘曰。樂極則悲。大玄樂上九曰。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是故逸樂不可過也。孔子曰。樂驕。樂樂佚。游樂宴樂損矣。非惟損德抑亦傷生。呂氏春秋曰。出車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酒厚肉。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命之曰伐性之斧。

鈺按書五子之歌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伊訓云。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徇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卿士邦君有一於茲。必喪邦家。况士民乎。亞西息爾云。怠惰者。生人之墳墓也。錫西羅云。耽不正之快樂者。反易失其快樂。而受不義之恥辱。凡我青年志士。罔游於佚。罔淫於樂。常念稼穡艱難。惜分寸之光陰。庶可立德立功。立言以恢先緒。而啟後人乎。

美國富蘭克林曰。城中所危險者。聲色娛樂。在在足以陷阱人。青年子弟。誤入迷途。將來或至不可收拾。故居城者。立身行己。宜有把握。不爲外物所搖。法律者。遏制人慾之具也。

人人奉法。則風俗純良矣。(家庭教育譚)

英國學士泰洛爾曰。汝當戒懶惰。勿使心思。身體有毫髮之暇。暇則淫慾之念。伺隙而生。試觀懶惰之人。每被誘惑。有能清正守節者否乎。蓋勞動身體。有逐退惡魔之力。少年之人。不勞其四肢。則憂悶成疾。形體羸瘦。若欲醫之。惟有使之習勞而已。(立志編)

英國文學家楷列斯拉謨。初爲印度事務局之吏。及辭退時。致書於一友曰。不佞以萬磅之俸。入優游林下。庶免於操業之煩擾矣。又致書巴敦氏曰。所望予長此閒逸。更得五十年之壽命。覺世間之樂。莫如無事。乃未及二年。楷氏一反前此之思想。而困難之職業。轉爲彼所稱道。蓋知日以定時服務於身心。有無上之利益也。其復巴敦書曰。閒逸無事實。較服過度之職業。爲有害。乃知天之厚惠。決不眷及偷惰之人。而予以頻年閒逸。竟至舉步亦艱。所謂自戕者。非歟。(品性論)

英人巴敦著書。嘗論約翰生晨起。能較恆人早二小時。歎爲第一寶物。而於怠惰一端。則深致其悲哀。曰。怠惰者。滅心銷骨者也。萬惡所由生也。有意思而不索。乃一種最猛厲之疾疫也。池水不流動。則生腐敗。小蟲心神怠惰。必生邪念。惡感種種。禍根伏於其間。乃適與所欲得之幸福相反。機能皆廢。百病以生。無一事可爲矣。巴敦戒惰。歷數千言。而其要則在禁人勿閑散。(品性論)

英人勃里尼論意大利上古狀態。凡其國中。猛士一經凱旋。卽解甲歸田。從事於犁雲鋤雨之勞。絕不少息。故其農人卽軍人。而耕種亦有軍紀。若其視勞動爲賤事。則奴隸盛行。後始有之。然奢侈逸樂之風。卒以瓦解其國。而不能免。(品性論)

法國克爾多曰。職業爲謀幸福之一大秘訣。又加薩朋之友。勸以休養二三日。加薩朋曰。操業正以防病。不操業斯有病。竟不休息。然亦無他。(品性論)

苛虐其下。

俞曲園曰。呂氏春秋曰。令苛則不聽。淮南子曰。令苛者。民亂。苛則未有不虐者。賈誼之書曰。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報之。此亦苛虐者之炯戒矣。

紀文達公曰。周景垣前輩言。有巨室眷屬。連艫之任。晚泊大江中。俄一大艦來同泊。日欲歿時。艫中二十餘人。露刀躍過。盡驅婦女出艫。外有靚粧女子。指一小婦曰。此卽是矣。羣盜應聲曳之去。一盜大呼曰。我卽爾家某婢。父爾女。酷虐我女。鞭箠炮烙。無人理。幸逃出。遇我。今來復仇也。言訖。揚帆順流去。女竟不知所終。然情狀可想矣。又李受公言。有御婢殘忍者。偶以小過。閉空房。凍餓死。其父訟不得直。反受笞。夜踰垣入。併其母女手刃之。緝捕多年。竟終漏網。是不爲盜。亦能報矣。又言京師某家火。夫婦子女併焚。亦羣婢怨毒所

爲事無顯證。無可追求。是不必有父。亦自能報矣。余有親串鞭笞婢妾。間有死者。一夕有黑氣如車輪。自檐墮下。直入內室。而隱。次日疽發於項。漸以四潰。首斷如斬。是人所不能報。鬼亦報之矣。人之愛子。誰不如我。其強者含冤茹痛。一決橫流。其弱者賚恨黃泉。哀感三靈。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固亦理之自然耳。

英人恩其洛。侍其僕威耳比之病不少懈。其臨終致書其友曰。余老僕威耳比死矣。彼一生。余服犬馬之勞。而臨死一無所悔。此天之惠余也。彼二十六年來。以善良敏捷忠實。之生活伴余。而今長逝矣。嗚呼。又英人提西尼曰。主人對婢僕當慈愛。當謙遜。當溫良。忍耐決不可以高慢苛刻之態度臨之。有過失欲糾正之。尤當出以寬閱。(職分論)

法國物理大家亞罷齊於晴雨計一物。鑽考經二十七年之久。可驚之鉅著也。一日者僱入一新婢。故意獻勤。驟將各室掃除。棄亞氏之記錄於書室以外。堆積而焚燬之。及亞氏入室。詢以所在。婢曰。以其爲古紙。已燒去。而換以白紙矣。亞氏悔不豫。囑納悶。移時僅諭婢曰。汝此舉。乃將吾二十七年勞力之結果。歸於烏有矣。今後此室之物。勿更妄動也。並無一怒言恨色。(品性論)

恐嚇於他

(姚註)中材之人。偶罹憂患。不力爲寬解。反從而恐嚇之。使心破膽裂。或無聊輕生。罪莫大焉。

西律。凡有發信。恫喝。無故強索。產業。物件。銀錢。契據。或他項貴重。物。又或恫喝。欲揭告。其死罪。或欲告其他罪。其意無非嚇詐。產業。銀錢。等。罰充發。永遠苦工。輕則五年。(各國刑律考)

西律。以字恐嚇。以索財物。重罪也。或惕以焚燬。屋場。殺害。牲畜。者。亦屬重罪。以訟恐嚇。意在圖財。或強人從約。重罪也。苦工。終世。輕者。三年。以言恐嚇。以索財物。亦屬重罪。(各國刑律考)

西律。人有被謗之言。而故爲將佈以恐之。人有止謗之言。而故爲不佈以困之。推原其意。無非爲勒財。貨奪權職。起見。均可告發。繫獄。多則三年。(各國刑律考)

怨天尤人。

(姚註)爲善而責報於天。必至於怨天。爲善而求知於人。必至於尤人。苟能盡其在我。禍福聽之天。毀譽聽之人。何怨尤之有。

鈺按孔子贊周易云。樂天知命。故不憂。孟子云。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吾何爲不豫哉。葡萄

牙語云。處患難。以忍耐爲主。英諺云。患難能令人賢。皮愛云。患難爲最良之教育。卽孟子德慧術智之意也。丁抹格言云。將自己不幸之事付諸一笑。乃大丈夫所爲也。屠孫納斯云。縱逢惡運。慎勿灰心。德諺云。不幸二字。乃吾人之良師也。又云。知足之人。幸福也。乃或不安。義命妄事。怨尤曾文。正有言無故而怨天。天必不恕。無故而尤人。人必不服。古今多。少英雄豪傑。或身櫻奇禍。或潦倒以終。大都坐此良可悲已。

美總統華盛頓統兵以拒英軍。時英軍號稱十萬。益以軍艦封鎖港灣。而民兵不過二萬。英軍嫻規律。精訓練。糧食充足。兵器精良。而民兵大半新募。逃伍者日有所聞。然華盛頓當此境遇。不怖戰敗。不辭困苦。不避非難。決不挫屈。毅然支之數年。卒成獨立之功。如彼之富於忍耐性者。誠爲古今罕有。所以終濟大業也。（少年叢書）

美國富蘭克林曰。凡遇艱難之境。耐心以處。彼煩躁者於事無濟。徒自戕耳。人生不順之境。十居八九。惟有耐心處之而已。擾者境也。而不擾者心也。人惟不能自治其心。輒生煩躁。精神腦力所損良多。古有云。煩躁者傷生之利器也。故必有治心功夫。遇事不生煩躁。仍能耐心進取。以期事業有成。忍耐者成功之不二法門也。（家庭教育譚）

訶風罵雨。

老君說百病。曰罵詈風雨是一病。

俞曲園曰。君子遇疾風迅雷甚雨。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蓋古人敬天如此。管子曰。風雨至公而無私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然則訶罵及於風雨。其爲忤心亦太甚矣。康熙辛丑。山右大饑。高安朱文端公銜命往賑。全活無數。公還朝。亟稱陽曲令沈某治行爲山西第一。沈閩人。初令陽曲。次牧沁州。守汾州。皆有惠政。嘗祈雨三祈三應。陽曲歷三時不雨。沈率紳士步行百二十里至五臺山神祠禱焉。連三日夜大雨。陽曲四隅沾足。而鄰境旱如故。爲民請命至誠感神。雖古循吏莫是過已。（清代名人軼事）

同安潘封翁振承。附估舶泛海。遇颶風。飄蕩不知所之。惟念家有老母。日夕哀號而已。越日風忽轉。數刻間遂泊番禺。又越日前舟再發。復遇風。竟溺。獨君以戀母不行。獲免。所齎貨適騰貴。得利數倍。人以爲孝。思所感由是。以資雄嶺海間。廣州饑。捐米萬石助賑。會大疫。施棺五千餘具。修華圃書院及紫陽祠。增餐錢。供遠來學者。乾隆中加三品銜。卒年七十。有四子七人。皆有位於朝。（近錄五）

鬪合爭訟

持兵曰鬪。衆鬪曰合。私爭曰爭。鳴於官曰訟。

俞曲園曰。周易有訟卦。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是爭訟爲古人所慎。不散之而反鬪合之。豈非成人之惡之小人乎。

王文成公諭俗示曰。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構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則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移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鄉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李士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北史李孝伯傳)

紀文達公曰。余督學閩中時。一生以導人誣告戍邊。聞其將敗。前方爲人構詞。手中筆爆然一聲中裂。如劈恬不知警。卒及禍。又文安王岳芳言。其鄉有構陷善類者。方具草訝字。皆赤色。視之乃血。自毫端出。投筆而起。遂輟事業。竟得令終。余亦見一善訟者。爲人畫策。誣富民誘藏其妻。富民幾破家。案尙未結。而善訟者之妻真爲人所誘逃。不得主名。竟無所用。其訟。

廣東都城隍廟有二星士。一陳氏子。賣卜。度日後登賢。書賣卜如故。一胡姓者。名尤。噪歲久積有贏餘。買田築室。子孫繩繩。然二人非真精於星學者。惟士民爭訟。往問卜。以斷吉凶。二人必飾辭排解。冀兩造息訟。乃已。與人談五行。每云生來者不足恃。當修其在我。以培補之。則福臻而壽可延。若恣意妄爲。雖命逢三台。削祿減算。亦難乎免矣。舉前人軼事以昭勸戒。聞者動容化導。嚮善是殆奉君平遺教。以惠衆者。宜其立名獲利也。(義俠奇)

觀)

閩中孝廉某。弱冠登道光戊子鄉榜。工刀筆。求教者戶外踵接。晚歲方爲人捉刀。燈光忽放大光明。一金甲神數之曰。子某年入詞林。某年得試。差計今已登臺閣矣。因擊而削除。殆盡。每年所入厚。則損人多。祿籍所削亦多。現祿除盡。若亟悛改。尙可考終。否則不得其死矣。言訖所執筆。忽劃然中分爲二。遂惕焉。輟業後得教諭。以終瞑目之先。呼其子曰。我以少年不檢。潦倒一生。悔無及矣。遂歷述神語。囑子必以此言宣於衆。能勸改一人。卽爲我消除一孽。此幹父之蠱。非證父之過也。恨恨而卒。(八錄一)

妄逐朋黨

俞曲園曰。歐陽子曰。朋黨之說。起於戰國。吳起相楚。禁朋黨以厲百姓。蘇秦說趙肅侯曰。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自漢唐以下。迨於有明。紛紛者無非戰國之餘禍也。士生大道。爲公之世。乃挾門戶之私。見其不容於聖世。明矣。

用妻妾語違父母訓

俞曲園曰。管子曰。愛親奉教。子婦之常也。荀子有言。孝子所不從命。惟二。從命則親危。不

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苟，非此二者而違父母之訓，則視私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者，罪又甚焉。禮曰：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衣服飲食，毋敢視父母所愛。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古之君子，不以妻妾之故得罪於父母，蓋如此。若乃溺牀第之私情，而違義方之明訓，非特其子不子，抑亦其婦不婦。子夏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明代有徽人唐某，甫新婚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戒之曰：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非我子孫也。故唐氏世世能捕虎。時旌德有虎暴，傷獵戶數人，邑人謀曰：非聘徽州唐某不能除此患也。乃遣人持幣往，至則一老翁，略略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縣人失望，姑命具食。老翁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再食，未晚也。遂命人導往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作虎嘯聲，虎果自林中出。老翁手一短柄斧，縱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前，側首讓之。虎自頂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首至尾皆觸斧裂矣。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縋不能動，體親心而除民害，可謂孝矣。（義俠奇觀）

美國公民鑑曰：人子受父母之養育，既深且久，宜無不低首聽命，服從無違。蓋父母歷來所命，靡不爲吾身幸福而發，苟念及此，則父母有命必宜歡愉領受，以表其感恩銘惠之

私忱也。

紀文達公曰。有宦家子婦。素無勃谿狀。突狂電穿。漏雷楔貫心。而入洞左脇。而出其夫。亦爲雷焰燔燒。背至尻。皆焦黑。久之乃蘇。顧婦尸哭曰。我與母爭論。或有之。爾不過私訴。抑鬱。背燈掩淚而已。何雷誤中爾耶。是未知律重主謀幽明一也。

得新忘故。

(惠註) 貴易交。富易妻。非有道之宜言也。衣莫若新。人莫若故。貴如光武。猶思瀨下之賢。富若孝宣。尙索微時之劍。可以風矣。

俞曲園曰。孔子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故者無失其爲故。又曰。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聖人篤於故舊。如此不思舊姻。求爾新特。詩人之所太息也。

鈺按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春秋傳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後漢書云。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之人。踐車笠之盟。求微時之劍。忠厚之至也。西哲穉里裁云。得新衣服。不可舍其舊者。衣服且然。況在人斯。可謀新而舍舊乎。

雍正丁未。曾試陳粵南公。與仁和沈椒園先生。共坐一車。每日恆見一少年。步隨車後。異而問之。自言桐城方氏子。將省親。塞外乏資。故徒步耳。二公憐其孝。援令登車。而車狹不

能容於是共議。每八日輪替行三十里。俾得省六十里之勞。到京別去。後二十餘年。粵南公以雲南守赴都。椒園先生時陳臬山左。亦入覲途中。忽有直隸總督差官來。迂固邀至節署。相見則總督卽方氏子。歡然握手。張筵樂飲十日。稱爲車笠之交。一時傳爲美談。此方敏恪公軼事。清代名人軼事。

安徽懷寧李某。選授甘肅巡檢。數年後頗有所蓄。某商以女妻之。婦問李君家尙有何人。李曰。無有。然李實有母有妻。十餘年不通音耗矣。家書至。婦發而讀之。李歸。婦責曰。君有妻而娶我。無害也。有母有妻。棄之不顧。尙得爲人乎。亟爲家書。悉囊中所有。吾爲若齎去。李猶豫。婦促之。乃爲書并金二千兩。婦負金騎馬。徑至懷寧。拜李母及妻。致書與金。居數日。欲去。母苦留之。時婦已有身。且及月辰矣。乃爲少留。俄生二男。三日後仍騎馬而回。此女賢達洵奇女子哉。巾幗鬚眉傳。

劉研渠廣文蓼棣。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棄妻出門。不通音信。乃賴針黹苟活。逮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已爲曲靖經歷。另娶妻生子。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之。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竟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柩。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控其棄妻再娶。奈何。咨嗟而別。戚啟行後。恆聞唧唧鬼泣。祝曰。若是何娘子。當送一見薄倖郎也。於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

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昏仆於地威遽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憶昔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三錄三）

口是心非

雲笈七籤曰。道教五戒。三者不得口是心非。

（惠註）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除其妖。

美國貴紳某深慕沙伯之德行。因命其子曰沙伯以示不忘。沙氏作書報之曰。吾家有格言甚佳。願君以此訓子。使成大器。其言曰。吾所欲顯於外貌者。必務出中心之誠。予大父爲人淳樸。忠直不論在公在私。皆顯其真實之品行。好誦此格言。若所行與所言相乖戾。則決不能爲人所尊敬。而其言亦毫無價值。縱或真實之事理而出。諸若人之言。則終覺其荒誕耳。（立志論）

英國職分論曰。信用有重於生命者。昔雷克斯被囚於加耳塞。加人歸之羅馬。以求和其臨行與之盟曰。苟和議不成。則當再歸爲囚。雷氏歸羅馬。乃力言和議不利。政府意既決。而羅馬之議官謂之曰。要盟不信。汝不可以歸囚。雷氏奮然曰。良心之責。甚於答。余既誓之以歸。則歸者余之職分也。行矣。不知其他。

貪冒於財。欺罔其上。

(姚註)使掌府庫。則爲盜臣。使司刑罰。或至鬻獄。以及工役之浮銷。災賑之侵蝕。唯其貪冒於財。故忍欺罔其上。貪以敗官。爲墨附下。罔上者死。法可逃乎。

鉦按春秋傳云。冒於貨賄。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此三苗所以被竄也。國語云。驕泰奢侈。貪慾無藝。假貨居賄。此欒氏所以滅亡也。漢制。賊吏錮。及子孫。宋制。繩賊吏。重辟海內。平治數百年。岳武穆云。文官不愛錢。天下太平矣。英國古訓云。暴富之人。未有不爲惡者。撒伊拉斯云。善人決不願暴富。保羅云。貪財爲萬惡之源。彼貲郎墨吏。上侵國帑。下朘民膏。明有國法。幽有鬼神。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者歟。

常熟翁文端公。心存封翁。任某縣。廣文適水災。發帑賑濟。大吏委封翁襄辦。邑令欲分肥。侵蝕封翁。不可。曰。此何事也。心存何地乎。由是悉以事委封翁。任勞任怨。跋涉水潦中。數月。文端後得某省試。差其地多富人。緣文端之師某。欲通關節。但一允諾。累萬可致也。文端婉謝曰。師此來。大約爲貧窘。故差竣後。當解囊以贈。前所諭。自是戲言耳。師慚而退。及揭曉。多知名士。輿論翕然。今子孫皆大魁。躋公輔。爲帝師。其食報也大矣。(七錄一)

有姚某者。粵人也。業保鏢。盜畏之。莫敢攫其鋒。會有山東巡撫柏某者。賣官鬻爵。無所不

爲解任赴陝。攜數十萬金。懼被盜劫。聞姚某名厚聘之。姚以其爲貪官。婉辭却之。柏怒。遂更聘鏢師李某。詎李與盜約。佯扮姚某狀。乘夜劫其財。柏大怒。令人捕姚。至。備受桎楚。是夜設饌饗李。忽簷際如飛鳥墮。一士人昂然登階。拔劍梟李首。且大聲謂柏曰。汝爲官數年。剝削如許。脂膏故天假手於盜。以劫汝資。豈姚某之咎哉。言罷。以劍剝其兩耳。柏痛極而暈。及蘇。使人往獄中視姚。已杳如黃鶴矣。(義俠奇觀)

英人楷達姆任政。以清廉自矢。其子維廉比的繼之。至爲正直。雖經手數萬萬圓之公款。從不沾潤一毫。及身歿。而清貧如故。雖其政敵亦無一不欽其公明正大焉。(品性論)

羅馬人西色奴。資性廉潔。終身未嘗受人餽遺。希薩亞烏古士。退政家居。見其孫手西色奴。集肅然語其孫曰。此羅馬真愛國者之遺著。善保存之。數百年後。猶能感人如此。(職分論)

造作惡語。讒毀平人。

(姚註)謂之平人。其無大惡。可知。乃造語以讒毀之。小人之私心。私而刻。

紀文達公曰。親串中有一女。日構其嫂。使受譙責。不聊生。及出嫁。亦爲小姑所構。日受譙責。如其嫂歸。而對嫂揮涕曰。今乃知婦難爲也。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又一少年喜窺婦女。

窗罅簾隙。百計潛伺。一日醉寢。或戲以膏藥糊其目。醒覺腫痛。不可忍。急揭去。眉毛睫毛。並拔盡。且所糊。卽所蓄媚藥。性至酷烈。目受其薰灼。竟以漸盲。又一友好傾軋。往來播弄。能使膠漆成冰炭。一夜酒渴。飲冷茶中。先墮一蝎。陡螫其舌。潰爲瘡。雖不致命。然舌短而拗戾。話言不復便捷矣。此亦若或使之。非偶然也。

毀人稱直罵神稱正

俞曲園曰。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訐以爲直。子貢之所惡也。昔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是以見殺於齊。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禮曰。淫祀無福。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古至今。四海之衆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是以男巫。女巫。及凡以神仕者。列於春官。苟神而可罵。則聖人。不以神道設教矣。

鉅按。周禮。大宗伯之職。掌祀天神。人鬼。地祇之禮。皆有功烈於民者也。魯論。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商書云。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春秋傳云。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又云。明德惟馨。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夫正直爲神。淫昏爲鬼。非其鬼而祭之。詔也。若聰明正直之神。而罵之。稱正則惑之甚者也。

福州有封翁某素謹厚不能自給雜傭作中餬口而已然言動雅飭迥異同儕有聞人穢罵人者輒掩耳却走蓋數十年如一日晚年始有室甚以不讀書爲恥生子一求塾師先以敦禮義尙廉恥爲訓沒時年八十餘尙及見其子入翰林也(三錄六)

西律譏謗者乃以言加人使聞者嬉笑怒罵之也非公論官判而刊佈醜言使人憎疾之輕笑之皆謂之譏謗卽以隱語出之亦然如果意存譏謗非爲直道盡言起見皆以譏謗定罪(各國刑律考)

西律於事神之處而盜竊穿窬此爲重罪從嚴究治(各國刑律考)

棄順效逆背親向疏

(惠註)二者之義備於石碻之諫莊公孔子之教曾子也石碻曰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紀文達公曰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一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答笑彌甚怒而訶之忽應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

自笑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也。何預於君而見怒。如是劉大慚。自是稍改其所爲。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以詭諧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

閩有一婦無子。陰伎其庶子姪。若壻。又媒孽短長婦。有老乳母年八十餘矣。聞之。匍匐入謁。哭曰。老婦三日不食矣。婦問。曷不依爾姪。曰。老婦初有所蓄積。姪事我如母。誘我財盡。今求一盂飯不得矣。又問。曷不依女。若壻曰。壻誘我財。如我姪。雖我女無如何也。又問。曷不訟之。官曰。官以爲女已出嫁。其不收養。律無罪。又問。爾將來奈何。曰。亡夫在外娶婦。生一子。今長成矣。吾訟姪與壻。時官以爲既有此子。當養嫡母。已移牒拘喚。但不知何日至耳。婦爽然若失。自是所爲漸改。聞之者足以戒矣。(義俠奇觀)

指天地以證鄙懷。引神明而鑑猥事。

俞曲園曰。衛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天地鬼神。昭布森列。米鹽之事。瀆告於靈場中。蕝之言。肆陳於秘祝。天厭之。神明殛之。

世間父兄教子弟。必寓嚴於寬。使子弟無事不稟商。庶可就此鍼砭。若馭之太嚴。適長其欺。一至潰敗。不可收拾。揚州王翁。止一子。愚而蕩。拘之極嚴。私向鄰人呂七。貸銀二百兩。呂袁挾其短。立券後。另書券二百金。言如愆期。以此爲息。踰數月。以情告母。措銀送。

還即索券。屢託故不還。一日呂袁持券詣其父。索四百金。父召詢焉。子備述顛末。翁知子被愚。因曰。請誚神明。銀券互易可乎。二人同詣郡廟。焚香致祝。呂袁設誓曰。如有欺誑。即得急病死。翁遂如數付之。甫旬日。呂七驟亡。袁始懼。一日方午餐。忽停筯曰。七哥來耶。遂斃。此道光二十六年事。蘇明允之論易曰。豈聖人務為秘怪。以誇後世耶。蓋無死生之說。以神天下人之耳目。則我虞爾詐之風。將有不堪問者矣。(九錄一)

施與後悔

老君說百病曰。施人望報是一病。與人追悔是一病。

俞曲園曰。可以與。可以無與。君子審焉。既已與之。而復悔之。斯小人矣。楚與鄭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君子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假借不還

老君說百病曰。借不念還是一病。

(姚註)有無相通。情也。久假不歸。則非義矣。不獨錢財。凡書籍衣服器用之類。皆是。鉅按楊忠愍家訓云。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法。意兩國語云。絕不負債之人。雖稱為富者。可也。葡萄牙語云。貸金之人。往往釀成仇敵。西班牙語云。負債不能安眠。比愛語云。負債為多數罪惡之母。希臘諺云。負債之人。一變。

爲奴隸。英國格言云。與其吞食。借金不如不食。而臥。又云。脫負債之境。卽免危險也。歷觀經訓。則人莫善於能節儉。不負債。若負債不還。則昧良背惠。不可之甚者也。凡借人財物。必當如期速還。卽在至親骨肉。亦不可爽信。若一爽信。不惟壞品。且下次必無應手矣。(范忠宣公)

英將軍熱非斯。與法蘭西。西班牙。戰時。爲著名大將。其早年貧苦。立志不負債。欠既而得水師官。有必需之事。買二十餘金之滙單。用之以不能償。滙單被折回。自誓此後無可償之金。則不買滙單。自足不與軍官同食飯蔬。飲水充飢而已。鶉衣百結。以被製袴。而貯金錢。買滙單返債。欠存廉恥。自是之後。於營生之理。常用其心。熱非斯六年之間。忍極貧練職務。顯功績。遂升至高位。(立志編)

美國富蘭克林曰。治家者當量入爲出。時時綜計。必使支出少於收入。以致有餘。世未有負債之家。而其家猶有真樂者。欲免債台之厄。惟在力行節儉而已。所謂節儉者。非薄待人之謂也。薄以待人。謂之刻嚴。以律己。謂之儉。自來世俗所趨。易流於浮華。偏於逸樂。此皆生計之敵也。狃習俗。耽嗜好。則生計絕。歷觀社會之變遷。惟節儉者長存。而汰侈者終敗。可不戒哉。(家庭教育譚)

英人司哥特。天性正直。當其出版印刷業倒產時。困苦異常。友人羣思贖金拯之。司氏曰。

無庸。余將親償此債。又致書其友曰。吾儕寧使有所失。惟此名譽不可污。於是益勤著述。卒將數十萬負債悉數償清。(品性論)

英國文學家希多尼者。遷居一新宅於其地。新聞紙上揭載一語曰。若不佞某者。不過一普通正直人耳。不過一負債必還不賴債者耳。(品性論)

分外營求

俞曲園曰。孟子有求在我。求在外之說。求在我者。分內者也。求在外者。分外者也。物理論曰。懸千金於市。市人不敢取者。分定也。

鈺按曲禮云。分母求多。春秋傳云。汝專利而無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此申侯所以取禍也。西哲格言云。爲人大患莫大乎私利。赫肯黎云。自私自利之人不獨害人。終至害己。以其爲羣所不容也。彼妄覬非分者可引爲轍鑿已。

希臘名賢蘇格拉第。經行亞岑斯市。見珠玉瓊寶堆積如山。歎曰。今乃見予所不欲見者。潑爾台斯曰。己所有者與他人所有者。其間必嚴爲區別。偉人傑士之本領。胥於此覘之也。苟極貧之人。能專就一己收入之範圍以內整理其家計。自無貪財越分之妄想矣。(品性論)

美國富蘭克林曰：知足之真意，與好高有別。求學者不可無好高之理想，天下學問無盡事業，無盡安可以我目前所至之境，遂自足耶？至遭逢際遇，此權不屬於我，我可泰然忘之。（家庭教育譚）

力上施設。

此爲守錢虜一輩言之。

（惠註）持心計，權子錢，治產積居，趨時若猛獸之發，得利如烏鵲之爭。然識者嫌其銅臭，實士君子所羞稱也。

淫欲過度。

（姚註）牀第之間，不能受之以節，殺其身有餘矣，不必非禮之色也。

俞曲園曰：淫爲大罰，固也。夫婦居室人之大倫，而亦必受之以節，苟過其度，非保身之道。養德之方也。春秋繁露曰：君子甚愛氣而謹游於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一游於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

人素羸瘠，乃能兢兢業業，凡酒色傷身之事，皆不敢爲，可以延壽。強壯者恃其強壯，恣意傷身，則禍可立待，豈非命雖在天，而立命在己歟？（薛文清公）

孫真人曰。人非金鐵鑄成之身。於色慾不能自節。日損月傷。精髓虧。氣血敗。而人死矣。今立限制。以爲節慾保身之本。二十歲時。以七日一次爲準。三十歲時。以十四日一次爲準。四十歲時。則宜二十八日一次。五十歲時。則宜四十五日一次。至六十歲時。宜斷嗜慾。絕房事。萬不可走洩矣。若冬夏兩季。一則火令極熱。一則水令極寒。卽少年時。亦以斷慾爲主。依此者可却病延年。違此者必多病促壽。(少年進德錄)

昔蒲傳正知杭州。鄉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問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易。但絕慾。早耳。劉元城年八十。堅強不衰。自言絕慾三十年。血氣意思。只如當時。讀此數語。可作座右銘矣。(少年進德錄)

心毒貌慈

(姚註)以貌之慈。濟心之毒。笑中有刀。柔而害物。始於賊人。終於白賊。

俞曲園曰。唐李義甫。狀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時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宋蔡元慶。對人喜笑。雖見所甚恨者。亦親厚無間。人莫能測。謂之笑面夜叉。以是知心毒貌慈。非人類也。

鈺按禮表記云。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孔子戒色。取仁。

而行違。又云。巧言令色鮮以仁。夫令色而貌。親猶不可。况虺蜴爲心者哉。美國名賢沙伯云。吾所欲顯於外貌者。必務出於中心之誠。英儒史邁爾云。欲求容貌之善。當存忠愛之心。朋友間時存同甘共苦之念。此其原質也。又云。若僞爲謙恭而不出以誠實。不可也。要當宅心於善。而發爲溫和之禮貌耳。英國古諺云。外貌如菩薩。內心如夜叉。然則包藏禍心。而致飾於外者。豈復足齒於中西人士哉。

穢食餒人。

(姚註)視人如馬牛犬豕。輕其同類甚矣。况物既腐敗。或致傷人乎。

俞曲園曰。夫飲食者。鬼神饗其氣。君子食其味。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如之。何以穢食餒人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魚餒肉敗。而以餒人是獸畜之矣。

吳江有顧老紹者。以釀酒爲業。一日見酒缸中死一赤練蛇。心知酒已被毒。而吝惜資本。不肯棄去。分開十餘甕。置牆下。將出售矣。忽震雷擊酒甕。盡碎無一存者。而人俱無恙。顧始大悔。每向人言之。以爲倖逃天誅也。夫酒未售。人未傷。此人原可不死。而一念不仁。已達天聽。天心之仁愛。陰律之森嚴。胥於一事寓之矣。(近錄二)

廈門蓮坂鄉某者。年二十二。力穡人也。門口一井。出泉不涸。鄉人待食。此井者數十家。道

光丙申。天不雨。幾九閱月。聚汲益夥。某厭其喧呶。疊次哄阻。衆往來如故。某將牛糞暗施井中。蓋使食者惡此味而他取也。明日族中二人招某赴海同漁。忽平地起雷。擊某死。而同伴俱無恙。吁可畏哉。(二錄五)

西例。溝池積穢。勿使滲入鄰井。如溷廁礙衆。咎歸屋主。泥土碎物。投溪澗中。斷其流。或污其水。是礙衆也。應罰補償。以機同渣滓。礮泥。瓦礫。火燼廢物。腐質。投於河中。致污滯其水。或以溝渠穢物。放入清流。皆爲犯例。(各國刑律考)

左道惑衆

(姚註)左道。邪術也。始則惑衆斂錢。繼且肆爲狂悖。天理王法。兩所不容。

湯文正撫蘇。奏毀五通廟。世以比狄梁公。郭尙書世隆。督浙閩時。閩俗多淫祠。黠者斂錢民間。輒數十萬。尙書檄諸州縣。毀之。離省治八百里。有五顯廟。一日野火自起。燼無寸椽。火熄而檄適至。正直之氣。震懾淫昏。公是舉可質文正矣。(清代名人軼事)

浙人某。業儒。流落黔中。爲人訓蒙。有道士能生死人。某斥爲妖妄。術士大怒。某謂主人曰。余豈肯束手待斃。今夕乞借米一斗。燭十數枚。主人喜曰。君亦有法術耶。答言無之。姑爲備而已。主人入以燭米付之。日既暮。乃以米就地列爲八卦。自坐其中。手易經。燒燭而俟。

約二更。窗頓闢。欵一巨鳥入。鉤喙長距。直撲而前。近八卦。不敢動。某高舉。易經向之。且朗誦不輟。鳥遂去。少頃。又一物來。形若虎豹。奮爪張牙。近八卦。亦却步。某如前法。抵禦。物亦退。稍久。一奇鬼闖入。長丈餘。青面赤髮。手執雙雪刃。吼怒咆哮。勢將近身。某急以易經投之。喃喃然高聲朗誦。物觸易經。仆地而倒。燭之。則一紙人。長二尺餘耳。某隨手折置卷中。天亦就明。主人啓戶出視。某無恙。大喜。正詳問間。一婦人痛哭而入。云。道士乃其夫也。被擊傷腰膂。跪求乞命。某乃出紙人。厲聲叱之。曰。爾夫以妖術害人。取財天道。難容。假手於我。爲地方除害。惡貫滿盈。尙望活乎。婦人急伸手奪之。某固拈不釋。紙人裂爲二。婦人大哭馳歸。則道士於榻上已狂吼一聲死矣。乃嘉慶初年事也。(六錄六)

短尺狹度。輕秤小升。以僞襍眞。采取姦利。

俞曲園曰。尹文子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古天子巡守。必同律度量衡。而每歲仲春之月。有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之政。豈可故爲短狹輕小之物。以相欺乎。隋趙煚因冀州市井多姦詐。爲銅斗鐵尺。置之於肆。百姓便之。此居官者所宜知也。元費察刻銘於斛。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此居家者所宜法也。司市之職。以買民禁僞而除詐。又曰。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買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蓋禁

偽除詐具有條目。若夫雜糅真偽以罔市利。古稱姦富爲下。必不容於商。懟民敦之。世凡放債及開典鋪者。戩平斗斛出入不可用兩樣。若小出大入。刻剝平民。最爲損德。多有主人忠厚。而掌管者每私行此法。主人不可不察。(陸清獻公)

江西新建程太封翁。性耿介。躬畊自食。其力娶太夫人某氏。并白親操。雍雍然有梁孟鮑桓之風。後家道日裕。夫妻力行善事。所製升斗俱有複底。糴則加板一層。糶則去之。晚年盈資累萬。其孫喬采。官兩湖總督。楸采。浙江巡撫。免采。江蘇巡撫。(清代名人軼事)

周才美爲子娶婦。初入門。卽付以斗斛秤尺等物。各兩件。諭行入多出少之法。婦涕泣求去。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後代必育不肖子。破家人。謂妾所生。妾不受也。才美悟曰。然則改之。何如。婦問用此幾年矣。曰。二十餘載。婦曰。必欲留妾。請反用二十餘年。以償昔日欺詐之數。才美諾之。後生二子。皆登第。此婦既賢。且智。洵女丈夫哉。(近錄四)

西例買賣秤尺。須用司碼。非司碼則毀之。勿用秤尺。非司碼每次罰銀四十。司令故貨物粗者。用磅碼。金銀寶石。用細秤藥餌。合劑。用藥秤。皆須司碼也。秤尺無司碼。證驗而用之。存之。罰銀五磅。再犯十磅。店內秤尺有假偽不公。罰銀五磅。再犯十磅。買約作廢。行市秤尺。須經司市戳印。以爲證驗。否則用之。存之者。罰銀五磅。再犯十磅。(各國刑律考)

趙昉轉冀州刺史。冀州市多姦詐。昉爲銅斗鐵尺。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

寇備家人曾賣物與人。剩得絹一匹。僑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主還之。（北史寇讚傳）

奸利二字。所指甚廣。如私鹽私鑄。捉癡舞文。凡欺天罔上。從奸謀中得來者。皆奸利也。夫一人既生命中。卽有應得衣祿。豈奸則得不好。則失乎。諺云。越奸越巧。越貧窮。奸巧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駢。漢吸西風。此言其近道矣。（張橫渠）

紀文達公曰。董文恪公老僕王某。常隨文恪公宿博將軍廢園。月夜見一人。倉皇隱避。一人遮而止之。捉其臂。共坐樹下。曰。某事乘我急需。中飽幾何。某事欺我不諳。乾沒又幾何。如是數十事。每一事。一批其頰。俄一老叟。自草間出。曰。渠今已墮。餓鬼道。且負債。必還。又何必太遽。冥司定律。凡稱貸子母之錢。來生有祿。則償。無祿。則免。若脇取誘取之財。雖歷萬劫。亦須填補。其或無祿。可抵則爲六畜。分數世以償。今夕董公所食之豚。非其幹僕某之十一世身耶。其一人怒。似略平。乃釋手各散。所言幹僕。王某猶及見之。果最有心計云。錢塘汪棣香福臣曰。蘇揚兩郡城書店中。皆有某淫書版。蘇城版藏楊氏。雖銷售甚多。而爲病魔所困。娶妻多年。尙未育子。其友戒曰。君子嗣甚艱。每歲所入。徒供病藥費。意者以君某淫書版印書人。受其害。天故陰禍之歟。宜速毀版。或可晚蓋也。楊驚悟。立取版劈焚。

之。自。此。家。無。病。累。妻。即。生。男。家。業。驟。起。其。揚。州。版。爲。某。書。買。所。藏。某。家。小。康。嘗。以。是。獲。利。人。屢。戒。之。終。不。燬。某。年。某。月。到。蘇。在。寓。忽。病。竟。死。舟。次。其。子。奔。至。見。屍。面。腐。壞。蠅。蚋。紛。集。竟。不。能。殮。但。以。衣。蓋。屍。而。已。某。以。印。售。淫。書。如。此。結。局。較。之。楊。氏。聞。言。即。燬。者。其。得。失。爲。何。如。哉。某。既。死。有。儒。士。捐。金。買。版。始。就。燬。於。吳。中。(四錄四)

西。律。食。物。藥。物。攙。雜。有。害。賣。家。被。告。除。訟。費。外。罰。銀。五。十。磅。再。犯。繫。獄。六。月。并。作。苦。工。賣。藥。雜。僞。罰。銀。多。則。二。十。磅。總。之。物。之。性。質。品。三。者。一。有。所。虧。即。爲。犯。例。肉。食。魚。菜。等。腐。敗。有。害。則。科。罰。(各。國。刑。律。考)

西。國。立。志。編。曰。貿。易。買。賣。之。事。最。能。試。人。品。行。若。者。公。平。若。者。自。私。若。者。誠。實。若。者。詐。僞。因。此。明。白。呈。露。故。商。賈。之。公。平。誠。實。而。存。光。榮。者。必。爲。他。人。信。任。也。抑。富。商。大。賈。或。銀。鋪。每。日。以。無。數。金。錢。託。於。店。中。書。記。等。而。侵。盜。欺。騙。壞。信。義。者。獨。少。則。品。行。端。正。爲。人。性。之。常。可。知。矣。英。國。人。民。大。都。信。實。不。僞。品。行。可。貴。亦。有。欺。詐。姦。狡。謀。非。義。之。財。者。織。布。之。人。以。他。物。代。羊。毛。棉。花。製。器。之。人。鑄。鐵。代。銅。或。造。種。種。僞。物。掩。人。耳。目。如。此。而。獲。利。決。不。能。受。用。拉。的。馬。嘗。從。利。器。匠。以。二。邊。士。買。一。小。刀。其。刀。僅。值。一。邊。士。因。云。無。賴。漢。不。惟。欺。我。彼。亦。自。欺。其。良。心。仰。由。欺。騙。強。迫。而。得。財。如。水。泡。然。十。分。膨。脹。忽。然。破。碎。或。幸。得。贏。利。而。其。名。譽。日。墮。良。心。日。疚。究。亦。何。樂。哉。

李封翁悅禮。順德人。開大生染房。性慈祥。正直樂善好施。所染之布。工件或錯交與人。而來取者。要回原物。卽賠償之。並無爭辯。嘗誤接銅銀十兩。遽投於水。曰。不可復累人也。一日。往大瀝墟。見一婦坐水邊。哭極哀。公問之。答以賣布得銀四圓。乃銅洋也。家貧無以爲活。欲自盡。公惻然不忍。探囊以好洋換之。婦起謝去。公與陳某合作貿易。每爲陳某所欺。生子文田。官侍講。送司文柄。(八錄一)

壓良爲賤

(姚註)世有衣冠。降在奴隸。家本清白。流入倡優。宜悲愍而救拔之。若非其所願爲。而壓之。使爲致其身。含垢於世間。其先人飲泣於泉下。罪業大矣。

俞曲園曰。周官司厲之職。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槁。鄭司農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古者非爲盜賊。不爲奴婢。平人而以盜賊待之。庸可乎。又曰。凡有爵者。不爲奴。然則壓良爲賤。古有明禁矣。

陳規除淮西安撫。規嘗爲女求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卽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宋史)

紀文達公曰。滄州南有男婦數十人。登一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

中方坐起憤詈。時衛河暴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觸渡船碎如柿。數十人並沒。惟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問其何適。曰：昨聞有族弟得二十金。鬻童養媳爲人妾。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賚之往贖耳。衆同聲曰：此一擊神所使也。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夫人言。滄州人有逼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里人皆不平。一日腰金販綠豆。晚泊河干。坐船舷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縴索中斷。橫掃而過。兩舷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此雍正甲辰事。

美總統林肯少時。見南方販賣黑奴之慘狀。奴以鐵索貫之。婦孺累累成羣。列肆拍賣。賣成。隨契券歸主人。終身作苦工。林肯見而大戚。告人曰：使余一日得當者。必革除此制。無恤吾力。後爲總統。卒解放全國之黑奴。使爲平民。(少年叢書)

英國建放黑奴之議者有數人。而沙伯持之最力。始執業於麻布商之門。卽立志釋放黑奴。沙伯之昆弟曰維廉者。習醫術。素施療貧人。忽有一黑人來乞診。治黑人名斯。退龍本爲狀師所買。後爲主人虐遇。跛脚目幾瞽。遂見逐。乞丐道路。維廉與之藥。且周濟之。使入貧院。其後疾愈。沙伯昆弟憐而養之。於家。後薦於一藥鋪家。居二年。遇舊主人狀師。見其身體壯健。欲再得之。遂捕之投獄。沙伯自往牢獄戒監。長母以黑人付他氏。市尹乃知此。黑人爲舊主所棄。而新主認爲己有也。因是黑人得無罪。先是英國出賣黑奴之告白。公

然載於新聞紙中。黑奴有遁走者。則懸賞捕之。沙伯以黑人事。謀諸衆狀師。請其辨白。狀師皆以沙伯之議爲非。沙伯聞之。愈不可遏。默計吾不得不依吾一己之力。以決此訟。乃通覽律書。研究人民自主之理。不二年。盡通英國律法。因自斷曰。英國律法中。並未嘗以奴使他人爲直。遂著一書。痛論以人爲奴之事。爲英律所不許。言簡義該。手繕數冊。分贈有名諸狀師。黑人原主見之。知必不能取勝。乃償沙伯三倍之費。以息爭焉。一千七百七十年。又有水手二人。捕一黑人。曰累斯者。拽往舟中。縛其手足。將售之。有聞其哭聲者。走報沙伯。沙伯急馳往。黑人因此釋歸。倫敦有沙梅爾賽脫者。始爲其主人擯棄。後復捕之。沙伯訴於法院。審判日。沙伯於大司寇曼士非爾德前。宣言曰。凡在英國。不問何人。苟不犯法。皆得爲自主之民。享自由之權利也。沙伯本此公理。以相辨論。大司寇曼士非爾德。反復沙氏之論。知其不謬。因不待陪審。決此案。曰。以他人爲奴之訟案。英國律法所不許也。於是沙梅爾賽脫。始得赦。黑奴買賣之事。始絕。此後沙伯以西爾辣烈。于奈新州府。爲黑人所居。躬自經紀其事。又優待亞美利加新州府土人。自此英國水夫及亞美利加黑人。皆受律法保護。而得自主。論曰。沙伯一生。以放奴爲己任。與同志創設放奴公司。而在當時。販賣黑奴之舉。無有知其失者。沙伯獨破數千年之陋習。脫黑人奴隸之苦。豈不偉然大丈夫哉。(立志編)

英國西造姆夫人者以獎勵少女之殖民爲事方其率多數女子豫備遠征也夫人述其發願之因曰人者爲勞動而生唯實行而不倦者乃至天國此種思想實自童孩中養成之夫人既長與一駐印之武官訂婚先爲之約曰余將舉全力以慰藉人類之苦痛而職分猶在海外其夫知其有大志益敬愛之悉如所請結婚後且力贊助之西造姆後赴印度建婦人職業學校以教軍人之子女千八百三十八年與其夫同赴濠洲夫人嘗自述其事曰余見多數女子皆無職業而其人自本國來者日有所增是勢必入醜穢之渦中也余欲爲之謀職業顧各方面俱無相助不屈不撓卒達余志後政府許余於移民舍內與女子同居舍中故多鼠第一夜竟不成寐後乃得安居始能躬與女子接而直接感化之組織一會以謀職業數百女子均得位置此事繼續者數年至回國時女子千餘人均得職業大抵皆年少者不爲穢業矣余之報酬以今日良人子女之平安爲最鉅所謂欲立立人者此也余行余心所安爲己而不爲人政府之恩金勳獎非所願也（職分論）

謾驀愚人

謾欺也。驀音莫白反。說文云。上馬也。龍龜手鑑云。踰也。

（惠註）謾者詭而蒙之驀者陵而上之以有識謾無識以有才驀無才不仁孰甚焉人之富貴及有智力者切不可恃之以欺凌人凡自恃其富貴者其富貴必不久自恃其

智力者其智力必終詘且叢怨賈禍爲害不淺（邵康節）

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薛文清公）

天賢一人以誨衆人之愚世反逞所長以形人之短天富一人以濟衆人之困世反挾所有以陵人之貧豈非天之戮民哉（陸清獻公）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著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魏叔子日錄）

楊公雍正建調任黔撫舊例土司謁巡撫必鳴鼓角交戟枝於門俾拜其下公曰無庸也引至座前問疾苦賜飲膳土苗咸輸服始至斗米值五千錢公連章請餉輓運相繼披榛翦棘教以耕種比三年成樂土焉（先正事略）

紀文達公曰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其徒黨密相羽翼機械百出如是近十年橐金巨萬俾其子買於長蘆有墮其術而破家者銜之次骨乃乞與偕往陰導爲北里遊耽玩忘歸耗其貲十之九胥魁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讐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

英國博愛家萊脫幼時未受充分教育初隨不逞之徒飄流浮世忽思及幼時其母之教

訓翻然悔悟。遂與諸舊遊絕。時萊脫年方十五也。萊脫自改行後。遂從一範金者執業。對於犯罪者。常起憐惜之念。蓋囚徒期滿出獄時。能復舊時之職業者。十不得一。欲另覓新事業。又苦於不易得人之保證。彼等謀生無計。乃構成多次犯罪之行。爲至可憫也。萊脫之鑄鐵工場中。嘗雇一職工。其人性質勤敏。頗能稱職。後有人洩其秘密。謂係出獄囚徒。其人已改行爲善。不更履舊時轍迹矣。萊脫遂對於其他職工等。反覆開陳。並自願提供二百圓於工場中。爲之保證。次日使人呼之。彼已遺書一通。飄然引去。萊脫立馳赴其宿所。招使仍歸工場繼續執業。後益勤慎。自矢卒爲善人。萊脫住居之地。接近監獄。久欲省視獄中囚徒。使之改善。未得獄吏允許。一日萊脫入獄。牧師謂萊脫曰。近頃有一囚徒。行將出獄。惟出獄後。能否得一職業。爲彼改善之實驗。場萊脫答曰。余當盡其全力。爲彼謀之。未幾囚徒出獄。萊脫果實踐所言。自是以來。獄吏始許萊脫自由會晤各囚徒。萊脫每有暇時。卽巡歷於各獄舍中。諭彼等以改善之道。對於刑期將滿之各囚徒。莫不預爲籌畫。或爲彼等介紹相當職業。或竟以少許金錢貸與之。萊脫服務於鐵工場。數十年如一日。星期日及夜間。卽委身於監獄訓育事業。至六十三歲。英政府任彼爲監獄視察官。年俸額定爲八千圓。萊脫拒之。謂政府舉余爲官吏。余將自忘爲囚人之良友。是不啻抑制余之爲善力。卒辭不受。萊脫自六十三歲後。遍歷各大都市。觀察國內監獄及窮民保護。

所又設立多數之貧民學校教育貧民子弟使彼等能得生計費減少未來之犯罪者組織改善學校貯蓄銀行及磨靴團隊等凡足以爲貧民謀生計者無不盡力爲之卒年八十五歲(職分論)

英國倫敦東部爲窮苦者及奸慝者萃居之所英國之慈善家講求救濟之策費鉅額金錢銷耗時間與智力特尼森卽其人也特尼森於貧民改良事業第一步在使收入賃金不致浪費於酒肆餐館卽爲設儲蓄銀行次爲設立學校讀書室使彼等漸入幸福途程此等偉大事業特尼森實開其端緒云(職分論)

西例癩人在濟院不得罵詈而榜笞之也犯者則爲過惡之罪故捕役監官等聞轄內有癩人失於收理或爲親屬所苦則三日內報官紳審究送往濟院(各國刑律考)

貪婪無厭

婪亦貪也。

(惠註)老子云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谿壑可盈而心不可饜此何異周鼎之著饜饜食人未咽而害及其身也

(姚註)道德經云知足者富佛遺教經云不知足者雖富而貧

鈺按大學云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孟子云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西哲撒伊拉斯云。傷名譽而獲利。所得不償。所失英國古訓云。以詐僞得利之人。必遭不測之禍。彼谿壑無饜之徒。怨謗日叢。禍機猝發。隕身覆族。非不幸也。宜也。

古詩有云。不結良緣與善緣。日貪財利苦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權看幾十年。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蓋求足何時足。知足便足也。(邵康節)

顧涇凡曰。居官而飲食若流。服色過侈。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詔奉上。司廣行賄賂。雖欲不貪不可得也。居官而多置田宅。廣養姬妾。雖欲不貪不可得也。

彭剛直公巡閱長江水師。肅然沿途。關卡亦惴惴相戒。某處釐卡。駐扎者監司也。差更多不法。一日彭駕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逾刻又請。則晒曰。奈我不樂驗。何。彭大怒。趨至厲聲曰。請驗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羈我。豈空船亦索賄耶。差亦怒曰。便羈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殺汝耳。頤少動兵。遽擁至河干。戕之觀者失色。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自此卡威稍減。(清代名人軼事)

美國富蘭克林曰。天下事無止境。使吾心亦無止境。則不覺其樂。而常覺其苦。抑知吾以彼境爲佳。其佳於彼境者。不可勝計。吾以吾境爲不佳。其境不如吾者。亦不可勝計。處世者。凡事作退一步想。天下無不可安之境。是知足之效也。(家庭教育譚)

咒詛求直

咒者。咒來禍也。詛者。詛往愆也。咒者。口告。詛則用牲。古者司盟掌其事。

(姚註)直果在己何必以咒詛自明理苟不直豈能以咒詛自解愚亦甚矣

嗜酒悖亂

俞曲園曰旨酒之戒具於詩書大傳曰古者聖帝之治天下也五十以下非烝社不敢游飲漢律二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是以王肅家訓曰凡爲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跽稱父誠以辭之士誠若是吾知免於悖亂之禍也

鉦按大禹疏儀狄而絕旨酒書傳酒誥之篇酌酒羣飲者必誅英國格言云酒能鈍人之腦髓并能使人發妄語又云酒後必不知禮儀苦伊克叔脫云過度之飲酒能令人洩固有之秘密違當然之約束法諺云不問何等賢人飲酒之後未有不變爲愚者又云精酒傷財粗酒傷胃酒禍之劇烈如此近英美等國酒禁森嚴我國所當是則是倣又鴉片蠱人聰明耗人財產禍更什百於酒禁種禁販禁吸掃盪而廓清之當如救焚拯溺則吾國其庶幾乎

楊秉爲太尉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後漢書)

英人馬太者。埃爾蘭之高克人也。高克有人提倡禁酒。結集一會。名之曰禁酒社。馬氏見之。深爲所動。卽於一千八百三十八年。題名社冊。而受禁酒之戒焉。自馬氏入社後。亦日鼓吹禁酒。並謂人不應醉酒。高克人民素敬信馬氏之言。於是。不及百日。受禁酒之戒者。達二萬五千人焉。久而埃爾蘭全境。皆知各地。咸望馬氏之至。故氏每到一地。人民必羣集以聽其演說。凡遇開會之時。醉漢之妻。強拽其夫往聽。馬氏演說。多數人民羣誦戒酒之文。而尤以在凌墨立克一地爲盛。四日之內。受禁酒之戒者。實逾十萬之數。云其結果。遂使多數村鎮之中。酒店爲之停閉。而五年之內。酒之銷數。遂爲大減。竟至過半。而種種犯法干紀之事。其銳減亦同。氏卽思渡海入美。鼓吹禁酒。乘船赴紐約。市長卽請馬氏演說。以表該市歡迎之意。抵華盛頓後。國會兩院。敬其爲人。特許在院發言。而氏以有病之軀。猶肯歷游二十五州。經其演說之鎮市。計有三百餘處。受其禁酒之戒者。有五十萬人。可謂不辭勞瘁矣。馬氏沒後。高克人民全體爲之執紼。各國聞者。咸爲感慟。相傳在馬氏前。受禁酒之戒者。有七百萬。人邇來英美人民。沉湎麩蘖。輒引以爲大玷。戒酒之人。亦日加衆。馬氏之賜也。(公民鑑)

英人休彌爾列爾。嘗作勞工。同輩飲以酒。歸家後。偶閱倍根文集。茫不知其意味。大懼。誓不敢再飲。夫飲酒之事。當少年時。爲極惡極毒之誘惑。斯格的曰。飲酒一事。最妨吾高大。

之事業且妨節儉。賊禮義傷身而損生計。故少年皆當切戒也。（立志編）
美國富蘭克林曰。天下有害無利者。莫如酒。各種酒類皆宜嚴禁。因人身血脈不調。則病生。酒性熱而奮興。飲之則血脈自不能調。和觀酒醉者狀。如發狂。即明徵也。世之因飲酒致病。致死者。不知凡幾。而世之人。飲食宴會。以酒助興。或竟不知酒之爲害。或知之而不能戒。悲哉。是貴有毅力者。能操守謹嚴耳。（家庭教育譚）
西例。酣醉當途。沉湎酒肆。初犯罰司令十枚。恃醉橫行。或御車馬。火機招搖市道。或持鎗有火藥彈丸者。罰司令四十枚。否則繫獄。有無苦工。不等。酒家容納醉人。肆行無忌。或已醉而復賣之酒。初次罰銀十磅。再犯二十磅。乘醉兇狂者。酒牌家或差役。可拒逐之。（各國刑律考）

骨肉忿爭

（惠註）說苑云。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
俞曲園曰。孔子曰。忿數者。獄所由生也。古之君子。在醜夷不爭。况骨肉閒乎。顏氏家訓曰。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羣從疎薄。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凡骨肉忿爭者。宜思此言也。

銜按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小雅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樂爾妻孥。又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西哲梭格拉底云。兄弟貴於財產。如此則遇事義讓。安得有忿爭。西諺云。論其人則係兄弟。論金錢不啻路人。是爲薄俗。英諺云。蔑視兄弟親屬之人。必爲神所蔑視。此言乖氣致戾也。撒伊拉斯云。忿怒之人。及氣平之後。反怒其前。此之怒。英國古訓云。善人易於忘怒。又云。對人而怒。是爲他人過失而罰自身。此言忿怒有妨衛生也。西哲格言云。溫和之答語。能解忿怒。又云。能忍之事。決不可怒。不能忍之事。亦決不可怒。此言忿怒於事有損無益也。是故人無論在朝在野。均以懲忿息爭爲第一義。况骨肉間乎。

曾文正公家書曰。余於家庭。有一欣慰之端。聞妯娌及子姪輩和睦。異常有姜被同眠之風。愛敬兼至此足。卜家道之興。然亦全賴老弟分家時。布置妥善。乃克臻此。

美國富蘭克林曰。忿恨爲快慰之魔。有時我心不快。我宜出外一游。以舒暢之人。或有不快時。我亦宜避之。不必與計較。忿恨之劣根性。非受教育者所當有一語逞性。足以摧殘一家幸福。可不慎哉。(家庭教育譚)

美國富蘭克林曰。居家以和爲貴。平時均應相感。以情設遇。急難或疾病時。尤當相助。相親以盡家人天職。居家而遇事苛求。則爭端易起。此家庭最不祥之事也。夫同居一室。何

事不可忍。容偷詬誅。時聞得母爲鄰人竊笑。乎凡事出於審慎。自不至構衅蕭牆矣。(家庭教育譚)

男不忠。良女不柔順。不和其室。不敬其夫。每好矜誇。常行

妬忌。無行於妻子。失禮於舅姑。

俞曲園曰。男以忠良爲主。女以柔順爲先。男不忠良。男之罪也。女不柔順。女之愆也。其下所陳。皆分承男女言之。雖然。大戴禮曰。女者如也。言如男子之教者也。是故男不和其室。則女不敬其夫矣。男每好矜誇。則女常行妬忌矣。男無行於妻子。則女失禮於舅姑矣。易言。婦道無成。詩曰。刑於寡妻。脩身齊家之君子。亦知影直由於形正乎。

陶潛爲彭澤令去職。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南史)

黃龜年累遷給事中。龜年微時。李朝旌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宋史)

賀仁傑授上都留守。加中書右丞。其妻劉沒。帝欲爲娶貴族。固辭。乃娶民間女。已而喪明。夫妻相敬如初。未嘗置媵妾。(元史)

富陽董公邦達。初以優貢落魄京師。某侍郎請爲記室。相得甚歡。侍郎家有婢。欲嫁之。婢不可強之。則曰必如董先生者。乃事之。夫人以告會中秋。侍郎與董飲月下。酒酣。從容述婢言。且願納爲妾。董慨然曰。某落魄京師。盡京師不加一睨。公獨厚愛之。彼女子亦有心。何敢言妾正位可也。侍郎謀諸夫人。女婢而壻董焉。董後官禮部尙書。夫婦相敬如賓。生子爲富川相國。(清代名人軼事)

吳絳雪。永康人。能吟詠。工書畫。歸諸生徐明英。未幾而寡。清康熙十三年春。耿精忠叛。以總兵徐尙朝攻金華。道出永康。聞絳雪名。欲致之。永康父老與其夫族謀。擬以絳雪紓難。絳雪聞之。慨然曰。所惜者一邑生靈耳。苟有濟。妾自獲死。所庸何傷。衆皆悅。絳雪毅然上道。尙朝遂引兵去。至三十里坑。絳雪以渴飲。給同行者。遽一躍下。騎墜崖下。死。年方二十有五。海內大詞家黃韻珊先生賦詞有云。從軍慷慨保全城。一女能當十萬兵。卅里坑前看撒手。是何清潔與英明。(古今義俠奇觀)

淮南禹蹟山。陳生名綺。字綠琴。父楸。母黃氏。生年十五。善讀。母有弟。名海客。游粵貨殖。遂落籍。母病革。執綺腕泣曰。汝父必繼娶。汝窮促。可遁粵依舅氏。并私與旅費。生泣受。母歿。父續絃烏氏。果悍惡。遂詣母墓痛哭。留書父枕側而去。跋涉幾半載。至則資耗而舅已逝。富室邱翁。有女名麗玉。贅陳生爲壻。却扇之夕。生代女卸粧。女潛然淚下。小語曰。郎亦知

死期。近乎。妾。麻。瘋。女。也。此。間。居。粵。西。邊。境。代。產。美。娃。悉。根。奇。疾。年。十。五。富。家。卽。以。千。金。誘。遠。方。人。來。過。毒。盡。始。覓。真。配。遠。人。貪。資。誤。接。雖。和。緩。亦。不。能。生。郎。入。門。時。外。間。已。伏。壯。漢。持。刀。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親。耳。曰。妾。頗。知。名。節。常。恨。是。邦。無。貞。婦。願。死。不。願。生。郎。且。和。衣。眠。三。日。得。資。卽。返。妾。病。發。亦。不。久。人。世。請。書。居。址。與。妾。俾。他。日。柔。魂。度。關。山。受。郎。君。一。盂。麥。飯。耳。生。雖。書。與。之。而。涕。不。可。仰。異。日。翁。贈。五。百。金。揮。手。令。去。賃。巨。舫。啟。舅。櫬。載。之。抵。家。則。繼。母。已。歿。父。納。婢。爲。小。星。見。子。甚。慰。瘞。旅。櫬。開。酒。肆。生。乃。下。帷。讀。入。膠。庠。邱。翁。謂。女。毒。盡。無。疑。女。忽。疾。發。視。之。麻。瘋。也。翁。窮。追。惟。含。涕。遂。遣。之。麻。瘋。局。女。數。雉。經。輒。見。一。麻。而。叟。來。救。止。曰。老。夫。黃。姓。淮。南。人。娘。子。得。母。欲。尋。陳。生。綠。琴。耶。可。同。行。女。自。恃。惡。疾。又。以。叟。邁。欣。然。隨。之。中。途。資。盡。乞。食。半。年。抵。淮。南。見。青。帘。出。樹。杪。叟。遙。指。曰。子。當。自。往。惟。祈。寄。語。綠。琴。父。子。云。海。客。奉。謝。言。已。卽。杳。女。驚。定。詣。肆。門。見。一。老。翁。具。告。之。翁。曰。陳。綺。豚。子。也。遂。送。女。入。尼。菴。遣。村。婦。伺。應。皆。却。走。幸。老。尼。憐。憫。得。無。苦。月。餘。生。歸。急。趨。訪。女。問。何。能。自。來。以。黃。叟。面。目。顛。末。告。生。驚。曰。是。吾。舅。也。其。地。仙。耶。攜。女。之。家。謀。酒。庫。隙。地。臥。叢。甕。中。諸。婢。咸。不。敢。近。惟。一。雛。婢。名。甘。蕉。者。獨。代。撒。洩。便。瑣。事。至。飲。食。藥。餌。皆。生。手。調。久。更。襖。被。挈。甘。蕉。臥。女。側。亦。均。無。恙。榜。發。生。鄉。捷。里。人。爭。與。論。婚。生。力。却。又。恐。己。去。女。無。人。照。看。遂。告。病。罷。南。宮。試。女。以。頭。觸。甕。悲。曰。爲。妾。故。使。郎。遲。嗣。續。阻。上。進。妾。死。後。何。以。

見祖宗地下誠不如死言已又觸賴甘蕉救止一日生赴戚家飲甘蕉因病內臥女忽聞梁際颺一聲大黑蛇垂首下掀酒甕木蓋吸酒頃刻滿腹忽墮甕中攪擾翻騰力盡聲頓絕女心憶蛇毒或可代鳩掬飲升許心頓清醒膚轉奇癢又掬以洗滌癢頓止明日又潛飲而潛洗之疾若失甘蕉驚喜告生詢之以蛇酒告趨視則遍體黑章頂有獨角蓋此山蛇王名烏風者也具錦裳綺裙粧女出見翁與諸宛若莫不驚爲天人卽日備禮合卺又三年女生寧馨兒感甘蕉德收爲簪室生試禮闈入木天出爲太守專恤流亡與貧病無告者人人稱衆母升兩粵制軍遣材官招邱翁至命婢扶夫人出則衣一品服容光煥發視之卽麗玉也灑淚問父母安否翁欲死女亦時歸寧出蛇酒製藥設局濟粵之患麻瘋者活無算年四十餘太翁猶清健疏乞終養歸修冢墓與尼菴建邱夫人碑（巾幗鬚眉傳）

西哲巴雷誠其子擇偶曰選妻宜注意結婚爲男女一生大事未來之幸不幸一繫乎是最要者須注意於其兩親之養育法其餘則門地不可過高高則婦有蔑視其夫之態家資不可過豐過豐則婦不慣食貧將飲恨於良人惟適中之家女子性情活潑慈嬉者最稱宜家之選（品性論）

英國品性論曰婦人最宜注意烹飪庖廚間所製食品與生理衛生上有密接關係故庖

廚首以清潔爲第一。義尋常婦女每不知清潔。庖廚竈突。黔污垢膩。滿積食品。不知檢查。語以黴菌。微生物等。茫然不知何云。此宜急求智識之一事也。此外如洗濯。積貯。蓋藏等事。亦多有宜應用科學智識者。當適宜授之。亦愈以完成其慈愛待人之品性。至於食品用品之宜擲節。在今生活程度高昂時代。亦當逾分注意。誠能珍視物品。處處儉則一物得二物之用。既以紓男子生計之艱。亦欲社會上有間接經濟的影響。語曰。擲節食用。同於增加田畝。婦女能確守斯旨。社會上所獲之慈善福利。間接已爲不淺。設更能實行。周急救貧之德。量斥其羨餘。以施諸族戚。或貧乏人。則更當爲社會所尊敬。而於一家兒女之模範。更可實現慈愛。以示之得最良善之實例。獲益洵匪淺也。

英國大學問家斯邁爾曰。往古羅馬人之高尚主婦。在家只爲紡織諸事。地理學。理化學。女子皆無甚大用。擺倫曰。婦女之圖書館。只須有道德書及治香書耳。此昔人深加討論而慎重言之者也。乃近時有議論曰。女子教育亦當與男子同等。自是有倡女子亦須有政權。選舉權者。殊不知果如所言。則男子與女子將畢生以地位相爭。以權力相爭。以金錢相爭。馴至無一事不處相爭之點。不特家室之平和。以破。並社會之平和。亦破。尙何室家團聚之樂乎。(品性論)

英人禿克費爾嘗致書友人。稱其妻品性高潔。受其益良多。求家庭之健全。道德之進步。

均非有良妻輔佐不爲功。又曰：其妻梅麗溫，和無倫。一遇困難，從不現戚容。一轉瞬間，困難已如兔脫。余有困難也，代爲籌解而寬慰之，足使予心平而氣和，發憤而興起。又曰：凡余自信爲正當而強毅行之者，余妻必現滿足之色。凡余有內疚之時，余妻亦頗現不憚之容。其心情既足，使余畏又足，使余喜。至今過相規善相勸，憂樂患難與共，見其爲益未見其爲損也。（品性論）

意女士姑力色打者，俗稱女豪傑也。本意大利人，貧家女。父業於燒炭，姑力歸沙辣素侯爵。侯爵頗輕之，難以數事，使順從。姑皆能勝任。夫婦始和睦，古典相傳，謂爲婦德之最。蓋以柔順謙恭之道事夫也。宜乎世之敬仰耳。英國人取姑之事編爲奇傳，演於黎園法德，亦繼之以爲女教勸。（外國列女傳）

林爽文滋擾臺陽時，有鳳山陳氏女，爲賊所掠，逼之，不從，鬻於鎮卒。復堅自守，有軍官義之時，方釀金贖難民，知陳女之貞，羣欲得之，忽其友某贖一童子，至詢之，卽陳之議配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陳之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則陳之姑也。俄又兩老者，覓妻，踉蹌至門，卽陳之父及童子之父也。兩家骨肉，一時團聚，遂爲合巹，辦裝而歸之。（三錄二）

紀文達公曰：滄洲有官家婦，不見容於夫，鬱鬱將成心疾。會有高行尼至，詣問因果。尼曰：因緣之理，吾知之矣。大抵以恩合者必相歡，以怨結者必相忤。爾之夫婦，其以怨結者乎？

天所定也。非人也。雖然。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故釋迦立法。許人懺悔。但消爾勝心。戢爾傲氣。逆來順受。以情感而不以理爭。修爾內職。事翁姑以孝。處娣姒以和。待妾媵以恩。盡其在我而不問其在人。庶可以挽回乎。婦用其言。果相睦如初。先太夫人嘗告諸婦曰。此尼所說。真閨閣中解冤神咒也。

房元齡進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誠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尙。爾宜師之。(新唐書)

穆寧擢右庶子。秘書監。寧嘗譟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而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新唐書)

王文成公諭俗示曰。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沒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或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

蘭河督第錫。山西人。歷官河督。清儉勤苦。所至有惠政。聞其官太守時。太翁以老諸生。隨任。常出外。與里毗。雜處有事。稍不愜。歸卽杖責之。太守長跪乞悔。乃已。如此。父子真可謂古人矣。(清代名人軼事)

紀文達公曰。佃戶卞晉寶。息耕隴畔。枕塊暫眠。朦朧中聞人語。曰。昨官中有何事。一人答曰。昨勸某人繼妻。予鐵杖百。雖是病容。尙眉目如畫。每受一杖。哀呼宛轉。使人心碎。問者太息曰。惟其如是妖媚。故蠱惑其夫。荼毒前妻。兒女造種種惡業也。晉寶欲起問之。欠伸拭目。乃荒煙蔓草。四顧闐然。

曾文正公家書曰。余寄銀二百五十兩。爲大女兒于歸之用。以二百金辦奩具。以五十金爲程儀。家中切不可零籌銀錢。過于奢侈。遭此亂世。雖大富大貴。亦靠不住。惟儉勤二字。可以持久。

西國立志編曰。兒童少時。恒以父母爲模範。故父母之舉動言笑。不可不慎。昔賢云。我之子。卽將來之我也。苟其所樹之模範。爲善良。則子雖年長之後。偶有乖行。而當中夜夢醒時。念及父母之平生。必有怵然感悔。而頓消其惡念者。

英國品性論曰。婦女善持家。而家庭良善者。不獨幼兒蒙其惠。並成人亦受其益。窩爾登稱揚哈巴德氏之母曰。治家則思慮精詳。無威壓嚴酷之風。對人則和易悅樂。無懈慢驕傲之習。以如斯之情感。薰陶兒童。其悅樂可知也。

美國富蘭克林曰。教育之道。以言教尤貴。以身教而後教育。乃能實行。我教子女和藹。則我必先和藹。我教子女禮讓。則我必先禮讓。我教子女孝敬。則我必先孝敬。彼年幼者。恒

視父母所爲而爲之。習於善。有出於不自覺者。否則我不如是而強之。如是何足以服其心耶。(家庭教育譚)

曾文正公訓子書曰。大女理應在袁家侍姑。盡孝不應同來安慶。若三女與羅壻。尤應在。家事姑事。母不必同來。余每見嫁女貪戀母家富貴而忘其翁姑者。其後必無好處。余家諸女當教之孝順翁姑。敬事丈夫。慎無重母家而輕夫家。效澆俗小家之陋習也。

曾文正公訓子書曰。爾幸託祖父餘蔭。衣食豐適。古人云。勞則善心生。佚則淫心生。孟子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吾慮爾之過於佚也。新婦初來。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紡績。不因其爲富貴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諸女。所織之布。做成衣襪。寄來。余亦得察閨門以內之勤惰也。

任雪坡大令嘗言。伊鄰村婦。有走無常者。一日晨起。告人曰。吾今退役矣。昨夜奉票攝傅家。嫗見其寡媳。獨守病榻。淚下如雨。屢跪。竈神前。喃喃絮禱。願減壽十年。以益姑算。吾牽嫗魂將出門。媳一哭仆地。其魂自頂門躍出。張手來奪氣力。絕大幾爲所仆。因告以奉票傳人事。非得已。媳魂哀哭。不放吾睹其情狀。可憐不忍。再促回稟城隍神。神謂此媳純孝。我據情代求。冥王當蒙憐恤。又謂汝存心好。此後不必充役矣。當遣人至前村探視。傅嫗已復甦。越七八年。尙康強無恙。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巾幗鬚眉傳)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某徒私出游山。半夜始歸。坐殿上假寐。聞一鬼曰。奉牒拘某婦。乃戀其病姑。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一鬼答曰。精誠固結。以戀病姑。此孝婦也。與強魂捍拒者不同。不可率夜去。宜稟請東嶽帝。議延其壽。語畢。寂然。朱蕉圃曰。世人未有不思延壽者。孰知孝之延壽。蓋有不求自得者哉。(續錄五)

輕嫚先靈

(姚註)文中子曰。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君子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若喪不思。哀祭不思。敬有輕嫚之意。無慈孝之心。非所謂暨其本者乎。

俞曲園曰。禮曰。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似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蓋古人不忘其先。如此後之人。忽追遠之心。肆矯誣之語。神靈其無恟乎。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魏晉之際。祖父不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生者。猶然。況於既歿。唐鄭延祚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昺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親矣。(顧亭林日知錄)

侈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不舉其女豈知夫子告子路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馬融有言嫁娶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禮約則終者掩藏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顧亭林日知錄）

紀文達公曰有視鬼者曰人家繼子凡異姓者雖女之子妻之姪祭時皆所生來享所後者弗來也凡同族者雖五服以外祭時皆所後來享所生者雖亦來而配食於側弗敢先也惟於某抱養張某子祭時乃所後來享久而知其數世前本於氏婦懷孕嫁張生是於之祖也此何義歟余曰此義易明一本者氣相屬二本者氣不屬耳觀此使人睦族追遠之心油然而生

曾文正公家書曰家中遇祭酒菜必須夫人率婦女親自經手祭祀之器皿另作一箱收之平日不可動用內而紡績做小菜外而蔬菜養魚款待人客夫人均須留心吾夫婦居心行事各房及子孫皆依以爲榜樣不可不勞苦不可不謹慎

英人紐頓者始爲浮蕩之人落拓不羈後忽然醒悟力改前非究其所以如斯則罔非幼時慈母之訓至是忽然追憶有似慈親冥冥詔示者（品性論）

黃仲鸞觀察之封翁幼服賈公正寬厚爲鄉里所推尤純孝性成終身孺慕烝嘗祀事不輟與家人言先世輒泣下數行數十年如一日壬戌夏腰患巨癰十分危險姊翁謝藥如

良醫也。私誠曰：患者輒助之上消之則毒深，攻之則膜破，不可爲也。闔室跪求療，則謬以當緩緩移至硬處，然後治之可也。明日復診，卽拍案大叫曰：是何神也？昨乃設詞相慰耳。今果移矣，癰在硬處，較從前部位差數指許，色甚紅，計日可愈。非有大陰鷲不至此。公曰：無他，夜夢先人羅列，徧身撫摩耳。醫作而曰：此君孝思所感也不數日果愈（九錄一）

違逆上命

（姚註）上命當從而。不從是失臣道也。若廢格詔書使澤不逮民，罪更甚焉。卽有不可曲從者，亦當善爲匡救，不可公然違逆。

西例如官紳承法司或府尹宣讀禁令或抗違邑宰不許讀法罪曰兇狠從重究治至毀及廟宇樓房礦局機器爲苦工或繫獄（各國刑律考）

作爲無益

（姚註）讀無益之書，行無益之事，交無益之友，造無益之器，興無益之工，皆害有益者也。鉅按書旅葵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無益之事甚多，莫甚於著作不良之書籍。英諺云：爲無益之事，雖勤猶惰。又云：不良之書籍不能悔改其過失也。羅伯叔斯云：出版有害

之書籍者。死後尙不能消其罪過。意大利諺云。不良之書物。爲最惡之蝨賊。吾國小說。充斥大都。誨盜誨淫。有損無益。秉畀炎火。勒爲厲禁。其亦轉移風化之一道乎。反是而爲良善書籍。有益人心。實非淺鮮。英國格言云。良書爲最良之朋友。又云。最良之書籍。讀者惟恐自儕于凡庸也。脫藩云。良書卽良友。始終不易。有世道之責者。禁絕淫書。淫畫。改良小說。戲曲。多編演仁孝義俠故事。其爲益豈有涯涘哉。

居官宜戒嗜好。不特聲色貨利無一可染。卽琴棋書畫。皆爲招弊之媒。每乘有興。到時輒試。以公事稍有不耐煩之色。卽弊所由起也。(汪龍莊)

美總統華盛頓在學校時。勤勉好學。學問之暇。喜爲活潑之遊戲。如競爭飛躍。角力拋鐵。桿及其他輕快之遊戲。皆喜爲之。又好爲軍事遊戲。每聚學侶。分隊伍爲軍隊。練習或假設。若塞演種種攻擊戰鬪之狀。其爲學每喜切於實用。好爲日記。凡有見聞。皆一一記於簿中。無所遺漏。治算術極有心。得其後。漸通幾何之理。遂喜爲測量。所繪圖甚多。皆美麗正確。無有錯誤。華盛頓爲學。既以切用爲主。故凡各種文書契券之類。皆能默識其式。而錄於簿中。又好輯經典格言。都爲一冊。時時誦讀。以爲修身之助。華盛頓既喜遊戲戰鬪。其性情初頗激烈。然極善於自制。守規矩。慎言行。其一生從無犯罪惡者。其所選格言一冊。名曰言行規律。常以之矯正言行。養成一偉大之人物焉。(公民鑑)

西例。店有牌。客人賭博。罰銀十磅。再犯二十磅。葉子戲。戲於酒肆。主人知而容之。則有罰。店客爲射博之戲。店主作容賭論（各國刑律考）

苕溪鈕氏。先世多隱德。科甲迭起。松泉殿撰。太夫人。才慈善。六十誕辰。諸子謀所以介壽者。太夫人笑問曰。聞爾等謀壽。我果以何物侑觴。諸子曰。已備二千金。將往吳門。召名優張樂。開筵半月。必內外賓客盡觴而後已。太夫人曰。嘻。此我所以躊躇不已也。夫費二千金。不爲少矣。惟開筵半月。必戕物命。縱肥甘悅口。采色娛目。亦不過霎時繁華而已。必不可。諸子曰。然則往杭州。諸名刹。建水陸道場。飯僧十日可乎。太夫人曰。孰若以二千金製棉衣分授寒者。使有挾纊之樂。不更善乎。諸子謹受教。太夫人僅許。以設晝日宴客。一夜。諸子乃不敢多糜費。又其家每於冬令日。以米五斛。凌晨炊粥。以食。旬者前後戶待食者。恆滿道。光辛丑。英夷擾鎮江揚州。莒中震動。鈕氏擬遷徙。匪徒百餘人。將乘機搶掠。賴旬者力保全之事。畢。酬以酒食。錢物。歡聲雷動而去（六錄二）

蔣勵堂相國。歷任封圻最久。待屬吏恩威並用。舉劾公明。任川督時。有大挑令數員。需次無事。輒聚爲葉子戲。一日。值常參。相國笑語曰。諸君無案牘勞。以葉子消遣。作無益害有益。曷不先將律例。留心觀覽乎。俟一二月後。余將問焉。能對者。方委以民社。皆而色如土。從此不敢葉戲矣。兩月後。謁見。擇一二端以問。能對者。卽委缺。以去。從此咸講求例案。無

敢。嬉。於。博。亦。整。飭。吏。治。之。一。法。也。（六錄一）

懷挾外心

（姚註）臣之事。君子之事。親。妻。妾。之事。夫。奴。僕。之事。主。吏。胥。之事。官。長。士。卒。之事。將。帥。皆當誠一不二。若心稍外向。罪不容誅矣。

俞曲園曰。說苑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知用心以專一爲主。故君子內其國而外諸夏。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有外心。是二之也。

紀文達公曰。姚安公房師石窗陳公一長隨。自稱山東朱文。忽得異疾。自兩足趾寸寸潰腐。至胸膈穿漏而死。死後檢其囊篋。有小冊。記所閱凡十七官。每官皆疏其陰事。其同類有知之者。曰。是嘗挾制數官矣。今得是疾。豈非天道哉。

自咒咒他

（姚註）此女子小人伎倆。有時觸忤神明。遂至出口成讖。亦可憐也。

俞曲園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此悲痛之辭。非可以恆情論也。若非有深仇宿怨者。而襲巫覡之故智。爲呪詛之妄言。如論衡問孔篇所稱。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牆屋壓壞我。

苟有鬼神吾知其必自及之。

偏憎偏愛

李傳主
後妻。

俞曲園曰。鴉鳩之養七子也。平均如一。詩人歌之曰。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以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一也。然則憎愛其可偏乎。其實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爲得愛憎之平。不然。未有不流於偏者。

乾隆丁酉。大風雨。海沸十餘州。皆沒。海陵有跛媳衛氏。姑虐之。獨負姑。避水。水及其胸。捧姑於背。倚槐飲泣。而不仆。有楊浮至。乘之。得不死。媳方受笞。血痕在背。未平也。姑有三媳。而寵其二。水至。號二媳。不顧而升於垣。垣崩。皆溺死。姑病將死。持跛媳手。告諸婦曰。爲姑。慎母有偏也。救我者。乃在跛媳乎。(五錄四)

美國富蘭克林曰。父母於子。不可偏愛。雖有慧有不慧。要之均。是子也。且何能預知其將來孰賢孰不賢乎。使有所偏愛。啟其互相仇視之心。而家庭惡感。卽兆於是焉。爲父母者。所當一律視之也。(家庭教育譚)

美國富蘭克林曰。卡而司云。父母待子。不可過愛。慮其無怕懼也。不可過嚴。慮其太怕懼也。無賞則彼不奮勉。無罰則彼無忌憚。此賞罰貴乎。並行也。聰明之子。能體貼親心。聰明

之親能教誨其子（家庭教育譚）

越井越竈

雲笈七籤雜戒忌曰。忽跛井。今古大忌。又云。婦人忽跛竈坐。大忌。

（姚註）井竈人所資也。神所司也。跨而越之。褻嫚甚矣。

俞曲園曰。民非水火不生活。故井竈重焉。周書曰。黃帝作井。始鑿竈。烹穀為粥。蒸穀為飯。燔肉為炙。古人重井竈如此。是以國無疥癘。民無夭札。今委之廝養。不知敬慎。踰而越之。其褻甚矣。

跳食跳人

俞曲園曰。古者席地而坐。食時俎豆皆置之。地寢處亦然。故以跳食跳人為戒。曲禮曰。毋踏席。況跳食乎。君子行不履影。況跳人乎。故曰足容重。

損子墮胎

（惠註）孩蟲有禁。孟春猶重其文。剝剔用刑。君子諱傷其類。矧自殘其骨肉乎。何用心逆人道也。

俞曲園曰。古人之於禽獸。也不齷。不卵。不殺。胎不殀。夭而況於人乎。後漢張奐拜武威太守。其俗。凡二月五月產子。悉殺之。奐嚴加賞罰。風俗遂改。魏鄭渾遷邵陵令。民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瞻後之爲民父母者。宜以此爲法矣。

通州王如曾。家資頗厚。見一丐。將一錢。放地口中。念云。開眼求你來。閉眼帶不去。頃之。丐忽不見。王因有悟。力行善事。嘉慶十八年。里中大饑。捐萬金助賑。育嬰堂嬰孩失所。亦獨捐萬金。以全幼穉。不數年。生孫二人。功成名立。遂爲通州望族。(五錄二)

四川納溪縣。有兄弟二人。兄歿無子。嫂有遺腹。弟恐其生兒分產。密囑收生嫗。若男也。則斃之。迨產。乃一男。嫗謬言已死。遂瘞後園中。彌月後。婦將詣母家。忽一牝犬。銜其裙不放。婦異之。隨犬行。犬至倉板下。銜一小兒出。仍活。往視。瘞兒屍處。已挖成洞。婦知犬所爲。攜兒歸。夫弟控於官。謂嫂抱他人子爲子。官傳婦攜兒訊之。犬亦隨往。到堂。犬展轉臥於旁。兒卽就犬食乳。官徵其異。察其情。命婦攜兒歸。使鼓樂送犬返書。一牌號曰義犬。而置其夫弟於法。此道光五年事。(義俠奇觀)

多行隱僻。

今本作
行多。

(惠註)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宵人之心險於山川多行不義必自斃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俞曲園曰曲禮曰孝子不服闇疏謂不行事於闇中也太玄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世之多行隱僻者是夜人也吾懼其多禍也若夫陰行其善則有之矣

鉅按曲禮云孝子不服闇不察危懼辱親也中庸云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又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西哲石甘來云隱謀詭算之人所得恆不償所失噶密云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君子居心行事磊落光明何隱僻之與有

人爲不善最是閒居時大庭廣衆言動不敢放肆一至閒居則無復畏忌不知人雖不知吾心其可欺乎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湯文正公)

晦臘歌舞朔日號怒

(惠註)雲笈七籤曰臘日宜修齋祭祀先祖金書仙誌戒曰勿以月朔怒恚禁忌篇曰且起勿臆恚勿叱呼勿惡言晦臘爲終朔日爲始豈溢喜溢怒之時乎狂者非不歌也醉者非不怒也然而死亡疾病隨之矣哀樂失時者殃咎安得而不至耶

對北涕唾及溺對竈吟咏及哭

(惠註)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不可北向唾北向尿又青律戒曰不得北向便溺觸忤玉晨老君曰向竈罵詈三不祥禁忌篇曰勿舉足向火對竈罵勿咨嗟特忌之
俞園曲曰禮有五祀今士庶之家所奉者獨竈耳夫一家生命皆繫於竈其有神靈亦固其所對之吟笑夫豈其宜

又以竈火燒香穢柴作食

俞園曲曰古者無燒香之事尚書柴望禮記燔柴皆是焚柴升烟以降神西溪叢話謂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閒梁天監初何佟請南郊明堂用沈香北郊用上和香則已垂為祀典夫禮有其舉之莫之敢廢雖聖人復生不廢燒香矣戒用竈火避不潔也昔師曠食飯謂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夫薪之勞逸至於異味則薪之穢潔豈遂無殊以享鬼神神必吐之

夜起裸露

(惠註)雲笈七籤說戒篇曰天尊十戒第八戒不得裸露三光老君曰夜起裸形一不祥古人處必揜身臥必拱手故武王帶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露而觸三光則不

恭裸而冒風露則不壽可於向晦宴息而忽之乎

俞曲園曰嘗謂南唐書隱者傳許堅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嘆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豈可裸程乎夜起而輒裸露則非慎獨之道唐子曰君子不以昏行易操不以夜寤易容相在爾室其可忽諸

紀文達公曰南宮鮑敬之先生言其鄉有陳生讀書神祠夏夜袒裼睡廡下夢神召至座前訶責甚厲陳辯曰殿上先有販夫數人睡某避於廡下何反獲愆神曰販夫則可汝則不可彼蠢蠢如鹿豕何足與較汝讀書而不知禮乎蓋春秋責備賢者理如是也

八節行刑

雲笈七籤曰八節日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春春分立冬

(惠註)真誥協昌期曰八節之日當齋盛謀諸善事慎不可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爲重罪也雲笈七籤曰凡八節之日是上天八會大慶之日也金書仙誌戒曰勿以八節日行威刑蓋順時之法王者所遵若刑不須時是謂變天之道絕地之理亂人之紀必有天殃者也

唾流星指虹蜺

蜺音

俞曲園曰。流星者。奔星也。爾雅云。奔星爲杓。約。虹蜺者。雄爲虹。雌爲蜺。詩云。蠨蛸在東。莫之敢指。則流星之不可唾。亦必古語矣。

輒指三光久視日月

(惠註)雲笈七籤。養生延命錄曰。凡小兒指月。兩耳後生瘡。名月食瘡。又曰。勿怒目久視日月。使目睛失明。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敬之至也。不敬三光是。不敬天地也。河圖帝視萌曰。侮天地者。凶。可不懼乎。

江蘇儀徵嘉慶十七年。一日不戒於火。延燒數百家。中有一小鋪。市枕席。絲線。麻索等。自前至後。三進。歸然。獨存。人皆異之。訊彼有何陰德。其鋪主曰。吾家自祖以來。每傾淨溺器。不敢向日光處。以及婦人小兒。褻衣洗濯後。必於有風處。晾乾。亦不敢面日耳。余因思裨官。載持傘。叟求雨一事。某邑令因大旱。禱雨不應。夢神示曰。明日西門有持傘。叟入城求之。可得雨。既曉。命吏偵之。果有持傘。叟。貿然來令。邀請求雨。以神夢告。叟遂登壇。張傘。須臾。雲集而沛。甘霖五寸矣。令異而訊之曰。吾自幼敬天。凡遇便溺。必以傘蔽之。噫。匹夫一念誠敬。天神感之。況大忠大孝大仁大義。有不能回天者歟。(五錄六)

春月燎獵

(姚註)當春月發生之時。或宵田。或縱獵。不特虐取禽獸。卽昆蟲草木亦多所死傷。俞曲園曰。春秋桓七年春二月。焚咸邱。杜注曰。焚火田也。譏盡物。故書。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方春和時。百物生長。而縱火焚燎。是宜爲春秋所譏。

西例無執照而殺取獵物。或用大槍網機而獵。罰銀五磅。執照等費。倍收。置毒殺獵。或獸蹄鳥蹄之道。而使人置毒焉。罰錢多則十磅。無獵照而覆鴻鵠野鶩鴛鴦鵲等巢。以殺取其卵。每卵罰銀五司令。或繫獄。鷓鴣之禁。在二月至九月。山雞。二月至十月。雉鳩。十二月至九月。野雉。類。十二月至八月。鴛鳥。類。三月至九月。犯者。每鳥罰銀一磅。或繫獄。(各國刑律考)

對北惡罵

(憲註)雲笈七籤。禁忌篇曰。凡人勿北向唾罵。金書仙誌戒曰。勿向北唾罵。俞曲園曰。說文曰。持刀罵詈。則有罰。疑漢制如此。罵必有罰。而況對北乎。

無故殺龜打蛇

(憲註)雲笈七籤。禁忌篇曰。人凡一切翽飛蠢動。不可故殺傷損。至於龜蛇。異於他族。殺

有靈者。或陰精害人。深當慎之。儻橫遭剝。輒見椎埋。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孔璦之功。章于鑄印。隋侯之德。報在銜珠。竊謂作不善者。反是。

江山城南有農人性嗜殺。戕物命最多。同治六年五月。荷鋤至田野。見巨蛇目瞪舌出。農人追殺之。農一兒甫八九歲。是夜兒夢蛇咬。驚覺舌出寸餘。作蛇狀。半日即殤。(七錄三)

如是等罪。司命隨其輕重。奪其紀算。算盡則死。

(姚註)如是等罪。統非義而動。以下言之。罪有輕重。重則奪紀。輕則奪算。算盡則死。司命豈有私哉。

死有餘責。乃殃及子孫。

(惠註)易文言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抱朴子據道戒曰。凡人有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

俞曲園曰。司命即司過之神。餘慶餘殃。聖人著之周易。大戴禮曰。逆天地者。罪及五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此即殃及子孫之謂也。是故晉欒盈之亡。驤之咎。

也。秦王離之。敗。剪之。孽也。漢陳平曰。吾世卽廢。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何坐法國除。烏呼。世之士大夫。慎無有陰禍哉。

又諸橫取人財者。乃計其妻子家口以當之。漸至死喪。若不死喪。則有水火盜賊。遺亡器物。疾病口舌諸事。以當妄取之直。

(惠註)抱朴子據道戒曰。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填之。以致死喪。其惡行若不足以殺其家人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或遇縣官疾病醫藥所用之費。要令足以盡其取之者也。

(姚註)悖入悖出。天道可畏。況家口死喪不止。悖出乎。

鈺按。周禮司厲之職。掌盜賊之任器貨賄入於司兵。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擯。誅盜賊而兼及其孥。所以懲不宥。警淫慝也。西哲坡亞曾竦德云。以詐欺取人財物。比劫掠之罪。爲大劫掠。易防詐欺。難防詐欺之罪。當比劫掠爲重人財。而曰橫取。無論爲詐欺。爲劫掠。其殘酷尤甚者。冥誅及於妻孥。自取之也。

盧坦爲河南尉。時杜黃裳爲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新唐書)

斐洲亞利知爾土人嘗縛一瓢置樹上而入米於其中至夜猿升木足入瓢中探其米粒欲退出時而其身爲機所夾不能動翌日土人捕之夫猿以貪故亡其身可謂愚矣然而世俗之人貪財而滅身家者多矣與此猿胡以異（西國立志編）

又枉殺人者是易刀兵而相殺也

（惠註）孟子所謂一間公羊所謂推刃也

俞曲園曰天道神明人不可以獨殺是以韓非仰藥而李斯卒具五刑鼂錯誅夷而袁盎竟中刺客亦可以鑒矣

紀文達公曰烏魯木齊遣犯劉剛伺隙潛逃將出境矣夜遇一叟曰汝逋亡者耶前有卞倫卞倫守望之地也恐不得過不如暫匿我屋中剛從之比稍辨色覺身坐老樹腹中再視叟乃夙所手刃棄尸深澗者也錯愕欲起邏騎已至乃弭首就擒送轅行刑殺人於七八年前而游魂爲厲終索命於二萬里外其可畏也哉

山東六客賈於蘇猝遇盜舟一客躍入水中死其餘五客及船戶妻子皆殲焉忽海門旅店有六人投宿一人赴海門廳自首劫殺山東客事且云旅店有盜黨五人同知乃發兵役捕之拘繫至署自首者大呼曰我爲鬼物所憑敗露矣遂各吐實俱置重辟先是山東

某客家中有一妻二子。某子忽作父言曰：吾與五人俱遇盜，吾赴海死，五人都被殺，截頭斷足，死甚慘。五人約予同附盜體，以發其奸盜，即日可獲矣。言已，遂甦。（八錄二）

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惠註）抱朴子據道戒曰：道家言枉殺人者，是以兵刃而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又良規篇曰：無異乎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雲日，卽運日，鴆鳥也。

銍按：伊尹非其道，義一介不取，曲禮云：臨財毋苟，得魯論云：見利思義，又云：見得思義，英國古訓云：非由正直而得者，不可謂利益，又云：與其貪不義之利，寧受損失。阿維丟云：不義之生活，與死相等。法意兩國諺云：世間之人，若欲一年內立致富，有往往於半年之中，登斷頭臺。中西銘戒如此，彼放利而行者，亦可悚然懼，翻然改矣。

吾人於義利之界，要一刀兩斷，天下有大於生死者乎？認得生死如日暮，更有何事牽戀。

（湯文正公）

葉成忠，字澄忠，鎮海人。生六歲而孤，孝於母，慈於弟妹。成忠年十一，爲市肆傭，終歲計所

得值購薪市米肩荷而歸。以爲常有鄉人某。挈至上海。外國兵船商船。麇集黃浦江。肆主遣成忠。棹小舟就番船貿易。有西人某乘其舟以渡。既渡。遣一巨篋。成忠守之。竟日弗去。猝見某遑遽而至。成忠舉篋。畀之。某啟篋。取鈔幣一束。以謝。弗受。則挈成忠以歸。令人其肆。經商益見信任。漸致富。能自設肆。未幾。商業日廣。分肆日多。家財至累千萬。乃於滬北創立澄衷學堂（義俠奇觀）。

道光辛丑夏。河決祥符口。田廬男婦。漂沒者不可數計。大府發銀賑濟。使某承任其事。某領銀四萬。先將二萬匿家。以二萬駕舟往。忽遇暴風。舟覆。救者得某承屍。失其左腿。銀則盡數撈出。核之領數。僅得其半。大吏委員察其寓中。則二萬銀在焉。時吾鄉葉小庚先生申。藩守河南。稔知其顛末。乃嘆曰。此孔門所謂以身發財也。死已晚矣。（續錄六）

西國立志編曰。智者固務節儉。而獨以吝嗇爲深戒。苟不早辨之。則少時節儉。暮年化爲吝嗇。有至貪婪刻薄者矣。蓋節儉爲美德。吝嗇爲惡行。吝之一字。閉塞仁愛之心。縮小寬大之量。故斯格的曰。金錢者。殺人之魂。靈白刃者。殺人之肉體。二者相較。金錢之殺人多矣。

鄂有王泉銘者。曾屢任府縣。得賄靡數。解任赴京。宦囊頗豐。懼被盜劫。乃偕二鏢師行。二鏢師曾爲巨盜。王曲宥之一日。至某鎮。王大饗二鏢師。陡覺人影一閃。寒氣逼人。一白衣

女子入室。二鏢師頭已落地。王大驚欲啼。女已剗刃剖其腹。旅店主人遑恐欲遁。女曰。無懼。吾爲天下誅此惡賊。非貪其財也。其財可使貧窮者分之。店主唯唯。遂招集鎮人。赤貧者一分給之。鄉人皆大喜。固請女留。姓。女乃曰。吾梁氏女也。言已。倏忽登屋。人影俱渺。後鎮人立廟祀之。題額曰。梁氏廟。義俠奇觀。

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或心起於惡。惡雖未爲。而凶神已隨之。

（惠註）老君曰。無謂幽冥。天知人情。無謂闇昧。神見人形。心言小語。鬼聞人聲。犯禁滿千。地收人形。蓋神體物。而不遺。心隨感。而輒應。吉凶善惡之間。可不慎哉。

俞曲園曰。黃帝素問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荀子亦曰。心者神明之主也。是故天地之神明。實吾心之神明而已矣。以吾心之善。召天地之和氣。而吉神隨之。以吾心之不善。召天地之戾氣。而凶神隨之。其氣之相感。若虎魄之拾芥。磁石之引鍼。曷其奈何不慎。楊忠愍公家訓曰。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

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其有曾行惡事後自改悔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久久必獲

吉慶所謂轉禍爲福也。

轉禍爲福。戰國策文。

（惠註）抱朴子據道戒曰。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殺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乏之人。以解之。太平廣記引酉陽雜俎曰。釋道欽住徑山。劉忠州晏常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

俞曲園曰。此太上勉人改過也。易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自非義而動。以下皆是惡事。至是復以改悔勉之。蓋書終秦誓之意也。帝顓頊曰。功莫大於去惡而爲善。罪莫大於去善而爲惡。人果能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安有不獲吉慶者哉。然禍可轉爲福。則福亦可轉爲禍。善乎。劉晝之言曰。人有禍必懼。懼必有敬。敬則有福。福則有喜。喜則有驕。驕則有禍。以是而言禍之與福。蓋若循環。君子慎所以轉之者。鈺按。仲虺稱成湯不言無過。言改過。吉甫頌周宣不言無闕。言補闕。春秋傳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顏子不貳過。仲子喜聞過。均爲聖門高弟。英國古訓云。吾人反身自

省。偷。絕。無。愧。疚。之。處。幸。福。也。又。云。少。年。自。己。有。過。者。幸。福。也。英。諺。云。不。論。何。種。過。失。均。有。匡。正。之。道。希。伯。來。云。諫。汝。過。失。之。人。是。愛。汝。者。也。西。諺。云。後。悔。之。淚。可。以。洗。罪。過。之。污。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能。悔。能。改。則。復。於。無。邇。此。轉。移。禍。福。之。絕。大。關。鍵。也。

賈。淑。素。性。險。害。邑。里。患。之。郭。林。宗。遭。母。憂。淑。來。修。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亦。至。威。直。以。林。宗。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謝。之。曰。賈。子。厚。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鄉。里。有。憂。患。者。輒。傾。身。營。救。爲。州。閭。所。稱。（後。漢。書。郭。太。傳）

王。陽。明。曰。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矣。人。皆。曰。人。非。堯。舜。孰。能。無。過。此。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常。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又。曰。人。能。一。旦。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亦。不。害。爲。君。子。

紀。文。達。公。曰。白。衣。庵。僧。明。玉。言。昔。五。臺。一。僧。夜。恆。夢。至。地。獄。見。種。種。變。相。一。老。宿。曰。是。必。汝。未。出。家。前。曾。造。惡。業。自。知。必。墮。地。獄。生。恐。怖。心。夫。佛。法。廣。大。容。人。懺。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汝。不。聞。乎。是。僧。卽。對。佛。發。願。勇。猛。精。進。自。是。宴。然。無。夢。矣。

英人德留者。少時愚且頑。好嬉遊。數踰鄰人園牆。竊其菓實。蓋惡童之魁也。既長。凡胥篋。探囊走私漏稅。無不爲。後痛自改行。折節爲恭謹。父見其悔過之誠也。命習屨人業。操作勤勉。有恆心。夜分則讀書。作字每食必置書座。隅且食且讀。嘗自言曰。讀書愈多。吾心愈味。吾心愈味。讀書愈多。以是研究史學。天學。性理學。顧境遇殊窘。嘗乞金於鄰人。未期年。悉清償之。後雖爨煙弗舉。輒不食而臥。誓不稱貸。村中好持清議者。嘗集論於德留家。故有時焚膏操作。以補日間之閒暇。某夜德留適持槌擊皮履於砧。忽一童子呼曰。夜則勞作。晝則逸遊。德留以語其友。其友曰。爾盍跡而捕之耶。德留曰。否否。予一聞斯言。猶如驚雷震耳。誠至當不易之論。自後凡吾今日應爲之事。決不委之明日。決不輟而荒嬉一言。而裨吾終身。此之謂也。既而德留娶妻生子。而境遇仍窘。無書室。以庖廚爲書室。無几案。以風箏爲几案。於羣兒呱呱聲中。悠然作詩歌。著文章。其篤學如此。及暮年。竟斃。工作專事文藝。聲聞隆隆。以著作大家稱爲人。溫和謙讓。善接物。戶外生塵。躬執箒掃之。又與弟子運煤於室中。其勤事又如此。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以贈德留。殆無少愧色。云（立志論）

英人克林威爾之青年時代。頗放縱不羈。喜喧嘩。叫囂苟率。是不變。將有墮落之憂。幸爲宗教所感化。自抑其情。於是其精力誠心得循正軌。爲英國共和政府之守護。支持公道者二十年。遂以感化英國人民（品性論）

英國名政治家士多拉福德。天性多感。如噴火山。自知此缺點。而矯正之。非常注意。後其友又有摘發彼之缺點者。士多拉福德致書謝之曰。足下諄諄以忍耐爲訓。實則不佞之天性。隨時自警。猶往往爲弱點所乘。惟略有可恕者。則不佞熱心行事。俱爲正義。而發不致有憤怒。敗事之患。惟間有誤用之處。亦未始非盛氣之毒也。尙望隨時賜誠。無任感荷。云云。(品性論)

蘇州潘太傅長子。功甫先生。曾沂丙子。孝廉。積德惜福。戒殺放生。靡不爲。壬子春。知蘇州。將旱。開掘古井數十口。及秋。河涸。人受其福。羣神之。壬子十二月。沐浴坐化。託夢於其戚。淡然生。有青衣人引至一殿。上坐者。卽潘公。縐眉曰。俗尙繁華。衆生孽重。大災將到。奈何。淡然生問。可解救否。潘公曰。應發願改過爲善。有力者出錢。無力者出言。如是而已。正說間。見一官員捧冊置几。潘公曰。已過者。不妨知之。此湖北被難冊也。以十餘萬計。除忠臣。孝子。義夫。烈婦。正氣。彌天。死後成神。其餘大抵罪孽所致。其忤父逆母者。爲最重之惡。淡然生更問江蘇簿。潘公曰。看不得。千萬回去救世。遂驚醒。因將所歷錄出。傳告四方。云。當三年二月。江南北遭難者。幾十萬人。全是平日不孝不忠。奸淫邪盜。奢華太過。所以罹此災殃。其中竟能逃劫者。亦復不少。孫先生者。名雲際。居金陵聚寶門內。一生忠厚。正直。息於城隍廟前。遇一老者。挽入跪神前。神曰。造冊甚急。煩來相助。著查孫母壽。因其子至孝。

格天爲母求壽已延壽六年。又查孫壽則上帝嘉其孝心已增壽二紀。神曰：既如此，暫助我七日待城未破前，三日送其一家秣陵關避難可也。忽然而醒，忙到家向老母稟知，情由是夜睡去，令孫對冊細看某地某人爲作何惡孽，應該遭劫，惟死於水火並餓死者爲多。中有已經注銷者，寫明現爲何等善事，善心免災云云。城隍向孫曰：此次劫冊早已造定，因東嶽府總冊房潘公接辦，特懇上帝如有改過立願之人，悉準注銷，請速校錄。孫按簿考校一城北土地稟內云：有陳三慶者，業烟店，不惜飯粒，不敬字紙，已注合門死於水。幸伊常以父母爲念，想如何扶他逃難，每憂形於色，遂合家齋戒。今後如遇飯粒字紙，不敢輕褻，如此努力向善，兼有孝心，應請免災。城隍批准，又水西門土地稟中言有張安齋者，向充府書吏，心地險惡，近日爲潘公託夢所動，立願印送公門修行錄一千卷，永戒殺生，惟其妻林氏素嗜肥鮮，不肯戒殺。城隍已批定張安齋父子二人著巡察神引其出城，到栖霞逃難，其妻怙惡不悛，著逡巡城中被殺。至第四日，城中已有數十百家城隍批准注銷，後均著土神保護死裏逃生。後一蒙師名高敬，在文昌宮邀集二十七人，同爲蒙師者，倡言近世蒙師全不教以孝弟忠信等事，至爲非作惡，誤其終身，而好出門曠功者，尤屬貽誤子弟同人，遂跪神前立願，如有依舊誤人子弟者，願甘遭劫。城隍神批准，又閱到巡察諸神各稟，乃專言瘟疫劫數一在下關某村，素兇惡，齊心抗糧欠課，如有先還者，拆

其房屋已發陰司神。於七月大降瘟災。爲首者合家瘟死。中有三人不願與名。一錢姓。一朱姓。一王姓。均云。人生在世。總要講些理。我們不怕拆屋斷斷。不合夥。城隍批。瘟司免進。其一在燕子磯地方。該境小民。多以屠牛打銃掘鱉取龜爲業。因逢世亂。多想乘風打劫。已著瘟司降瘟。其地中有蔣大法者。獨安分耕種。不以殺生爲然。常向亂民勸諭。又有周梅氏。勸其丈夫不可隨人打搶財之多少。有無自注。定也。其夫周阿玉。爲妻所感。轉說多少。好話勸人。應請免劫。城隍批。蔣大法不做殺生之業。尤能勸散衆人。準延壽四年。周梅氏能以好話勸夫。著土神保佑。並賜貴子。此外免災者頗多。比及七日。孫念老母。卽向神告辭。神言事過後。方可傳揚。劫太重。不能不稍使人知也。不覺醒來。隨卽取筆。將所歷者憶出。秘而藏之。竟到秣陵關避難。直至金陵城陷後。方舉以示人云。此咸豐三年二月事。

(六錄六)

故吉人語善。視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

人語惡。視惡行惡。一日有三惡。一本有三
年二字天必降之禍。胡不

勉而行之。

(惠註)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視言動皆是也。善無近福。故以三年爲斷。惡不言三年者。凶人不終禍之至也。何日之有。末復言此。勉人及時遷善改過也。俞曲園曰。孔子之戒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曰語善視善行善行。卽動也。視聽同類。舉視足以該聽也。然則一日三善。卽孔門爲仁之目矣。鹽鐵論曰。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菑。然則善惡禍福。自本經訓。降福以三年爲期。亦有三年而不得福者。德遠而後興也。降禍不言三年。蓋不待三年。然亦有三年而不得禍者。惡遠而後棄也。鈺按曾子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卽未至。福其遠矣。范文子曰。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墉厚也。其壞也。無日矣。董仲舒曰。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漢昭烈云。勿以善小而爲勿。以惡小而爲之。英吉利語云。雖片刻之間。不可徬徨於善惡之歧路。又云。人若稱汝善。汝必反躬自省。以驗其言之真僞。荷蘭語云。無善因者。必無善果。西諺云。爲善則有善果。爲惡則有惡果。葡萄牙語云。恕一惡而萬惡從之。而生西班牙語云。犯一惡事。勢必至犯千萬之惡事。英國古諺云。不論何種惡人。其心中無不尊重善事。善善不能遷改。至終身目爲惡人。爲世大戮。豈不痛哉。人未有求禍而辭福者。可不實用其力。以爲善去惡哉。

蘇州潘芝軒相國。其祖某翁業鱈。家裕。每臘月。取白金二三百兩。各稱小包。三五兩不等。被舊褐衣。走僻巷。察其無計度。歲者量給與之。奉行感應篇。終身不倦。嘗獲吉壤。地師以爲必發。鼎元翁曰。風水在心。不在地。感應篇。卽風水書。奉而行之。無不可期。子孫昌大也。

(續錄一)

元末有儲紹衣者。力行感應篇。刊刻廣佈。每句各編彈詞。俾閨門婦女亦得解悟。時羣雄割據一方。陳友諒少時貧困無賴。儲曾周濟之。後數年友諒起兵。佔奪湖廣諸郡。徵儲不就。屢賜金珠幣帛。儲不敢辭。留以濟貧家。雖缺薪米不肯用。分文明太祖登極。訪天下隱逸。有司交章薦儲。奉詔至都。太祖問曰。卿在家何事。最樂。回奏曰。臣草莽餘生。恭逢太平盛世。惟力勤耕種。以善自勉。教子課孫。餘無所樂也。太祖又曰。陳友諒僭竊之日。卿不入其黨。友諒尊禮備至。可見作善之人。雖惡人亦可感動。楚書云。惟善以爲寶。卿可謂國之寶矣。御筆親書爲國之寶四字。賜之。另賜束帛文綺。以安車送歸。勅有司月給粟肉。以養其老。官其子爲雲南布政司。(太上寶筏)

明尙書項公忠。奉持感應篇。由韋布以至釋褐。皆虔誠禮誦。未嘗稍輟。正統時。爲兵部主事。隨駕征朔漠。遭土木之變。爲伯顏所擄。公每於毳幕中默誦。卽有白光上騰。伯顏不敢加害。公乘間逃脫。景泰帝召見。仍以原官起用。正統復辟。石亨曹吉祥輩攬權納賄。公以

耿直爲其所嫉。共相排擠。繫刑部獄。每當審訊時。公虔誦感應篇。以求解厄。問官雖承曹石意旨。作威相詰。而五毒未加。後曹石事敗。公寃得白。出獄。累陞兵部尙書。爲一代名臣。

(太上寶箴)

明劉大司寇存心仁恕。用法平允。生子璟。已十七歲矣。單弱多病。有蜀中相士周士漣。挾術遊京師。名震一時。公使觀璟相。曰。論公子貴格。難度十九歲之關。但修身立命。聖賢垂訓。決無虛謬。惟力行太上感應篇。可以挽回造化。舍此則非術士所知也。璟卽對天發願。將感應篇逐條錄出。善者黏於東壁。每行一善。則加一紅圈。惡者黏於西壁。每除一惡。卽加一黑圈。行之三年。已過十九歲。而竟無恙。一日渡江。見漁人網一大龜。璟命從人給錢一千。買回放生。龜昂首隨舟。送至五里。猶戀戀有不捨狀。是夜璟宿旅邸。夢一皂衣短胖道士。向之稽首曰。公子力行感應篇。三年不倦。上帝克嘉。已增祿延年矣。但體柔神薄。難保寒暑不侵。乃傳以吐納導引之法。璟醒知係神龜報德。如法用功。甫期年。百病消除。召前相士備禮謝之。是夜周與璟聯床而寢。見璟已睡熟。並無微息。次早向司寇公賀曰。公子龜息也。壽元極。永富貴。甚長。公從。今不必憂矣。後璟享壽九十八歲。五福全臻。(太上寶箴)

陝西梁公化鳳。秉性忠勇。爲江南蘇松總鎮。與士卒同甘苦。軍中有慈父之稱。時海寇圍

金陵甚急。公身先赴敵。盡殲賊衆。以功晉松江提憲。公年踰五十。祇生長子鼎。身弱多病。公時以爲憂。一日覽許鶴沙先生感應篇圖說。大生歡喜。捐俸資刷印五百部。廣爲勸戒。每日清晨。着淨衣冠。焚香再拜。虔誦一篇。而後出理公事。雖盛暑。祇寒車中。舟內未嘗廢也。次年卽生次子鼐。誕降之夕。滿室聞異香。公嘗語人曰。天下無不可回之天意。求則未有不應者也。後鼐克紹前烈。歷任總鎮。陞福建提臺。轉文階。爲浙閩制府。生子九人。俱登仕版。至今陝中稱望族云。(太上寶筏)

蕭山湯惇甫相國金釧素奉行感應篇。旋登第入詞館。嘉慶十四年。丁內艱歸里。主講寧郡月湖書院。課士之餘。諄諄以持誦是篇訓勉肄業者。服闋入都。不數年。已晉尙書。仕終協辦大學士。(太上寶筏)

萬德聚祖遺太上感應篇一卷。供奉中堂。四代相承。俱虔誠禮誦。至德聚更身體力行。其妻及兒女互相勤勉。舉動悉遵理法。一日有羽士造門相謁。德聚叩問元門妙旨。羽士曰。心卽是道道卽是心心與道離則入六道三途心與道合則造蓬萊三島地獄天堂祇爭此一念耳。吾觀尊府祥光盤結。未知藏有何寶。攜其手尋至中堂。見所供太上感應篇曰。此卽至寶也。三教聖賢撰造經文。示人以修行之路。人能依經而行。則心之精誠發爲英華。經文必字字現寶光。若徒事諷誦以希福報。則私意掩蓋經文。必黯淡無色。今觀子家

感。應。篇。瑞。靄。直。達。霄。漢。是。子。之。心。允。符。太。上。之。心。大。丹。成。矣。殊。爲。可。賀。但。天。爵。雖。可。預。期。而。人。事。尤。宜。加。謹。子。其。勉。之。德。聚。遵。羽。士。教。修。持。益。力。三。十。年。間。濟。人。利。物。無。善。不。行。果。有。天。官。捧。詔。仙。樂。來。迎。德。聚。攜。妻。挈。子。白。日。上。昇。鄉。里。之。人。卽。於。其。家。立。像。祀。之。每。遇。水。旱。祈。禱。輒。應。勅。封。普。應。靈。濟。眞。君。《太上寶箴》

臨江韓容字廣夫。綺歲好道。事親孝。嘗從父郊遊。花徑柳陰。每攜榼酒。以娛父。雖僕從罕。使承役。一日。父命花石潭邀友。行至修篁下。有道人布袍籜冠。止容坐語。容曰。父命招客。不敢遲留。先生道席。何所詰朝。恭叩仙闕。可乎。道人曰。俟我於茲。既而白父。恭詣前。訂處。凡五日。道人不至。翼晨。乃見扶醉而來。容稽首。道人曰。予偶東歸。弱水子誠信士。予有玉書授子。行當證果子之孝。行上清已錄金函矣。容奉書拜謝。歸而啟帙。乃感應篇也。於是老少奉行二十年。拔宅飛昇。《太上寶箴》

浙江錢塘朱嘉猷。業鹺。好善。林少穆先生觀察浙江時。朱乞楷。寫感應篇及陰騭文兩篇。勒石印施。殆逾萬紙。獲帖者寶其楷法之工。朝夕臨寫。遂得漸明經義。補助身心。朱之子世杰。出宰安徽。林公後官兩湖總制。《太上寶箴》

簡州進士王巽。開禧丁卯。仲冬病篤。恍爲冥隸。攝去。至一山宮殿。崢嶸高聳雲表。朱門大書東嶽府殿左碑。高丈餘。金字燦日。乃感應篇也。巽莊誦竟。忻然徐出。復至一署。榜曰速

報。司。主。者。呼。異。曰。汝。陽。壽。絕。矣。頃。見。感。應。篇。便。生。欽。慕。心。特。奏。天。庭。放。汝。回。生。若。能。從。此。奉。行。兼。勸。人。爲。善。自。有。吉。神。擁。護。異。甦。病。尋。愈。奉。行。不。怠。後。官。顯。要。享。遐。年。(太上寶筏)

松。江。張。德。甫。日。誦。感。應。篇。身。體。力。行。生。子。二。田。八。百。餘。畝。年。老。分。析。各。授。感。應。篇。一。帙。戒。曰。爲。人。之。道。盡。在。於。是。卽。作。家。之。用。亦。不。外。是。汝。曹。當。如。我。力。行。之。二。子。問。曰。篇。中。豈。有。作。家。法。乎。父。曰。算。減。則。貧。耗。蓋。言。人。所。以。貧。也。福。祿。隨。之。蓋。言。人。所。以。富。也。此。卽。作。家。法。也。後。二。子。奉。感。應。篇。如。父。命。事。母。孝。置。產。三。千。餘。頃。富。甲。一。郡。(太上寶筏)

杭。州。有。吳。舉。人。者。一。日。憩。鹽。橋。蔣。相。公。廟。同。人。緡。閱。感。應。篇。吳。在。旁。擲。揄。曰。此。等。語。僅。可。給。愚。夫。婦。耳。語。甫。畢。旋。仆。地。嘔。血。盃。許。詢。之。云。見。背。後。鬼。判。大。喝。一。聲。心。膽。俱。碎。不。三。日。死。(六錄四)



惠松厓先生事略

節錄先正事略

惠先生棟字定宇號松厓侍讀學士士奇次子江蘇元和縣籍幼承家學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釋道二藏靡不津逮臨川李公紱一見奇之曰仲孺有子矣學士視學粵東先生從之任所粵中高才生蘇珥羅天尺何夢瑤陳海六時稱惠門四子嘗入署講論文藝與先生爲莫逆交至於學問該洽則四子皆自以遠不逮也及學士被讒毀家修城先生往來京口困甚遭兩喪不以貧廢禮中年課徒自給行義至高雖極困得財輒分與同氣未嘗輕事干謁陋巷屢空坦如也每得善本書傾囊弗惜或借讀手鈔校勘精審於古書之真僞瞭然若辨黑白乾隆十五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總督尹文端繼善黃文襄廷桂交章論薦有博通經史學有淵源之稱然先生於兩公非有半面識也五十後尤邃於易謂宣聖作十翼其微言大義七十子之徒相傳至漢猶有存者精學三十年引伸觸類始得貫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編專宗虞仲翔參以荀鄭諸家之義約其旨爲注演其說爲疏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餘年至是而燦然復章矣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撰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又有易漢學七卷易例二卷謂孔壁中古文得多十六篇內有九共九篇析之爲二十四鄭康成所傳之二十四篇卽孔壁真古文唐人詆爲張霸僞造者妄也於春秋有左傳補註六卷又撰

九經古義二十二卷。討論古字古音。以博異聞。正俗學。益都李進士文藻見其書而善之。爲錢板。粵中李與先生亦素不相識也。論者謂宋元以來說經之書充棟。高者蔑棄古訓。自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以爲己有。儒林之名徒。爲空疏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岐輩不能及也。先生少時已好撰述。有王文簡精華錄。訓纂二十四卷。論者以爲過於任淵之注。山谷李壁之注。荆公焉。又有後漢書補注十五卷。九曜齋筆記二卷。松厓筆記二卷。周易本義辨證五卷。松厓文鈔二卷。及諸史會最。竹南漫錄。諸書。先生卒於乾隆戊寅五月。年六十有二。其弟子知名者。江聲。余蕭客。自有傳。

俞曲園先生傳

節錄梁溪旅稿

俞樾。字蔭甫。晚號曲園老人。德清人。成道光丁未進士。出曾國藩門。旋改庶吉士。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御史曹維澤劾其命題割裂褫職。既免官。年三十八。歸主蘇州紫陽書院。及杭州詁經精舍。以會試重逢。復原官。樾爲學。推本訓詁。重假借之蘇。後始讀高郵王氏書。自是說經一依王氏宗旨。凡五年。成羣經平議。以鄴述聞。又規雜誌。作諸子平議若干卷。最後作古書疑義舉例。則博綜條貫。輒察觸理。較恢廓矣。初浙江治樸學。本金鶚沈濤。樾亦以是學。

孳相提倡。樾爲學無常師。深疾守家法。違實錄者。晚年爲說經十六卷。治小學。不摭商周彝器。曰歐陽修作集古錄。金石始萌芽。摧略可采。其後多巫史誑。豫爲之。至秦漢碑銘。則止雅性。不好聲色也。旣喪母妻。終身不肴。食衣不過大布。老而神志不衰。其訓女一書。多閱歷。有得語。錢塘許佑身觀察。樾次婿也。居京師。貧甚。女恆悒悒不樂。樾貽書慰之。曰。汝有生以來。尙無大拂逆。此日稍嘗辛苦。亦文章頓挫之法。曩得彭雪琴侍郎詩云。欲除煩惱須無我。歷盡艱難好作人。此言有味。故爲汝誦之。吾嘗言人生須分少中老三截。此三截中無一毫拂逆。豈易修到。苟獲二截。順境受福已多。而處順要以晚年爲得。汝若以中年之小逆。博晚年之大順。仍不失爲福慧樓中人也。樾又工書。詩和雅。時往來蘇杭。以著書自遣。光緒三十三年。寢疾病。有臨終留別詩。語意通脫。別具妙諦。卒年八十有八。所著書自羣經平議。說經而下。有易攷。易穹。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直日攷。卦氣續攷。書說。九族攷。詩說。詩名物證。古讀韓詩外傳。土昏禮對席圖。禮記鄭讀攷。禮記異文箋。鄭康成駁正三禮攷。玉佩攷。左傳古本分年攷。春秋歲星攷。七十二候攷。論語鄭義攷。何邵公論語義續論語駢枝。讀漢碑。至諸子平議而下。有讀書餘錄。讀山海經。讀吳越春秋。讀越絕書。孟子高氏學。讀文子。讀公孫龍子。讀鴟冠子。讀鹽鐵論。讀潛夫論。讀論衡。讀中論。讀抱朴子。讀文中子。讀楚辭等。並有太上感應篇續義。春在堂聯語錄存。贊曰。樾善治詩文。兼學精經籍。平生所傳著作。幾可等身。

既得國藩爲座師。又與李鴻章爲同年生。晚更與彭玉麟爲姻媾。故朝官爭相親而樾實不喜。奔競當清盛時。言才子者。南袁與北紀並稱。及其衰也。又有南俞北張之譽。夫張之洞紀昀。同爲富貴利達者。而樾乃僅以一提學終厥官。殆其爲人謹飭。自守有以致之也。

按惠俞二公均純孝篤行義而撰述閎富不愧名世大儒。至其表彰感應篇淵識鴻詞有功世道人心甚鉅。與唐宋前賢之表彰孟子與學庸同爲千載盛事故次其傳略以明景仰之誠云爾。楊鍾鈺敬識

太上寶箴初版集贊同人一覽表

道南寄廬

洋二百元

楊味雲

洋一百元

侯紹先

洋二十元

楊幹卿

洋三十元

是編脫稿後同人鳩貲先印二千部以後陸續添印郵寄千八百縣政學紳商各界以資激勸而厚風俗孟子頌虞舜之德曰樂取於人以爲善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韓昌黎曰一時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諸君子盛德偉抱亦虞舜昌黎之用心也楊鍾鈺敬跋

寶箴再版集贊同人一覽表

艮齋居士

洋二十元

余壽平

洋七十元

孫鶴卿

洋一百三十五元

劉叔裴

洋五十四元

楊履冰

洋二十七元

薛南溟

洋三十元

太上寶箴
外本 埠直接向中華書局添印一覽表

武進湯叔炎 洋二十元
宛平顧伯文 洋二十元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6 0230B

上海中華書局

機版鋁
美精速迅

東方最大

機皮橡
印套色彩

承接大宗印件

本公司印刷所在上海靜安寺路占地約四

十畝自備各種印刷器械除印本局出品外

並代各界印刷並置有最新式橡皮

機鋁版機多架套印彩色最爲相宜均

長四十四英吋寬三十二英

吋爲東方最大之尺寸每小時可印

三千之多無論鈔票證券圖畫月份牌

招貼等大宗印件均可刻期交貨價格低廉

出品精美如荷

惠顧請駕臨上海棋盤街四馬路轉角本公

司二層樓承印部爲荷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謹啓

印刷項目

橡皮版印刷	鋁版印刷	鉛版印刷	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	中文排版	西文排版	各種銅模	各種鉛字	各種花邊	仿宋字體	五彩石印	單色石印	電鍍銅版
電鍍鋁版	照相銅版	照相鋅版	彫刻鋼版	彫刻銅版	雕刻木圖	三色版	珂羅版	中式裝釘	西式裝釘	布面燙金	皮面燙金	各種獎券	編印號碼

寰球名人德育嘉話

無錫楊章甫先生編輯。蒐羅富。選擇精。而議論純正。爲各校教科及家庭教育市鄉宣講之用。願印者請與中華書局接洽。每千部暫定洋一百〇五元。外埠加郵費。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無錫楊章甫先生編輯。博採中外嘉懿。饒有興趣。可資觀感。願印者請與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中華書局接洽。每印千部。暫定洋一百〇五元。隨紙價增減。外埠每十部郵費二角。